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5 年度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5 年度报告. --北京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5. 3.

ISBN 978-7-5663-2688-1

Ⅰ. F130.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GN9585 号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5 年度报告

责任编辑：张俊娟

出版发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9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网　　址：www.uibep.com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资源网址：www.uibepresources.com　　E-mail：uibep@126.com

成品尺寸：215mm×278mm　　印　　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11.25　　版　　次：202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字　　数：288 千字　　印　　次：202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2688-1　　定　　价：238.00 元

目录 Contents

序言 …… IX

编写说明及致谢 …… XIII

写作团队成员 …… XV

执行摘要 …… XVII

缩略语 …… XXV

上篇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第 1 章　亚洲经济前景 …… 003

1.1　概述 …… 003
1.2　经济增长 …… 004
1.3　就业与收入 …… 008
1.4　通货膨胀 …… 010
1.5　贸易与投资 …… 013
1.6　金融市场 …… 018

第 2 章　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展望 …… 025

2.1　外部宏观政策 …… 025
2.2　财政政策 …… 027
2.3　货币政策 …… 032

中篇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 3 章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037

3.1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依存度仍保持在较高水平……037
3.2　亚洲工厂一体化……050

第 4 章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067

4.1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067
4.2　亚洲数字贸易发展现状……075
4.3　亚洲重点服务行业依存度分析（以旅游业为例）……087

第 5 章　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融合度……097

5.1　亚洲直接投资融合度现状……097
5.2　亚洲跨境投资趋势与展望……105

第 6 章　亚洲经济体金融融合与发展……111

6.1　全球及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111
6.2　全球及亚洲跨境银行业状况……119

下篇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第 7 章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131

7.1　RCEP：彰显开放合作的决心与能力……131
7.2　RCEP：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133
7.3　RCEP：全面实施的突出挑战……142
7.4　RCEP：共建高水平最大自贸区……147

表目录
List of Tables

表 1.1 2023 年第 3 季度—2024 年第 3 季度亚洲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 014
表 1.2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 …… 022
表 2.1 2024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基准利率调整一览表 …… 032
表 3.1 2019—2023 年部分经济体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标 …… 039
表 3.2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 041
表 3.3 2023 年以亚洲经济体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 …… 046
表 3.4 2023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间贸易流向矩阵 …… 048
表 3.5 2023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间贸易同比增速 …… 049
表 3.6 2023 年亚洲不同地区的商品出口额 …… 049
表 3.7 2017—2023 年亚洲及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变化 …… 051
表 3.8 2023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和 RCEP 的依存度 …… 052
表 3.9 2017—2023 年中国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 055
表 3.10 2017—2023 年印度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 055
表 3.11 2017—2023 年东盟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 056
表 3.12 2017—2023 年墨西哥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 057
表 3.13 2023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 058
表 3.14 2022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 059
表 3.15 2023 年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零部件产品清单 …… 060
表 3.16 2023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 062
表 3.17 2022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 062
表 3.18 2021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 063
表 4.1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增加值出口总额 …… 069
表 4.2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进口总额及增加值进口总额 …… 071
表 4.3 2023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含量及其区域构成 …… 073
表 4.4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差额 …… 074
表 4.5 2023 年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全球前十名的经济体 …… 081
表 4.6 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2 对数字技能的定义 …… 086
表 4.7 2022—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国际旅游入境人次变化 …… 090
表 4.8 2019—2024 年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 …… 092
表 4.9 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相互依存度 …… 092
表 5.1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 …… 099

表 5.2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及美国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 ……100
表 5.3　2016—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内部投资的依存度指数 ……101
表 5.4　2018—2023 年流入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的投资金额及占比 ……102
表 5.5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及美国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104
表 5.6　2018—2023 年部分经济体对亚洲投资的金额与依存度指数 ……105
表 5.7　2016—2023 年全球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指数 ……106
表 5.8　2016—2023 年亚洲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 ……107
表 5.9　2016—2023 年亚洲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指数 ……107
表 6.1　截至 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的组合投资存量及流向亚洲的金额 ……113
表 7.1　2021—2024 年 RCEP 贸易创造效应 ……134
表 7.2　2021—2024 年 RCEP 成员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速 ……136
表 7.3　2021—2023 年 RCEP 成员服务贸易增长情况 ……138
表 7.4　2023 年中国承接 RCEP 成员服务外包情况 ……138
表 7.5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消费品出口目的地对比 ……142
表 7.6　2011—2024 年东盟与中国贸易平衡情况……143
表 7.7　2022—2023 年 RCEP 成员进出口 RCEP 规则利用率 ……145
表 7.8　2023 年东盟成员主要指标 ……147
表 7.9　USMCA、CPTPP 和 RCEP 自贸协定的议题范围比较……150

图目录 List of Figures

图 1.1 2018—2025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经济增长率 …… 005
图 1.2 2023—2025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经济体就业增长率 …… 009
图 1.3 2023—2025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经济体失业率 …… 010
图 1.4 2022—2024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的比例 …… 011
图 1.5 2023—2024 年亚洲地区通货膨胀率走势 …… 011
图 1.6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股票指数涨幅 …… 019
图 1.7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本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直接标价法） …… 021
图 3.1 2012—2023 年亚洲经济体的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变化趋势 …… 038
图 3.2 2019—2023 年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 …… 042
图 3.3 2022—2023 年以亚洲经济体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 …… 046
图 3.4 2017—2023 年亚洲、欧盟和北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 …… 050
图 4.1 2024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零售电商销售额与增长率 …… 076
图 4.2 2018—2023 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额与增长率 …… 076
图 4.3 2005—2023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子项目出口额 …… 078
图 4.4 各大洲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速 …… 079
图 4.5 2005—2023 年数字服务贸易各大洲占比 …… 079
图 4.6 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服务子项占比与 2005—2023 年平均增长率 …… 080
图 4.7 2005—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服务子项出口额 …… 080
图 4.8 2020 年双边中间服务流动占全球中间服务贸易出口份额 …… 082
图 4.9 2001 年双边中间服务流动占全球中间服务贸易出口份额 …… 083
图 4.10 2001—2020 年各大洲出口市场依存度、进口来源依存度变化趋势 …… 083
图 4.11 2001—2020 年出口市场依存度 …… 084
图 4.12 2001—2020 年进口来源依存度 …… 085
图 4.13 2010—2024 年全球国际旅游发展趋势 …… 088
图 4.14 2010—2024 年亚太各地区国际旅游发展趋势 …… 089
图 4.15 2023 年与 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排序 …… 091
图 4.16 2021—2024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中国的依存度 …… 093
图 5.1 2008—2023 年全球外资对各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 108
图 5.2 2023—2024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 FDI 流入额季度数据 …… 109
图 5.3 2023—2024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 FDI 流出额季度数据 …… 109
图 6.1 2019—2023 年全球组合投资流出额 …… 112
图 6.2 2019—2023 年全球组合投资流入额 …… 112

图 6.3　2023 年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配置拓扑图 ……114
图 6.4　2023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网络中介中心性排名 ……114
图 6.5　2019 年 1 月—2024 年 11 月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净流动状况……115
图 6.6　2024 年日本和印度的证券市场海外资金流动状况 ……116
图 6.7　2023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部分经济体权益公募基金（含本地基金）净流入……116
图 6.8　2023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境外公募基金的净流入……117
图 6.9　2005—2023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动趋势 ……118
图 6.10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及亚洲经济体的银行业跨境资产和亚洲占比……120
图 6.11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及亚洲经济体银行跨境资产季度变动额（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121
图 6.12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银行跨境资产季度变动额 （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的金融产品构成……122
图 6.13　2018 年 3 月—2024 年 3 月全球银行跨境信贷季度变动额 （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的部门流向……123
图 6.14　2018 年 3 月—2024 年 3 月全球银行跨境信贷流向 NBFIs 的经济体分布……124
图 6.15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报告经济体对中国的银行跨境资产余额 ……124
图 6.16　2018 年第 1 季度—2024 年第 1 季度中国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125
图 6.17　2018 年第 1 季度—2024 年第 2 季度日本（左）和韩国（右）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126
图 6.18　新加坡（左）和印度（右）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 ……126
图 7.1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 ……135
图 7.2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内贸易分产品市场份额 ……137
图 7.3　2018—2023 年 RCEP 成员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140
图 7.4　2018—2023 年 RCEP 成员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 ……140
图 7.5　2021—2023 年 RCEP 成员区域贸易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 ……141
图 7.6　2016—2023 年东盟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速……148

序　言

2024 年，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升级，“脱钩断链”愈演愈烈，全球南方加快崛起，百年变局的大势走向愈加清晰。世界经济在通胀缓解与贸易回升中缓慢复苏，但增长动能不足，地区和国别分化明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新的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与供应链重构深刻影响经济与安全格局，给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尽管面对诸多挑战，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东盟等继续展现出强大韧性，在经济增长、贸易、创新、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也孕育着新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亚洲经济体外部环境依然严峻，但也面临诸多有利条件，经济增长呈现止跌企稳的态势。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普遍预计，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将企稳甚至重新扩张。根据论坛研究院的测算，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2025 年亚洲经济增速预计将增至 4.5%，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增至 48.6%。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蒙古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经济体仍将保持 5%以上的较高增速。贸易方面，亚洲对外货物贸易增速逐步回升，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续创历史新高。投资方面，全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在波动中上升，近年来达到 60%左右，而中国和东盟仍是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亚洲经济体。创新方面，亚洲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量远超其他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角，亚洲已站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逆风劲吹中实现更大融合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新一代贸易协定稳步推进，特别是 RCEP 整合亚洲经贸合作机制并释放区域大市场红利，推动亚洲货物和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增强区域贸易的整体韧性与活力。亚洲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支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稳定，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印度融入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独特优势，在维护亚太区域贸易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东盟与中国已连续四年互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高水平开放将释放区域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谈判的顺利结束，都将为亚太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深化发展正推动服务贸易在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进展和亮点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成立以来，博鳌亚洲论坛一直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为己任。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传统旗舰报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多年来持续跟踪研究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大势，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事例，客观反映亚洲经济体快速成长、融入并支撑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成果。本年度报告对亚洲经济前景进行了全景式扫描，深入分析了逆全球化抬头风险下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及投资、金融相互融合的进程，并重点分析了 RCEP 对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贡献、面临的

突出挑战，提出了共建高水平全球最大自贸区的建议。我们相信，坚持走开放道路，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和共同发展，仍是亚洲的最佳选择，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佳方案。希望本年度报告继续承载我们对亚洲经济问题的深度思考，引起各界人士对相关问题的持续讨论和关注，并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让亚洲更美好，让世界更美好。

最后，我想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其有关学术团队为本报告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编写说明及致谢

本年度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张宇燕院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曹莉共同担纲，曹莉副院长负责报告的整体组织和协调。

在报告构思与写作过程中，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先生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和帮助。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前执行院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姚望，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新开发银行融资与资金管理局局长金中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沈铭辉五位专家对报告提出了专业的评审意见。去年夏天，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还专门举办了“亚洲经济前景及热点议题”国际研讨会，就报告重点议题多方听取专家意见。对论坛秘书长、评审专家以及所有关心此项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对报告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为“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由张宇燕教授主编。在写作分工上，张宇燕负责 1.1 节，冯维江负责 1.2 节和 2.2 节，徐秀军负责 1.3 节和 2.1 节，熊爱宗负责 1.4 节和 2.3 节，贾中正负责 1.5 节和 1.6 节。第一部分由张宇燕统稿。第二部分主题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由林桂军教授和曹莉副院长共同主编。裴建锁和张蒙负责 3.1 节，邓世专负责 3.2 节，林桂军和谢红军负责专栏，姜佳彤负责 4.1 节，高恺琳负责 4.2 节，展金泳负责 4.3 节，王春蕊负责第 5 章，王乾筝负责第 6 章。第三部分主题为“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由迟福林院长主编，杨睿负责 7.1 节，

王越弘负责 7.2 节，金晔负责 7.3 节，匡贤明负责 7.4 节。写作团队全体成员自报告立意构思至报告截稿之日，勤勉精进、通力合作，以卓越的专业素养和忘我的工作热情保障了此报告的顺利交付。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专业团队对本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感谢孙世选和李沐晨对报告的完成以及翻译、校对方面给予的大力协助。由于水平有限，疏漏难免，文责作者承担。本报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写作团队成员

张宇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
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林桂军，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裴建锁，中国人民大学
张　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邓世专，北京建筑大学
谢红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姜佳彤，北京工商大学
高恺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展金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春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迟福林，主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杨　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王越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金　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曹　莉，主编，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王乾筝，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执行摘要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面临着贸易战、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持续通胀以及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等重大风险挑战。**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预计 2025 年亚洲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略高于 2024 年的 4.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 GDP 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由 2024 年的 48.1%上升至 2025 年的 48.6%。分区域看，2025 年东亚地区预计实现 4.3%的增长，南亚地区为 5.9%，中亚地区为 5.0%，西亚地区将由上年的 2.1%显著提升至 2.9%。

亚洲的就业和收入总体呈现向好态势。尽管 2025 年亚洲就业增长率预计将由上年的 1.94%大幅下降至 1.22%，低于 1.28%的全球增速，但是 2025 年该地区总体失业率预计为 4.39%，低于全球 4.96%的水平。地区收入状况总体稳定。随着经济增速回升和通货膨胀水平持续回落，预计 2025 年亚洲实际收入水平有望提升。

亚洲的通货膨胀水平继续回落，多数经济体将回归至目标区间。2025 年，薪资上涨、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重构、货币贬值等可能会推动亚洲经济体通胀上行，但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东亚和南亚地区通胀形势总体向好，中亚和西亚部分经济体如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等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亚洲的贸易和投资将总体承压，但亮点突出。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贸易摩擦或逐步升级、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或将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亚洲经贸的突出亮点。亚洲主要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亚洲地区稳步推进。服务贸易增长较快，其中，数字交付服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行服务恢复明显，运输服务大幅增长。然而，UNCTAD 报告估算，作为发展中地区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最

大接收方，亚洲在 2024 年吸引的投资为 5,8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不过，印度的绿地项目数量及金额同比增长 13%，东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 2%。日本和中国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对外直接投资国。2024 年 1—11 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

亚洲金融市场将在频繁波动中总体稳定。受宏观经济形势、美新政府对外政策、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2025 年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波动或更加频繁，但预计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预计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总体保持稳定，而多数经济体货币可能面临贬值压力。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此外，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预计亚洲多数经济体财政扩张力度有所加大，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数据，2025 年亚洲有 20 个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较上年上升。多数经济体通胀回落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全球主要经济体降息将提供有利的外部基础。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24 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全球货物贸易恢复增长，**亚洲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呈现回升趋势。**从可得数据分析，2023 年，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内贸易的依存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整体贸易依存度为 56.3%。东盟和中国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依旧稳固。从对亚洲的依存度看，东盟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最高，维持在 70% 左右；韩国和日本将近 60%，分别为 59.5%和 58.4%；印度和中国分别为 51.2%和 48.5%。RCEP 和 CPTPP 经济体分别为 57.5%和

49.1%。从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看，东盟成员国之间达到 21.5%；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东盟的依存度均维持在 15%左右。东盟对中国的依存度接近 20%，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均超过 20%。CP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分别为 17.4%和 11.5%；对东盟的依存度分别为 12.3%和 16.9%。

亚洲仍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2023 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为 41.17%，远超过欧盟的 25.5%和北美的 15.12%。自 2017 年以后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开始超过北美。2023 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为 16%，而对北美为 15%。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后，不仅没有提升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美国与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重要性的差距反而不断拉大。

从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前 22 种中间品贸易量看，其中半数产品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特别是亚洲生产的电子元件超过全球该品类中间品贸易的七成，体现出亚洲在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生产上已占据绝对竞争优势。RCEP 生效对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中间品关税下降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尽管中国从 2021 年开始出现全球价值链上部分中间品贸易转移的现象，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基本稳定，并且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依存度在提升。2023 年，在贸易量最大的 22 种中间品中，中国仍然有 20 种产品保持领先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上保持着显著的竞争优势。

亚太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呈现加深趋势。2023 年，亚太 25 个经济体的服务出口总额达 18,070.80 亿美元，其中区域内出口增长 417.8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36%，显著高于区域外的－2.28%。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26.14%，区域内服务供给占比达 63.25%。按增加值口径核算，中国 2023 年服务贸易由赤字转为盈余，凸显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贸易的实际

贡献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亚洲数字贸易保持快速增长。2024 年，亚太地区零售电子商务增速达到8.4%；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 2.63 万亿元（约3,690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东南亚电商行业商品交易总额（GMV）达 2,6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023 年，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亚洲地区的印度和中国分列第 4 位和第 6 位；在其进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新加坡和日本分列第 7、第 8 和第 9 位。而且，数字服务贸易作为中间服务驱动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重要数字服务贸易类别为代表的中间服务贸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逐渐上升。出口到亚洲的世界中间服务占全球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24.16%上升到 2020 年的 29.74%，来自亚洲的世界中间服务的份额则从 19.75%上升到 26.61%。世界中间服务对美洲市场的依存度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对欧洲市场的依存度先下降后上升。

亚太国际旅游市场仍在复苏之中。2024 年，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市场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在地区排名前二，分别为93.01%和 90.02%。韩国和越南对亚洲市场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强。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亚洲市场依存度稳中有升。澳大利亚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依存度的增长最为显著，大幅上升至 47.88%。中国通过推进签证（对 38 国免签）与外国人支付便利化（外卡交易额增长 300%）激活近程市场，2024 年入境人次恢复至疫情之前的 91%，东南亚取代欧美成为核心增量。

2023 年，亚洲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和向境外投资对亚洲自身的依存度达到 49.15%。作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亚洲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第一，全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在波动中上升。第二，中国和东盟

是亚洲最具有吸引力的经济体。第三，亚洲经济体内部投资热点不断轮动。第四，亚洲内部跨境直接投资更青睐制造业。

从对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双向依存度看，2023 年中国仍然是对亚洲外资流量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印尼紧随其后，依存度分别在 80%和 75%以上。中国香港和印度对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的依存度在 40%左右波动。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依存度在 20%左右。从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看，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互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新加坡是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从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看，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继续保持彼此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地位，中国持续成为新加坡的首选目的地。

从亚洲金融融合程度看，2023 年，亚洲组合投资资产余额为 11.2 万亿美元，其中 19.6%的资产配置在亚洲。日本、中国、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域内经济体的资产配置连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2024 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排名前五的交易所有三家在亚洲。从银行业跨境债权看，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亚洲经济体跨境银行业资产余额为 10.2 万亿美元，近五年来占全球跨境银行业资产的比例稳定在 26%至 28%之间。从外资银行参与率看，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主要依赖“本土力量”，外资银行业参与率总体低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打造有韧性的区域金融网络，是亚洲经济体金融合作的重要方向。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果，RCEP 整合区域内自贸协定安排、优化资源配置，展现了亚洲国家推动开放合作的决心，为全球经贸变局注入确定性。

RCEP 正式实施以来，贸易创造效应初步显现，区域内外商直

接投资稳步增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融合，为成员经济体注入新活力。**一是区域内贸易稳步增长。**2024 年，RCEP 区域内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 3%，绝大部分成员区域内贸易额实现同比增长。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增幅最快，区域内贸易规模分别较生效前增长 72.4%、40.4%、26.0%和 19.2%。**二是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长较快。**2023 年 RCEP 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持续上升，占区域内贸易比重达约 66%。**三是区域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24 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 1 万亿美元，东盟新兴经济体如老挝、柬埔寨服务贸易增长显著。**四是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23 年，RCEP 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的 35%；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 30%。2023 年东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升至 22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达到历史高点。**五是区域内价值链深化。**2023 年，RCEP 区域内贸易全球价值链参与率达 48.1%。澳大利亚、中国、韩国、东盟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较 RCEP 生效前有所增长。

从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大趋势看，RCEP 在市场整合、规则利用和实施机制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一是区域内市场整合不足，**仍依赖欧美出口市场。2021—2023 年，美国在 RCEP 消费品出口市场中的占比保持在 16%以上，中国约为 9.25%。**二是 RCEP 规则利用率总体偏低，**部分东盟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利用率不足 3%。**三是 RCEP 条款的规制水平有待提升，**RCEP 的关税减免承诺期限较长，服务贸易投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四是政策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仍需完善，**已影响规则在投资、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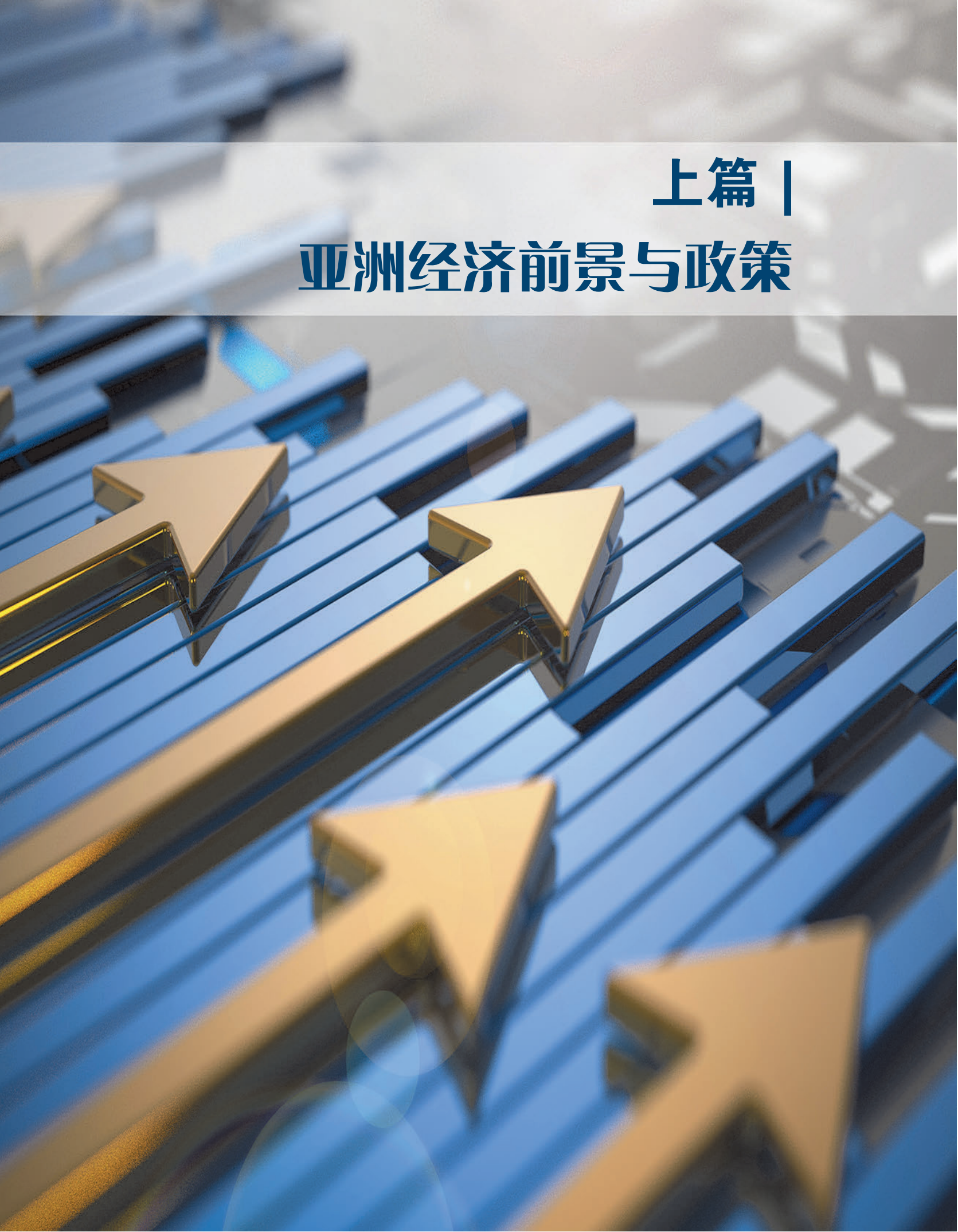
共建高水平全球最大自贸区，需合力推动 RCEP 高水平实施与升级，完善治理体系，助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一是以东盟为主体打造区域开放合作平台，**助力东盟打造“增长中心”，并通过“东盟方式”推动 RCEP 进程。**二是中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加快自东盟进口消费品“零关税”全覆盖，推动产业链融合，并扩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三是对标 CPTPP、DEPA 推动 RCEP 提质升级，**深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绿色发展等前沿议题，**加快秘书处设置并实质运行，强化能力建设，尽早实现扩容突破。四是以 RCEP 为抓手推进亚太区域自贸进程。**实现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协同发展，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赋能 APEC，为亚太自贸区的远景奠定基础。

缩略语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BIS	国际清算银行
BJP	印度人民党
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IPS	英国特许采购与供应协会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S	资产组合协作调查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RR	现金储备比率
DEFA	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
DEP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igComp	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EMDEs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EMEs	新兴市场经济体
ERI-ASIA	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U27	欧盟 27 国
FDI	外商直接投资
FIRRMA	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MV	商品交易总额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TC	国际贸易中心
JGB	日本国债
LBS	本地银行业数据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NBFIs	非银行金融机构
NPL	不良贷款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FDI	对外直接投资
OFDII	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
RBI	印度储备银行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SOEs	国有企业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SMCA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WB	世界银行
WTO	世界贸易组织



上篇 |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第 1 章

亚洲经济前景

1.1 概述

当前，全球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面临着贸易政策不确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持续通胀以及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等风险挑战。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预计 2025 年亚洲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4.5%，略高于 2024 年的 4.4%。分区域来看，2025 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4.3%，略高于 2024 年的 4.2%；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5.9%，较 2024 年可能略有放缓；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5.0%，较 2024 年的 4.8% 有所提升；西亚地区经济增长率较 2024 年有更加明显的提升，预计由 2.1% 提升至 2.9%。

在就业和收入方面，亚洲地区总体呈现向好态势。受东亚地区就业形势的拖累，亚洲地区就业增长低于世界总体增长水平，但失业率低于全球水平，并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25 年亚洲地区就业增长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1.94% 大幅下降至 1.22%，低于 1.28% 的全球就业增长率。但是，2025 年亚洲地区总体失业率预计从 2024 年的 4.40% 降到 4.39%，低于全球 4.96% 的失业率。亚洲地区收入状况总体稳定，并且收入改善将呈现一些积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和通货膨胀（简称“通胀”）水平的持续回落，2025 年亚洲地区实际收入水平有望提升。

在物价方面，亚洲地区总体通胀压力大幅缓解，多数经济体通胀水平回归至目标区间。分地区来看，2024 年，东亚地区通胀继续维持缓慢下降，南亚地区通胀出现大幅回落，中亚地区通胀在高位维持稳定，西亚地区通胀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展望 2025 年，薪资上涨、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重构、货币贬值等可能会推动亚洲经济体通胀上行，但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则可以缓解通胀压力。总体来看，2025 年预计亚洲经济体通胀率保持稳定，东亚和南亚地区通胀形势总体向好，而中亚和西亚部分经济体如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等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在贸易投资方面，亚洲地区总体承压，但有突出亮点。2024 年，亚洲对外货物贸易增速逐步回升，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增长，但流入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将继续下滑。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续创历史新高。展望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贸易摩擦或逐步升级、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效应外溢、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或将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数

字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亚洲经贸的突出亮点。其中，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亚洲主要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亚洲地区稳步推进。服务贸易增长较快，数字交付服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行服务恢复明显，运输服务大幅增长。

在金融市场方面，亚洲地区总体稳定。2024 年，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股票指数上涨。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且个别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但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韩国等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是下降的。多数亚洲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较低，且同比出现下降。受宏观经济形势、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2025 年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但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汇率预计将保持总体稳定，其他多数经济体货币则将面临贬值压力。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此外，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在财政政策上，多数亚洲经济体处于财政扩张区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可比财政赤字率来看，有数据的 44 个亚洲经济体中 2025 年预计 36 个存在财政赤字，其中 20 个经济体财政赤字率较 2024 年有所上升，财政扩张力度有所加大。东亚地区，18 个经济体中 16 个 2025 年预计存在财政赤字，其中 8 个经济体的全球可比财政赤字率较 2024 年有所上升，东帝汶 2025 年财政赤字率高达 41.5%。南亚地区，在 IMF 数据库中有数据的 6 个经济体 2025 年预计全部存在财政赤字，但较 2024 年赤字率均有所下降，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马尔代夫，为 14.9%，最低的是尼泊尔，为 4.1%。西亚地区，在 IMF 数据库中有数据的 12 个经济体中，8 个经济体处于财政扩张状态，其中 4 个经济体扩张的力度较 2024 年有所上升。中亚地区 8 个经济体中有 6 个处于财政扩张状态，其中 3 个经济体的扩张力度有所加大。

货币政策方面，随着通胀走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降息，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部分经济体延续此前降息进程，部分经济体则从紧缩立场转入宽松立场，少数经济体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或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2025 年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预计会进一步宽松。多数经济体通胀回归至目标区间，为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全球主要经济体降息则为亚洲经济体货币宽松奠定了外部基础。2025 年中国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货币政策基调从“稳健”转至“适度宽松”。日本将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在继续进行加息的同时，逐步缩减对于日本国债的购买。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如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土耳其等预计在 2025 年也会采取更多降息行动。

1.2　经济增长

2025 年亚洲经济体外部环境总体看来依然严峻，但也存在诸多有利条件，有望呈现止跌企稳的态势。联合国 2025 年 1 月发布的《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许多国家持续的通胀放缓和货币政策宽松将提振总需求，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与 2024 年持平，为 2.8%，2026 年或进一步提升至 2.9%。尽管全球经济将企稳甚或重新加速扩张，但与新冠疫情之前（2010—2019 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相对低迷，这反映了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挑战，如投资疲软、生产率增长缓慢、债务水平高以及人口问题。[1]2025 年 1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

1　U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January 2025. p. 5–7.

展望》认为，得益于通胀回归目标水平以及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 2025—2026 年稳定在 2.7%，与 2024 年持平。尽管全球增长趋于稳定，但这种低增速的稳定不足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并且增长前景还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持续通胀以及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等风险挑战。着眼于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全球贸易的逐步复苏、货币政策的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等因素，IMF 更加看好 2025 年的世界经济，其 2025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预计 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将维持在 3.3%的水平，较 2024 年的 3.2%将有所提升，但仍低于 2000—2019 年期间 3.7%的历史平均水平。[1]

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预计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略高于 2024 年的 4.4%（见图 1.1）。[2]此前的下滑势头或将得到扭转。[3]在 2024 年报告中，我们判断“亚洲经济体 2024 年受相对强劲内需的支持，仍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长”“2024 年预计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维持在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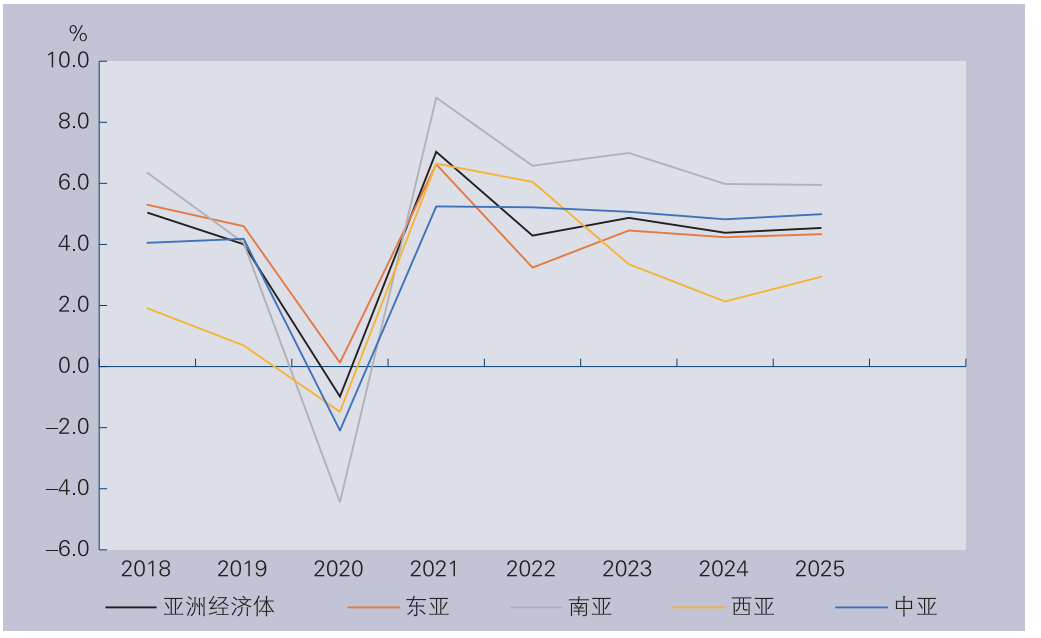


图 1.1　2018—2025 年亚洲不同地区经济体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 IMF、经济学人智库（EIU）、世界银行等数据计算。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Global Growth: Divergent and Uncertain, January 17, 2025.

2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经济体 2024 年和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预测值来自 IMF 2025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文莱、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阿富汗、以色列和黎巴嫩等经济体 2024 年和 2025 年预测值来自 EIU 国别/地区数据库最新国别/地区报告；中国 2024 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25 年为本报告预测值；其他经济体 2024 年和 2025 年预测值来自世界银行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各经济体或地区 2023 年及之前的实际 GDP 增长率取自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4 年 10 月版）。

3　亚洲开发银行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指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但面临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区域内需求强劲，出口继续支持增长，但增长势头有所放缓。该报告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2024 年和 2025 年的 GDP 增长率由 9 月预测的 5.0%和 4.9%分别小幅下调至 4.9%和 4.8%。ADB, Asia Development Outlook, December 2024.

左右”，总体上得到了印证。亚洲经济体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按现价美元计算，预计由 2024 年的 36.1% 上升至 2025 年的 36.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由 2024 年的 48.1% 上升至 2025 年的 48.6%。

分区域[1]来看，东亚地区 2025 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4.3%，略高于 2024 年的 4.2%。主要国际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多认为东亚地区 2025 年经济增长将弱于 2024 年，如联合国《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计 2024 年和 2025 年东亚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8%和 4.7%[2]，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st Asia and Pacific）2024 年和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9%和 4.6%[3]，亚洲开发银行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预计 2024 年和 2025 年东亚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 4.5%和 4.2%[4]。原因之一是这些机构对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的预测显著偏低，例如，联合国《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值为 4.8%[5]，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6]和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7]的预测值均为 4.5%，这明显拉低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实际上，这些机构对中国经济 2024 年增长率的估计值就出现了低估，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IMF 预计 2024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9%、4.8%、4.9%、4.8%，但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率为 5.0%[8]。

2025 年中国经济仍将相对强劲，足以对东亚经济增长做出有力支撑。一方面，中国政府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提振信心，促进增长的效力逐渐显现。2024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一揽子增量政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针对五个方面问题对症施策。一是针对经济运行中的下行压力，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二是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把扩内需增量政策重点更多地放在惠民生、促消费上，积极发挥投资有效带动作用。三是针对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四是针对楼市持续偏弱，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五是针对前期股市震荡下行等问题，出台有力有效系列举措，努力提振资本市场。[9]包括降低贷款利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提供消费补贴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及时出台，有效提振了社会信心，促进了经济的明显回升。2024 年第 4 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4%，比第 3 季度加快了 0.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分别加快 0.7 个、1.0 个和 1.1 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

1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的划分，亚洲分为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其中，东亚包括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尼、日本、朝鲜、韩国、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南亚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亚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西亚（位于中东地区的亚洲经济体）包括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2　U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January 2025, p.152.

3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5, p.215.

4　各国际机构对东亚地区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其预测值之间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但各机构自身不同年份预测值是可比的，对趋势的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

5　U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January 2025, p.152.

6　ADB, Asia Development Outlook, December 2024, p.6.

7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5, p.215.

8　国家统计局：2024 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2025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1/t20250117_1958332.html。

9　国务院新闻办就"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2024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81026.htm。

经理人指数（PMI）从 10 月开始回升到景气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服务指数稳中有升，12 月达到了 52.2%。[1]尤其是，2024 年出口的强劲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球对机械、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的强劲需求，使得中国出口在 2024 年实现了 5.2%的增长，这是自 2022 年以来的最强劲增长。[2]2025 年，整体来看相关举措仍将持续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托举效应。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AI）等领域展现的蓬勃创新活力，表明中国是美国无差别挥舞制裁大棒的风险世界中重要的创业安全热土，或将刺激相关领域的投资并带动经济增长。2025 年 1 月 20 日，美国新一届政府宣称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输美商品征收 25%的关税，并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额外加征 10%的关税，尽管很快宣布暂缓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税，但其引起的新一轮贸易摩擦的阴影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1 月 27 日，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业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的产品 R1 给华尔街带来巨大冲击，其以低成本、高效能的方式颠覆目前人工智能市场的格局。R1 的性能与硅谷的 OpenAI、Meta 及 Anthropic 等知名企业的大模型相媲美，但实现其基础模型计算能力的训练成本仅花费了不到 600 万美元，而 Anthropic 公司的 Claude 3.5 Sonnet 模型训练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此外，DeepSeek 的模型是使用易于访问的开源技术构建的，这引发了市场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先中国多年观点的质疑。有分析认为，DeepSeek 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芯片出口限制所激发出的创新。[3]总之，DeepSeek 不仅改变了人工智能产业“算力至上”的底层逻辑，更是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和关键产业在美国高强度精准制裁下的发展韧性和产业活力，强化了中国在不确定世界中的安全岛角色，提振了全球市场主体对中国营商环境、科技创新能力及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心。

本报告预计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5%，按此计算东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4.3%，较 2024 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此时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较 2024 年也提升 0.1 个百分点。[4]如果只算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经济体，其 2025 年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将下降 1.0 个百分点至 3.3%，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经济体 2025 年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也将下降 0.3 个百分点至 4.2%。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地区的贡献非常关键。

本地区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得益于实际工资增长、快速利润增长和财政补贴对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提振，有望在 2025 年实现温和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预计其由 2024 年的零增长提升至 2025 年的 1.2%；联合国预计其由 2024 年的−0.2%回升至 2025 年的 1.0%；IMF 预计其由 2024 年的−0.2%回升至 2025 年的 1.1%。其他东亚经济体中，越南、菲律宾、蒙古国、柬埔寨和印尼 2025 年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预

1　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4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2025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501/content_6999424.htm。

2　应当指出，2024 年，中国机械、电子产品、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出口显著扩张，受益于全球需求回升和半导体行业上行周期，也存在企业为应对美国 2025 年潜在关税上调，提前增加对美国出口（“抢出口”效应）的短期刺激影响。

3　霸榜刷屏“掀翻”美股引爆 AI 圈的东方“黑马”DeepSeek 啥来头？，2025 年 1 月 28 日，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25/01/28/ARTIseZvpXwrYQqpyqZZTA9u250128.shtml。

4　从其他机构最新预测数据看，世界银行预测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按此计算东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4.0%，此时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3%，分别比上年下降 0.2 个和 0.1 个百分点；IMF 预计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6%，按此计算东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4.1%，较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此时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4%，与上年持平；联合国预计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8%，按此计算东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4.2%，与上年持平，此时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较上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

测值均超过了 5%，前者预测其分别为 6.5%、6.1%、6.0%、6.0%和 5.2%，后者预测其分别为 6.6%、6.1%、6.5%、5.5%和 5.1%。

南亚地区 2025 年整体增长虽较 2024 年可能略有放缓，但预计仍将高于亚洲其他地区。南亚地区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 2025 年预计为 5.9%，较 2024 年的 6.0%略低，也是 2021 年以来的最低值，但在亚洲各地区中较第二位的中亚地区仍高出 0.9 个百分点。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主要得益于地区大国印度在稳定的私人消费和投资支撑下的较快增速。世界银行、联合国和 IMF 对印度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的最新预测值分别为 6.7%、6.6%和 6.5%。本地区其他经济体中，不丹经济表现较好，世界银行预计其 2025 年能实现 7.2% 的增长，联合国的预测值为 5.2%，也超过了 5%。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有所上升，世界银行预计尼泊尔 GDP 增长率由 2024 年的 3.9%提升至 2025 年的 5.1%，巴基斯坦由 2.5%提升至 2.8%。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则有所放缓，前者由 2024 年的 5.0%回落至 2025 年的 4.1%，后者由 4.4%下滑至 3.5%。马尔代夫维持 4.7%水平不变。

中亚地区 2025 年的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为 5.0%，较 2024 年的 4.8%有所提升。本地区增长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推动，该国预计 2025 年增长 5.5%，增长率较 2024 年提升 1.5 个百分点。土库曼斯坦预计 2025 年增长 3%，与 2024 年持平。本地区其他经济体 2025 年经济增长率均低于 2024 年。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依次为 6%、6%、4.5%、2.7%、5%和 5.8%，分别较上年下滑了 3 个、2 个、1.3 个、1.3 个、0.5 个和 0.2 个百分点。

西亚地区 2025 年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较 2024 年有更加明显的提升，预计由 2.1%提升至 2.9%。尽管如此，在亚洲各地区中西亚仍是增长率最低的区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预计 2025 年将实现 4.0%的正增长，从而成为西亚经济体中增长率最高的经济体。黎巴嫩或由 2024 年的–6.8%提升至 2025 年的 3.0%，提升 9.8 个百分点，成为西亚 GDP 增长率提升幅度最大的经济体。土耳其、伊朗和巴林或将成为本地区仅有的 3 个 2025 年 GDP 增长率较上年下滑的经济体，分别回落 0.6 个、0.3 个和 0.2 个百分点至 2.6%、2.7%和 3.3%。

1.3　就业与收入

在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就业形势总体依然低迷。2025 年 1 月，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5 年趋势》报告估计，2024 年全球就业增长率为 1.28%，较 2023 年下降 0.75 个百分点；2025 年全球就业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至 1.01%，部分地区甚至可能陷入就业负增长。从失业方面看，ILO 估计 2025 年全球失业率为 5.0%，总体保持稳定；青年失业率将略有下降，为 12.5%。[1]

受东亚地区就业形势的拖累，亚洲地区就业增长低于世界总体增长水平。根据 ILO 的估计数据进行计算，2024 年亚洲地区就业增长率[2]由 2023 年的 1.94%大幅下降至 1.22%，低于 1.28%的全球就业增长率。其中，除西亚地区就业增长率比 2023 年略有上升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东亚地区就业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2024 年东亚地区的就业增长率降幅最大，由 2023 年的 0.79%下降至–0.05%，下降 0.84 个百分点；南亚地区就业增长率最高，为 2.78%，但较 2023 年下降了 0.79 个百分点。根据 ILO 估计数据，2025 年亚洲地区就业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 0.80%。其中，

1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25, Geneva: ILO, 2025.

2　亚洲地区就业增长率根据 ILO 数据库提供的 49 个亚洲经济体（巴勒斯坦数据缺失）就业人口数计算。

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就业增长率分别为 1.48%、1.16%和 1.01%；东亚地区就业增长率可能略有上升但仍维持负增长，为–0.02%（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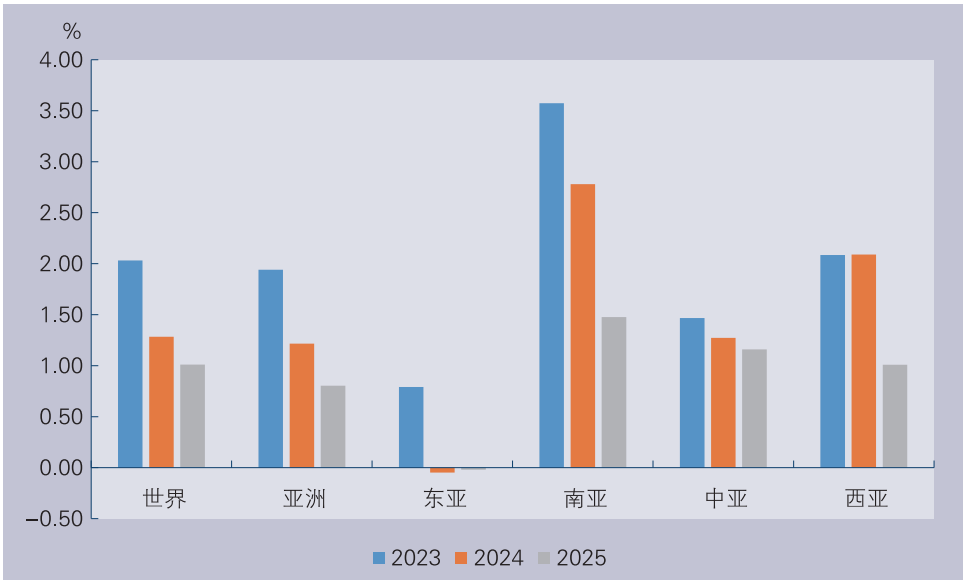


图 1.2　2023—2025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经济体就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ILO WESO Data。

从失业率来看，亚洲地区总体情况仍好于全球水平，并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根据 ILO 估计数据，2024 年亚洲地区总体失业率[1]为 4.40%，较 2023 年下降 0.05 个百分点；2025 年亚洲地区总体失业率为 4.39%。分区域看，2025 年，西亚地区的失业率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并且相比 2024 年有所上升，由 2024 年的 7.91%上升至 2025 年的 8.16%；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失业率略有上升，分别为 5.11%和 4.76%，而 2024 年失业率分别为 5.06%和 4.72%；东亚地区的失业率则略有下降，预计由 2024 年的 4.30%下降至 2025 年的 4.26%（见图 1.3）。分经济体看，部分经济体的失业率依然较高。根据 ILO 估计，2025 年约旦、也门、伊拉克、亚美尼亚、叙利亚、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和尼泊尔的失业率超过 10%，其中约旦、也门和伊拉克的失业率分别为 17.87%、16.96%和 15.34%，但相比 2024 年均有小幅下降，2024 年三个经济体的失业率分别为 18.00%、17.09%和 15.5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部分行业就业受到严重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对各地区就业的影响不尽相同。根据 ILO 的报告测算，北欧、南欧和西欧地区就业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化影响的比例最高，其中女性比例为 8.4%，男性比例为 2.9%；其次是北美地区，其中女性比例为 7.4%，男性比例为 2.8%；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最低，其中女性比例为 0.7%，男性比例为 0.5%。在亚洲，东亚地区的比例最高，其中女性比例为 4.1%，男性比例为 1.4%；南亚地区的比例最低，其中女性比例为 1.5%，男性比例为 1.0%。[2]

1　亚洲失业率根据 ILO 数据库提供的 49 个亚洲经济体（巴勒斯坦数据缺失）就业人口数和失业人口数计算。

2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25, Geneva: ILO, 2025, p.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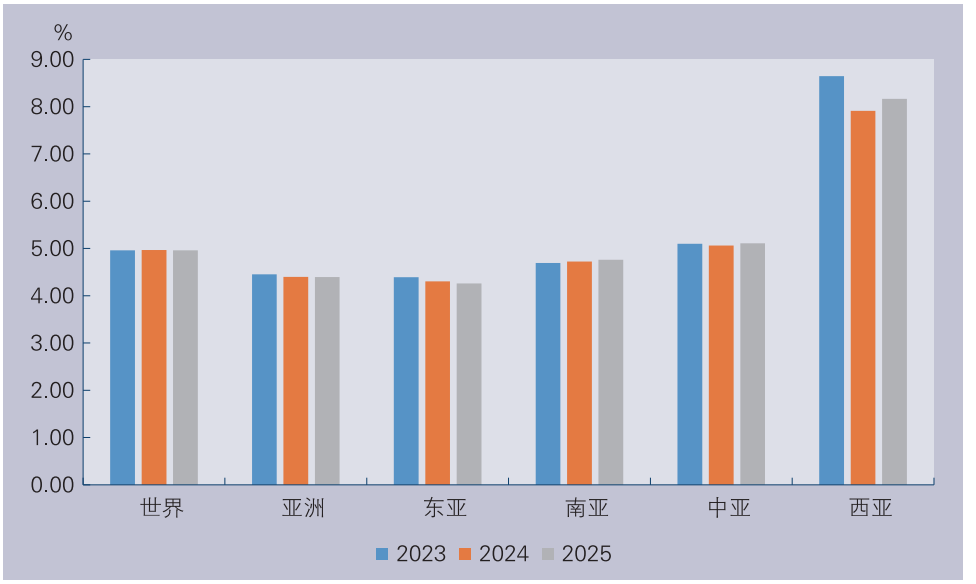


图 1.3　2023—2025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经济体失业率

资料来源：ILO WESO Data。

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反映了经济活动中的收入分配情况。根据 ILO 数据，2024 年亚太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1]为 51.9%，与 2023 年持平，略低于 52.3%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地区来看，2024 年南亚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最高，为 52.4%，较 2023 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西亚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最低，为 38.7%，但提高幅度最大，较 2023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东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分别为 52.2%与 41.8%（见图 1.4）。从经济体来看，韩国、印尼、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格鲁吉亚的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 59.4%、58.3%、56.8%、53.7%、53.2%和 53.1%；塔吉克斯坦、文莱和卡塔尔的劳动者收入占 GDP 比例较低，分别为 20.0%、25.7%和 27.8%。

展望 2025 年，亚洲地区收入状况的改善将呈现一些积极因素。一方面，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有望改善，从而带来就业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亚洲地区通货膨胀水平将持续回落，可能会带来实际收入的提高。

1.4　通货膨胀

2024 年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继续回落。从亚洲 35 个经济体通货膨胀率的简单平均值来看，2024 年 3 月，亚洲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跌破 10%，2024 年 10 月进一步降至 7.9%。2024 年底，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有所反弹，2024 年 12 月升至 8.6%，但依然低于 2024 年初的水平（见图 1.5）。总体来看，亚洲通胀压力已大幅缓解，多数经济体通胀水平回归至目标区间。不过，个别经济体通胀走势仍然值得关注。土耳其、伊朗通胀率虽有下降，但依然处在较高水平。在巴以冲突的冲击下，巴勒斯坦通胀率出现快速上升，成为地区通胀最严重的经济体。

1　劳动者收入包括雇员的报酬和自雇者的部分收入。自雇者的收入既来自劳动，也来自资本所有权。雇员的总报酬是指企业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给雇员，以换取其在会计期间完成的工作的报酬。自雇者的劳动力收入是基于对具有相似特征的雇员进行统计分析而推算得出的。在计入自雇者的劳动力收入后，劳动力收入占 GDP 的比重通常被称为调整后的劳动力收入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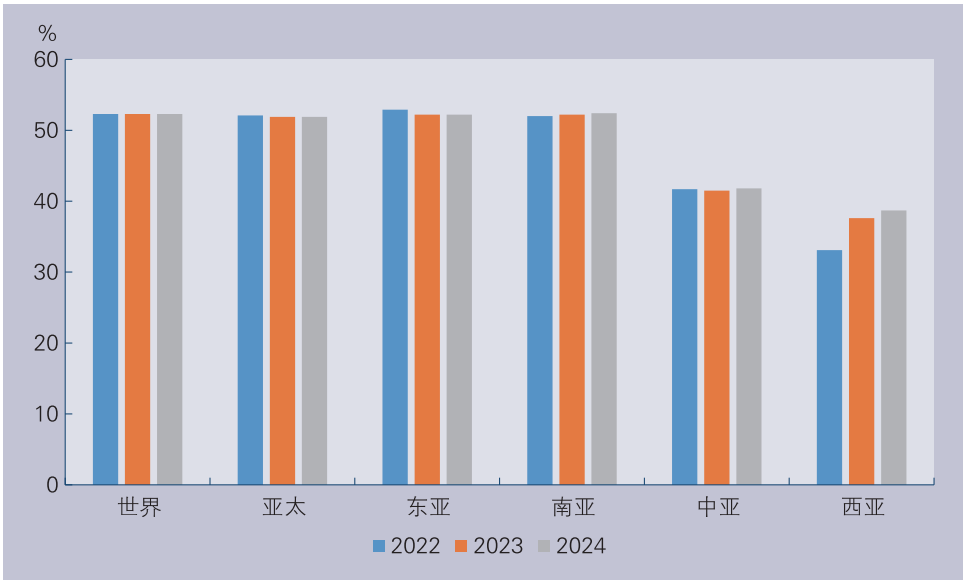


图 1.4　2022—2024 年世界和亚洲地区劳动者收入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ILO WESO 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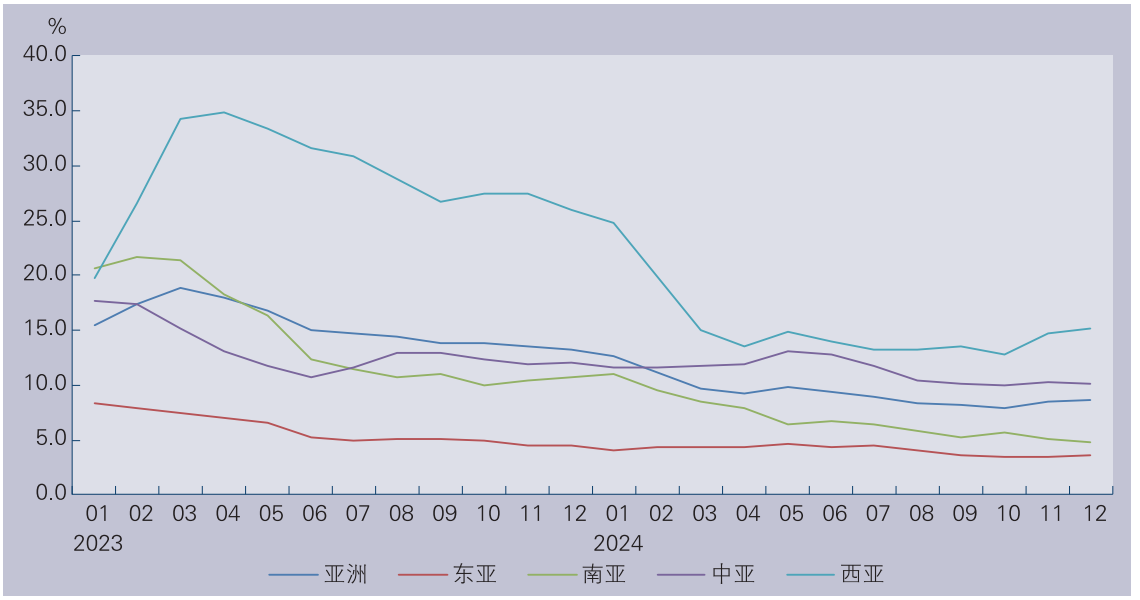


图 1.5　2023—2024 年亚洲地区通货膨胀率走势

注：地区通货膨胀率为亚洲各经济体通货膨胀率简单平均值。东亚未包括柬埔寨、朝鲜、缅甸、东帝汶；南亚未包括阿富汗、不丹、马尔代夫；中亚未包括土库曼斯坦；西亚未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阿联酋、也门。

资料来源：CEIC，2025 年 1 月。

东亚地区通胀继续缓慢下降。2024 年 12 月，该地区平均通胀率为 3.6%，在整个亚洲地区处于较低水平。该地区的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经济体通胀率在 2024 年 12 月接近 2%，处于较为合意水平。菲律宾通胀率在 2024 年第 4 季度出现回升，2024 年 12 月上升至 2.9%，但相比 2023 年初大幅下降。越南通胀率在 2024 年中期出

现短暂上升，2024 年 12 月重新降至 2.9%。由于食品价格高企以及货币大幅贬值，缅甸和老挝仍维持较大的通胀压力，2024 年 3 月缅甸通胀率仍在 25.3%，2024 年预计在 20%以上，老挝通胀率在 2024 年维持下降态势，但 12 月仍高达 16.9%。文莱从 2024 年 2 月开始价格指数出现同比负增长，陷入通货紧缩局面。蒙古国通胀率在经过 2023 年的下降之后，2024 年仍延续下降态势，但从下半年开始通胀再次出现回升，2024 年 12 月再次达到 9%。2024 年日本通胀率持续维持在 2%以上，特别是 2024 年 12 月，其通胀率达到 3.6%，为 2023 年 1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核心通胀率也上升至 3%。中国通胀率仍维持低位，2024 年 2 月居民消费价格结束连续 4 个月的同比负增长，2024 年全年同比上涨 0.2%，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 0.5%。泰国从 2024 年 4 月开始物价指数恢复正增长，并逐步回升，2024 年 12 月通胀率为 1.2%。

南亚地区通胀率出现大幅下降，但各经济体通胀走势各异。由于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出现下跌，斯里兰卡自 2024 年 9 月开始出现通货紧缩，2024 年 12 月其 CPI 同比下降 2.0%。孟加拉国通胀压力则进一步增大，从 2024 年下半年开始，该国通胀率连续超过 10%，通胀高企进一步恶化该国经济形势。印度通胀总体保持平稳。2024 年 7 月印度通胀率一度降至 3.6%，但 10 月再度回升至 6.2%，突破印度央行通胀目标的上限，不过此后再次回落，2024 年 12 月维持在 5.2%，基本与 2024 年 1 月持平。巴基斯坦通胀率大幅下降，2024 年 8 月该国通胀率降至 10%以下，2024 年 12 月进一步降至 4.1%，为 81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24 年尼泊尔通胀率总体较 2023 年有所下降，但 2024 年下半年略有上升，2024 年 12 月上升至 6.1%。

中亚地区物价保持平稳增长。2024 年上半年，中亚地区通胀延续 2023 年走势，虽然在 5 月上升至 13.1%，但从 8 月开始逐步降至 10%左右，相比 2023 年初出现实质性下降。如果剔除土耳其，该地区平均通胀率在 2024 年 12 月为 5.2%。2024 年上半年土耳其通胀率大幅上升，2024 年 5 月通胀率一度达到 75.5%，成为世界上通胀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2024 年下半年开始，土耳其通胀率快速下降，12 月降至 44.4%，但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从 2024 年 5 月开始，通胀率回升至 10%左右。阿塞拜疆通胀率进入 2024 年后跌破 2%，2024 年 4 月甚至出现价格同比负增长，此后通胀逐步回升，2024 年 12 月再度升至 4.7%。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价格增长缓慢，2024 年下半年，两个经济体通胀有所加速，12 月通胀率分别为 1.9%和 1.5%。

西亚地区通胀率相比 2023 年大幅下降，但在巴勒斯坦通胀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该地区通胀率在 2024 年底出现回升。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下，2023 年 11 月巴勒斯坦通胀率突破 10%，此后急剧上升，2024 年 12 月达到 88%，成为推动西亚地区通胀维持高位的重要因素。在基数效应、需求萎缩等因素推动下，黎巴嫩通胀率在 2024 年出现实质性下降，但 2024 年 12 月依然高达 18.1%。伊朗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2024 年 12 月仍维持在 35.2%。以色列也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从 2024 年下半年开始，其通胀率一直位于 3%以上，超过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上限。沙特物价相对稳定，2024 年通胀率维持在 2%以下。其他国家如巴林、阿曼、卡塔尔物价增长较为缓慢，通胀率维持在 1%以下。

2025 年亚洲地区通胀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能源和粮食价格是推动亚洲经济体通胀上升的重要因素。在需求下降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全球能源价格在 2025 年有望

下降。食品价格在 2024 年出现一定上涨，但随着有利于粮食生产的气候好转，以及部分经济体对粮食出口政策的调整[1]，全球粮食价格也将维持稳定。总体来看，2025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甚至会略低于 2024 年，这有利于削减亚洲经济体的通胀压力。

二是薪资水平的上涨将为通胀带来上行压力。根据 2024 年 11 月的一份调查，2025 年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工资增速将高于 2024 年，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工资增幅将在 4%以上。[2]日本薪资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日本通货膨胀上升的重要因素。日本央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截至 2025 年 3 月底的财政年度里，日本平均最低工资将上涨 5.1%，这将推动物价特别是服务价格的上升，其估计显示，最低工资每提高 1%，将会推动服务价格上升 0.07 个百分点。[3]此外，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经济体也宣布将在 2025 年上调最低薪资。薪资增长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但也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

三是全球物流成本仍将保持高位。受供求波动、地缘政治事件、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全球航运成本在 2024 年出现大幅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全球航运成本的上升对国内通货膨胀具有不可忽视和持续的影响，其每上升一个标准差（one-standard-deviation）就会使得国内通胀率在 12 个月内上升 0.15 个百分点。[4]2025 年全球航运成本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这将对包括亚洲经济体在内的各国通胀带来持续影响。

四是贸易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可能会加剧通胀压力。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并再次扰乱全球供应链，这将为全球商品带来更大的价格压力，阻碍通胀的下行。英国特许采购与供应协会（CIPS）表示，受地缘政治不稳定、供应链中断以及美国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5 年全球部分商品的价格可能会飙升 20%，从而可能再次推动通胀走高。[5]

五是汇率走势加剧通胀的不确定性。2025 年，美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强韧性，同时新一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变化等因素或将共同推动美元走强，从而造成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这将进一步推高亚洲经济体的进口成本，从而引发输入型通胀。

2025 年预计亚洲经济体通胀率保持稳定。东亚和南亚地区通胀形势总体向好。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加力实施，2025 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回升向好，内需扩大将逐步推动物价温和回升。日本物价持续上涨，2025 年通胀率预计在 2%以上。在食品价格压力缓解的情况下，印度通胀在 2025 年或将维持稳定。中亚和西亚部分经济体在 2025 年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如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等。亚洲开发银行在 2024 年 12 月的《亚洲发展展望》中预计，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2025 年通胀率为 2.6%，相比 2024 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

1.5　贸易与投资

2024 年，亚洲对外货物贸易增速逐步回升，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与全球贸易表现高度相关。亚洲主要经济体服务贸

1　2024 年 9 月和 10 月，印度取消了 2023 年 7 月和 8 月对非印度香米和优质印度香米出口实施的几乎所有限制。

2　Salaries in Southeast Asia Expected to Rise in 2025: Aon Survey, https://www.aon.com/apac/in-the-press/asia-newsroom/2024/salaries-in-southeast-asia-expected-to-rise-in-2025, 12 November 2024.

3　Bank of Japan, Outlook for Economic Activity and Prices, October 2024.

4　Yan Carri è re-Swallow, Pragyan Deb, Davide Furceri, Daniel Jim é nez, and Jonathan D. Ostry. Shipping Costs and Infl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22/61, 2022.

5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rocurement and Supply. Tariffs and trade wars: cool heads needed, https://www.cips.org/knowledge-and-insight/tariffs-trade-wars, 4 February 2025.

易均保持正增长，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续创历史新高。流入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将继续下滑，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延续增长势头。展望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贸易摩擦或逐步升级、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或将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仍是亚洲经贸的亮点。其中，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亚洲主要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亚洲地区稳步推进。服务贸易增长较快，数字交付服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行服务恢复明显，运输服务大幅增长。

2024 年亚洲对外货物贸易增速逐步回升。从 2024 年第 1 季度开始，亚洲货物贸易出现同比正增长，且增速逐季攀升，从第 1 季度的 1.5%升至第 2 季度的 4.7%，第 3 季度又进一步升至 6.3%。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24 年前 3 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 12.7 万亿美元，相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4.1%；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34.9%，相比 2023 年同期提升 0.9 个百分点。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 6.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7%，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 36.6%；货物进口总额为 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6%，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 33.2%。

亚洲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根据 WTO 的统计，2023 年第 3 季度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4%和 9%，第 4 季度的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3%。进入 2024 年，亚洲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第 1 季度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9%和 8%，第 2 季度的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9%（见表 1.1）。

表 1.1　2023 年第 3 季度—2024 年第 3 季度亚洲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

单位：%

		2023Q3	2023Q4	2024Q1	2024Q2	2024Q3
商品贸易	出口	–9	0	3	5	6
	进口	–12	–2	0	4	6
服务贸易	出口	4	10	9	10	–
	进口	9	13	8	9	–

资料来源：WTO，2025 年 1 月。

亚洲地区的贸易表现与全球贸易表现高度相关。2024 年 12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全球贸易最新动态》称，2024 年全球贸易额预计将达到 33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较于 2023 年增加 1 万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3.3%，表明全球贸易面对诸多挑战依然展现出强劲韧性。其中，增速高达 7%的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增加份额占据全球贸易增长份额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仅为 2%，尚未恢复至 2022 年的最高水平。[1]

亚洲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均保持正增长。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续创历史新高。中国商务部在 2025 年 1 月 15 日发布

1　UNCTAD. Global Trade Update, December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inf2024d3.pdf.

的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对外贸易再创新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7.1%和 2.3%。中国商务部在 2025 年 1 月 27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其中，出口 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进口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2024 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进出口增速为 6.5%；二是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进出口增速高达 38.1%，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截至 2024 年第 3 季度，印度货物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 4%和 2%，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 3%和 7%；日本货物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9%和–2%，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 5%和 13%；韩国货物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5%和 9%，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的年增速分别为 9%和 11%。

流入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下滑。根据 UNCTAD 的统计，2023 年流入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为 6,350 亿美元，相比 2022 年下滑 6.2%，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 51.1%。2024 年亚洲地区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将继续下滑。UNCTAD 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估计达到 1.4 万亿美元，相比 2023 年增长 11%，但如果排除通过欧洲中转经济体的流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则下降了 8%。[1]欧洲中转经济体充当了投资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的转移中介的角色，反映出世界正在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动态和持续的不确定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 2%，是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这对依赖国际项目融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构成了挑战。亚洲作为发展中地区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方，其投资流入预计为 5,8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其中，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29%，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与之相反，东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英文简称“ASEAN”）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较为温和地增长 2%，达到创纪录的 2,350 亿美元。印度的绿地项目数量和价值也有所增加，同比增长 13%。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明显下降的背景下，亚洲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却保持增长。根据 UNCTAD 的统计，2023 年，亚洲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为 4,404.2 亿美元，相比 2022 年下降了 6.4%，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为 28.4%。[2]日本和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对外直接投资国，2023 年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增长。其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840.2 亿美元，较 2022 年增长 13.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772.9 亿美元，较 2022 年增长 8.7%，占全球份额的 11.4%，连续 12 年列全球前三，连续八年占全球的份额超过一成。[3]202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延续增长势头，且增势明显。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24 年 1—11 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其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8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 1,28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4]

1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48, January 202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iainf2025d1_en.pdf.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June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4_en.pdf.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年 9 月。

4 2024 年 1—11 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ydjm/jwtz/202412/20241203558523.shtml。

展望 2025 年，受全球经济形势、贸易摩擦、宏观政策调整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存在不确定性，前景谨慎乐观；因融资条件改善和并购活动增加，国际投资或有适度增长的潜力，但区域存在明显差异。UNCTAD 在 2024 年 12 月发布报告认为，服务贸易增长势头在 2024 下半年显著放缓，商品贸易增长势头整体仍低于 2022 年的峰值，预计这种增长动力的减弱可能会延续至 2025 年，据此对全球贸易前景总体持谨慎态度。[1]UNCTAD 在 2025 年 1 月发布报告认为，2025 年，得益于强劲经济增长前景的美国和投资水平非常低的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望实现更快增长，亚洲的东盟和西亚等地区因与主要发达市场相邻或与之有良好联系，也可能从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受益而获更多外资。[2]世界银行（WB）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则预测，2025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将从 2024 年的 2.7%升至 3.1%，但该增速仍低于 2010—2019 年的平均水平，且近 2/3 的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将低于 2010—2019 年的平均水平。2025 年全球投资增长将保持稳定，但增速将低于 2024 年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2025 年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增长前景谨慎乐观。

2025 年亚洲贸易和投资发展将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全球经济增速低位徘徊。IMF 在 2025 年 1 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报告预测，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 3.3%的水平，与疫情前大幅放缓的潜在增速基本一致。[3]其中，2025 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为 5.1%，较 2024 年下滑 0.1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预测更加悲观，其认为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严峻挑战，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2.7%左右，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比 2010—2019 年平均水平低 0.4 个百分点。[4]这既反映了近年来不利冲击的长期影响，也反映了增长基本动力的结构性衰退。许多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增长速度也将低于 2010—2019 年的平均水平。除了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高债务负担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叠加，也可能给亚洲经济复苏带来较大压力，这将不可避免地给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带来挑战。

二是贸易摩擦或逐步升级。在“美国优先”理念引导下，2025 年 2 月，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10%的关税，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加税幅度为 10%。同时，威胁未来可能对欧盟施加关税。而早在 2024 年 10 月，加拿大、欧盟已先后宣布对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加速回潮，强征关税将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体系和经贸规则，给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经贸发展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三是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美联储在 2024 年连续三次降息后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25%至 4.5%的区间至今，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加之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关税、移民、

1 UNCTAD. Global Trade Update, December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inf2024d3.pdf.

2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48, January 202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iainf2025d1_en.pdf.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Global Growth: Divergent and Uncertain, January 202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5/01/17/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5.

4 WBG.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463cf9f-a07e-4848-bf7b-316515429b5d/content.

税收和其他政策的净影响尚未明朗，在通胀进一步朝着 2%的目标下降前，美联储可能会按兵不动。但是，如果加征关税引致美国内通胀高企，美联储可能将当前利率维持更长时间，甚至开启加息进程。如果劳动力市场走弱，美联储则可能继续放松货币政策。从影响机制来看，降息进程放缓，美元维持强势，跨境资本可能从亚洲回流美国，但同时，强势美元也会削弱美国商品出口亚洲的竞争力，有利于亚洲对美国的出口。反之，美联储降息加速对亚洲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则相反。

四是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不容乐观，一方面，红海危机对亚洲贸易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运输成本增加、运输时间延长以及供应链中断等方面。另一方面，航运成本增加推升大宗商品价格，亚洲经济体不仅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甚至还会因航运中断引致能源安全或粮食安全等问题。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在能源供给、粮食短缺、供应链重组、金融市场波动等方面给亚洲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

在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仍是亚洲经贸的亮点。一是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亚洲主要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亚洲地区稳步推进。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和国际贸易中心（ITC）在 2024 年 9 月首次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显示，2021—2023 年，全球数字贸易总额由 6.02 万亿美元增至 7.13 万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8.8%；全球数字贸易占国际贸易总体规模的比重由 19.6%上升至 22.5%，年均增速达 6.2%。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亚洲主要经济体成为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据 WTO 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 年，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亚洲地区的印度和中国分列第 4 位和第 6 位；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新加坡和日本分列第 7 位、第 8 位和第 9 位。[1]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亚洲地区正稳步推进。马来西亚作为 2025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表示，力争在 2025 年内完成《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的谈判，为区域数字技术一体化铺平道路，尽快将东盟打造成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体，并预计从 DEFA 生效之后到 2030 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可提升至 2 万亿美元。此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谈判也在积极推进。继韩国成为 DEPA 新成员后，中国申请加入的谈判也在有序进行，截至 2024 年 11 月，双方已进行了五次部级会议，涉及的议题包括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字产品待遇、数据管理、网络安全、消费者信任以及数字身份等，中国加速推进与 DEPA 成员谈判，将为亚洲地区的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是服务贸易增长较快，数字交付服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行服务恢复明显，运输服务大幅增长。在贸易情况日渐复杂的当下，服务贸易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贸易领域的一大亮点。WTO 在 2025 年 2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第 3 季度，亚洲的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16%，不仅高于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 10%，而且远高于欧洲的 8%，北美洲、南美洲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7%。[2]此外，各地区的服务贸易进口也出现显著增长，反映出对各类服务的强劲需求。数字交付服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WTO 数据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2024 年 10 月。

2　WTO. Services Trade Growth Hits New Highs in Third Quarter of 202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5_e/stat_03feb25_e.htm.

示，计算机、金融、商业和保险等数字交付服务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24 年 1—9 月，全球计算机服务出口累计增长 13%。例如，印尼同比增速高达 77%。此外，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也保持较快增长，2024 年进出口同比增长 6.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速分别为 39.3%、12.2%；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增速分别为 29.5%、8.7%。亚洲国际旅游业复苏加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世界旅游业晴雨表》显示，2024 年国际旅客达到 14 亿人次，旅游业已基本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中恢复。[1]疫情后的强劲需求、全球大型客源市场的强劲表现以及亚太地区目的地的持续复苏共同促成了全球旅游业的恢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采取的免签政策更是有力助推了全球旅游业的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在中国的服务贸易中旅行服务增长最快。2024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增长 38.1%，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增长 156.8%，进口增长 29.3%。运输服务大幅增长。WTO 的数据显示，2024 年第 3 季度，亚洲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32%，远高于全球运输服务增速 14%。其中，中国增长了 47%，新加坡增长了 40%，并预计该增长趋势将持续至 2024 年底。

1.6　金融市场

2024 年，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股票指数上涨。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且个别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但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韩国等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是下降的。多数亚洲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较低，且同比出现下降。展望 2025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但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汇率预计将保持总体稳定，其他多数经济体货币则将面临贬值压力。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1.6.1　多数股指将在频繁波动中上涨

2024 年，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股票指数上涨，这与 2024 年报告预测基本一致。根据 CEIC 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测算，2024 年，亚洲地区有 27 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上涨（见图 1.6），比 2023 年增加 5 个；有 8 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下跌，比 2023 年减少 4 个。在股票指数上涨的经济体中，涨幅超过 10% 的有 16 个，其中，巴基斯坦的 KSE100 指数涨幅最大，约为 84.3%；吉尔吉斯斯坦的股票指数涨幅次之，约为 51.8%；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证券交易所指数涨幅第三，约为 49.7%。与之相反，部分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出现下跌，且有 2 个的跌幅超过 10%，其中，孟加拉国的 DSE 广义指数跌幅最大，约为 16.5%；柬埔寨的综合指数跌幅次之，约为 12.7%；韩国的 KOSPI 指数跌幅第三，约为 9.6%。韩国股票指数自 7 月以来连续 6 个月下降，是近 16 年来最长时间的连跌，主要原因包括半导体企业业绩下滑、韩元对美元贬值导致资金外流、2024 年下半年特别 12 月初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实施戒严令带来的连锁反应令其国内政局混乱等。2024 年末，中国上证指数收于 3,351.8 点，较 2023 年末上涨 376.9 点，涨幅为 12.7%；深证成指收于 10,414.6 点，较 2023 年末上涨 889.9 点，涨幅为 9.3%。两市场全年成交额 254.8 万亿元，同比增加 20.1%。这与中国推行的

1　UN Tourism. World Tourism Barometer, January 2025. https://www.unwto.org/un-tourism-world-tourism-barometer-data.

稳增长宏观政策密切相关，特别是 9 月 24 日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释放系列超预期刺激经济政策，市场信心明显增强，长线资金积极入市，推动股票指数显著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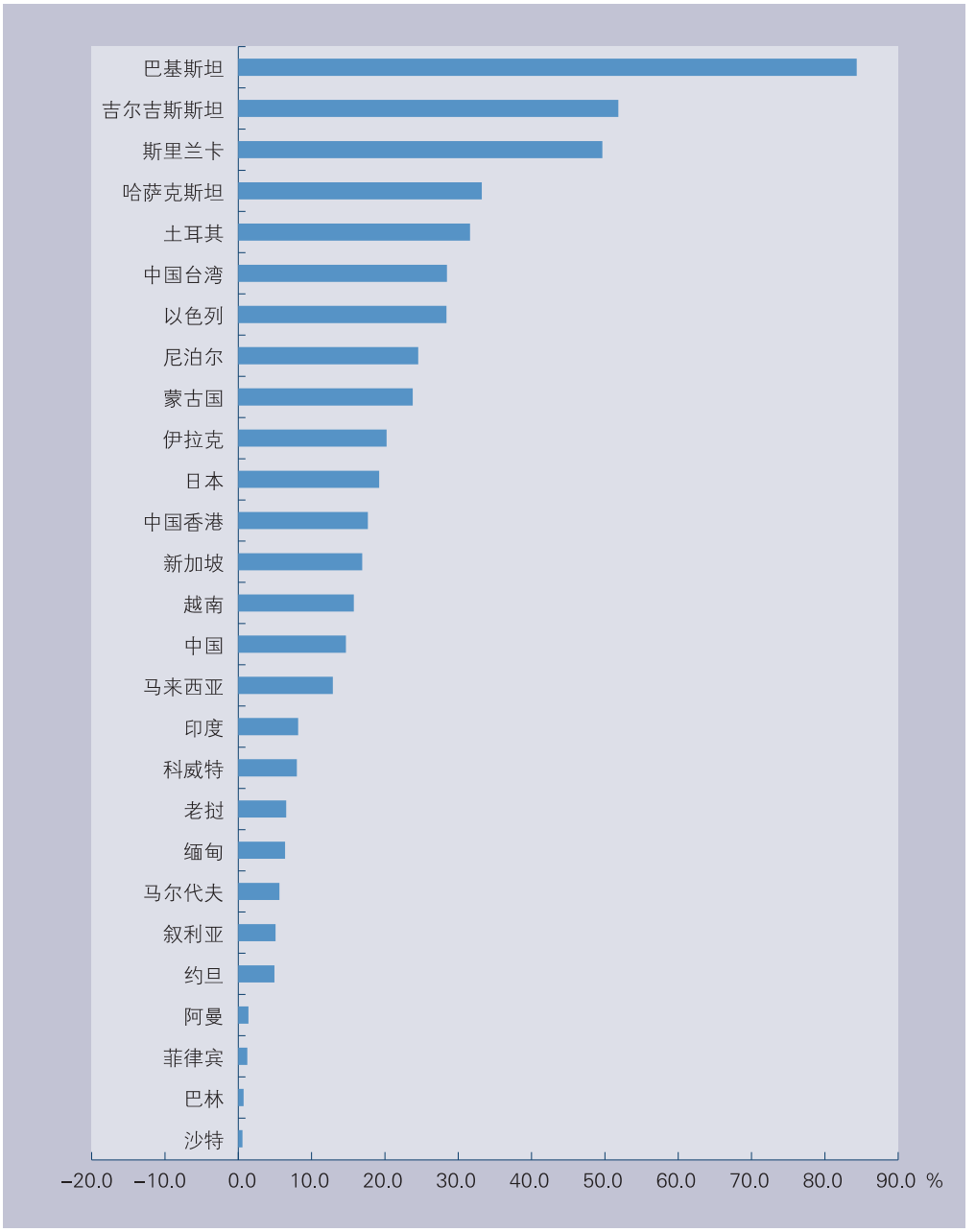


图 1.6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股票指数涨幅

注：股票指数涨跌幅=（2024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02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023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100%。囿于数据可得性，图中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变化无法显示。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2025 年 1 月。

2025 年，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利率调整、美国新一届政府关税政策、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但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具体来看，亚洲经济体的政策连续性较好，经济稳步复苏，将为股市继续反弹打下良好基础。美国通胀压力回升，美联储降息步伐将放缓，美元币值坚挺，不利于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股票指数或面临波动。逆全球化盛行，“美国优先”政策下的美国对外政策更加激进，加征关税或成常态，扰动国际金融市场，亚洲地区股票市场深受其扰，波动或将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也将给亚洲股票市场带来扰动。细分国别来看，中国股市或将延续回升势头，这主要得益于企业盈利复苏、估值合理以及政策工具充足等多重利好因素的支撑。高盛公司在 2024 年 11 月预测，在考虑了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国内政策刺激两方面影响的条件下，2025 年 A 股和港股预计有约 13%～15%的潜在回报。MSCI 中国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的盈利增速将分别达到 7%和 10%，两大指数的假设合理市盈率将分别达到 11 倍和 14 倍。摩根大通在 2025 年 1 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股票大逆转就在 1 月底”。受薪资持续回升、治理改革推进、日元维持较弱水平、加息节奏缓慢等因素支撑，日本股市成为 2025 年深受各大机构青睐的亚洲股市之一。国内政治不稳定加剧投资者恐慌情绪、经济增速下调等因素，则可能拖累韩国股市在 2025 年的表现。股市估值高企且宏观经济面临逆风使印度股市面临回调压力，但其中长期发展前景仍较乐观。考虑到印尼经济将实现较快增长，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东盟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总体乐观，2025 年东盟国家股市被投资机构继续看好。综上，2025 年亚洲股市或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波动更加频繁，但多数股票仍将保持上涨态势。

1.6.2　大部分货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

2024 年，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且个别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以本币兑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来看，根据 CEIC 数据库的年度统计数据，2024 年亚洲地区有 17 个经济体的货币贬值，较 2023 年少了 2 个经济体；10 个经济体的货币升值，与 2023 年基本持平；另有 8 个经济体的货币因钉住美元而无变化（见图 1.7）。在货币贬值的经济体中，土耳其里拉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最大，约为 19.8%，这与其高通胀、高外债以及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等密切相关；哈萨克斯坦坚戈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次之，约为 15.2%；韩国韩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第三，约为 14.5%，这与其国内政局失稳、经济增长承压等因素有关。与之相反，另有部分经济体货币出现升值。斯里兰卡卢比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最大，约为 9.5%；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次之，约为 2.6%；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兑美元的升值幅度第三，约为 2.3%。个别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加大。2024 年，日元兑美元贬值约 11.7%，相较于 2023 年贬值幅度上升 4.8 个百分点；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约 2.8%，相较于 2023 年贬值幅度上升 2.2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约 2.8%，相较于 2023 年贬值幅度减小 0.1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有力支撑、美元指数上涨幅度减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政策支持与市场信心提升、中美利差缩小、汇率管理工具丰富以及外部环境改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展望 2025 年，亚洲经济体汇率将主要受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变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的汇率预计将保持总体稳定，其他多数经济体货币则将面临贬值压力。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回归，逆全球化风潮再次涌起，美国动辄挥舞关税大棒的做法扰动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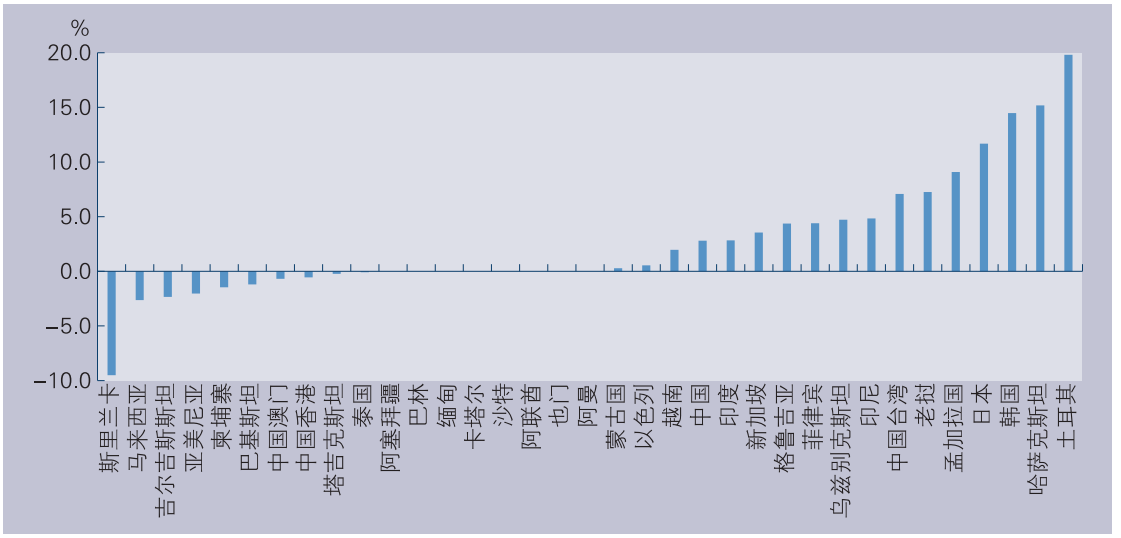


图 1.7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本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直接标价法）

注：亚洲经济体货币兑美元汇率变化采用其当年期末值测算。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2025 年 1 月。

市场，特别是加剧汇率市场波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从市场风险偏好和中国外贸基本面两个维度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宏观政策调控更加精准有效、汇率管理工具愈加丰富等因素，2025 年，人民币汇率预计将在合理均衡区间内基本稳定，但波动可能加剧。日元汇率走势将取决于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方向和节奏、全球经济形势以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2025 年，日元汇率预计将呈双向波动，甚或小幅升值。摩根士丹利在 2024 年 11 月预测，到 2025 年 6 月底日元将升值至 140 日元/美元，到 12 月底日元将升值至 138 日元/美元。此外，考虑到美元相对强势地位，其他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或将面临较大贬值压力。

1.6.3　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或现回落

2024 年，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但亚洲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韩国等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是下降的。根据英为财情（Investing.com）的统计数据，2024 年亚洲地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上升的经济体有 12 个（见表 1.2），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中国台湾、以色列、印尼、中国香港、越南、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其中，土耳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幅最大，约为 3.5 个百分点；孟加拉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幅次之，约为 1.7 个百分点；哈萨克斯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幅第三，约为 0.9 个百分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下降的经济体有 6 个，分别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国、泰国、印度、韩国。其中，巴基斯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幅最大，约为 3.0 个百分点；斯里兰卡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幅次之，约为 1.6 个百分点；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整体震荡下行，降幅第三，约为 0.9 个百分点，这与其通胀预期下降、货币政策宽松、债券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有关。此外，2024 年末，印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 6.8%，较 2023 年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韩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 2.9%，较 2023 年末下降 0.3 个百分点。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 1.1%，较 2023 年末上升 0.5 个百分点。

表 1.2　2024 年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

单位：%，百分点

经济体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变动
巴基斯坦	15.081	12.113	–3.0
斯里兰卡	13.369	11.731	–1.6
中国	2.592	1.680	–0.9
泰国	2.690	2.270	–0.4
印度	7.176	6.759	–0.4
韩国	3.175	2.871	–0.3
马来西亚	3.736	3.820	0.1
新加坡	2.706	2.849	0.1
菲律宾	6.023	6.175	0.2
日本	0.616	1.082	0.5
中国台湾	1.200	1.670	0.5
以色列	3.975	4.466	0.5
印尼	6.482	6.997	0.5
中国香港	3.272	3.806	0.5
越南	2.393	3.118	0.7
哈萨克斯坦	12.936	13.794	0.9
孟加拉国	10.740	12.485	1.7
土耳其	23.690	27.150	3.5

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情况=2024 年 12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023 年 12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英为财情（Investing.com）数据库，2025 年 1 月。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与亚洲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变化、市场供求等因素密切相关。通常而言，经济增长强劲时，企业投资需求旺盛，资金需求增加，市场利率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可能随之上升。通胀率高位运行则会侵蚀债券未来现金流的购买力，当物价涨幅高于债券收益率时，投资者往往会抛售债券，引发债券价格下跌，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为了遏制通胀，央行会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资金借贷活动，国债价格下跌，也会引发债券收益率上升。当利率以及通胀预期上升，投资者就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以抵补通胀带来的损失，国债收益率曲线越发陡峭，国债收益率也会越高。2025 年，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经济预计仍将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

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中国经济延续温和复苏态势，财政政策有望加力，货币政策维持宽松，这将对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产生下行压力。印度 CPI 在 2024 年 12 月同比上涨 5.22%，是自 2024 年 8 月以来的最低增速，通胀数据连续回落和经济增速放缓为印度央行降息创造了空间，2025 年 2 月 7 日，印度央行宣布将回购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6.25%，是自 2020 年 5 月来首次降息，这或将促使印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下降。

1.6.4　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多数亚洲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NPL）较低，且同比出现下降，这与 2024 年报告预测基本一致。根据 CEIC 的统计数据，2024 年，亚洲地区有 6 个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下降，5 个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具体来看，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率出现下降的亚洲经济体表现如下：9 月，中国的不良贷款率为 1.56%，同比下降 0.05 个百分点；10 月，印尼的不良贷款率为 2.20%，同比下降 0.22 个百分点；中国台湾的不良贷款率为 0.15%，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点；11 月，蒙古国的不良贷款率为 5.78%，同比下降 2.33 个百分点；亚美尼亚的不良贷款率为 1.24%，同比下降 1.55 个百分点；马来西亚的不良贷款率为 1.51%，同比下降 0.17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部分亚洲经济体的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率出现回升。7 月，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为 4.70%，同比上升 2.52 个百分点；10 月，菲律宾的不良贷款率为 3.60%，同比上升 0.17 个百分点；吉尔吉斯斯坦的不良贷款率为 11.51%，同比上升 1.83 个百分点；11 月，哈萨克斯坦的不良贷款率为 3.22%，同比上升 0.06 个百分点；11 月，土耳其的不良贷款率为 1.80%，同比上升 0.29 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增强。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 2024 年 11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第 3 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56%，与第 2 季度末基本持平。在风险抵补能力方面，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7.1 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830 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209.48%，较上季末上升 0.16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 15.62%，较上季末上升 0.08 个百分点。展望 2025 年，贷款利率下降有利于减轻借款人财务负担，企业和个人偿债能力或有所提高。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政策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风险有望得以缓释，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净不良生成率预期，降低市场对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随着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持续加大，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生成率有望实现稳中下降。印度银行不良资产率降至多年来最低水平。印度中央银行在 2024 年 6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银行不良资产率从 2023 年 9 月的 3.2%降至 2024 年 3 月的 2.8%，是多年来的最低点。从长期来看，公共债务高企、资产估值过高以及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或对其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导致信贷需求疲软，经济增长放缓，印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未来可能出现回升。印度中央银行在 2024 年 12 月发布《金融稳定报告》预测，到 2026 年 3 月，印度银行的总不良资产率可能会从 2024 年 9 月的 2.6%攀升至 3%；在基准情景下，印度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从 2024 年 9 月的 16.6%降至 16.5%。

第 2 章

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展望

2.1 外部宏观政策

近年来，亚洲外部宏观政策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调整都将对亚洲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一是财政政策空间收窄。近年来，全球公共债务水平高位攀升。根据 IMF 数据，全球公共债务水平在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下降后，2023 年再次上升，2024 年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预计超过 100 万亿美元，2030 年将接近世界各国 GDP 的 100%。[1]具体来看，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债务风险差异很大。IMF 估计数据显示：2024 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其 GDP 的比例为 109.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 69.9%；未来三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其 GDP 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到 112.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上升到 75.4%。[2]分区域看，北美地区的政府总债务占其 GDP 的比例最高，为 116.1%；其次是东亚地区，为 109.9%；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分别为 77.4%、77.2%、66.7%和 40.9%。为此，主要国家财政政策调整倾向和力度也有很大不同。IMF 预计，发达经济体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收紧财政政策，并且到 2029 年时，发达经济体将会把原始赤字减半。不过具体看，发达经济体内部在财政赤字方面也有明显差异。从结构性预算平衡看，2024 年欧元区赤字率约为 2.93%；同期美国赤字率则为 7.70%。[3]并且与欧元区相比，未来美国财政赤字率预计下降幅度也较小，到 2029 年时仍保持在 6.0%左右。虽然从趋势上看，二者都呈现下降趋势，但从数量上看，美国的财政赤字额要远大于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方面，结构性预算平衡的赤字率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主要发展中大国为例，2024 年巴西的赤字率预计为 8.2%，俄罗斯仅为 2.39%。[4]虽然未来这几个国家的赤字率都将呈下降趋势，但降幅也相差较大。[5]

二是货币政策总体趋于宽松。在美欧等地区，多数经济体步入降息通道，但利率水平和降息幅度也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方面，

1 IMF. Fiscal Monitor: Putting a Lid on Public Debt[R]. Washington, DC: IMF, 2024.
2 IMF. General Government Gross Debt, October 22, 2024.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2, 2024.
4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2, 2024.
5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2, 2024.

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联储将在 2025 年第 1 季度连续降息至 3.25%～3.5%，此后降息幅度将逐渐减小。欧元区方面，高盛公司预计欧洲中央银行将连续降息，最终可能下调至 1.75%。英国方面，高盛公司预测，到 2025 年底，英国将降息至 3.75%，2026 年第 2 季度进一步降至 3.25%。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中，在一些国家选择降息刺激经济的同时，也有国家的加息预期不断上升。高盛公司预测，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由于经济过热，将会采取加息政策，预计 2025 年第 1 季度再加息 150 个基点。[1]

三是经贸合作“泛安全化”政策。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将经贸合作“泛安全化”，并以此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近年来，美欧等经济体频频以“安全”为名加大对外国投资以及本国对外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干扰正常的投资活动。2018 年，特朗普签署《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受管辖交易的范围，使更多领域的投资被纳入审查范围当中，同时还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使 CFIUS 对外国投资拥有更强的限制能力。2023 年 8 月，拜登签署《关于美国在受到关切的国家投资于特定的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问题》的行政令。根据该命令，美国财政部长与商务部长及其他机构负责人协商后，一旦认为某些交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禁止美国公民进行此类交易和投资。[2]除美国以外，欧洲在投资领域也采取了诸多安全审查措施。2024 年 1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加强经济安全的新举措，包括加强外商投资审查立法、监测和评估对外投资风险，以及加强对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控制等。[3]2024 年 2 月，欧盟正式通过《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调在第三国对欧盟经济安全构成风险的情况下，欧盟需要在贸易、投资或技术合作方面采取果断应对和保护措施。[4]美欧等经济体将经济与安全紧密捆绑并随意扩大安全范围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国际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也给其他国家干预经贸合作作了负面示范。

四是美欧“去风险化”政策。“去风险化”最早在欧洲成为一个政策性概念。2023 年 1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提到，在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欧洲主要关注的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5]2023 年 3 月，冯德莱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和欧洲政策中心联合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去风险”的构想。[6]在此之后，“去风险化”这一概念逐渐被美国拜登政府所接受，成为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一环。借由所谓的“去风险化”，美国提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政策，其目的在于转移在中国的部分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美欧把安全与经济捆绑，采用政治手段来干预正常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出于大国竞争的目的。在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主要大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配置也是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导向的。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推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其制造业逐步“空心化”，岗位大量流失，供应链严重依赖于国外。从这一点看，西方国家的

1 Goldman Sachs. Macro Outlook 2025: Tailwinds (Probably) Trump Tariffs, November 14, 2024.

2 Federal Register.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August 11, 2023.

3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Proposes New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 Economic Security, January 24, 2024.

4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14, 2024.

5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17, 2023.

6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March 30, 2023.

“去风险化”政策重点应该放在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加强国内产业投资及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而不是本末倒置地靠遏制中国来实现所谓的“再工业化”。并且，从实际效果看，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征关税、调整在华供应链等许多“去风险化”措施不仅没有解决美欧本身的困境，还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割裂和混乱，给中国、亚洲以及包括美欧在内的其他相关经济体内的企业造成严重损失。

五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20%的基础关税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的特殊关税。2024 年 11 月，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后，其贸易政策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2025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 25%的关税。[1]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会拖累全球经济，可能导致全球 GDP 减少 0.4%，并且如果美国征收 10%的全面关税，影响可能还会扩大 2～3 倍。具体到不同经济体，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别。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 60%的关税，可能导致中国 2025 年的经济增速减少近 0.7 个百分点；如果中国采取有效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损失可减小到 0.2 个百分点。[2]对欧洲来说，特朗普计划对欧洲征收针对性关税，重点是汽车相关出口，这一举措可能使欧洲地区实际 GDP 水平下降 0.5 个百分点。根据贸易开放度和制造业强度的差异，德国受到的冲击可能最大，其 GDP 可能下降 0.6 个百分点；西班牙和意大利受到的冲击最小，其 GDP 预计下降 0.3 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欧盟征收 10%的全面关税，欧盟 GDP 遭受的损失将会增加 1 倍。[3]

2.2　财政政策

亚洲经济体 2025 年多数处于财政扩张区间。从 IMF 发布的全球可比财政赤字率[4]来看，有数据的 44 个亚洲经济体[5]中 2025 年预计 36 个存在财政赤字，其中 20 个经济体财政赤字率较 2024 年有所上升。

东亚地区，18 个经济体中的 16 个 2025 年预计存在财政赤字，其中 8 个经济体的全球可比财政赤字率较 2024 年有所上升。从 IMF 全球可比财政赤字率看，中国财政赤字率 2024 年和 2025 年预计分别为 7.4%和 7.6%，财政扩张的力度在东亚经济体中仅次于东帝汶和文莱。这与按照 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5 年中国“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关。根据会议要求，中国将“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6]根据

1　在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推迟至 2025 年 3 月 4 日。

2　Goldman Sachs. The Global Economy Is Forecast to Grow Solidly in 2025 Despite Trade Uncertainty, November 15, 2024.

3　Goldman Sachs. The Euro Area Is Forecast to Avoid Recession Despite Trump Tariffs, November 25, 2024.

4　包括公共财政赤字、结转结余、调节基金、不含土地出让收入的政府性基金收支差、专项债、社保基金收支差等。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4.后续引述的 IMF 全球可比口径的财政赤字率来源都是这个数据库。

5　阿富汗、斯里兰卡和黎巴嫩数据缺失。

6　“两重”项目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两新”政策指的是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基层“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直接关系经济运行秩序、社会大局稳定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2024 年 12 月 12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2258.htm。

中国财政部的解释，2025 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高赤字率。财政总支出会进一步扩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也会加大，为经济持续回暖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扩大债务规模。将安排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更多支撑。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增加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限额，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支持强基础、补弱项、促发展。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这些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能力，更可持续地支持有效需求扩大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障重点支出。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的保障，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在惠民生方面，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推动增加居民收入。在促消费方面，将充分运用财税工具，支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让消费更有温度、更加便利。在增后劲方面，将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教育科技、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区域重大战略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四是提高资金效益。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更加注重目标导向、绩效导向，加快资金下达拨付进度，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管好用好，让同样的钱花出更大的效益。也会继续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反对铺张浪费，严禁建设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最需要的领域。同时，坚持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相结合，既要用好增量资金，也要下大力气盘活存量，切实提升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2025 年，中国政府还将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力度，注重提升政策的组合效应和乘数效应，通过公共资金的运用，带动激发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从而为扩大内需和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1]一般来说，官方赤字率是通过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历年结转结余科目对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进行调整的结果。中国调整后的官方赤字率值长期稳定在 3%以下。但是，2025 年首次确定官方赤字率为 4%。考虑使用结转结余、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项债后的实际赤字率更能够反映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报告显示，中国实际财政赤字率 2024 年和 2025 年将分别达到 5.0%和 5.7%，并且预计 2025—2029 年平均值将为 5.6%，高于 2020—2024 年的 4.7%。新增资金将用于公共部门加薪、养老金上调、加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向弱势群体发放现金转移支付。在名义赤字之外，政府可能增加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支出重点包括置换表外地方债务（从而降低某些地方政府的财务风险）、大型银行资本补充（以支持重大政策项目）、刺激消费、收购未售房产缓解房地产行业问题，以及关键技术研发融资等。[2]

日本 2025 财年财政预计仍处于扩张状态。IMF 全球可比口径的日本财政赤字率预计 2025 财年为 3.0%，较 2024 财年的 6.1%有所回落。不过 EIU 预计，日本 2025 财年赤字率与 2024 财年持平，均为 4.7%。[3]日本财务省发布的《令和 7 年度预算要点》表示，2025 财年旨在通过促进工资增长和投资，推动从经济模式向“工资增长和投资驱动的增长型经济”转型。具体来看，其 2025 财年一般会计预算总额为 115.54 万亿日元，较 2024 财年增加 2.97 万亿日元（增长了

1　国新办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财政高质量发展成效文字实录，国新办网站，2025 年 1 月 10 日。http://www.scio.gov.cn/live/2025/35339/qwxz/202501/P020250113535618478543.pdf。

2　EIU. One-click report: China. January 30th, 2025.

3　EIU. One-click report: Japan. January 27th, 2025.

2.7%)。一般性财政预算支出中增幅最大的是国防开支，2025 财年较上一财年增长了 9.5%，至 8.7 万亿日元，连续第三年大幅增加，再创新高。社会保障支出 2025 财年较上一财年增长了 1.5%，至 3.8 万亿日元，重点应对老龄化与物价上涨。教育和科学促进支出方面，2025 财年较上一财年增长了 1.4%，至 5.5 万亿日元。还将通过“绿色经济转型债”推动能源转型，并投入 1.9 万亿日元支持下一代半导体量产和 AI 技术研发。[1]2025 财年，日本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预计高达 243%，较上一财年上升 2.1 个百分点。高水平的公共债务将限制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后者不得不通过低借贷成本来确保持续的债务可持续性，不过由于大多数债务是以本币日元计价并在国内欠下的，这降低了违约和货币波动的风险。

韩国 2025 年财政将呈现“精准扩张”态势。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韩国自 1995 年有记录以来直到 2019 年都是财政盈余状态，直到被疫情打破。2020 年，韩国财政赤字率为 2.1%，其后均为赤字状态，2022 年以来赤字不断收窄，2025 年预计为 0.1%。2025 年 1 月 2 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2025 年经济政策方向》报告，认为当前韩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政策调整将成为重要变量。为应对前所未有的巨大不确定性，韩国政府 2025 年全年经济政策将旨在全力稳定经济，最重要的是恢复民生经济，政府将实施 18 万亿韩元的经济振兴计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相关政策、保障民生；全力稳定国家对外信用，将向外资提供大量现金补贴和税收优惠；探索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性方案，重点为改革支柱产业和发掘有潜力的新产业，通过临时税收抵扣等手段大幅改善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2]总的来看，2025 年韩国对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将聚焦战略领域，强调公共部门在引导和支持具有全经济应用潜力的尖端技术开发中的作用；鼓励生育的补贴、支持出口企业贸易融资、供应链多元化及燃料与关键资源采购的支出也将成为重点。有关机构预计，2025 年韩国政府赤字率为 1.7%，略低于 2024 年的 1.8%。劳动年龄人口萎缩导致的养老金和医疗需求增长，将持续对公共财政施压。不过，韩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约为 55%，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且债务主要由国内持有，还款风险可控。

印尼 2025 年将保持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印尼财政赤字率 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为 2.7%和 2.5%。而根据有关机构预测，由于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支出增加，印尼政府预算赤字与 GDP 比值预计由 2024 年的 2.4%扩大至 2025 年的 2.9%，并在未来数年持续扩张。印尼新政府计划提高目前法律规定的占 GDP3%的预算赤字上限，并将允许政府债务/GDP 比率从约 40%扩大到 50%，以便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改善人力资本，这与其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的雄心相一致。此外，国防和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也可能增加，反映了政府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的重视。

马来西亚 2025 年强调财政整顿，但仍维持扩张性财政。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马来西亚财政赤字率 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为 3.6%和 3.5%。而 EIU 预计其财政赤字率将由 2024 年的 4.4%回落至 2025 年的 3.7%。马来西亚 2025 年度财政预算案显示，2025 年马来西亚财政赤字约占 GDP 的 3.8%，较 2024 年的占比 4.3%有所下调；但预算总支出 4,210 亿林吉特，创历史新高。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已采取措施削减补贴并减少赤

1　日本财务省：令和 7 年度予算**のポイント**，http://www.mof.go.jp/。

2　韩国发布《2025 年经济政策方向》，https://kr.mofcom.gov.cn/jmxw/art/2025/art_2ce250ff99d8468c91cd963597a42272.html。

字，特别是推动逐步取消柴油、电力、鸡肉的普遍补贴，并计划对 95 号汽油采取同样措施，[1]转向主要惠及低收入群体的方面，同时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更具生产性的领域，如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2025 年预算中，补贴分配为 526 亿林吉特，低于 2024 年的 614 亿林吉特。2025 年，预计政府债务/GDP 比率为 63.3%，马来西亚政府希望通过财政整顿压缩至 60%的目标值以下。[2]

越南财政政策体现“以增长换空间”的特征。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越南财政赤字率 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为 2.6%和 2.4%，保持在扩张区间。EIU 预计越南财政赤字率将从 2024 年占 GDP 的 3.6%扩大到 2025 年的 3.8%。这一扩大一方面是作为 2024 年工资政策改革计划的一部分，由工资和养老金支出的持续增加推动，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优先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支持强劲增长势头的结果。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复苏、出口增长的加快以及税收征管强化等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预计越南财政赤字长期将收窄，公共债务/GDP 比率在短期上升后也将回落，从而表现出“通过短期赤字扩张支持经济动能，同时以中长期改革夯实财政基础”的特征。[3]

南亚地区，在 IMF 数据库中有数据的 6 个经济体 2025 年预计全部存在财政赤字，但较 2024 年赤字率均有所下降，其中马尔代夫赤字率最高，为 14.9%，尼泊尔最低，为 4.1%。印度财政整顿持续推进。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印度 2024 年财政赤字率为 7.9%，2025 年预计将下降至 7.6%，在南亚地区仅次于马尔代夫。EIU 口径的财政赤字率相对较低，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为 4.9%和 4.4%。尽管印度人民党（BJP）政府在 2024 年大选中遭遇挫折，但仍然坚持财经纪律，并未用增加福利拨款的方式扩大开支。同时，大选导致的行政延误使资本支出目标难以实现，这客观上有助于压缩赤字目标的实现，但也迟滞了基础设施投资，削弱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印度储备银行（RBI）、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SOEs）向政府转移的盈余收入呈现上升趋势，这将进一步充实国库，有助于公共财政整顿更快推进。此外，印度政府还将通过数字化记录扩大税基，并通过加强税收合规性（例如通过进项税抵免等激励措施）来巩固公共财政。财政整顿的成效将反映到债务水平的平稳回落之上，预计 2025 年公共债务/GDP 比率为 57.7%，较 2024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4]巴基斯坦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回落，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巴基斯坦财政赤字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6.7%回落至 2025 年的 6.0%，较疫情前（2015—2019 年）5.5%的历史水平仍略高一些。EIU 口径的财政赤字率与 IMF 口径差不多，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为 6.7%和 6.1%。为满足 IMF 贷款条件，巴基斯坦政府于 2024 年 6 月提出通过增加收入来压缩财政赤字率至 5.9%的计划。其收入措施包括取消多个行业的销售税和关税豁免、对出口征税、提高石油销售税以及上调所得税税率，扩大税基的尝试包括将国内贸易的预缴税范围扩展至所有行业，以及对未提交纳税申报的个人实施惩罚性措施。但从历史经验看，这些措施未必能够得到有效和充分的执行。支出方面，电力和其他补贴支出预计有所扩大，同时国防开支也将大幅跃升。压缩赤字率至目标值或难以实现，财政政策扩张仍较显著。受此影响，巴基斯坦公共债务/GDP 比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49%上升至 2025 年的 52.4%。[5]

1　马来西亚政府长期对 95 号汽油实施价格补贴，其 95 号汽油价格仅为泰国的近三分之一和新加坡的不到四分之一。
2　EIU. One-click report: Malaysia. January 28th 2025.
3　EIU. One-click report: Vietnam. January 17th 2025.
4　EIU. One-click report: India. January 6th 2025.
5　EIU. One-click report: Pakistan. February 4th 2025.

西亚地区，在 IMF 数据库中有数据的 12 个经济体中，8 个经济体处于财政扩张状态，其中 4 个经济体扩张的力度较 2024 年有所加大。具体来看，沙特财政赤字稳步扩大。其 2025 财年预算报表显示，预计总支出为 12,850 亿里亚尔，总收入为 11,840 亿里亚尔，财政赤字为 1,010 亿里亚尔，约占 GDP 的 2.3%。2025 年预算重点是通过战略支出支持符合沙特 2030 愿景项目的开发项目。政府致力于提供具有可持续经济、社会和环境回报的项目和计划，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贸易平衡，并增加本地和外国投资，还将支出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同时，政府还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投资，以改善生活质量，并增强社会支持和福利体系的有效性。[1]由于石油收入占政府收入的约 60%，沙特的预算结果将受到油价和产量波动的影响。EIU 预计 2025 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 GDP 的 3.3%，超过官方目标的 2.3%，且财政赤字将稳步扩大，到 2029 年将达到 GDP 的 3.5%。由于财政赤字的扩大，公共债务/GDP 比率将从 2023 年底的约 30%上升到 2029 年底的 35.5%。[2]土耳其财政扩张力度回落。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土耳其财政赤字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5.2%下降至 2025 年的 3.6%，仍高于疫情之前（2015—2019 年）的历史平均水平 2.4%。2024 年 7 月，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项税收法案，对年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的大型跨国企业征收 15%的公司最低税；设立 10%的国内公司最低税率；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 20%提高到 25%，其中金融机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20%提高到 30%。[3]2025 年，新的税收措施将全面实施，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削减支出。从 2025 年起，地震重建支出的减少也将有助于减少预算赤字。EIU 预计土耳其财政赤字率将由 2024 年的 4.1%下降至 2025 年的 3.5%。在名义 GDP 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土耳其政府债务水平保持低位，公共债务/GDP 比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26.8%下降至 2025 年的 25.8%。与日本等经济体相反，土耳其公共债务中约 2/3 是以外币计价的，这使得土耳其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4]

中亚地区 8 个经济体中 6 个处于财政扩张状态，其中 3 个经济体扩张力度有所加大。哈萨克斯坦财政赤字率相对稳定。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哈萨克斯坦 2024 年和 2025 年财政赤字率都在 2.3%左右，2025 年略低于 2024 年。2025 年，哈萨克斯坦预算总支出预计为 25.8 万亿坚戈，较 2024 年预算总支出提升了 9.3%。预算规模增长主要是为了应对紧急支出、自然灾害以及履行长期财务承诺。[5]同时，税收收入将得到经济韧性和增长以及适度的税收管理改革的支撑。EIU 预计，哈萨克斯坦 2024 年和 2025 年财政赤字率分别为 3.0%和 2.9%。预计公共债务存量将保持可控，2025 年公共债务/GDP 比率较 2024 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至 25.4%。[6]亚美尼亚强化刺激性财政政策。从 IMF 全球可比口径来看，亚美尼亚 2025 年财政赤字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4.8%上升至 5.5%，在中亚国家里位居第一。亚美尼亚强调以财政刺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其官方将 2025 年财政政策目标设定为确保 GDP 增长 5.6%，为此将增加基础设施项目

1 Saudi Ministry of Finance Announces Budget Statement for FY 2025 with Expenditures Estimated at SAR1,285 Billion and Revenues at SAR1,184 Billion.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spa.gov.sa/en/N2214167.

2 EIU. One-click report: Saudi Arabia. January 10th, 2025.

3 土耳其颁布全球最低税法案，2024 年 9 月 30 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2739/c5234958/content.html。

4 EIU. One-click report: Turkey. January 13th 2025.

5 2025 年哈萨克斯坦社会领域预算增至 9.6 万亿坚戈，2025 年 1 月 24 日，https://cn.inform.kz/news/2025nianhui96-a030f5/。

6 EIU. One-click report: Kazakhstan. February 3rd, 2025.

等方面的资本支出。[1]此外，政府还需扩大支出来帮助来自纳卡地区的 10 万多战争难民。EIU 预计，亚美尼亚 2025 年财政赤字率预计由 2024 年的 2.0%上升至 3.0%。[2]

2.3　货币政策

随着通胀走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2024 年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部分经济体延续此前降息进程，部分经济体则从紧缩立场转入宽松立场。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共有 28 个亚洲经济体总计进行了 77 次货币政策调整，其中加息 15 次，降息 62 次，特别是 2024 年下半年，各经济体降息的力度明显加大（见表 2.1）。

表 2.1　2024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基准利率调整一览表

单位：基点

经济体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亚美尼亚	−50		−25	−25		−25	−25		−25	−25		−25
阿塞拜疆		−25	−25		−25							
巴林									−50		−25	
孟加拉国	25				50			50	50	50		
中国							−10			−25		
格鲁吉亚	−50		−75		−25							
印尼				25					−25			
以色列	−25											
日本			20				15					
约旦									−50		−25	−25
哈萨克斯坦	−50	−50			−25		−25				100	
韩国										−25	−25	
科威特									−25			
吉尔吉斯斯坦				−200	−200							
老挝			100			150		50				
蒙古国			−100		−100				−100			
缅甸									200			
尼泊尔								−50				
阿曼									−50		−25	−25
巴基斯坦						−150	−100		−200		−250	−200

1　亚美尼亚 2025 年的财政政策目标是确保 GDP 增长 5.6%，https://cn.dailyeconomic.com/2024/10/29/113694.html。

2　EIU. One−click report: Armenia.January 10th 2025.

续表

经济体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菲律宾								−25		−25		−25
卡塔尔									−55		−30	−30
沙特										−50	−25	−25
塔吉克斯坦		−50			−25			−25				
泰国										−25		
土耳其	250		500									−250
阿联酋									−50		−25	−25
乌兹别克斯坦							−50					

资料来源：CEIC，各国央行，2025 年 1 月。

部分经济体延续此前的降息进程。2024 年 2 月，在保持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将 5 年期以上 LPR 从 4.2%降至 3.95%，并在 2024 年 7 月将 1 年期 LPR 和 5 年期以上 LPR 分别下调 10 个基点。2024 年 9 月，中国央行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将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7%调整为 1.5%，同时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2024 年 10 月，中国央行将 1 年期 LPR 和 5 年期以上 LPR 再次下调 25 个基点，以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尼泊尔、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均延续了 2023 年的降息进程。

部分经济体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入宽松立场。2024 年 10 月，韩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3.25%，这是韩国 2020 年 5 月以来首次放宽货币政策，随后再次将利率下调至 3%。为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保持一致，沙特也在 2024 年 9 月开启降息进程，并随后在 2024 年 11 月和 12 月两次下调利率，2024 年累计降息 100 个基点。印尼和土耳其在 2024 年上半年仍保持加息，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2024 年 9 月印尼转变货币政策立场，这是该国 2021 年 2 月以来首次降息，土耳其央行也在 2024 年 12 月下调 2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调至 47.5%，但目前土耳其仍是利率较高的经济体之一。在 2024 年转入货币宽松的经济体还包括阿塞拜疆、巴林、约旦、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泰国等。

部分经济体则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印度央行自 2023 年 2 月进行最近一次加息之后，一直维持基准利率不变。2024 年 10 月，印度央行将货币政策立场从更为限制性的“回收宽松”调整为“中性”。马来西亚的情况与印度类似，自 2023 年 5 月以来该国一直未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越南在 2023 年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入宽松，但在 2024 年并没有进一步降息，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

少数经济体则进行了加息。2024 年 3 月，在通胀连续数月超过通胀目标后，日本央行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 0–0.1%，结束了“负利率”时代，并随后在 2024 年 7 月将利率进一步提升至 0.25%。由于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孟加拉国延续 2023 年的加息节奏，特别是 2024 年 8 月至 10 月，该国央行连续三次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2023 年初的 6%提高到 10%。在持续的高通胀压力

之下，缅甸央行也在 2024 年 9 月将政策利率上调 2 个百分点至 9%。出于对未来通胀的担心以及稳定坚戈汇率的需要，哈萨克斯坦央行在 2024 年 11 月改变了货币宽松立场，加息 10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15.25%。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老挝央行在 2024 年也分别加息三次，累计加息 300 个基点。

2025 年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预计会进一步宽松，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以及多数经济体通胀逐步回归至目标区间，为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提供了主客观条件。同时，除少数经济体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均进入降息周期，则为亚洲经济体货币宽松奠定了外部基础。不过，这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是美联储降息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通胀水平仍较高，再加上美国新一届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2025 年美联储或放缓降息步伐，这可能延缓亚洲经济体央行的政策调整力度。二是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元升值造成亚洲经济体货币贬值压力加大，也可能限制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宽松空间。

2025 年，中国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货币政策基调从“稳健”转至“适度宽松”。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价持续低位运行为货币政策宽松提供更大空间，2025 年预计中国央行将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强化逆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日本将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鉴于通胀持续上升，日本央行 2025 年将继续进行加息。2025 年 1 月，日本央行进一步将基准利率从 0.25%上调至 0.5%，创下 2008 年 10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除通胀外，日元持续走弱也是日本央行加息的重要考量因素。虽然日本央行不断加息，但当前的利率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日本央行仍在购买日本国债（JGB），因此，日本的货币政策立场仍偏向“宽松”。2024 年 7 月，日本央行决定逐步减少对日本国债的购买，以每季度缩减 4,000 亿日元的节奏，最终到 2026 年第 1 季度将国债购买规模降至 2.9 万亿日元，同时将国债持有规模降低 7%～8%。总体上，日本将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但会避免过快收紧政策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预计会有更多降息行动。2025 年，韩国将在现有货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宽松。韩国央行在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2025 年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将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一步下调利率，以确保通胀保持稳定并缓解经济增长压力。2025 年 1 月，韩国央行预计 2025 年韩国经济增长 1.6%～1.7%，这相比 2024 年 11 月的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国内政治不确定性成为 2025 年韩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这或将推动韩国央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 年，印度进入降息周期。自 2023 年 8 月开始，印度央行一直保持货币政策立场不变。但随着通胀的逐步缓解以及经济增长的放缓，降低利率的时机逐步成熟。2024 年 12 月，印度央行将现金储备比率（CRR）下调 50 个基点至 4.0%，以增加市场流动性。2025 年 2 月，印度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终于开启降息周期。2025 年 1 月，印尼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5.75%，这是自 2024 年 9 月之后该国的第二次降息。2025 年，印尼通胀有望继续保持在 2%～4%的目标范围内，为印尼央行继续降息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沙特央行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盯住美联储利率，2025 年如果美联储继续降息，沙特也将再次迎来降息行动。土耳其的通货膨胀形势在 2025 年预计会有所好转，这为该国央行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支撑。

中篇 |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 3 章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

3.1 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依存度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本节将从出口依赖度、贸易依存度和贸易流向三个维度分析亚洲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2023 年，全球货物贸易自疫情后再度出现负增长，亚洲货物贸易同样普遍下滑，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趋于放缓。尽管如此，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货物贸易相互依存度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中国在推动区域贸易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亚太区域价值链对印度的依赖度有所增强。

2024 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全球货物贸易恢复增长，亚洲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预计回升。展望 2025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稳步推进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谈判的顺利结束，将为亚太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增长面临的风险依旧严峻，除了地缘政治风险和气候政策风险外，美国新一届政府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来源。总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步伐正在加快，亚洲各经济体应携手并进，通过深化区域贸易合作，共创亚洲未来。

3.1.1 亚洲出口依赖度出现回调

本节使用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Export Reliance Index on Asia，ERI–ASIA）来衡量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的一体化进程[1]。ERI–ASIA 是一个综合性指数，由出口亚洲占比、贸易开放度和出口集中度[2]三个子指标构成，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出口的依赖程度。2023 年，亚洲经济体的 ERI–ASIA 为 13.6，较 2022 年出现回调，与 2021 年

1 依据中国外交部口径，本节亚洲经济体包括西亚的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中亚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南亚的文莱、柬埔寨、东帝汶、印尼、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南亚的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蒙古国、朝鲜，以及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亚洲其他地区等 50 个。此分类方式与 2024 年报告相同。

2 出口亚洲占比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的出口依存度，以该经济体对亚洲的货物出口额占其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测度，数据来源为 WITS 数据库；贸易开放度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以该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与该经济体 GDP 的比值来测度，数据来源为 UNCTAD 数据库和 WDI 数据库；出口集中度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亚洲出口的货物种类的集中程度，以该经济体 SITC 3 位码商品出口额占其亚洲出口总额的比重的平方和来测度，类似于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数据来源为 WITS 数据库。在计算 ERI–ASIA 时，先分别对三个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三个子指标的几何平均值，并乘以 100。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 至 100，取值越大，说明该经济体对亚洲的出口依赖度越高。考虑到年度数据可能存在波动较大的问题，本节以报告当年和前一年的均值来计算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

持平（见图 3.1）。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亚洲经济体多依赖外向型经济，在全球贸易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进而导致贸易开放度降低。同时，各经济体为规避全球供应链风险、增强产业发展韧性，积极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从而使其对亚洲市场出口的集中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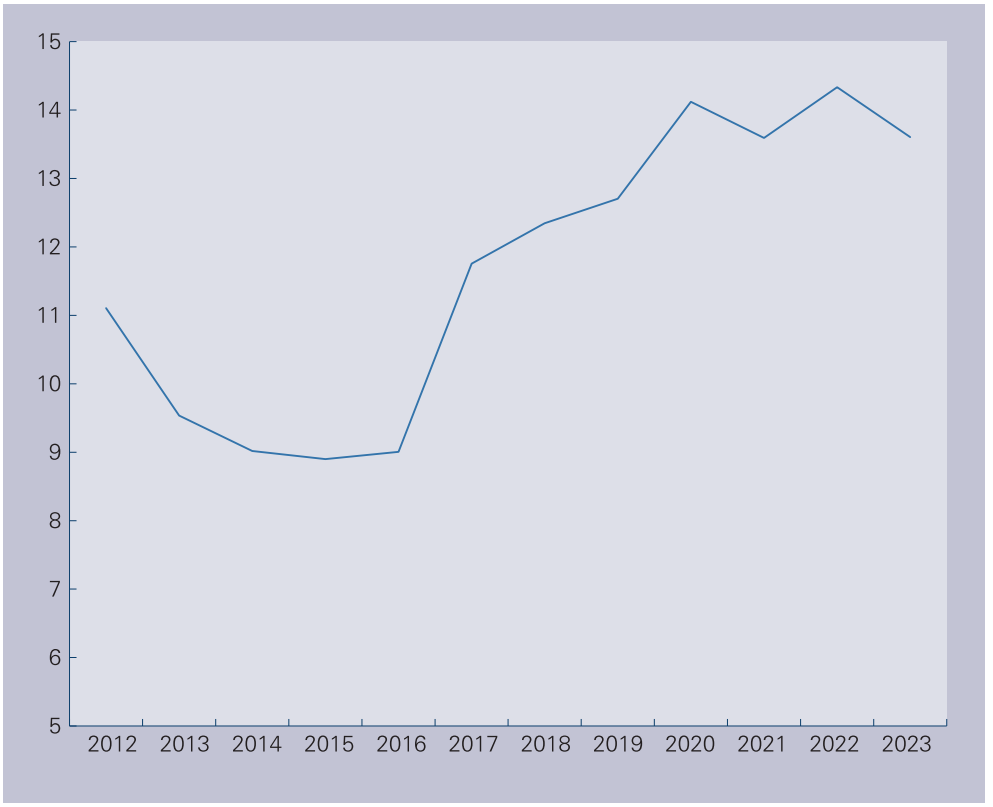


图 3.1　2012—2023 年亚洲经济体的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WITS、UNCTAD 和 WDI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表 3.1 为 2019—2023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ERI–ASIA。第一，从区域排名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澳门稳居前三位，而中国、日本和泰国则位列后段。在亚洲以外的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ERI–ASIA 相对较高，而美国和欧盟的 ERI–ASIA 则较低。需要注意的是，ERI–ASIA 的大小与经济规模密切相关：经济规模越大的经济体，其国内市场吸收能力越强，对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跨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意义有限，更应关注各经济体自身的纵向变化。

第二，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东盟等部分经济体的 ERI–ASIA 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马来西亚的 ERI–ASIA 自 2017 年以来连续七年上升，达到 28.60。东盟整体的 ERI–ASIA 小幅提升 0.36 至 20.63，再创历史新高。但是，东盟成员国之间表现差异明显：马来西亚的 ERI–ASIA 持续走高，而部分成员国如新加坡、越南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第三，中国的 ERI–ASIA 从 2022 年的 10.04 降至 8.88。通过指数分解可知，中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出口比例小幅上升，但其亚洲出口集中度和贸易开放度相对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2023 年全球贸易需求普遍萎缩，导致

中国对外贸易自 2016 年以来首次下降，从而使贸易开放度受到抑制；二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商品出口增速较快，绿色低碳转型逐步形成新优势，减少了对纺织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依赖，出口商品集中度相对降低。中国澳门的 ERI–ASIA 大幅提升 3.84，达到 40.77，这主要得益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的有力推动。

2024 年，贸易需求逐步回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截至 2024 年第 3 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累计达到 1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亚洲货物贸易出口累计为 6.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7%。2024 年，中国出口总额为 3.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8%，进口总额为 2.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1%。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 9,82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8%；其中出口 5,86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进口 3,95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中国对亚洲的进出口总额接近 3.1 万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较 2023 年提升近 0.73 个百分点。

第四，美国与欧盟的 ERI–ASIA 较 2022 年有所下降，但其对亚洲的依赖程度仍高于新冠疫情前的 2019 年。尽管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自 2018 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但美国与东盟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却实现了较快增长。这表明，美国对亚洲出口依赖程度仅是在亚洲区域内部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英国的 ERI–ASIA 飙升至 16.24，创历史新高，反映出其“脱欧”后加速“向东看”战略的推进。

表 3.1　2019—2023 年部分经济体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标

经济体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变化
中国	8.05	9.48	8.60	10.04	8.88	–1.16
日本	8.74	10.18	9.49	11.45	11.24	–0.21
韩国	20.96	20.96	21.43	23.38	21.98	–1.40
中国香港	48.45	50.84	53.49	56.74	56.64	–0.10
中国澳门	40.97	42.38	40.03	36.93	40.77	3.84
南亚	10.74	9.74	8.87	12.48	11.89	–0.59
印度	10.93	10.57	9.92	15.60	15.27	–0.33
斯里兰卡	—	—	12.28	12.62	12.29	–0.33
东盟	18.28	19.43	19.07	20.27	20.63	0.36
新加坡	39.30	40.93	42.49	43.75	42.85	–0.90
马来西亚	25.96	27.65	27.73	27.96	28.60	0.64
泰国	11.81	12.03	8.74	12.73	12.20	–0.53
菲律宾	21.91	24.37	24.06	26.26	26.08	–0.18
印尼	11.69	12.28	12.06	13.34	12.80	–0.54

续表

经济体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变化
越南	21.83	23.05	22.85	23.79	22.97	−0.82
亚洲	12.70	14.12	13.59	14.33	13.61	−0.72
澳大利亚*	21.04	25.10	25.61	25.76	23.73	−2.03
新西兰*	17.33	19.06	18.72	19.61	18.30	−1.31
美国*	5.59	6.84	5.57	7.06	6.41	−0.65
欧盟 27 国*	7.01	7.43	5.52	7.49	7.31	−0.18
英国*	11.04	11.10	8.76	13.55	16.24	2.69

注：最后一列为 2023 年与 2022 年的变化值。“—”表示数据不可得。带有“*”的国家或地区不属于亚洲，因此与其他指标不完全可比。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WDI 和 WITS 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展望 2025 年，全球贸易增长面临重重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正逐渐取代全球供应链效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俄乌等局部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仍可能持续存在，给全球贸易带来潜在冲击。与此同时，亚洲货物贸易呈现出积极信号。除正在稳步推进的 RCEP 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升级谈判的顺利结束，将为亚洲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能，推动亚洲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增强区域贸易的整体韧性与活力。

3.1.2　东盟和中国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依旧稳固，印度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本节以贸易依存度[1]衡量亚洲主要经济体间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该指标定义为某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其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取值介于 0%与 100%之间，数值越高表明该经济体对亚洲货物贸易的依存度越强。表 3.2 为 2023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现状。

2023 年，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内贸易的依存度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整体贸易依存度为 56.3%。分经济体来看，东盟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最高，维持在 70%左右；韩国和日本将近 60%，分别为 59.5%和 58.4%；印度和中国分别为 51.2%和 48.5%。RCEP 国家和 CPTPP 国家对亚洲贸易的依存度分别为 57.5%和 49.1%；全球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仅为 37.5%，较 2022 年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中国进口和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为 10.6%和 14.2%，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全球第一。

东盟和中国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依旧稳固，印度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一方面，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达到 21.5%；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东盟的依存度均维持在 15%左右，CP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对东盟的依存度分别为

1　X 对 Y 的贸易依存度等于 X 对 Y 的贸易额（出口加进口）除以 X 对世界的贸易总额。该指标衡量了与 X 对世界的密切程度相比，X 对 Y 的依赖程度。通常情况下，X 对 Y 的贸易依存度不等于 Y 对 X 的贸易依存度。

12.3%和 16.9%。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也接近 20%，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均超过 20%，而 CP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分别为 17.4%和 11.5%。与此同时，印度对东盟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 9.8%和 12.6%，东盟和中国对印度的依存度分别仅为 2.9%和 2.3%。这说明，东盟和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深厚的区域合作基础，在亚洲区域价值链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印度因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营商环境较为滞后，其在区域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仍相对有限。

表 3.2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单位：%

	东盟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亚洲	RCEP	CPTPP
东盟	21.5	19.8	2.9	6.8	5.6	69.7	56.7	23.0
中国	15.6		2.3	5.5	5.3	48.5	30.7	23.8
印度	9.8	12.6		2.2	2.4	51.2	29.4	12.0
日本	15.0	20.0	1.5		5.2	58.4	46.2	16.8
韩国	14.7	21.0	1.9	6.0		59.5	46.1	24.6
亚洲	14.2	13.8	2.5	4.7	4.3	56.3	40.3	19.1
RCEP	16.9	11.5	2.4	5.4	4.9	57.5	42.8	22.7
CPTPP	12.3	17.4	1.8	3.5	4.6	49.1	40.5	15.6
世界	8.1	11.1	2.0	3.2	2.7	37.5	26.8	15.5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对首行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图 3.2 展示了 2019—2023 年各经济体间货物贸易依存度的最新变化趋势。首先，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贸易依存度普遍呈下降态势，部分传统贸易伙伴间的依赖关系正逐步减弱。与 2019 年相比，东盟和中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下降了 0.4 个和 1.9 个百分点，此次下降主要归因于两大经济体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收窄。2019—2023 年，东盟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从 8%下降至 6.8%，而对韩国的贸易依存度基本保持稳定；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从 7.1%和 6.4%持续下降至 5.5%和 5.3%。此外，印度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下降 4.5 个百分点，至 51.2%；韩国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下降 3.4 个百分点，降至 59.5%；RCEP 成员国对亚洲的依存度下降 1.2 个百分点，调整后为 57.5%。

其次，亚洲主要经济体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印度在亚洲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与 2019 年相比，2023 年，亚洲经济体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从 2.32%提升至 2.5%；中国和日本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从 2.09%和 1.15%提升至 2.34%和 1.46%；RCEP 和 CPTPP 成员国对印度的依存度分别从 2.14%和 1.62%提升至 2.38%和 1.75%。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2023 年为 12.6%，较 2019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进而带动印度

对 RCEP 成员国依存度的提升。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印度对中国依存度较 2022 年提高 2.71 个百分点，创下 2019 年以来的新高；印度对日本的依存度较 2022 年上升了 0.37 个百分点，但对韩国的依存度则继续走低。这一系列变化显示出印度在区域价值链中的角色正日益凸显，其贸易结构和贸易关系正在随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而发生深刻变革。

最后，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重新转为上升趋势，显示出中国在推动亚洲区域贸易发展方面持续发力。特别的，2023 年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提升近 1 个百分点，达到 19.8%。中国与东盟作为亚洲货物贸易的两大中心，凭借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厚的合作基础，其贸易前景依然广阔。随着 2024 年 10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的顺利结束，双方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为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从而增强区域贸易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2023 年，在亚洲经济体中，以中国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最多，达到 25 个；其次是以东盟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为 10 个（见图 3.3）。然而，以印度和韩国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下降为 0。表 3.3 显示，以中国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以东盟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则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与中国连续四年互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并且东盟成员国中的印尼、越南和柬埔寨均以中国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事实上，越南连续多年以中国为其最大货物贸易伙伴，而且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最后，印度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由东盟转变为中国，而美国则连续两年不再是印度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这进一步反映出印度对亚洲区域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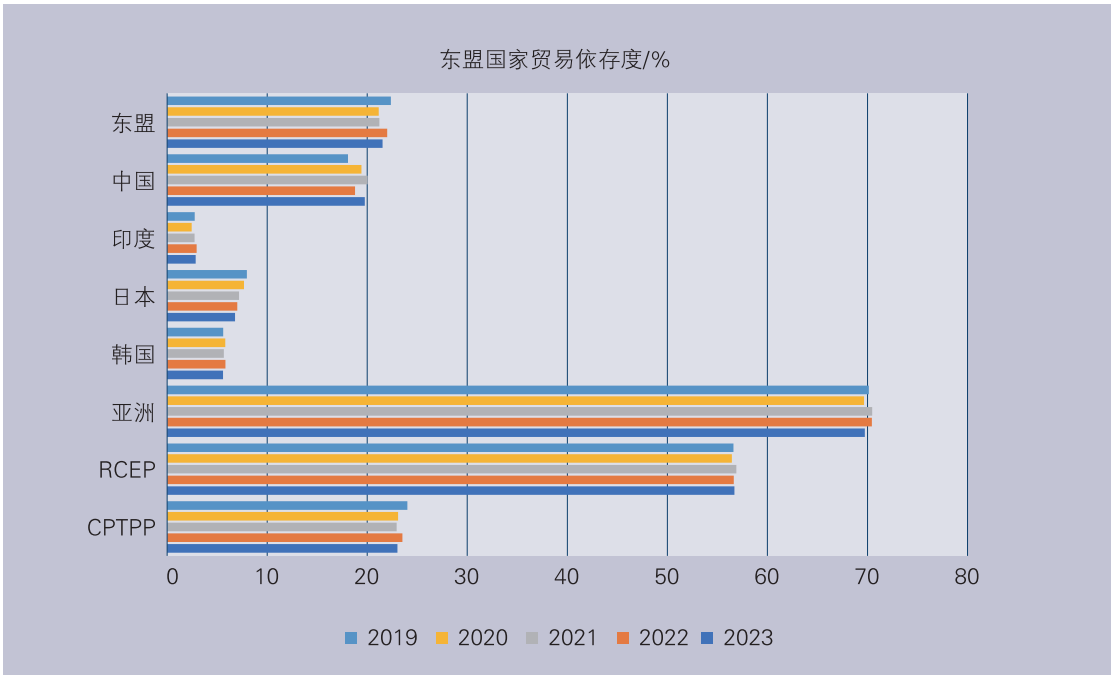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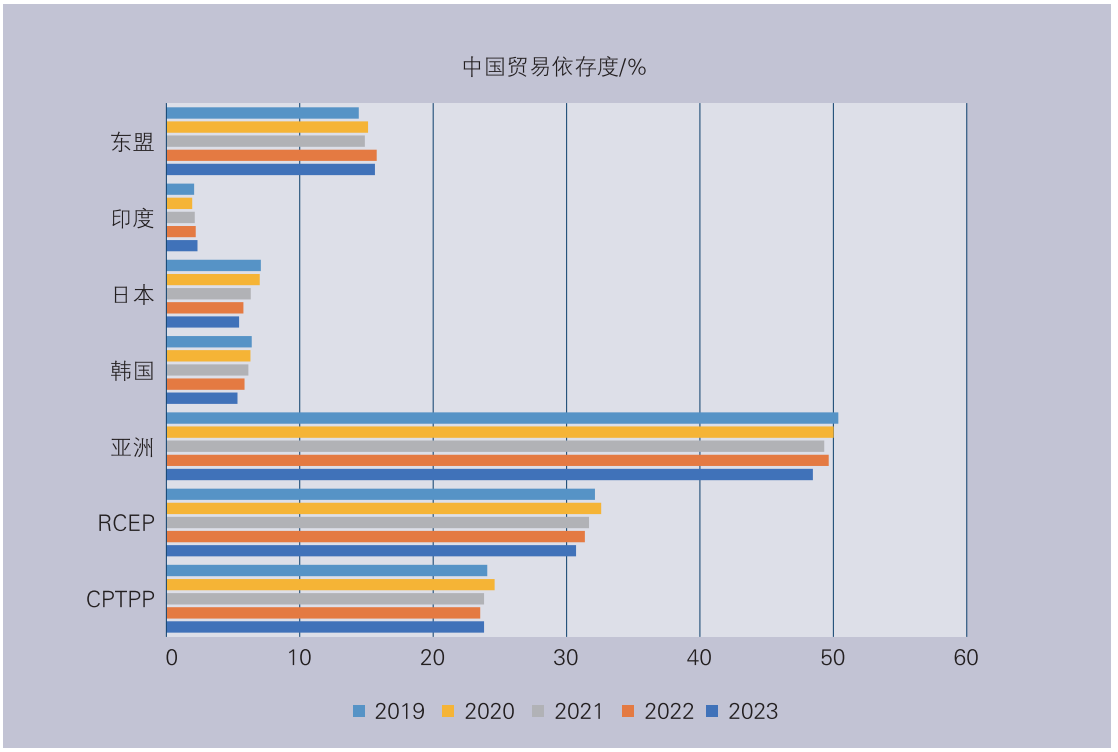


图 3.2　2019—2023 年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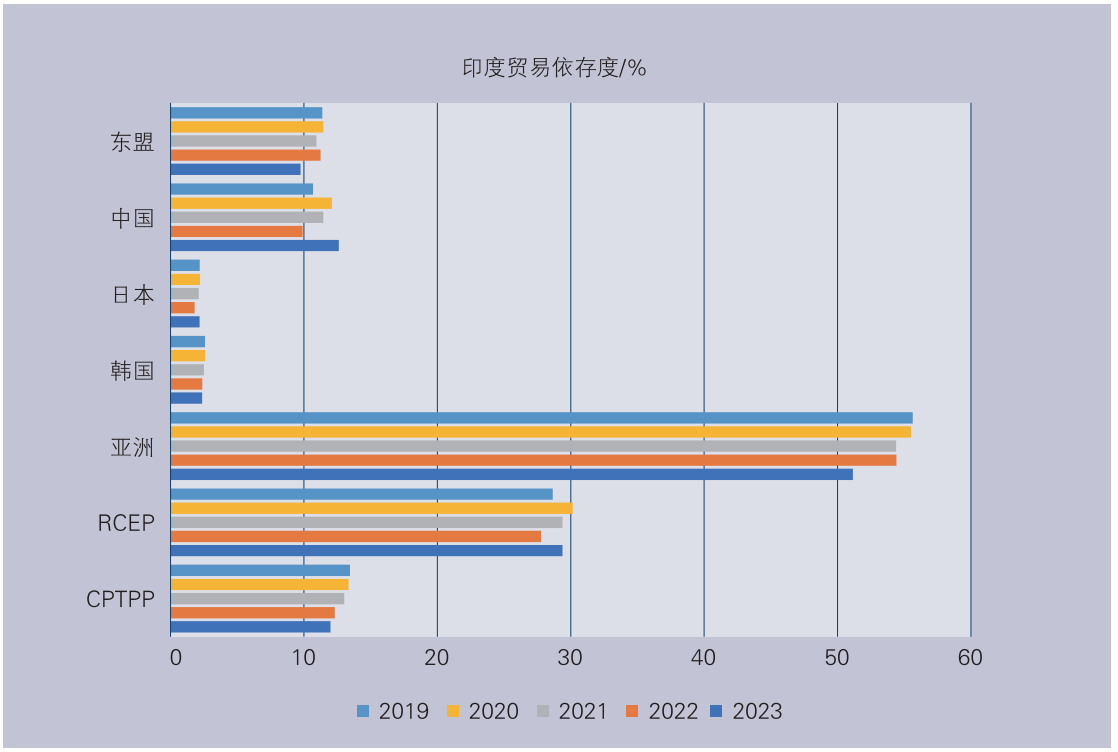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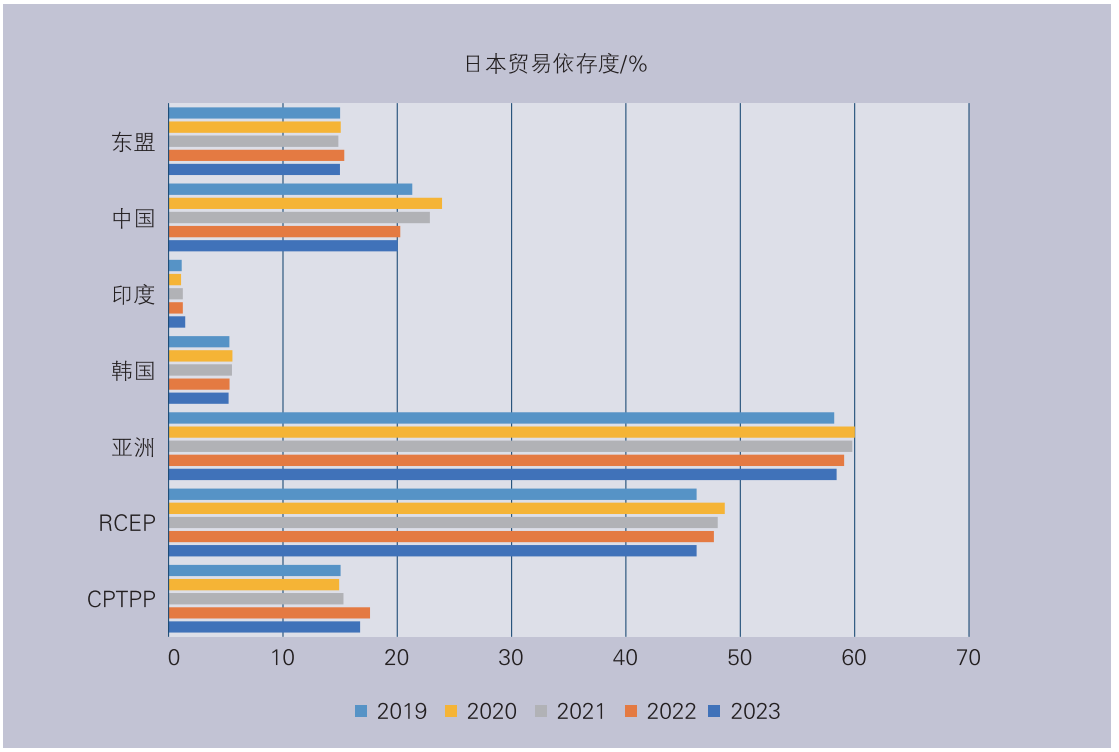


图 3.2　2019—2023 年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续）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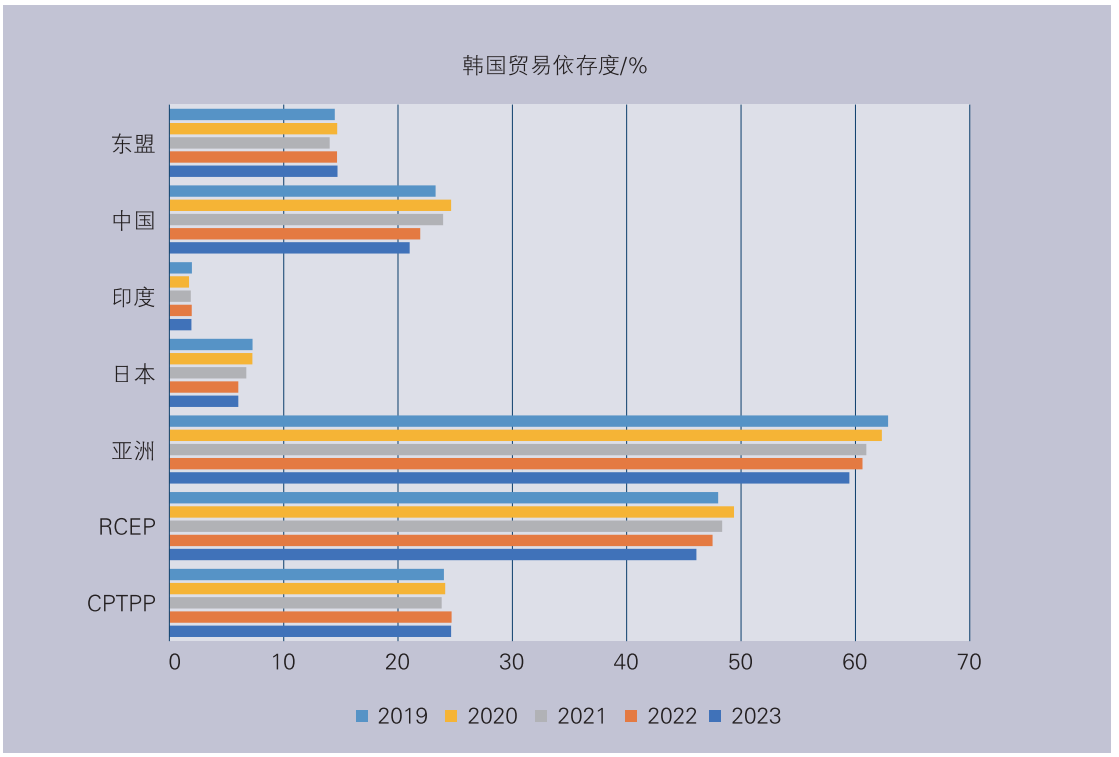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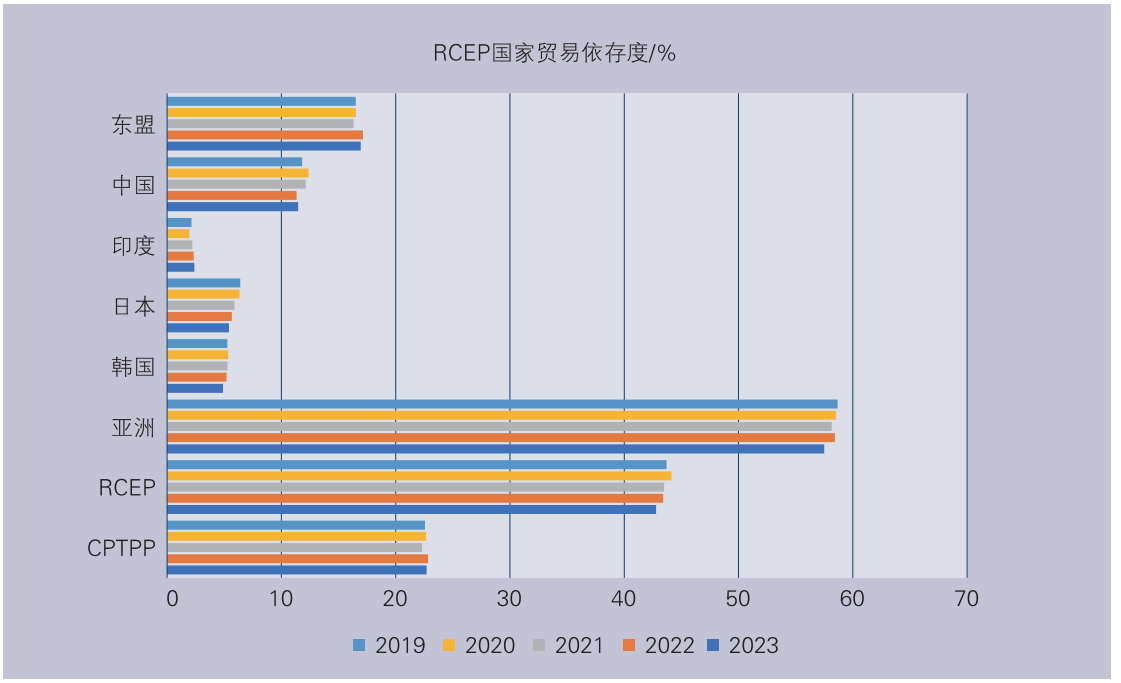


图 3.2　2019—2023 年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续）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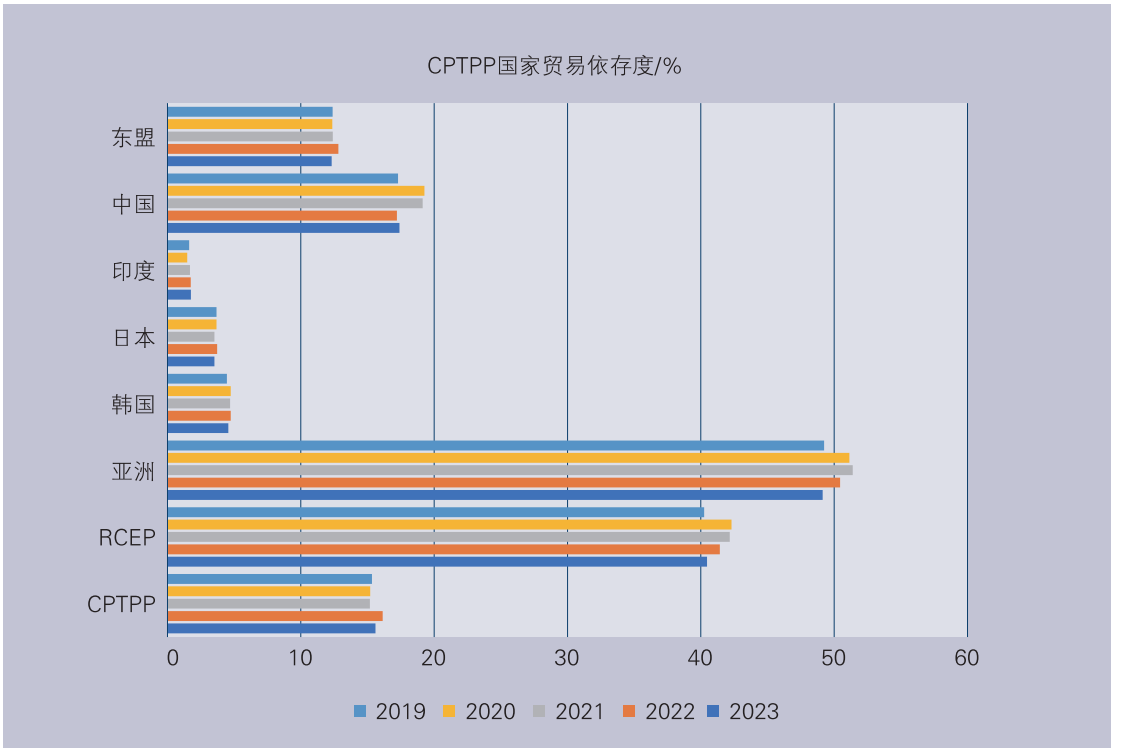


图 3.2　2019—2023 年经济体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续）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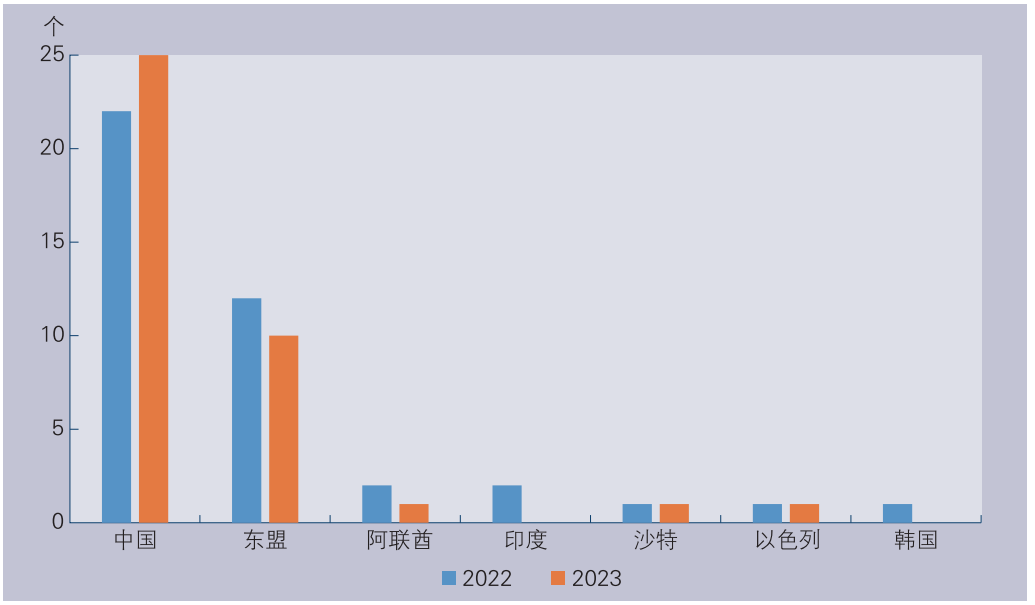


图 3.3　2022—2023 年以亚洲经济体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数量

注：本节在计算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时，除单个经济体以外，同时包括欧盟和东盟两个区域性组织。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表 3.3　2023 年以亚洲经济体为最大货物贸易伙伴的经济体

最大货物贸易伙伴	经济体名称
中国	东盟、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印尼、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沙特、卡塔尔、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
东盟	中国、文莱、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尔代夫、斐济
阿联酋	乌干达
沙特	约旦
以色列	巴勒斯坦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3.1.3　中国在稳定亚太货物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1]

本节关注 2023 年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物贸易流向矩阵（见表 3.4）和同比增速（见表 3.5）[2]。受全球贸易需求下降的影响，2023 年亚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货物贸易额普遍呈现下滑趋势，但中国和印度等部分经济体间的货物贸易却表现亮眼。

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独特优势，在维护亚太区域贸易稳定（关于中国产业链的初步分析见专栏 3.1）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尽管中国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下降，但从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进口额却相对增

1　本节亚太经济体包括东盟国家、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　横向表示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出口额，如东盟向东盟、中国、印尼、印度、日本等经济体的出口；纵向则为一个经济体从其他经济体进口规模，如东盟从东盟、中国、印尼、印度、日本等经济体的进口额。

长；即使从贸易增速来看，中国从其他经济体的进口下降幅度也明显小于出口下降幅度。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为 5,2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7.7%；从东盟进口额为 2,874 亿美元，同比下降仅 1.2%。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为 16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对印度出口额为 1,176.8 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0.7%。中国连续 20 年保持为越南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从越南进口额为 605.7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5%；对越南出口额为 1,376 亿美元，同比下降 6.4%。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额为 1,20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5%；对澳大利亚出口额为 7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6.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降幅相对更大，主要原因在于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正逐步向其他地区转移。2023 年日本对印度的出口额为 1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

东盟与其他亚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货物贸易普遍收缩，但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依然密切，连续四年互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下降至 4,0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东盟对新西兰出口额同比下降 15.7%，对越南出口额也有接近 10% 的降幅；而新西兰等经济体对东盟的出口降幅普遍在 10% 以上，唯有澳大利亚对东盟出口额同比增长 1.1%，约 350 亿美元。

作为生产链转移的承接地，印度和越南呈现不同的特征。印度融入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其与亚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呈现“逆差”（净进口）格局，但对美国和欧盟则表现为“顺差”（净出口）。数据显示，印度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总额为 2,053 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和东盟的逆差分别为 1,014 亿美元和 260 亿美元。然而，印度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分别为 337 亿美元和 224 亿美元。这一特征或许暗示着印度正加速承接亚太区域价值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并进一步向欧美等市场出口最终产品。与之不同的是，尽管越南在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中同样表现为“逆差”，但其对中国、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的出口均实现正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越南在亚洲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中均承担着“制造加工厂”角色，通过低成本优势和外向型经济模式向其他经济体提供最终产品。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同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呈现出差异化趋势。一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东盟、泰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均实现正增长，分别达到 1,202.2 亿美元、349.5 亿美元和 44.5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7.5%、1.1% 和 16.4%；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则出现下滑，对日本和新西兰的出口规模分别为 361.9 亿美元和 2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31.1% 和 15.4%。特别的，澳大利亚在对新兴市场出口中获得较快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市场对大宗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

与 2022 年相比，受全球贸易需求收缩的不利影响，2023 年亚洲各地区的货物贸易出口普遍下降；而中亚地区则凭借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实现了温和的出口增长。东北亚地区的出口总额为 5.7 万亿美元（见表 3.6），同比下降 6.4%；东南亚地区的出口总额为 1.5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25.4%；南亚地区的出口总额为 4,718 亿美元，同比下降 5.3%；中亚地区出口总额为 1,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西亚地区的出口总额为 1.3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13.8%。

亚洲经济体总体上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出口产品，其出口额占亚洲出口总额的 83%。东北亚地区作为亚洲制造业的核心，其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 5.4 万亿美元，占亚洲出口总额的 72%。具体来看，东北亚地区中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 7）出口额达 3.1 万亿美元，占该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 79%；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 6）的出口额为 7,704 亿美元，占 68%；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 5）的出口额则为 4,769 亿美元，占 62%。这种结构主要得益于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经济体制造业生产的供应链优势。

相比之下，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结构则显示出初级产品的明显优势。该地区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动物（SITC 0）出口额约 884.5 亿美元，仅占亚洲出口总额的 31%，但动、植物油脂及蜡制品（SITC 4）的出口额高达 534

亿美元，占比 82%，而非食用原料（SITC 2）的出口额则为 554.5 亿美元，占 38%。这种现象背后，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地处赤道附近，生物资源禀赋丰裕，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充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中尚处于转型阶段，导致其在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方面的竞争力相对不足。

南亚地区的出口结构同样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约为 3,127 亿美元，约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 2/3。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 7）的出口总额仅为 906 亿美元，规模上远低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但其同比增速达到 10.8%，而东北亚和东南亚则呈现负增长。这表明，尽管南亚地区在工业化发展上相对滞后，但其依托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竞争。

西亚地区主要出口产品为工业制成品，其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 56%。然而，西亚地区出口规模最大的单个产品类别却是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 3），出口额为 4,954.4 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 38.6%。最后，中亚地区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仅占亚洲出口总额的 2%，且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例如，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 3）的出口总额为 787.2 亿美元，占中亚地区出口总额的 53.5%。

综上可知，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亚洲贸易一体化依然展现出非凡的韧性。2023 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 56.3%。中国、东盟和印度等重要经济体共同推动了这一发展势头，其中，中国与东盟稳居区域贸易核心地位，而印度与其他亚洲经济体间不断扩大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强化了亚太区域价值链。亚洲出口依赖度指数略有回落，但随着全球需求回暖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日益紧密，货物贸易将恢复增长，该指数有望在 2024 年实现反弹。展望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本等变革性协议的顺利推进预计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增强区域韧性。然而，地缘政治危机和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仍可能冲击全球贸易。为实现持续增长，亚洲经济体必须不断深化区域合作，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以巩固亚洲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表 3.4　2023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间贸易流向矩阵

单位：亿美元

	东盟	中国	印度	印尼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盟	4,002.2	2,873.9	658.2	630.4	1,213.6	774.0	769.3	404.9	546.7	513.6	504.3	78.4
中国	5,236.1	—	1,176.8	652.0	1,575.0	1,489.8	873.7	524.0	757.3	1,376.1	738.1	78.7
印度	397.9	162.5	—	74.0	50.8	62.9	66.8	19.4	50.6	56.5	77.2	5.1
印尼	527.9	649.4	202.9	—	207.9	103.0	124.6	110.4	72.8	75.4	31.8	5.9
日本	1,047.6	1,264.4	159.1	144.1	—	468.0	139.4	101.3	292.9	172.0	167.7	29.1
韩国	1,090.7	1,246.6	179.0	91.3	290.0	—	97.5	90.0	75.4	534.7	177.9	28.6
马来西亚	922.2	420.4	99.8	111.6	188.5	123.7	—	57.9	129.4	113.7	109.4	16.2
菲律宾	112.2	109.3	11.0	7.5	104.6	35.3	21.8	—	29.3	16.9	5.6	0.7
泰国	671.0	341.7	101.2	100.9	245.9	60.7	119.7	79.8	—	112.2	122.1	14.1
越南	321.0	605.7	85.0	50.8	233.1	234.5	48.6	51.5	69.3	—	52.7	6.5
澳大利亚	349.5	1,202.2	161.8	74.8	361.9	209.0	57.4	22.6	44.5	78.2	—	82.6
新西兰	44.8	112.8	2.9	9.7	23.1	14.5	7.6	4.4	7.5	5.7	48.3	—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流向首行经济体的贸易规模。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表 3.5　2023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间贸易同比增速

单位：%

	东盟	中国	印度	印尼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盟	−11.0	−1.2	−6.8	−5.0	−8.9	−4.3	−14.2	−7.1	−8.2	−9.5	−3.1	−15.7
中国	−7.7	—	−0.7	−8.6	−8.9	−8.4	−6.8	−19.0	−3.5	−6.4	−6.4	−14.2
印度	−9.7	7.7	—	−25.0	−10.8	−16.2	−7.1	−10.4	−16.3	−3.9	−5.9	−9.8
印尼	−13.9	−1.4	−13.2	—	−16.4	−19.6	−19.2	−14.5	−11.1	−11.2	−8.3	−18.9
日本	−11.4	−12.5	14.2	−4.2	—	−13.4	−15.3	−16.6	−9.8	−7.7	1.5	−3.0
韩国	−12.7	−20.0	−5.1	−10.6	−5.3	—	−15.0	−26.9	−12.2	−12.3	−5.1	−18.2
马来西亚	−11.5	−13.2	−21.1	−12.9	−16.9	−2.1	—	−11.2	−14.7	−8.1	−0.9	3.1
菲律宾	−16.8	−0.5	53.7	2.9	−6.0	13.1	−10.8	—	−13.2	−2.0	0.2	2.4
泰国	−6.8	−0.7	−4.0	−2.4	−0.3	−5.2	−5.6	7.3	—	−15.4	9.2	−24.8
越南	−5.3	5.0	6.7	12.1	−3.8	−3.4	−12.8	0.8	−5.7	—	−4.5	−7.2
澳大利亚	1.1	17.5	−16.0	−2.0	−31.1	−15.4	−6.7	−7.6	16.4	−17.7	—	−6.4
新西兰	−16.3	−11.4	−16.9	−26.1	−12.2	−13.3	−10.9	−24.4	−14.3	−7.9	−2.4	—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流向首行经济体的贸易规模的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统计网站（ASEANStats）、WITS 数据库。

表 3.6　2023 年亚洲不同地区的商品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西亚	亚洲
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998.3	884.5	507.2	76.7	424.7	2,891.4
饮料及烟草类	98.5	90.8	19.1	19.1	76	303.6
非食用原料	483	554.5	142.6	91.8	204.5	1,476.5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1,418.1	1,940.8	898.7	787.2	4,954.4	9,999.2
动、植物油脂及蜡制品	42.6	534	23.4	4.5	46.6	651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4,769	1,188.3	638.2	72.8	972.9	7,641.3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7,704.2	1,301	987.9	180.4	1,080.5	11,254
机械及运输设备	30,676.3	6,082.3	905.9	80.4	1,086.9	38,831.8
杂项制品	9,273	1,399.1	594.1	34.7	681.7	11,982.6
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1,889.3	565.5	1.1	124.8	3,314.5	5,895.2
合计	57,352.4	14,540.8	4,718.3	1,472.5	12,842.7	90,926.6

资料来源：WITS 数据库。

3.2　亚洲工厂一体化

3.2.1　亚洲仍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中间品贸易视角

本部分继续选取亚洲出口规模最大的 29 种主要中间品[1]，测算亚洲及主要经济体中间品的依存度。表 3.7 用亚洲经济体中间品贸易额占世界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衡量了 2017—2023 年近 7 年来，亚洲及其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情况。该指标也可以解释成世界中间品贸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2]。

由图 3.4 与表 3.7 可知，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赖（表示亚洲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地位）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即亚洲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地位从 2017 年 0.448,0 先升至 2021 年的 0.468,9，随后降至 2023 年的 0.411,7，降幅为 11%。[3]同亚洲相比，欧盟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 2022 年之前是持续下降，2022 年以后从 0.25 升至 2023 年的 0.26，显示出欧盟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所增强。北美的变化正好同亚洲相反，从 2017 年 0.167,2 先降至 2021 年的 0.141,9，随后升至 2023 年的 0.151,2，升幅达到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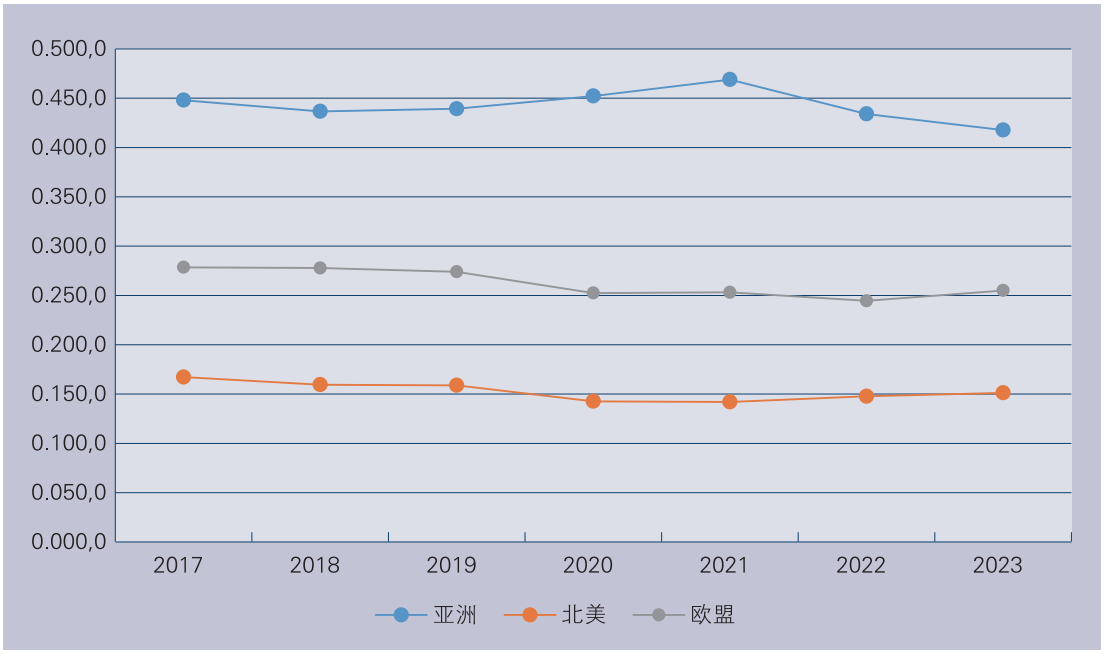


图 3.4　2017—2023 年亚洲、欧盟和北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1　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 4 版，采用 5 位数编码结构进行贸易额大小排序，选择排在前面的 29 种零部件产品，其中，这 29 种零部件产品的贸易额占全部零部件产品贸易额的 85%以上，因此，以这 29 种零部件产品反映全球价值链整体的变化状况。这 29 种零部件产品的编码是：625，641，65，664，667，67，691，694，699，713，714，7239，7285，747，748，759，764，772，773，776，77812，7783，7788，784，7929，813，8211，88419，8931。

2　此处的依存度计算方法是：经济体 X 对世界的依存度指标用 TD_{XW} 表示，等于 X 对世界的贸易量（出口加进口）除以世界的贸易总量。例如，2023 年中国中间品依存度等于 2023 年中国 29 种主要中间品对世界的贸易量除以 2023 年世界 29 种主要中间品的贸易总量。

3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变化是长期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如果假设这一变化是长期性的，则这可能意味着全球供应链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演进，世界各国试图在减少对亚洲经济体供应链的依赖。现实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如一些亚洲经济体（如中国）以国内生产的中间品替代进口的中间品，结果也可能导致亚洲中间品贸易的平均水平降低。

从总体上看，亚洲仍是全球价值链核心，2023 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中的占比（也即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为 0.411,7，仍然远远超过欧盟的 0.255,0 和北美的 0.151,2。[1]

下面分析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数据。首先，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自 2017 年以后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开始超过北美整体。2023 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为 0.16，而北美则为 0.15。实际上，自 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贸易争端不仅没有改变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美国与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重要性的差距反而不断拉大。中国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占比从 2017 年的 0.162,4 之后逐年上升，到 2021 年达到峰值 0.185,1，2023 年降至 0.159,0，降幅约 14%。而美国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占比从 2017 年以后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 年依存度指数为 0.114,3，2020 年降至 0.098,0。尽管 2023 年全球价值链对美国的依存度指数出现小幅度的反弹，但仍然低于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水平，而且和中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8 年之后，印度、越南和墨西哥被普遍视为从中国转移的产能的承接地。本节通过这三个经济体中间品贸易占世界的比重来验证这一推断。印度在全球中间品贸易中的占比从 2017 年到 2019 年稳定在 0.02 左右，2021—2023 年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越南的变化同印度基本类似，但是早于印度，全球中间品贸易对越南的依存度指数从 2019 年开始就明显上升，2021 年略有降低，但 2023 年提高至 0.028,9。2020 年之前，墨西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下降，2021 年起转向稳步上升，近三年增幅平均达到 5%。从中间品贸易占世界比重看，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这三个经济体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都有所提升。虽然这三个经济体正在承接更多的产业分工，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应该仍然是边际性的。

从表 3.7 中还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贸易对日本的依存度一直在下降，从 2017 年的 0.040,6 到 2023 年的 0.030,0。值得指出的是，大量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这些投资带来的中间品跨境流动通常都记在东道国的贸易账户中，这个特征或将低估日本的价值链地位。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韩国的情况。

表 3.7　2017—2023 年亚洲及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变化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国	0.162,4	0.163,4	0.166,8	0.179,7	0.185,1	0.169,7	0.159,0
日本	0.040,6	0.038,9	0.037,6	0.035,1	0.034,3	0.030,9	0.030,0
韩国	0.051,1	0.040,6	0.038,8	0.038,8	0.039,7	0.036,1	0.033,1
印度	0.021,7	0.020,5	0.020,5	0.016,4	0.020,6	0.020,8	0.021,3
越南	0.020,9	0.021,0	0.024,4	0.027,6	0.028,2	0.027,8	0.028,9
东盟	0.096,8	0.099,6	0.103,0	0.106,9	0.109,5	0.110,0	0.111,0
美国	0.114,3	0.109,0	0.107,0	0.098,0	0.097,4	0.100,4	0.101,0
墨西哥	0.032,5	0.031,3	0.032,3	0.028,1	0.028,5	0.030,3	0.032,3

1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亚洲的依存度在 2021 年达到过去 7 年的顶峰（0.47）之后，连续两年处在下降的态势。

续表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亚洲	0.448,0	0.436,7	0.439,3	0.452,2	0.468,9	0.434,1	0.417,7
北美	0.167,2	0.159,5	0.158,9	0.142,6	0.141,9	0.147,8	0.151,2
欧盟	0.278,5	0.277,8	0.274,0	0.252,4	0.253,2	0.244,6	0.25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3.2.2　从产品视角分析中间品贸易的新特征

本节深入产品层面，更为集中地分析单一产品对不同经济体的依存度变化情况。首先从上节全球贸易量最大的 29 种中间品中选取排名前 22 位的中间品，计算各经济体每种中间品的贸易额占该中间品全球贸易额的比重，这一指标也表明了某中间品对单一经济体的依存度。如果某中间品贸易对一经济体的依存度上升，则意味着该经济体在这一产品上生产竞争力的提高，也可以从这一变化中部分地推断出生产能力在向这一经济体转移。

表 3.8 列出了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前 22 种中间品对亚洲、欧盟 27 国、美加墨以及 CPTPP 和 RCEP 经济体的依存度。从中可见，半数产品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半数对欧盟依存度最高，多数产品对 RCEP 经济体的依存度紧随亚洲之后。其中，电子元件（SITC 776）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为 0.73，对 RCEP 经济体依存度为 0.54。办公用机器（SITC 759）、电信设备（SITC 764）、照明设备（SITC 813）、纺织品（SITC 65）、珍珠宝石（SITC 667）、蓄电池（SITC 77812）对亚洲的依存度超过（含）0.4。对欧盟 27 国依存度最高的产品包括纸和纸板（SITC 641，0.43）和汽车用零部件［如轮胎 SITC 625（0.35）、汽车及零部件 SITC 784（0.41）］。对 RCEP 经济体依存度最高的产品为照明设备（SITC 813），与亚洲同为 0.46。

表 3.8　2023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EU27、USMCA、CPTPP 和 RCEP 的依存度

零部件 SITC 编码及名称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625 车轮用橡胶轮胎、可换外胎、轮胎垫带及内胎	0.26	0.35	0.18	0.14	0.26
641 纸和纸板	0.19	0.43	0.15	0.12	0.18
65 纱线、纺织品及制成品材料	0.42	0.23	0.10	0.12	0.40
667 已加工或未加工的珍珠、宝石和半宝石	0.42	0.10	0.18	0.03	0.09
67 钢铁材料	0.33	0.32	0.10	0.13	0.30
691 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品及零件	0.27	0.39	0.13	0.11	0.27
694 铁、钢、铜或铝制钉子、螺钉、螺母、螺栓、铆钉等	0.25	0.35	0.19	0.14	0.24
699 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品及零件	0.26	0.37	0.17	0.13	0.25
713 活塞内燃机及其零件	0.20	0.37	0.25	0.18	0.19
714 涡轮喷气发动机或涡轮螺桨发动机及其零件	0.30	0.26	0.16	0.20	0.20

续表

零部件 SITC 编码及名称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747 管子、槽、桶及类似物品用的龙头、阀门及类似器具	0.26	0.32	0.19	0.13	0.25
759 办公用机器和其他器材零件和附件	0.52	0.12	0.24	0.16	0.36
764 电信设备的零部件	0.48	0.19	0.16	0.19	0.38
772 开关装置零部件	0.36	0.32	0.17	0.17	0.30
773 未另列明的配电设备如电线、电缆、绝缘配件等	0.26	0.32	0.22	0.17	0.24
776 电子元件如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	0.73	0.08	0.06	0.22	0.54
77812 蓄电池	0.40	0.38	0.12	0.10	0.37
7788 未另列明的电动机械和设备及零件和附件（如电磁铁等）	0.36	0.30	0.16	0.16	0.34
784 汽车及零部件	0.20	0.41	0.26	0.17	0.19
813 未另列明的照明设备及配件	0.46	0.25	0.15	0.09	0.46
8211 座具（如飞机、汽车座位等）	0.26	0.33	0.26	0.15	0.27
8931 货物运输或包装用塑料制品	0.22	0.37	0.21	0.15	0.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9 至表 3.12 分别计算了 2017 年至 2023 年排名前 22 位的中间品贸易对中国、印度、东盟、墨西哥依存度的变化。具体就产品看，表 3.9 显示，电子元件（SITC 776，包括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见表 3.8）对中国的依存度在 2019 年到达高点，为 0.288，2020 年出现下降，到 2023 年降为 0.240，但仍占全球电子元件中间品贸易的近 1/4。表 3.10、3.11、3.12 显示，全球对东盟电子元件（SITC 776）的依存度从 2020 年的 0.197 上升到 2023 年的 0.213，尽管有所波动，但近 4 年在保持增长。全球对印度电子元件（SITC 776）的依存度数值仍很低，但从 2017 年的 0.005 开始增长，到 2023 年达到 0.012。墨西哥的电子元件情况同东盟一致。这些变化显示出，电子元件相关产品在中国的生产边际上有所降低，在东盟、印度和墨西哥略有增长的态势，电子产品全球价值链可能正在出现从中国向东盟、印度和墨西哥小幅转移的情况。办公机器零件（SITC 759）、钢铁材料（SITC 67）、纺织品类（SITC 65）、未另列明的电动机械（SITC 7788）等的变化特征与电子元件基本相似。

另一个全球价值链产品是汽车零件（SITC 784，包括汽车及零部件，见表 3.8）。2020 年汽车及零部件贸易对墨西哥的依存度是 0.070，2023 年上升至 0.077，而同期中国则略有下降，东盟保持稳定。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过去几年不确定性提升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的汽车产业（不包括新能源汽车）经受了负面冲击的影响，而部分经济体如墨西哥则由于产业转移，中间品贸易保持增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亚洲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支柱。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前 22 种中间品中半数产品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见表 3.13 和表 3.14）。特别是亚洲生产的电子元件超过全球该品类中间品贸易的七成，体现出亚洲在高技

术含量中间品生产上已占据绝对竞争优势。这主要受益于亚洲在电子元件中间品制造领域已形成超级产业矩阵，即在核心材料研发、精密加工制造和终端组装测试上相互高度整合，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RCEP 生效对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中间品关税下降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第二，尽管中国从 2021 年开始出现全球价值链上部分中间品贸易转移的现象，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基本稳定，并且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依存度在提升。2023 年，在贸易量最大的 22 种中间品中，中国仍然有 20 种产品保持领先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上保持着竞争优势（见表 3.15）。电子元件（SITC 776）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虽从 2019 年的峰值 0.288 下降至 2023 年的 0.240，但仍远高于其他地区（同期东盟为 0.213，印度仅为 0.012，墨西哥为 0.014）。照明设备（SITC 813）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从 0.313 持续攀升到 2021 年的 0.415，反映出 LED 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起，22 种中间品中，有 16 种产品对中国的依存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本节对 2022 年和 2023 年排名前 22 位的中间品对中国、中国香港、印尼、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经济体的依存度进行了计算，通过各经济体在某一中间品贸易上的占比高低来判定该经济体在中间品相关的最终品或者中间品深加工上是否具有优势。[1]按照中间品贸易额占比这一指标可以发现，中国仍保持在亚洲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从 2021 年到 2023 年，大多数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出现频繁波动的特征。日本和韩国在一些高技术产品（如电子和汽车）上保持优势。中间品（特别是汽车和电子领域）贸易对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越南、泰国等的依存度逐年上升，部分显示出这些亚洲经济体已经步入追赶的轨道。

第三，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明显。涡轮发动机零件（SITC 714）对东盟的依存度从 2017 年的 0.074 升至 2023 年的 0.117，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航空零部件在东盟地区进行加工。另外，钢铁材料（SITC 67）对东盟的依存度也持续上升（2017 年为 0.074，2023 年升至 0.099）。在电子元件（SITC 776）领域，东盟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2023 年电子元件对中国的依存度是 0.240，而东盟为 0.213）。在电信设备（SITC 764）方面，中国该产品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0.237 降至 2023 年的 0.192，而此时东盟则从 2017 年的 0.101 大幅升至 0.141，从一个侧面说明电信设备（SITC 764）可能正从中国向东盟地区转移。

第四，印度在细分领域获得缓慢进步。虽然印度在电子元件等战略行业出现突破，但是尚未形成规模化。珠宝业（SITC 667，包括已加工或未加工的珍珠、宝石和半宝石）长期对印度的依存度最高，但是由于受到中国香港的挑战，印度的地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珠宝中间投入对印度的依存度从 2017 年的 0.223 降至 2023 年的 0.177。

1　珍珠和宝石或半宝石（SITC 667）中间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香港，说明这两个经济体在珠宝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新加坡在涡轮喷气发动机或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及其零部件（SITC 714）中间品集中度高，说明新加坡在喷气和螺旋桨发动机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

表 3.9　2017—2023 年中国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625	0.104	0.102	0.102	0.102	0.109	0.104	0.113
641	0.057	0.061	0.061	0.078	0.080	0.067	0.075
65	0.245	0.248	0.249	0.273	0.261	0.244	0.246
667	0.039	0.040	0.044	0.049	0.061	0.056	0.041
67	0.101	0.099	0.103	0.122	0.126	0.119	0.119
691	0.134	0.131	0.148	0.153	0.156	0.155	0.158
694	0.121	0.128	0.130	0.141	0.147	0.123	0.122
699	0.120	0.118	0.122	0.136	0.153	0.147	0.136
713	0.058	0.060	0.059	0.068	0.072	0.063	0.059
714	0.041	0.035	0.036	0.035	0.038	0.037	0.038
747	0.135	0.138	0.135	0.143	0.159	0.146	0.134
759	0.209	0.279	0.217	0.237	0.246	0.182	0.172
764	0.237	0.199	0.226	0.207	0.213	0.251	0.192
772	0.159	0.159	0.158	0.166	0.175	0.160	0.137
773	0.123	0.118	0.113	0.123	0.128	0.116	0.101
776	0.267	0.268	0.288	0.261	0.261	0.216	0.240
77812	0.187	0.192	0.193	0.186	0.210	0.241	0.239
7788	0.155	0.156	0.156	0.153	0.183	0.199	0.177
784	0.075	0.076	0.074	0.085	0.096	0.086	0.080
813	0.313	0.313	0.342	0.390	0.415	0.406	0.398
8211	0.164	0.169	0.173	0.198	0.209	0.184	0.177
8931	0.097	0.096	0.103	0.119	0.123	0.116	0.1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0　2017—2023 年印度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625	0.015	0.015	0.015	0.014	0.018	0.017	0.015
641	0.017	0.018	0.019	0.015	0.019	0.017	0.018
65	0.041	0.041	0.040	0.030	0.044	0.039	0.040
667	0.223	0.189	0.191	0.198	0.231	0.197	0.177

续表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67	0.029	0.026	0.028	0.027	0.032	0.025	0.027
691	0.014	0.014	0.014	0.012	0.014	0.014	0.014
694	0.017	0.018	0.018	0.014	0.017	0.014	0.019
699	0.018	0.019	0.019	0.016	0.019	0.018	0.018
713	0.014	0.015	0.014	0.014	0.018	0.018	0.016
714	0.016	0.022	0.024	0.020	0.021	0.022	0.021
747	0.014	0.015	0.016	0.015	0.016	0.017	0.018
759	0.007	0.019	0.008	0.015	0.017	0.010	0.011
764	0.018	0.011	0.016	0.011	0.012	0.017	0.023
772	0.010	0.012	0.012	0.011	0.012	0.013	0.015
773	0.009	0.009	0.010	0.009	0.010	0.010	0.011
776	0.005	0.007	0.009	0.006	0.007	0.009	0.012
77812	0.012	0.018	0.017	0.012	0.014	0.014	0.014
7788	0.012	0.023	0.018	0.013	0.015	0.016	0.017
784	0.012	0.012	0.012	0.011	0.014	0.014	0.014
813	0.009	0.008	0.008	0.005	0.006	0.006	0.007
8211	0.003	0.004	0.004	0.003	0.004	0.004	0.004
8931	0.010	0.011	0.011	0.010	0.012	0.010	0.0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1　2017—2023 年东盟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625	0.069	0.071	0.077	0.080	0.081	0.078	0.078
641	0.068	0.067	0.071	0.070	0.071	0.058	0.068
65	0.086	0.090	0.093	0.076	0.088	0.084	0.090
667	0.037	0.037	0.039	0.034	0.034	0.039	0.041
67	0.074	0.083	0.089	0.092	0.100	0.092	0.099
691	0.044	0.045	0.052	0.050	0.055	0.048	0.051
694	0.063	0.065	0.062	0.059	0.061	0.049	0.058
699	0.064	0.065	0.064	0.066	0.068	0.066	0.067

续表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713	0.049	0.055	0.058	0.049	0.050	0.051	0.048
714	0.074	0.102	0.116	0.130	0.117	0.115	0.117
747	0.048	0.046	0.048	0.051	0.050	0.050	0.054
759	0.104	0.079	0.106	0.152	0.151	0.106	0.123
764	0.101	0.120	0.107	0.094	0.098	0.133	0.141
772	0.091	0.093	0.097	0.097	0.100	0.101	0.100
773	0.073	0.072	0.080	0.083	0.086	0.079	0.077
776	0.220	0.210	0.216	0.197	0.192	0.224	0.213
77812	0.066	0.072	0.073	0.066	0.060	0.051	0.041
7788	0.089	0.079	0.079	0.082	0.093	0.094	0.091
784	0.039	0.041	0.039	0.038	0.042	0.042	0.039
813	0.022	0.021	0.022	0.022	0.023	0.025	0.029
8211	0.031	0.034	0.040	0.046	0.049	0.046	0.049
8931	0.067	0.067	0.068	0.065	0.064	0.059	0.05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2　2017—2023 年墨西哥 22 种中间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625	0.029	0.028	0.028	0.026	0.030	0.031	0.032
641	0.020	0.019	0.020	0.018	0.021	0.021	0.021
65	0.017	0.017	0.016	0.013	0.015	0.016	0.017
66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67	0.020	0.020	0.019	0.018	0.019	0.019	0.021
691	0.011	0.012	0.014	0.013	0.014	0.016	0.017
694	0.039	0.038	0.041	0.035	0.037	0.035	0.036
699	0.040	0.038	0.038	0.037	0.037	0.038	0.038
713	0.066	0.068	0.071	0.068	0.071	0.075	0.072
714	0.022	0.021	0.022	0.019	0.018	0.017	0.015
747	0.036	0.034	0.035	0.032	0.033	0.033	0.034
759	0.030	0.015	0.044	0.016	0.026	0.050	0.051

续表

SITC 编码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764	0.032	0.038	0.025	0.031	0.023	0.020	0.025
772	0.048	0.047	0.050	0.046	0.047	0.051	0.055
773	0.070	0.069	0.070	0.066	0.071	0.073	0.074
776	0.015	0.015	0.017	0.012	0.013	0.015	0.014
77812	0.029	0.031	0.025	0.027	0.023	0.021	0.022
7788	0.033	0.039	0.038	0.038	0.031	0.032	0.032
784	0.067	0.067	0.072	0.070	0.071	0.077	0.077
813	0.033	0.031	0.027	0.024	0.023	0.004	0.022
8211	0.057	0.053	0.052	0.045	0.044	0.052	0.058
8931	0.047	0.045	0.048	0.044	0.046	0.047	0.0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3　2023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SITC 编码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625	0.11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0	0.00	0.04	0.01	0.26
641	0.07	0.00	0.02	0.02	0.01	0.02	0.01	0.00	0.01	0.01	0.01	0.19
65	0.25	0.01	0.02	0.04	0.02	0.02	0.01	0.00	0.00	0.01	0.05	0.42
667	0.04	0.15	0.00	0.18	0.01	0.00	0.00	0.00	0.01	0.03	0.01	0.42
67	0.12	0.00	0.04	0.03	0.04	0.04	0.01	0.00	0.01	0.01	0.02	0.33
691	0.16	0.01	0.00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27
694	0.12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0	0.01	0.02	0.02	0.25
699	0.14	0.01	0.01	0.02	0.02	0.02	0.01	0.00	0.01	0.02	0.02	0.26
713	0.06	0.00	0.01	0.02	0.05	0.02	0.00	0.00	0.01	0.02	0.01	0.20
714	0.04	0.08	0.00	0.02	0.03	0.01	0.00	0.00	0.10	0.01	0.00	0.30
747	0.13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1	0.02	0.01	0.01	0.26
759	0.17	0.15	0.00	0.01	0.01	0.05	0.02	0.01	0.03	0.02	0.04	0.52
764	0.19	0.08	0.01	0.02	0.03	0.02	0.01	0.00	0.02	0.01	0.08	0.48
772	0.14	0.05	0.01	0.01	0.03	0.03	0.02	0.01	0.02	0.02	0.02	0.36

续表

SITC 编码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773	0.10	0.02	0.01	0.01	0.03	0.02	0.01	0.01	0.01	0.01	0.03	0.26
776	0.24	0.18	0.00	0.01	0.03	0.06	0.06	0.02	0.09	0.02	0.03	0.73
77812	0.24	0.02	0.00	0.01	0.03	0.06	0.01	0.00	0.00	0.00	0.02	0.40
7788	0.18	0.02	0.01	0.02	0.04	0.02	0.01	0.01	0.01	0.02	0.03	0.36
784	0.08	0.00	0.01	0.01	0.04	0.03	0.01	0.00	0.00	0.02	0.01	0.20
813	0.40	0.01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01	0.46
8211	0.18	0.00	0.01	0.00	0.02	0.01	0.00	0.00	0.00	0.01	0.03	0.26
8931	0.11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0.00	0.01	0.02	0.01	0.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4　2022 年 22 种零部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SITC 编码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625	0.10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0	0.00	0.04	0.01	0.26
641	0.07	0.00	0.02	0.02	0.01	0.01	0.01	0.00	0.01	0.01	0.01	0.17
65	0.24	0.01	0.02	0.04	0.02	0.02	0.01	0.00	0.00	0.01	0.05	0.42
667	0.06	0.13	0.00	0.20	0.00	0.00	0.00	0.00	0.01	0.02	0.00	0.43
67	0.12	0.00	0.04	0.02	0.04	0.04	0.01	0.01	0.01	0.01	0.02	0.32
691	0.16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26
694	0.12	0.00	0.01	0.01	0.03	0.02	0.01	0.00	0.01	0.01	0.01	0.24
699	0.15	0.01	0.01	0.02	0.02	0.02	0.01	0.00	0.01	0.02	0.02	0.28
713	0.06	0.00	0.01	0.02	0.06	0.02	0.00	0.00	0.01	0.02	0.01	0.21
714	0.04	0.07	0.00	0.02	0.03	0.01	0.00	0.00	0.11	0.01	0.00	0.29
747	0.15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0	0.02	0.01	0.01	0.27
759	0.18	0.17	0.00	0.01	0.01	0.06	0.02	0.01	0.03	0.01	0.04	0.54
764	0.25	0.11	0.01	0.02	0.03	0.06	0.02	0.00	0.03	0.01	0.06	0.60
772	0.16	0.06	0.01	0.01	0.04	0.03	0.02	0.01	0.02	0.02	0.02	0.41
773	0.12	0.02	0.01	0.01	0.03	0.02	0.01	0.01	0.01	0.01	0.03	0.28
776	0.22	0.17	0.00	0.01	0.03	0.05	0.06	0.02	0.09	0.02	0.03	0.70

续表

SITC 编码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77812	0.24	0.03	0.00	0.01	0.03	0.06	0.01	0.00	0.01	0.00	0.02	0.43
7788	0.20	0.02	0.01	0.02	0.04	0.02	0.01	0.01	0.01	0.02	0.03	0.40
784	0.09	0.00	0.01	0.01	0.04	0.03	0.01	0.00	0.00	0.02	0.01	0.21
813	0.41	0.01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01	0.46
8211	0.18	0.00	0.01	0.00	0.02	0.01	0.00	0.00	0.00	0.01	0.03	0.27
8931	0.12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0.00	0.01	0.02	0.01	0.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5　2023 年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零部件产品清单

序号	SITC 编码	零部件产品名称
1	625	各种车轮用的橡胶轮胎、可换外胎、轮胎垫带及内胎
2	641	纸和纸板
3	65	纱线、纺织品及制成品材料
4	664	玻璃
4	67	钢铁材料
6	691	未另列明的钢铁或铝结构物及其部件
7	699	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品及零件
8	713	活塞内燃机及其零件
9	747	管子、锅炉外壳、槽、桶及类似物品用的龙头、旋塞、阀门等
10	748	传动轴和曲柄，轴承箱和普通轴承；齿轮和齿轮装置等
11	759	办公用机器和其他器材零件和附件
12	764	电信设备的零部件
13	772	开关装置零部件
14	773	未另列明的配电设备如电线、电缆、绝缘配件等
15	776	电子元件如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
16	77812	蓄电池
17	784	汽车及零部件
18	813	照明设备及配件
19	8211	座具（如飞机、汽车座位等）
20	8931	货物运输或包装用塑料制品

3.2.3　亚洲工厂主要成员对亚洲工厂仍然保持高度依赖

本节采用亚洲工厂内部中间品贸易的相互依存度来分析亚洲全球价值链相互依存格局的变化。[1]表 3.16 至表 3.18 显示，亚洲工厂中间品贸易的自身依存度仍居高位，但近年出现下降。如，2021 年亚洲工厂自身的依存度为 0.58，2022 降为 0.56，2023 年又降至 0.5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选择同区域外（工厂外）的伙伴进行。北美工厂中间品贸易的自身依存度提升，2021—2022 年，北美工厂自身依存度从 0.39 上升为 0.40，到 2023 年又进一步提升到 0.43。相比之下，欧洲工厂中间品贸易的自身依存度只在 2023 年出现明显下降，从 2021—2022 年的 0.61，降低至 0.57。

除了亚洲工厂的自身依存度外，表 3.16 至表 3.18 还展示了 2021—2023 年亚洲工厂成员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彼此依存关系。结果显示，亚洲工厂主要成员对亚洲工厂仍然保持高度依赖，其中中国香港和印尼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最高。印度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上升，印度中间品贸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从 2022 年的 0.40 上升到 2023 年的 0.44，其他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处于下降趋势。中国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有所下降但仍超过 0.41，2021—2023 年分别为 0.44、0.42、0.41。

日本和韩国试图实现市场多元化，降低中间品贸易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日本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从 2021 年的 0.30，持续降至 2023 年的 0.27；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也从 2021 年的 0.33 下降到 2023 年的 0.31。总的来看，在中间品贸易领域，中国仍是日本和韩国最为依赖的经济体。日本与韩国之间的依存关系稳定在 0.06 ~ 0.07，2021—2023 年，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始终为 0.06，中国对韩国的依存度从 2021 年的 0.09 下降到 2023 年的 0.08。

东盟国家中间品贸易的依存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越南对中国、韩国的依存度保持在高位，分别处于 0.3 和 0.16 左右，远远高于对日本的依存度（0.06）。而菲律宾对日本的依存度为 0.13，远高于对韩国的依存度（0.07），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依存度保持在 0.14 ~ 0.16 的高位，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依存度也稳定在 0.10 ~ 0.12，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外，东盟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都低于 0.05，意味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区域枢纽地位凸显。

印度与亚洲的联结较弱，印度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始终低于 0.45，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均为 0.40 左右，但 2023 年上升到 0.44，其中，印度对中国的依存度从 2021 年的 0.16 升至 2023 年的 0.22，远高于亚洲其他经济体。

2021—2023 年，各经济体对 RCEP 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相对稳定，部分经济体有轻微下降。中国香港对 RCEP 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最高，常年保持在 0.7 以上，其次为越南，在 0.6 左右，泰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对 RCEP 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保持在 0.55 附近或以上。亚洲整体对 RCEP 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从 2021 年的 0.52 下降到 2023 年的 0.46，整体保持高位。RCEP 经济体对自身的依存度 2021 年和 2022 年均为 0.48，2023 年下降到 0.42，体现出亚洲和 RCEP 经济体贸易伙伴的进一步多元化。

1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相互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是，假设有经济体 X 和经济体 Y，（a）X 对 Y 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用 TD_{XY} 表示）等于 X 与 Y 的贸易量（出口加进口）除以 X 与世界的贸易总量。（b）X 对亚洲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用 TD_{XA} 表示），等于 X 与亚洲（指亚洲 11 个经济体：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的中间品贸易量（出口加进口）除以 X 与世界的贸易总量。（c）亚洲的中间品贸易依存度（用 TD_{A} 表示）等于亚洲内部中间品的贸易量（出口加进口）除以亚洲与世界的贸易总量（包括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量）。

表 3.16　2023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中国	—	0.08	0.02	0.03	0.06	0.08	0.03	0.02	0.02	0.02	0.05	0.41	0.12	0.13	0.21	0.36
中国香港	0.51	—	0.00	0.03	0.03	0.04	0.02	0.01	0.05	0.02	0.03	0.75	0.04	0.05	0.15	0.72
印尼	0.39	0.01	—	0.04	0.10	0.04	0.03	0.02	0.04	0.04	0.04	0.75	0.05	0.06	0.23	0.71
印度	0.22	0.03	0.02	—	0.03	0.04	0.01	0.00	0.01	0.02	0.03	0.44	0.12	0.17	0.11	0.39
日本	0.27	0.02	0.03	0.02	—	0.06	0.03	0.02	0.01	0.06	0.05	0.58	0.07	0.17	0.13	0.55
韩国	0.31	0.05	0.01	0.02	0.07	—	0.02	0.01	0.02	0.01	0.09	0.63	0.07	0.14	0.23	0.56
马来西亚	0.19	0.08	0.02	0.01	0.05	0.04	—	0.01	0.16	0.04	0.04	0.64	0.08	0.14	0.28	0.55
菲律宾	0.20	0.11	0.01	0.01	0.13	0.07	0.04	—	0.06	0.04	0.03	0.69	0.08	0.13	0.27	0.58
新加坡	0.14	0.10	0.04	0.02	0.04	0.07	0.10	0.02	—	0.04	0.03	0.60	0.07	0.12	0.20	0.49
泰国	0.20	0.03	0.02	0.03	0.14	0.03	0.04	0.02	0.03	—	0.03	0.59	0.06	0.17	0.27	0.55
越南	0.29	0.03	0.01	0.02	0.06	0.15	0.02	0.01	0.01	0.02	—	0.62	0.07	0.18	0.10	0.60
亚洲	0.17	0.05	0.02	0.02	0.05	0.05	0.03	0.01	0.03	0.02	0.04	0.51	0.08	0.11	0.18	0.46
EU27	0.09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16	0.57	0.07	0.05	0.15
USMCA	0.14	0.01	0.00	0.03	0.03	0.03	0.02	0.01	0.01	0.02	0.03	0.33	0.09	0.43	0.34	0.31
CPTPP	0.15	0.03	0.02	0.01	0.02	0.04	0.03	0.01	0.02	0.03	0.03	0.38	0.06	0.27	0.13	0.35
RCEP	0.11	0.06	0.02	0.02	0.05	0.06	0.03	0.01	0.02	0.03	0.05	0.47	0.09	0.13	0.19	0.42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对首行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7　2022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中国	—	0.08	0.02	0.02	0.06	0.09	0.04	0.02	0.02	0.02	0.05	0.42	0.11	0.13	0.21	0.38
中国香港	0.51	—	0.00	0.03	0.03	0.04	0.03	0.02	0.06	0.01	0.03	0.76	0.04	0.05	0.16	0.74
印尼	0.39	0.01	—	0.03	0.10	0.05	0.03	0.02	0.04	0.04	0.04	0.75	0.04	0.06	0.23	0.72
印度	0.16	0.08	0.01	—	0.02	0.04	0.01	0.00	0.03	0.02	0.02	0.40	0.14	0.18	0.11	0.33
日本	0.29	0.02	0.03	0.02	—	0.07	0.03	0.02	0.01	0.06	0.05	0.60	0.06	0.16	0.13	0.56
韩国	0.33	0.05	0.01	0.02	0.06	—	0.02	0.01	0.02	0.01	0.09	0.64	0.07	0.13	0.23	0.57

续表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马来西亚	0.19	0.08	0.02	0.01	0.06	0.04	—	0.01	0.15	0.04	0.04	0.64	0.08	0.13	0.27	0.56
菲律宾	0.19	0.12	0.01	0.01	0.13	0.07	0.03	—	0.08	0.04	0.03	0.71	0.07	0.11	0.28	0.59
新加坡	0.14	0.11	0.04	0.02	0.04	0.07	0.11	0.03	—	0.03	0.03	0.61	0.07	0.10	0.20	0.50
泰国	0.21	0.03	0.03	0.04	0.15	0.04	0.04	0.03	0.02	—	0.04	0.63	0.06	0.15	0.28	0.59
越南	0.30	0.03	0.01	0.02	0.06	0.16	0.02	0.01	0.01	0.02	—	0.64	0.07	0.17	0.11	0.61
亚洲	0.19	0.06	0.02	0.02	0.05	0.07	0.03	0.02	0.03	0.02	0.04	0.56	0.08	0.12	0.19	0.51
EU27	0.10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17	0.61	0.07	0.05	0.15
USMCA	0.16	0.01	0.00	0.03	0.03	0.03	0.03	0.01	0.01	0.02	0.04	0.37	0.09	0.40	0.33	0.34
CPTPP	0.22	0.04	0.02	0.01	0.03	0.07	0.04	0.01	0.02	0.03	0.03	0.52	0.07	0.27	0.15	0.47
RCEP	0.14	0.07	0.02	0.02	0.06	0.07	0.04	0.02	0.02	0.03	0.05	0.53	0.09	0.13	0.20	0.48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对首行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表 3.18　2021 年亚洲工厂成员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指数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中国	—	0.10	0.02	0.02	0.06	0.09	0.04	0.02	0.01	0.02	0.06	0.44	0.12	0.13	0.22	0.39
中国香港	0.56	—	0.00	0.02	0.03	0.04	0.02	0.01	0.06	0.01	0.03	0.79	0.04	0.04	0.14	0.77
印尼	0.36	0.01	—	0.03	0.10	0.05	0.03	0.02	0.05	0.04	0.04	0.74	0.05	0.06	0.24	0.70
印度	0.16	0.09	0.01	—	0.02	0.04	0.01	0.00	0.02	0.02	0.02	0.40	0.16	0.17	0.10	0.32
日本	0.30	0.03	0.03	0.01	—	0.06	0.03	0.02	0.02	0.06	0.05	0.60	0.07	0.16	0.12	0.57
韩国	0.33	0.07	0.01	0.02	0.06	—	0.02	0.01	0.02	0.01	0.11	0.66	0.07	0.13	0.23	0.57
马来西亚	0.21	0.09	0.02	0.01	0.06	0.04	—	0.01	0.14	0.04	0.04	0.66	0.09	0.13	0.26	0.57
菲律宾	0.19	0.13	0.01	0.01	0.13	0.08	0.03	—	0.07	0.05	0.03	0.73	0.07	0.10	0.28	0.60
新加坡	0.14	0.13	0.04	0.01	0.04	0.06	0.12	0.02	—	0.03	0.03	0.62	0.07	0.10	0.20	0.48
泰国	0.21	0.03	0.03	0.03	0.17	0.04	0.04	0.03	0.02	—	0.04	0.65	0.07	0.12	0.29	0.61
越南	0.30	0.03	0.01	0.02	0.06	0.16	0.02	0.01	0.01	0.02	—	0.64	0.08	0.16	0.11	0.60
亚洲	0.20	0.07	0.02	0.02	0.05	0.07	0.03	0.02	0.03	0.02	0.05	0.58	0.09	0.12	0.19	0.52
EU27	0.10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1	0.17	0.61	0.06	0.05	0.15

续表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尼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亚洲	EU27	USMCA	CPTPP	RCEP
USMCA	0.17	0.01	0.00	0.03	0.04	0.04	0.03	0.01	0.01	0.01	0.03	0.38	0.10	0.39	0.33	0.35
CPTPP	0.22	0.05	0.02	0.01	0.03	0.06	0.04	0.01	0.02	0.03	0.03	0.48	0.08	0.23	0.15	0.48
RCEP	0.14	0.08	0.02	0.02	0.06	0.07	0.04	0.02	0.02	0.03	0.06	0.54	0.09	0.13	0.21	0.48

注：表中数据代表的是首列经济体对首行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http://comtrade.un.org.db。

专栏 3.1　中国产业转移态势与预测

近年来，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产业转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而言，中国产业向外转移的调整仍未结束，但转移结构和趋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2025 年，中高端产业的外迁速度和规模预计将放缓，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外迁势头将会削弱，中国留住外资产能的基本盘优势依然存在，长期来看仍是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与此同时，产业转移将使区域内的产业链联系不断加强，而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将会延长。以下对中国产业转移的风险、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展开初步分析。

一、中国产业链面临的转移风险

中国产业链仍然面临较大的转移风险。从中国内部来看，国内资本回报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型投资局面尚未形成，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产业向外转移的重要推力。另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受损，导致存量外资企业外移的可能性上升。例如，2024 年上半年，汽车行业掀起“价格战”，竞争日趋激烈成为驱动国内外汽车企业向外转移产能的原因之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外部压力维持高位。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使部分产能逐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加快了这一过程。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份额已显著下降，2024 年上半年跌至 12.7%的低点。二是新冠疫情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和其他产业政策不断出台，中国台湾、墨西哥、东南亚和印度等地也纷纷推出宽松的引资政策，试图抓住中国产业向外转移的机会。这些政策刺激是拉动国内产业转移的重要短期因素。三是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处于紧张态势。特朗普上台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还在延续，“对等关税”计划充满不确定性。欧美国家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围堵仍在加码，这是刺激中国高技术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外部原因。

尽管如此，中国留住外资产能的基本盘优势依然存在，长期来看仍是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对外资企业具有重要吸引力。外资企业贸然离开中国，可能同时面临失去市场和成熟的供应链配套风险。加之中国内部有利因素在不断聚集显现，包括宏观政策空前宽松，房地产市场有所企稳，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快速增加等，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和新机遇。

二、中国产业链转移结构的变化

中国产业链转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预计 2025 年高端和先进制造业的转移趋缓，而

中低端产业的转移趋势或将延续。地缘政治和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技术领域的竞争，促使高科技企业离开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由于地缘政治风险，15%的成员企业积极考虑将生产移出中国。疫情导致企业供应链分散化决策的影响依然存在，推动企业回流或者近岸生产。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39%的制造业高管计划至少将部分生产搬回母国或者近岸国家以预防未来的中断风险。2023 年，美国制造业回流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和应用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和化学行业，这四个行业创造的岗位数量占据了新增岗位数量的 88%。回流美国的产业主要是中高技术产业，创造的岗位数量超过 87%。回流（包含 FDI）美国的产业主要来自韩国（14%）、中国（12%）、日本（12%）、德国（11%）和英国（10%）。从地区来看，回流美国的产业主要来自亚洲（87%）。

除回流美国，包括苹果、微软、谷歌等在内的产业链巨头已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苹果公司 2023 年将中国 5%至 7%的手机生产转移到了印度，预计到 2025 年增加至 25%。对中间品贸易的分析显示，中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依赖度下降，其中，机械与家用电器主要转向墨西哥和韩国，通信产品转向中国台湾、越南，而机电产品则主要转向韩国、越南等地。近岸生产受益较大的墨西哥，已成为美国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重要的接近美国市场的生产基地。2021 年至 2022 年，墨西哥连续两年同比增长近 12%，但 2023 年有所放缓，同比增长 2.2%。

但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将会放缓。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刺激产业转移的政策性因素逐渐被消化。产业承接地要么成本高昂（如回流美国的中高端产业），要么配套不足、市场较小（如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未来中高端产业的转移重点需要关注墨西哥（靠近市场）和越南（配套能力增强）两个市场的情况。在美国对墨西哥加征 25%的关税生效后，预计以中转贸易为目的向墨西哥转移的势头会进一步减弱。其次，国内中高端产业发展潜力和优势逐渐显现，包括人才优势、市场优势和新技术优势。2024 年中国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以及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增强了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和韧性。最后，预计 2025 年，美国的产业回流趋势将继续放缓。产业刺激和补贴力度退坡、相关产业需求疲弱（如电动车、芯片产业）、美元升值、利率维持高位等都将降低回流速度。

中低端产业转移趋势延续的原因则更为复杂。从中国内部视角来看，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采取“中国+1”的供应链布局策略，保持在中国运营的同时，将生产分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整体上，亚洲工厂和亚洲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从 2010 年的 6,800 美元上升至 2022 年的 12,500 美元。因此，劳动力成本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承接了寻求低成本的产业转移。2024 年上半年，越南制造业增速达到 8.67%，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越南出口同比增长 17%，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3.1%。整体上，海外已形成承接低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一趋势难以改变。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地区，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国内低端产业的发展在成本上升通道难以阻断的情形下，其转移趋势需要观察未来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深度，以及如何处理数字技术与就业工人之间的矛盾。

尽管如此，全球价值链仍在变长，而不是因供应链中断担忧多元化而变得更短，这种变长的趋势尤其体现在中美之间。越来越多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将自身嵌入中美共同构建的产业链之中。从长期趋势来看，区域内的产业链联系正变得更加紧密，这种加强趋势已有多年。但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在延长。中美公司之间形成的价值链，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等原因，加入了其他第三方国家和地区。这些第三方在美洲以墨西哥、巴西等国为主；而在东南亚则以越南等国为主。中美价值链的稳固性需要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例如对第三方进口的限制性关税政策或原产地排除等。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态势仍面临较大的转移风险，但转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高端产业转移趋缓，而中低端产业转移趋势延续；区域内产业链联系的加强和中美价值链的延长也成为重要趋势。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和进口贸易格局的调整，以及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外资的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

第 4 章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

4.1 亚洲经济体服务贸易

本节采用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2024 年版），通过增加值分解方法，分析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情况。研究对象包括 25 个亚太经济体[1]，重点分析 2024 年这些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动态及其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影响，并结合 2015—2023 年的数据，尝试评估新冠疫情后两年服务贸易的恢复情况。

第一，相对区域外而言，25 个经济体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持续增强。表 4.1 对 2023 年亚太地区 25 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出口进行了传统统计口径和增加值统计口径的核算，同时展示了 2015—2023 年间两种口径下服务业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其中，从服务业出口额来看，2023 年，25 个经济体的服务出口总额为 18,070.80 亿美元，相较于 2022 年的 18,861.62 亿美元下降了 4.19%。其中，对区域内的服务出口总额达到 4,403.1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5.07%；对区域外的服务出口总额为 13,667.6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4.14%。尽管 2023 年的服务出口总额有所下降，但对区域内的服务出口总额增加了 417.83 亿美元，而对区域外的服务出口总额减少了 1,208.86 亿美元。可以看出，总体下降主要源于对区域外出口的减少，而区域内的服务贸易显示出较强的增长和一体化趋势。从以增加值为基准核算的服务业出口来看，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年均增长 1.36%，显著高于区域外服务业增加值出口 –2.28% 的年均增长率。无论是从传统统计口径还是从增加值统计口径看，近年来区域内服务业出口增加值均高于区域外服务业出口增加值，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对区域内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

从国别和地区数据来看，2023 年 25 个经济体中 16 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出口为正增长。尽管与 2022 年相比，这些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略有回落，但仍显示出强劲的韧性[2]。2023 年，6 个经济体服务业出口规模超出 1,000 亿美元[3]。其中，新加坡以 3,121.61 亿美元居于首位，印度以 3,175.20 亿美元紧随

1 25 个经济体为澳大利亚、中国、印尼、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老挝、文莱、不丹、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马尔代夫、尼泊尔、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2 2022 年 19 个经济体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2015—2020 年）为正增长。（见《博鳌亚洲论坛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4 年度报告》）

3 2022 年服务业出口超出千亿美元增长的 6 个经济体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2023 年服务业出口超出千亿美元增长的 6 个经济体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其后，中国则以 2,494.73 亿美元排名第三。另外 3 个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为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上述 6 个经济体对区域内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且均显著高于对区域外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例如，中国香港对区域内服务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28.26%，但对区域外服务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4.29%。同样的，从增加值口径测算的服务业出口来看，无论是服务出口大国还是小规模经济体，对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均实现正增长，显示出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深化。特别是新兴市场（如越南、菲律宾）对区域内服务贸易的依存度也在显著上升。除泰国和马尔代夫外，其他 23 个经济体对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对区域外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从进口角度也可以得到区域内服务贸易增强的结论。表 4.2 为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进口和服务业增加值进口的测算结果。在基于传统口径计算的服务业进口总额方面，除尼泊尔外，其他 24 个经济体 2015—2022 年来自区域内服务业的进口年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来源于区域外服务业的进口年均增长率。从增加值口径看，除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外，其他 22 个经济体的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进口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区域外的服务进口增长率。这表明区域内服务贸易的经济联动性和生产协作水平正在不断提高。结合当前亚太地区的政策和贸易形势，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RCEP 的实施进一步降低了亚太区域内的贸易壁垒，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的标准化和一体化发展。其次，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如跨境电商、云服务和金融科技，显著改变了服务贸易模式。例如，中国和新加坡在数字服务贸易中表现突出，带动了区域内数字化服务的快速增长。最后，亚太地区的绿色发展政策，如中国“双碳”目标正在引领环保技术和服务的贸易增长。这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合作，也增强了对全球服务贸易格局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后亚太地区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和增长势头。区域内服务贸易的一体化程度显著提升，对经济复苏和生产体系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数字化和绿色经济的深化发展，服务贸易将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关注政策协同和技术创新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

第二，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有助于从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个视角解读服务业出口的实际影响。表 4.3 表明，整体而言，2023 年 25 个经济体制造业出口总额为 76,997.68 亿美元，其中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为 20,124.87 亿美元，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 26.14%，相比 2022 年增长了 1%。从 2015 至 2023 年，25 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5.91%，而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6.17%，这一趋势体现了亚太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与表 4.1 中所列的 24 个经济体的直接服务业出口总额 18,070.80 亿美元相比，服务业的间接出口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份额。具体来看，除斯里兰卡外，25 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值。特别是包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 15 个经济体，在 2015 年至 2023 年间，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均高于制造业出口的整体年均增长率。

在表 4.3 中，关于制造业出口中境外服务增加值的测算结果显示，2023 年，25 个经济体制造业出口中来自境外的服务业增加值总额为 7,397.67 亿美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总额的 36.75%。这意味着，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大部分（63.25%）来源于本国或本地区。这一数据反映了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主要来自区域内经济体的贡献。从区域层面来看，在境外服务增加值的组成中，来自亚太区域内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占

表 4.1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增加值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服务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总额					
	出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增加值出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澳大利亚	1,204.24	6.91	409.61	14.51	794.63	13.65	733.58	9.77	215.10	15.10	518.48	8.88
中国	2,494.73	2.10	355.30	27.48	2,139.43	1.01	4,581.25	6.58	649.93	7.94	3,931.31	6.40
印尼	573.82	29.24	196.20	29.71	377.62	31.26	340.66	11.31	88.88	14.08	251.78	10.65
印度	3,175.20	14.75	320.54	25.58	2,854.66	13.98	1,540.62	7.32	141.81	9.46	1,398.81	7.24
日本	1,993.83	2.36	360.13	40.72	1,633.70	0.34	2,439.14	3.74	540.53	9.99	1,898.61	2.57
韩国	1,021.85	2.70	311.31	9.59	710.54	1.23	712.38	1.02	163.79	1.53	548.59	1.00
中国台湾	388.32	–5.64	125.80	5.04	262.52	–7.17	324.53	1.08	88.20	6.16	236.33	0.12
孟加拉国	60.68	10.85	24.82	357.58	35.86	3.86	63.91	2.53	10.42	27.32	53.49	0.95
马来西亚	683.48	1.51	247.04	15.04	436.44	–1.07	340.84	3.77	101.08	9.36	239.77	2.61
菲律宾	530.05	12.64	191.51	21.25	338.54	10.82	227.68	12.69	65.47	15.18	162.21	12.72
泰国	995.98	7.00	167.41	4.46	828.57	9.81	453.94	5.54	88.60	5.04	365.34	6.31
越南	248.59	16.96	81.91	15.19	166.68	24.69	233.14	13.86	70.78	17.19	162.37	13.21
哈萨克斯坦	106.90	0.82	23.10	10.92	83.80	–0.82	82.54	6.94	12.73	10.38	69.81	6.43
蒙古国	27.54	17.88	18.56	54.97	8.98	15.10	11.60	20.03	5.86	45.90	5.74	14.28

续表

经济体	服务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总额					
	出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增加值出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斯里兰卡	76.36	2.92	18.62	13.30	57.75	1.29	41.61	4.47	7.72	8.47	33.89	3.90
巴基斯坦	112.70	5.50	16.72	21.47	95.99	4.04	81.10	7.58	8.65	15.78	72.46	6.98
老挝	21.09	18.08	12.84	106.51	8.25	15.13	11.62	19.65	5.38	51.43	6.24	16.10
文莱	5.54	1.79	1.60	12.85	3.94	0.46	2.22	2.04	0.51	7.59	1.71	2.41
不丹	2.12	1.86	1.50	24.47	0.62	–9.14	1.01	6.58	0.71	57.61	0.30	–4.98
吉尔吉斯斯坦	10.91	8.52	1.09	10.81	9.82	8.57	4.23	9.05	0.37	11.13	3.86	9.02
柬埔寨	47.47	13.54	17.24	40.77	30.23	8.22	22.12	11.16	7.91	29.23	14.21	6.85
马尔代夫	36.38	12.25	6.19	22.78	30.19	12.66	12.31	13.25	1.91	13.10	10.40	14.72
尼泊尔	15.40	1.81	7.62	27.56	7.78	–5.45	4.89	0.85	2.00	18.01	2.89	–3.73
新加坡	3,121.61	5.22	1,061.40	10.09	2,060.21	3.54	716.41	5.05	173.87	6.81	542.54	4.63
中国香港	1,115.99	–1.16	425.09	28.26	690.89	–4.29	448.02	–1.80	127.99	35.55	320.03	–4.15
合计	18,070.80	–3.26	4,403.14	5.07	13,667.66	–4.14	13,431.37	–2.20	2,580.21	1.36	10,851.15	–2.28

注：年均增长率期间为 2015—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4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

表 4.2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业进口总额及增加值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服务业进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进口总额					
	进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增加值进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澳大利亚	1,025.60	4.25	391.46	10.16	634.14	2.21	720.05	9.94	223.98	44.83	496.06	29.83
中国	5,830.46	14.15	1,430.45	30.74	4,400.01	13.66	3,268.63	14.44	679.26	85.34	2,589.36	19.29
印尼	829.64	5.33	423.35	17.14	406.30	5.60	283.10	28.07	105.91	72.93	177.19	9.32
印度	1,520.41	28.30	395.10	58.15	1,125.31	29.26	835.39	37.83	193.74	142.54	641.65	24.53
日本	1,451.07	1.70	358.60	7.90	1,092.47	1.73	1,195.59	11.19	349.95	44.12	845.64	13.92
韩国	1,315.43	7.89	501.34	14.76	814.09	8.17	705.90	14.09	247.20	50.93	458.70	13.55
中国台湾	314.93	–0.53	130.53	11.43	184.39	–0.59	460.40	9.91	207.46	50.64	252.93	12.96
孟加拉国	226.07	16.04	124.35	98.74	101.72	13.03	87.03	4.39	28.61	200.36	58.42	9.76
马来西亚	330.86	–0.28	142.73	6.58	188.14	–1.58	270.32	45.06	96.94	16.45	173.38	74.02
菲律宾	592.78	20.05	365.86	46.92	226.93	16.12	223.36	11.20	74.38	89.51	148.98	18.24
泰国	568.25	9.33	267.66	16.05	300.59	7.03	336.60	12.80	145.17	67.68	191.44	16.03
越南	616.01	12.98	382.50	49.55	233.51	19.96	233.42	14.45	91.11	125.93	142.31	20.81
哈萨克斯坦	215.48	10.15	62.37	6.14	153.11	7.69	120.63	5.78	40.06	50.09	80.57	5.54
蒙古国	37.30	14.69	15.07	30.00	22.23	19.04	24.17	20.25	8.61	53.68	15.56	25.86

续表

经济体	服务业进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进口总额					
	进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增加值进口		对区域内		对区域外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斯里兰卡	54.53	0.19	29.34	6.76	25.18	3.95	22.49	2.34	9.07	66.36	13.43	21.78
巴基斯坦	97.85	–1.92	45.22	6.22	52.63	–3.72	69.70	4.17	23.69	295.40	46.01	9.38
老挝	32.52	7.85	11.88	25.67	20.64	5.37	9.95	5.11	3.43	30.31	6.53	15.55
文莱	22.21	1.29	6.15	25.29	16.06	0.86	10.18	20.06	3.23	21.60	6.95	28.13
不丹	4.95	4.28	4.42	36.97	0.53	–2.35	3.44	1.89	2.09	85.94	1.35	3.67
吉尔吉斯斯坦	16.35	1.96	7.52	13.15	8.83	–2.12	31.30	25.25	14.81	2,533.33	16.50	8.34
柬埔寨	58.04	14.98	26.27	33.99	31.77	15.21	12.64	10.77	4.83	72.23	7.81	26.44
马尔代夫	16.45	9.80	6.17	28.77	10.28	6.14	10.15	7.40	2.76	192.80	7.39	8.91
尼泊尔	54.97	8.21	47.53	45.40	7.45	71.05	19.43	9.61	9.79	132.43	9.64	36.75
新加坡	2,448.14	7.96	831.66	32.93	1,616.48	6.92	265.56	11.94	81.60	14.70	183.96	20.85
中国香港	588.06	–0.50	332.76	11.09	255.31	–1.69	344.38	–2.23	141.72	74.49	202.65	7.56
合计	18,268.37	7.87	6,340.26	17.11	11,928.11	7.46	9,563.80	12.24	2,789.38	39.49	6,774.42	6.45

注：年均增长率期间为 2015—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4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

表 4.3　2023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含量及其区域构成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制造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境外服务业增加值含量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金额	年均增长率	区域外份额	区域内份额	
澳大利亚	3,305.31	4.85	861.16	6.27	156.64	8.80	77.01	22.99	（5.10）
中国	29,874.81	6.69	7,673.55	8.32	2,141.25	11.18	78.40	21.60	（–3.19）
印尼	2,598.52	4.06	481.67	3.46	128.56	5.16	62.26	37.74	（5.96）
印度	5,285.15	10.15	1,074.18	4.26	455.24	20.98	83.36	16.64	（–2.33）
日本	14,324.35	7.70	4,118.15	8.07	1,107.24	13.59	74.39	25.61	（–0.41）
韩国	6,756.34	3.74	1,796.15	2.93	971.06	5.73	70.76	29.24	（–3.23）
中国台湾	4,187.93	6.73	1,144.29	10.13	786.70	11.22	49.20	50.80	（6.06）
孟加拉国	453.58	7.40	79.75	1.51	31.38	9.61	49.91	50.09	（23.82）
马来西亚	1,787.90	2.14	419.40	2.43	177.49	0.92	63.31	36.69	（1.38）
菲律宾	611.48	7.71	126.05	3.84	68.30	10.13	52.76	47.24	（13.96）
泰国	2,053.44	5.30	621.12	6.09	363.70	10.79	64.42	35.58	（4.77）
越南	2,316.70	10.28	660.78	12.17	406.82	14.65	56.09	43.91	（1.58）
哈萨克斯坦	730.98	7.76	199.21	11.02	37.89	14.32	79.72	20.28	（8.14）
蒙古国	89.54	8.97	30.89	16.33	16.55	25.97	73.76	26.24	（–9.32）
斯里兰卡	64.92	–0.88	18.26	–0.07	5.54	–0.10	56.81	43.19	（8.00）
巴基斯坦	200.12	3.89	43.98	5.94	6.35	4.30	63.26	36.74	（8.42）
老挝	91.49	17.10	13.36	33.52	7.33	46.18	70.79	29.21	（9.42）
文莱	102.57	6.04	17.95	11.89	15.64	21.17	81.18	18.82	（–3.74）
不丹	3.25	–2.28	0.38	4.96	0.25	8.30	50.52	49.48	（5.84）
吉尔吉斯斯坦	24.45	12.98	4.37	13.90	3.01	18.06	71.18	28.82	（13.17）
柬埔寨	108.33	12.74	21.58	12.46	18.29	22.24	60.02	39.98	（0.58）
马尔代夫	1.48	16.08	0.47	12.13	0.20	12.50	78.33	21.67	（10.68）
尼泊尔	10.95	7.22	2.52	6.36	0.78	7.26	49.62	50.38	（–14.84）
新加坡	1,844.56	2.72	632.90	1.19	444.83	1.62	71.35	28.65	（5.39）
中国香港	169.53	1.75	82.76	1.18	46.64	0.14	45.60	54.40	（22.30）
合计	76,997.68	5.91	20,124.87	6.17	7,397.67	8.74	80.11	22.99	（–1.52）

注：年均增长率为 2015—2023 年间年均增长率；“区域内份额”一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 2023 年的份额相对 2015 年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24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

比为 22.99%至 50.8%。具体而言，中国台湾、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境外服务增加值中，区域内份额超过 50%，显示出亚太经济体之间更高程度的服务一体化。这些结果表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服务业正在积极参与区域内制造业的生产分工，尤其是在促进亚洲经济复苏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最后，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以增加值为基准的核算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各经济体在全球生产分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表 4.4 显示，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在 2023 年的贸易赤字为 3,335.73 亿美元。然而，若采用以增加值为基准的衡量方式，则中国的服务贸易转为盈余，盈余金额为 1,312.62 亿美元。这一显著变化反映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服务业贡献的不同层面和深度。类似于中国对区域内服务业增加值贸易持赤字、对区域外持盈余的情况，还有其他经济体，如印尼、印度和中国香港等，共计十个经济体也呈现出类似的贸易格局。这些经济体对区域外服务（增加值）贸易持有盈余，而对区域内服务（增加值）贸易持赤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体通常都是亚太地区较大的经济体。

这种贸易格局的存在，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生产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参与不仅为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推动了区域内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贸易，特别是增加值的计算方式，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实际贡献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表 4.4　2023 年 25 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经济体	出口额基准（传统统计口径）			增加值基准		
	贸易差额	对区域内差额	对区域外差额	增加值贸易差额	对区域内差额	对区域外差额
澳大利亚	178.65	18.16	160.49	13.54	−8.88	22.42
中国	−3,335.73	−1,075.15	−2,260.58	1,312.62	−29.33	1,341.95
印尼	−255.82	−227.15	−28.68	57.56	−17.02	74.59
印度	1,654.79	−74.56	1,729.35	705.23	−51.93	757.16
日本	354.45	22.39	332.05	481.41	12.83	468.58
韩国	542.76	1.53	541.23	1,243.55	190.58	1,052.98
中国台湾	−42.98	−49.87	6.90	449.65	−40.71	490.36
孟加拉国	−165.39	−99.53	−65.86	−23.12	−18.18	−4.94
马来西亚	352.62	104.31	248.31	70.53	4.14	66.39
菲律宾	−62.73	−174.35	111.62	4.32	−8.91	13.24
泰国	427.73	−100.25	527.99	117.34	−56.57	173.90
越南	−367.43	−300.59	−66.84	−0.28	−20.33	20.05

续表

经济体	出口额基准（传统统计口径）			增加值基准		
	贸易差额	对区域内差额	对区域外差额	增加值贸易差额	对区域内差额	对区域外差额
哈萨克斯坦	−108.58	−39.27	−69.31	−38.08	−27.32	−10.76
蒙古国	−9.76	3.50	−13.25	−12.57	−2.75	−9.82
斯里兰卡	21.84	−10.72	32.56	19.12	−1.35	20.46
巴基斯坦	14.85	−28.50	43.35	11.40	−15.04	26.44
老挝	−11.42	0.97	−12.39	1.67	1.96	−0.29
文莱	−16.67	−4.55	−12.12	−7.96	−2.71	−5.25
不丹	−2.83	−2.92	0.09	−2.43	−1.38	−1.05
吉尔吉斯斯坦	−5.43	−6.42	0.99	−27.08	−14.44	−12.64
柬埔寨	−10.57	−9.02	−1.54	9.48	3.08	6.39
马尔代夫	19.93	0.01	19.91	2.16	−0.85	3.01
尼泊尔	−39.58	−39.91	0.34	−14.54	−7.79	−6.75
新加坡	673.47	229.74	443.73	450.85	92.27	358.59
中国香港	527.92	92.34	435.58	103.64	−13.73	117.37
合计	334.08	−1,769.84	2,103.92	4,928.01	−34.37	4,962.39

资料来源：依据表 4.1 和表 4.2 计算。

4.2　亚洲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本节将从电子商务与数字服务贸易两个维度概述亚洲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并探讨弥合区域数字鸿沟的一条重要途径：数字技能的培养。[1]

4.2.1　亚洲数字订购贸易蓬勃发展

2024 年，亚洲电子商务保持快速增长。根据 eMarketer 的估计，2024 年，亚太地区零售电子商务增速达到 8.4%，北美地区 8.6%，拉美地区、非洲、中东欧增速均在 11%和 13%之间，西欧增速为 5%。具体而言，eMarketer 预计中国零售电商销售额的增速为 8.3%，美国为 8.09%，众多亚太经济体的增速估计达到 10%以上，例如，印度为 18.0%，俄罗斯为 13.8%，马来西亚为 17.8%，泰国为 14.0%。在零售电商销售额方面，中国依旧为世界零售电商第一大市场（见图 4.1）。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增速远高于其总体货物贸易出口增速。2024 年，根据初步统计，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 2.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2] 2023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 2.37 万亿元，其中，出口达到 1.84 万亿元，进口达到 0.53 万亿元。2018—2023 年中国跨境

1　2023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第二版《数字贸易测度手册》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所有以数字方式订购和/或以数字方式交付的国际贸易”。数字订购的贸易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数字交付的贸易主要包括数字服务贸易。

2　写作时尚未披露进口和出口的具体数据。

电商出口平均增速为 24.66%，进口平均增速为 3.74%；同期，中国出口贸易增速为 7.68%，进口贸易平均增速为 5.01%（见图 4.2）。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平均增速比其货物贸易出口高出近 17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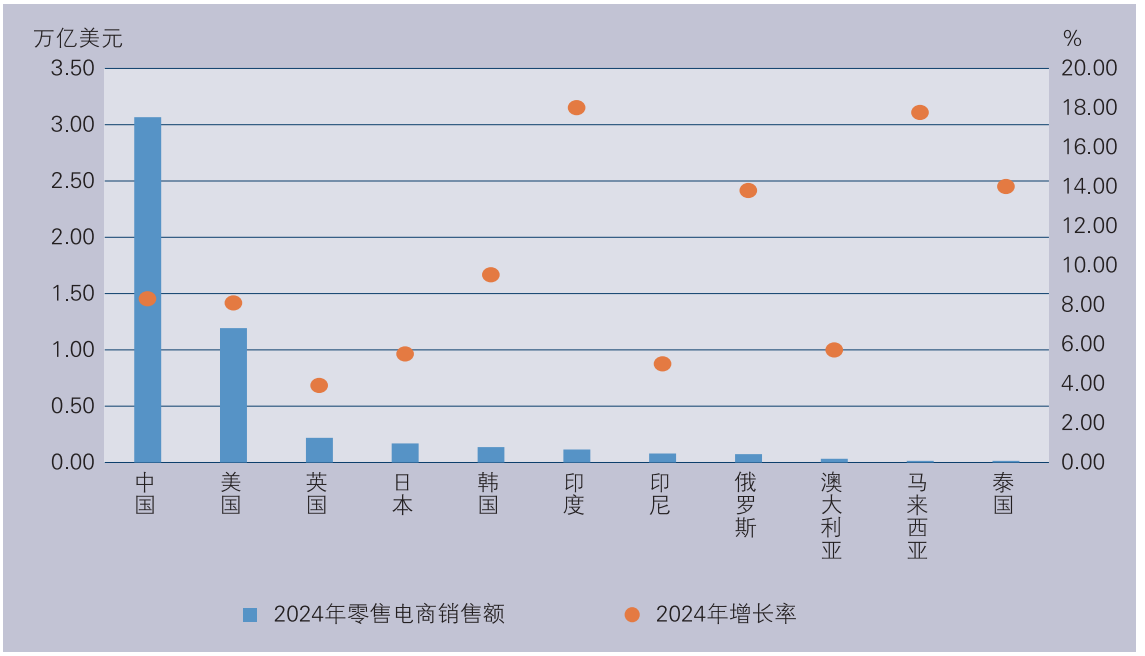


图 4.1　2024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零售电商销售额与增长率

资料来源：eMarke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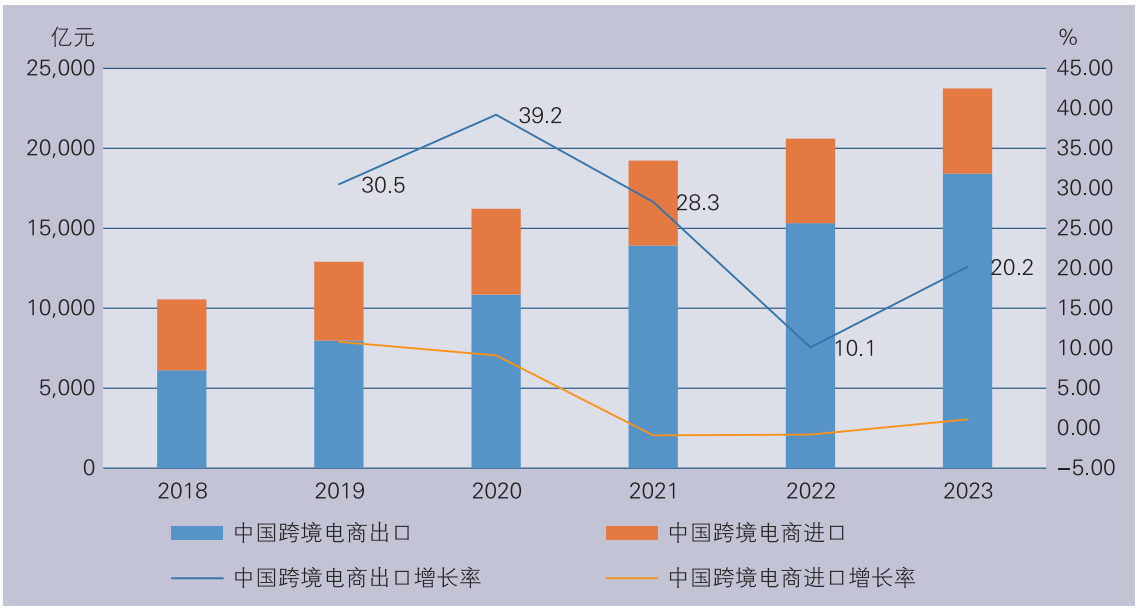


图 4.2　2018—2023 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额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东南亚数字经济稳步发展。2022—2024 年，东南亚 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商品交易总额）口径的数字贸易总额分别为 1,950 亿美元、2,280 亿美元和 2,630 亿美元，2023 年和 2024 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17%和 15%。其中，电子商务的 GMV 分别为 1,300 亿美元、1,380 亿美元和 1,590 亿美元，2023 年和 2024 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6%和 15%。其中，直播带货模式（video commerce）在多国年轻群体中取得成功，正在成为电商发展的新动力。该模式有助于小型跨境卖家专注日用、家居、美妆、宠物护理等细分赛道，通过社交媒体的营销引领时尚风潮，有助于迅速打造爆款产品。2022 年，直播带货模式达成的交易额占据东南亚电商 GMV 的比例还不到 5%，但是 2024 年该比例上升至 20%。[1]

与此同时，跨境小包的合规风险不容忽视。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美国 800 美元以下货值跨境小包裹免税的政策受到较大冲击，这给美国海关、快递服务以及跨境零售商带来严重影响，增加了该行业的不确定性，跨境小包一度在美国海关堆积如山。2025 年 2 月，欧盟宣布将对电商进口（e–commerce imports）采取行动，以应对该行业的挑战。欧盟声称，2024 年有 46 亿件低价值货物（价值 150 欧元或以下）进入欧盟市场，是 2023 年的两倍，这引发了欧盟对不公平竞争的担忧。此外，近年来，诸如印尼、巴西等新兴市场也加强了对跨境电商税收、进口品类等方面的监管。展望未来，跨境电商怎样适应动态调整的合规政策将考验供应链上的各方。

4.2.2　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数字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05 年至 2023 年，数字服务贸易（使用实际数字交付的服务衡量[2]）出口复合增长率为 8.19%，服务贸易增长率为 6.16%。相比之下，制造业贸易增长较为缓慢：同期，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仅为 4.65%，增速不仅低于服务贸易，更明显低于数字服务贸易。2023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达到 4.25 万亿美元，同比增速达到 8.98%，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的份额达到 53.71%。其中，数字服务贸易中的现代服务业[3]，包括其他商业服务（Other Business Services）、电信、计算机和信息（TCI）服务、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四类，总计占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92.62%，子项依次占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41.22%、24.57%、15.97%、10.86%，其增速分别为 9.71%、11.28%、7.50%、1.10%。因此，2023 年 TCI 服务的增速在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中的现代服务业子类中最高，出口额达到 1.04 万亿美元（见图 4.3）。TCI 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数字服务贸易增长的强劲趋势，推动全球服务贸易价值链成为未来世界贸易的重要增长动力。

1　东南亚电商数据来自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4 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报告中东南亚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经济体。

2　实际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模式 1 跨境交付）的数据来自于世界贸易组织（WTO）（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gstdh_digital_services_e.htm）。通过模式 1 跨境交付提供的数字交付服务占总体数字交付服务的大部分。相比之前使用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数据，能够更准确度量实际数字交付的服务的价值。

3　根据《2010 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服务贸易包括十二类，具体为：对他人拥有的有形投入进行的制造服务、别处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运输、旅行、建筑、保险和养恤金服务、金融服务、别处未包括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其中，其他商业服务包括三个分项：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以及技术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Baldwin 等（2024）将现代服务业定义为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TCI）服务、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四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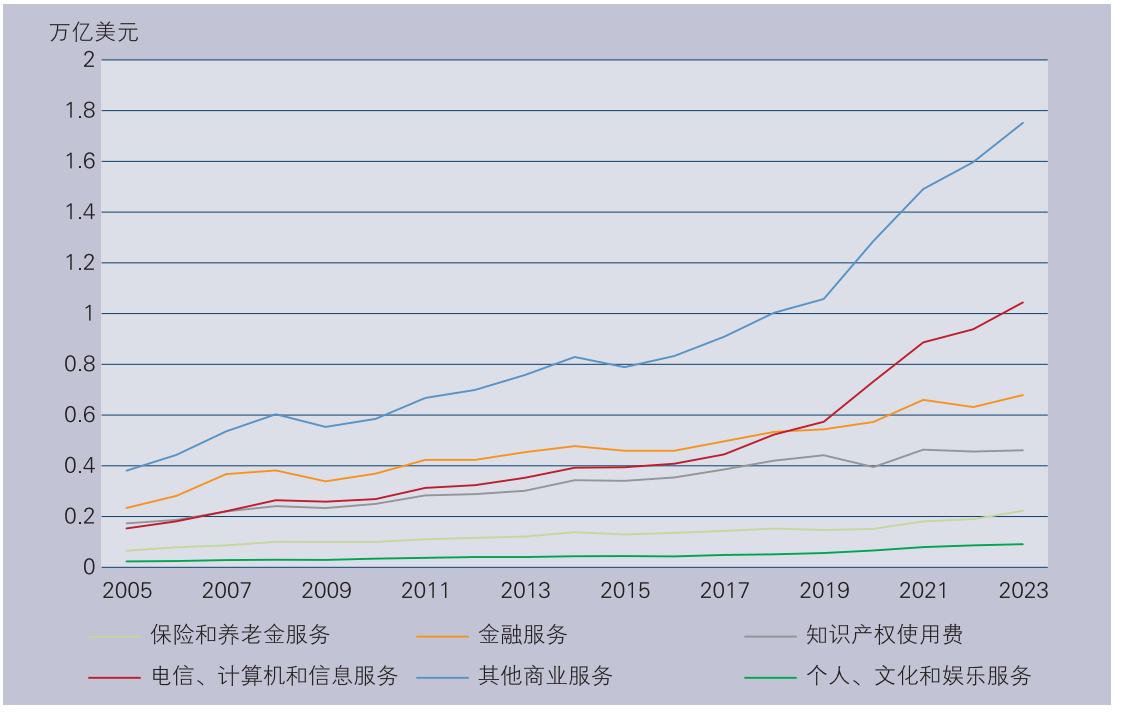


图 4.3　2005—2023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子项目出口额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2005—2022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增速位列第一，达到 11.27%，领先于美洲的 7.78%、非洲的 7.68%和欧洲的 7.11%（见图 4.4）。2022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增速为 10.63%，位居世界第一。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增速达到 9.08%，位居世界第三，次于非洲（12.55%）与欧洲（10.91%）。在出口占比方面，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占全世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27.37%，排名第二，低于欧洲的 52.09%（见图 4.5）。

亚洲数字服务贸易中，TCI 服务增长迅速。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子项中，其他商业服务占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比例最高，为 44.90%，与 2005 年相比降低了 7.83 个百分点；亚洲 TCI 服务出口占比次之，为 28.60%，相比于 2005 年提升了 11.20 个百分点。2005—2023 年间，亚洲 TCI 服务的平均增速为 14.25%，仅次于保险与养老金服务的 14.34%（见图 4.6）。然而，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在 2023 年仅占亚洲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4.88%。亚洲 TCI 服务从 2005 年的 0.03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0.33 万亿美元，增长了超过 10 倍（见图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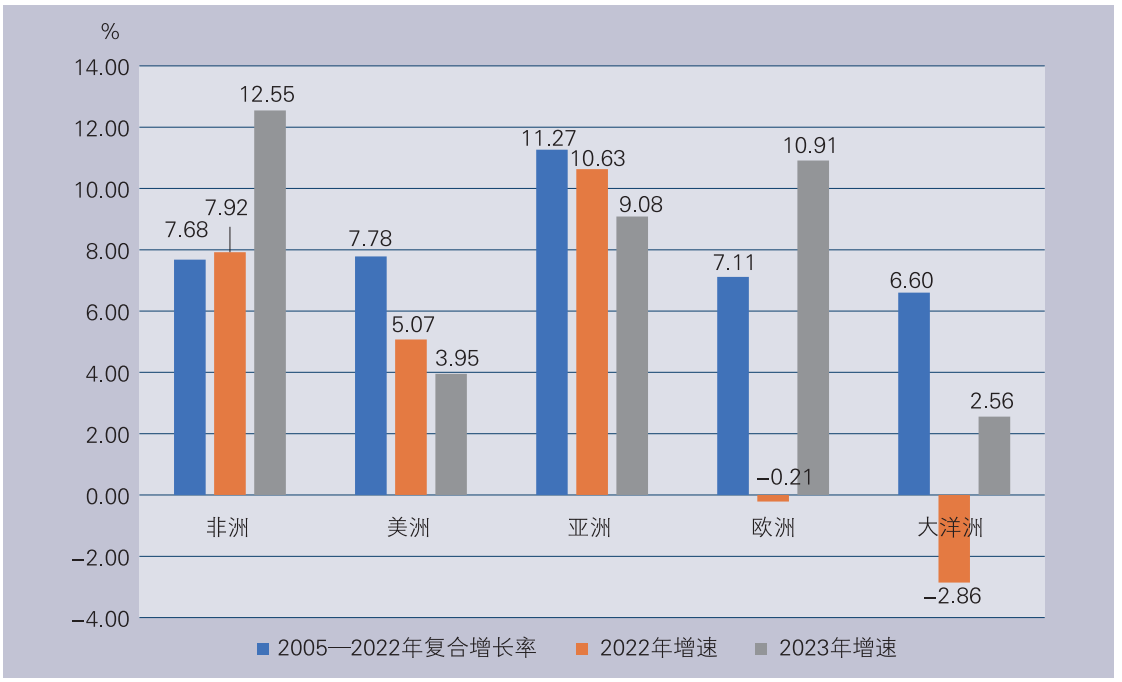


图 4.4　各大洲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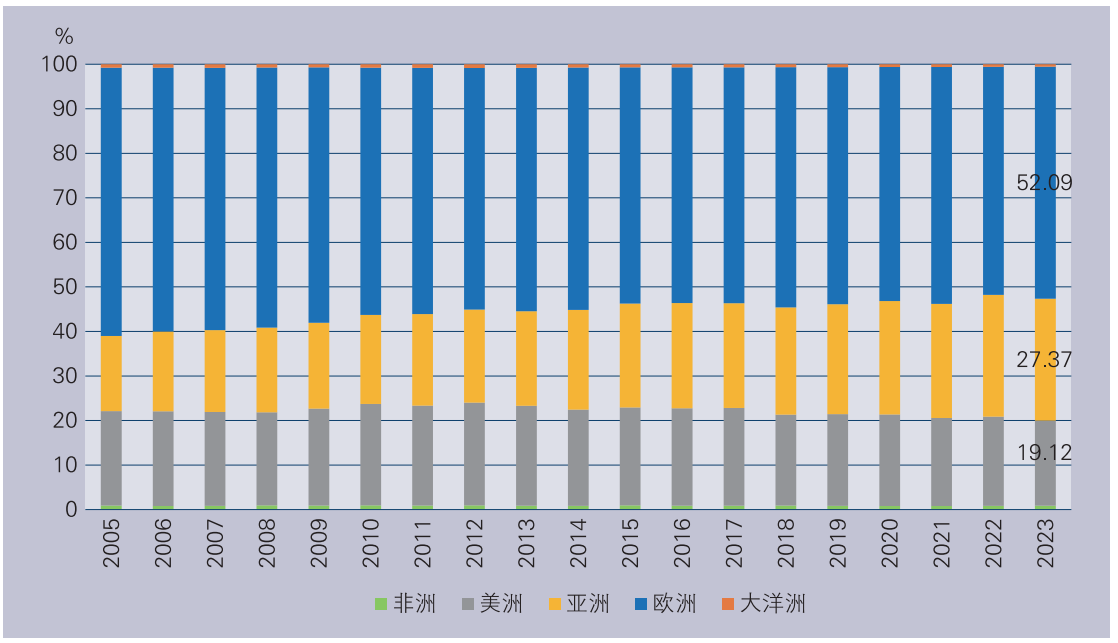


图 4.5　2005—2023 年数字服务贸易各大洲占比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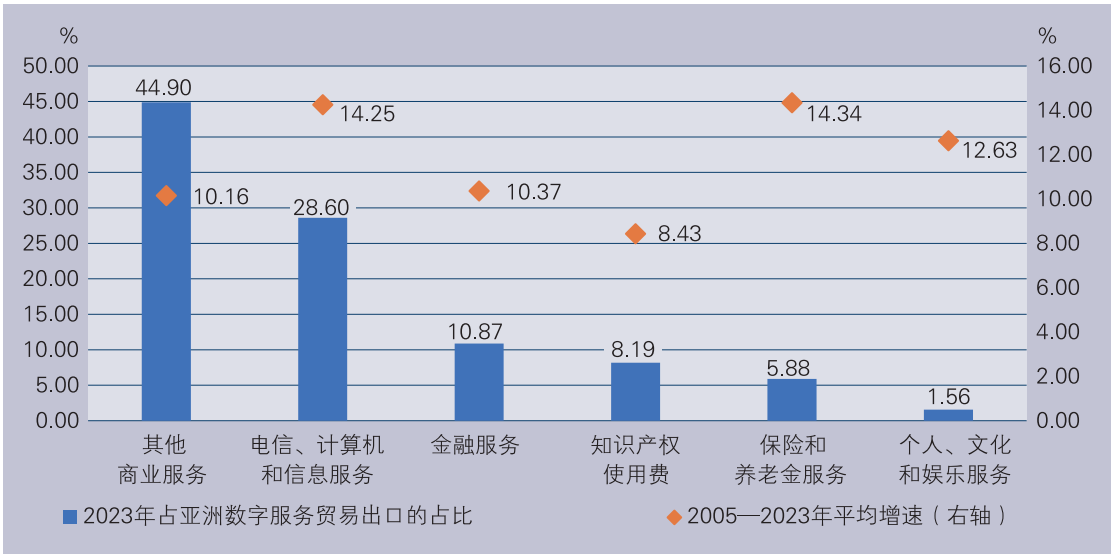


图 4.6　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服务子项占比与 2005—2023 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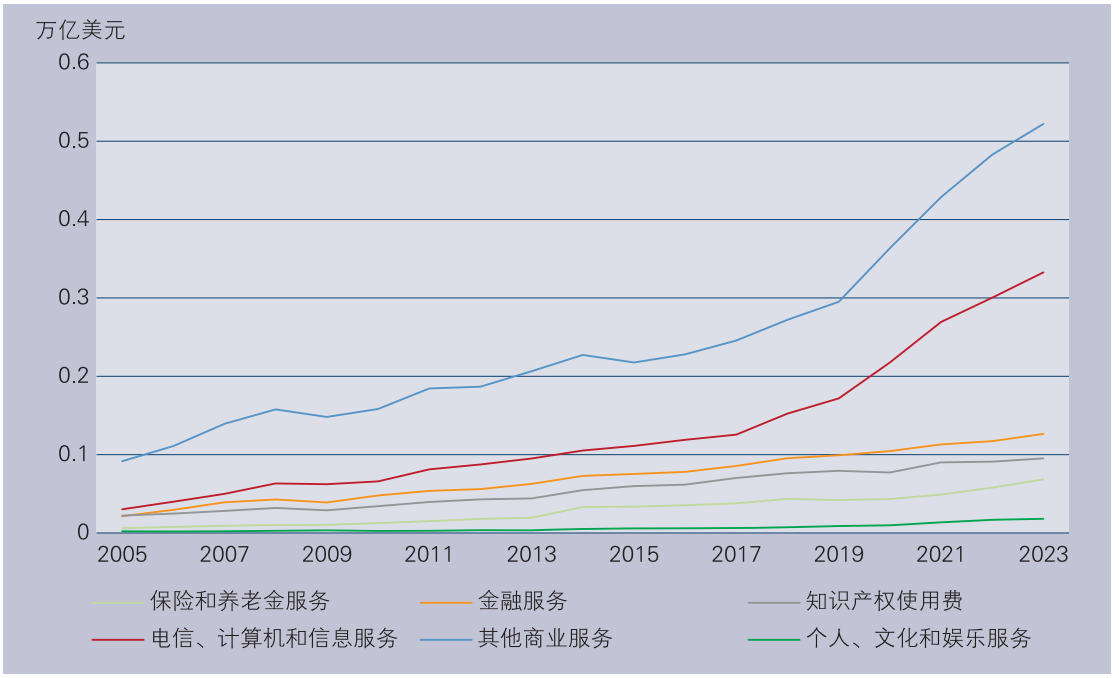


图 4.7　2005—2023 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服务子项出口额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在 2023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前十名的经济体中，亚洲占三席，印度、中国、新加坡分列第四、第六和第八位，出口额分别达到 2,570 亿美元、2,070 亿美元、1,820 亿美元，全球份额分别达到 6.05%、4.87% 和 4.28%。其中，印度的增长率最高，2023 年达到 17.27%（见表 4.5）。

表 4.5　2023 年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全球前十名的经济体

单位：千亿美元，%

排序	经济体	出口额	占世界出口的比例	增长率	地区
1	美国	6.49	15.28	2.93	美洲
2	英国	4.38	10.31	16.31	欧洲
3	爱尔兰	3.28	7.72	11.05	欧洲
4	印度	2.57	6.05	17.27	亚洲
5	德国	2.48	5.83	3.88	欧洲
6	中国	2.07	4.87	4.33	亚洲
7	荷兰	1.94	4.56	13.29	欧洲
8	新加坡	1.82	4.28	6.23	亚洲
9	法国	1.70	4.00	12.66	欧洲
10	卢森堡	1.22	2.86	4.08	欧洲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

4.2.3　中间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重要数字服务贸易类别正作为中间服务（Intermediate Services）驱动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正在兴起（Baldwin 等，2024）[1]。为了分析服务贸易全球化的状况，用各国中间服务贸易的相互依存特征为衡量尺度，本节选取 OECD 发布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ICIO）中 2020 年中间服务贸易全球进出口前十五的国家绘制中间服务贸易全球流向矩阵（见图 4.8）进行分析，横轴表示进口国，纵轴表示出口国，每个方格表示双边贸易在当年中间服务贸易所占的份额。

全球中间服务贸易双边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之间，2020 年占中间服务贸易总出口的 52.4%，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则正处在崛起阶段。2020 年，美国出口的中间服务对爱尔兰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占 1.7%，第 1 行第 7 列），美国进口的中间服务来自加拿大的最多（占 1.2%，第 12 行第 1 列）。中国进口的中间服务来自美国的最多（1.1%，第 1 行第 4 列），中国出口的中间服务流向美国的也最多（0.7%，第 4 行第 1 列）。在服务贸易价值链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的更高。

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提升。例如，中国对日本和新加坡的中间服务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0.3%和 0.1%，提升到 2020 年的 0.5%和 0.4%；印度向新加坡出口中间服务的比例在 2020 年提升至 0.3%（见图 4.8 和图 4.9）。比较 TCI 服务贸易出口，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印度在 TCI 服务贸易出口中迅速成长，2020 年已是 TCI 中间服务出口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爱尔兰。

从 2001 年到 2020 年，在全球服务贸易价值链中，各国中间服务出口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逐渐增加。将依存度分为出口市场

1　Baldwin, R., Freeman, R., & Theodorakopoulos, A. (2024). Deconstructing deglobaliza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is in intermediate service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9 (1), 18–37.

依存度（Market Reliance）和进口（投入）来源依存度（Input Reliance）（OECD，2023；Baldwin 等，2022）[1]。出口市场依存度使用世界各经济体对该国出口中间服务占世界总中间服务出口的份额衡量，说明世界各国的出口对该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或该国进口中间服务较多；进口来源依存度使用该国向世界出口中间服务占世界总中间服务出口的份额衡量，说明世界各国的进口对从该经济体出口的中间服务依赖程度较高，或该国出口中间服务较多。从 2001 年到 2020 年，世界对亚洲的出口市场依存度与进口来源依存度逐步提升，具体而言，世界对亚洲的出口市场依存度从 24.16%上升到 29.74%，对亚洲的进口来源依存度从 19.75%上升到 26.61%，对美洲市场的依存度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对欧洲市场的依存度先下降后上升（见图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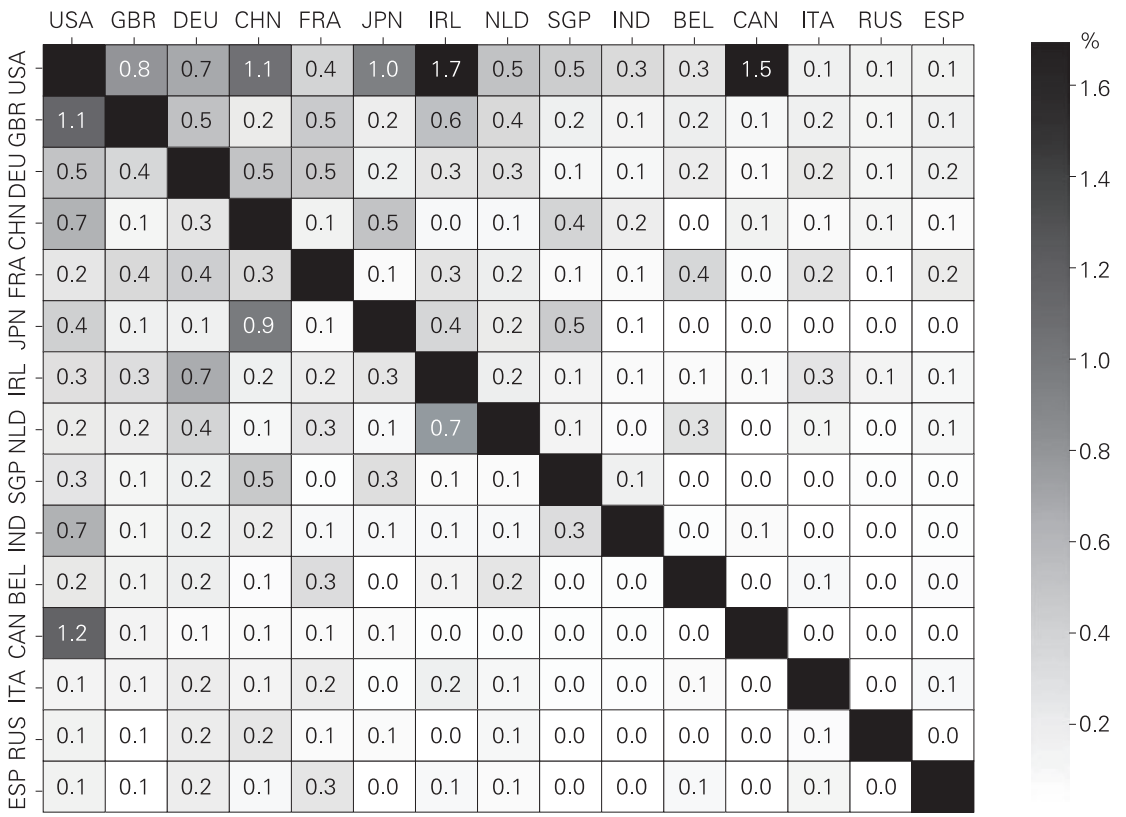


图 4.8　2020 年双边中间服务流动占全球中间服务贸易出口份额

注：ICIO 表 2023 年版最新可得数据为 2020 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根据 ICIO 表进行计算，2020 年中间服务出口最多的前十五个国家依次为美国（USA）、英国（GBR）、德国（DEU）、中国（CHN）、法国（FRA）、日本（JPN）、爱尔兰（IRL）、荷兰（NLD）、新加坡（SGP）、印度（IND）、比利时（BEL）、加拿大（CAN）、意大利（ITA）、俄罗斯（RUS）、西班牙（ESP）。横轴为进口国，纵轴为出口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OECD ICIO 表（2023 年版）计算。

1　OECD (2023), Guide to OECD Trade in Gross Output Indicators, 2023 edition. Baldwin, R., Freeman, R., & Theodorakopoulos, A. (2022). Horses for courses: measuring foreign supply chain exposure (No. w305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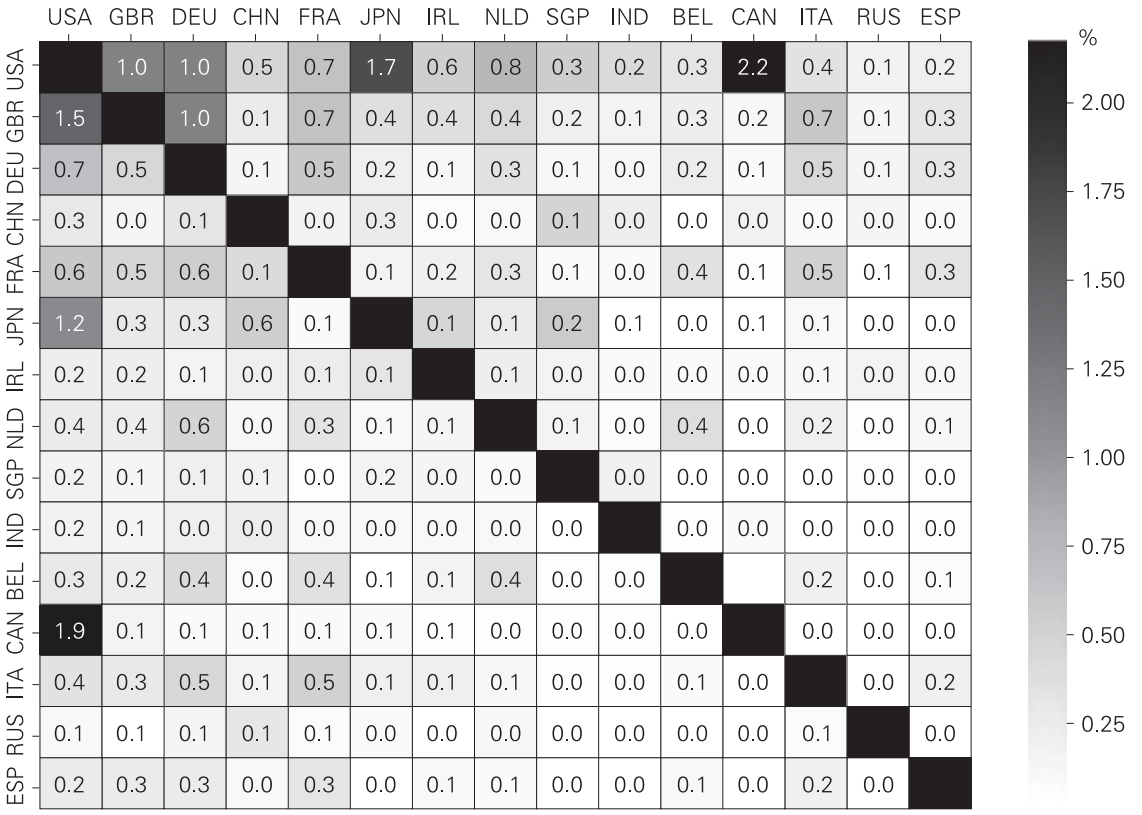


图 4.9　2001 年双边中间服务流动占全球中间服务贸易出口份额

注：横轴为进口国，纵轴为出口国。国家选取注释同图 4.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OECD ICIO 表（2023 年版）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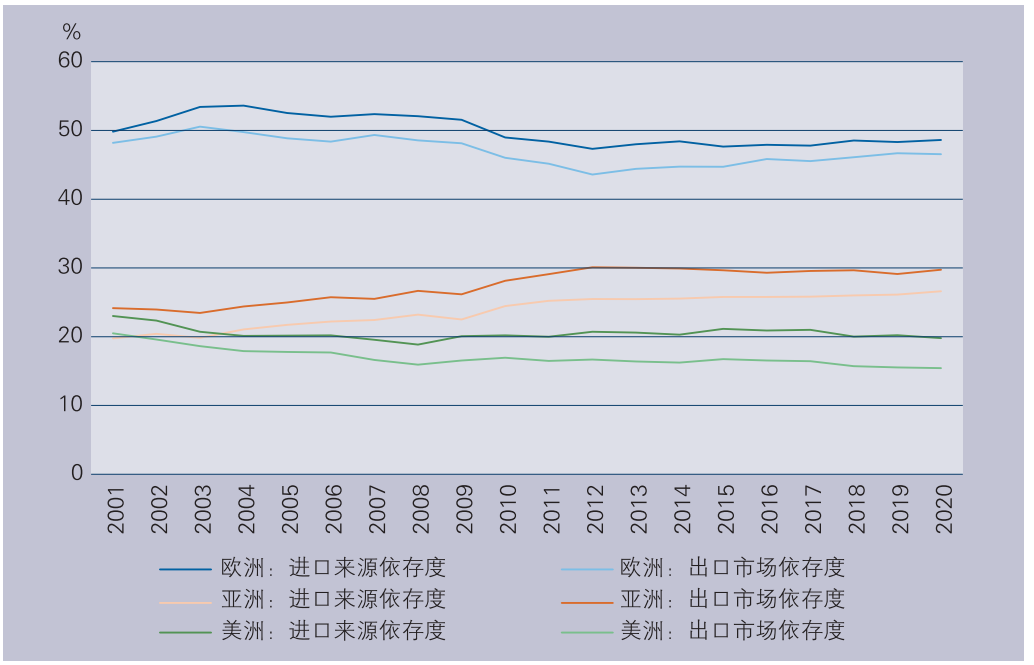


图 4.10　2001—2020 年各大洲出口市场依存度、进口来源依存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OECD ICIO 表（2023 年版）计算。

在出口市场依存度的排序方面，2020 年，依存度最高的前十大经济体为美国、中国、德国、爱尔兰、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荷兰、韩国（见图 4.11）。美国是全球中间服务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国市场，各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间服务占世界中间服务总出口的份额为 9%，其次为中国（8%）。从 2001 年到 2020 年，中国从世界第 7 位提升到 2020 年世界第 2 位，印度从世界第 28 位提升到第 15 位，新加坡从世界第 17 位提升到第 8 位，韩国从世界第 13 位提升到第 10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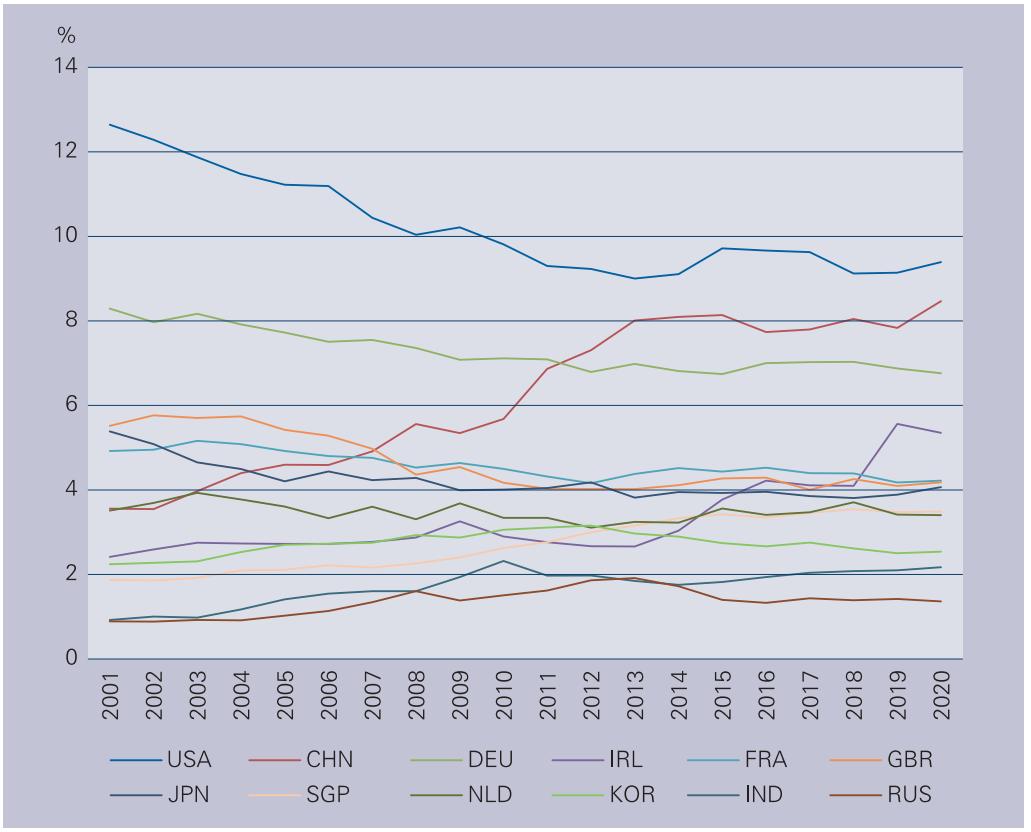


图 4.11　2001—2020 年出口市场依存度

注：使用世界出口中间服务到各经济体占世界中间服务总出口的比例（%）衡量。图中包括了 2020 年中间服务出口排名前 10 位的经济体，即美国（USA）、英国（GBR）、德国（DEU）、中国（CHN）、法国（FRA）、日本（JPN）、爱尔兰（IRL）、荷兰（NLD）、新加坡（SGP）、印度（IND），以及出口市场依存度与进口来源依存度在前列的经济体俄罗斯（RUS）与韩国（KOR）。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CIO 表（2023 年版）计算。

在进口来源依存度的各国排序方面，2020 年依存度最高的前十大经济体为美国、英国、德国、中国、法国、日本、爱尔兰、荷兰、新加坡、印度（见图 4.12）。其中，美国是中间服务出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其出口中间服务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位居世界第一（15%），而且远高于第二位的德国（7%）。从 2001 年到 2020 年，中国从第 13 位提升到第 4 位（6%），印度从第 26 位提升到第 10 位，新加坡从第 14 位提升到第 9 位，俄罗斯从第 18 位提升到第 14 位。

总体而言，相比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依赖于中国、美国、德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Baldwin 等，2022），服务贸易全球价值

链出口主要依赖于美国、中国、德国市场，各国进口中间服务的重要来源是美国。因此，美国是从事中间服务贸易最多的国家，也可以说是当前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的中心。[1]

4.2.4　亚洲的数字鸿沟与数字技能提升

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平等地享受其带来的红利。亚洲各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克服现存的多重挑战，包括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建立透明且可预期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有效应对网络犯罪、平衡消费者保护与技术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并缓解劳动力市场动荡等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弥合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数字鸿沟，确保搭上数字发展的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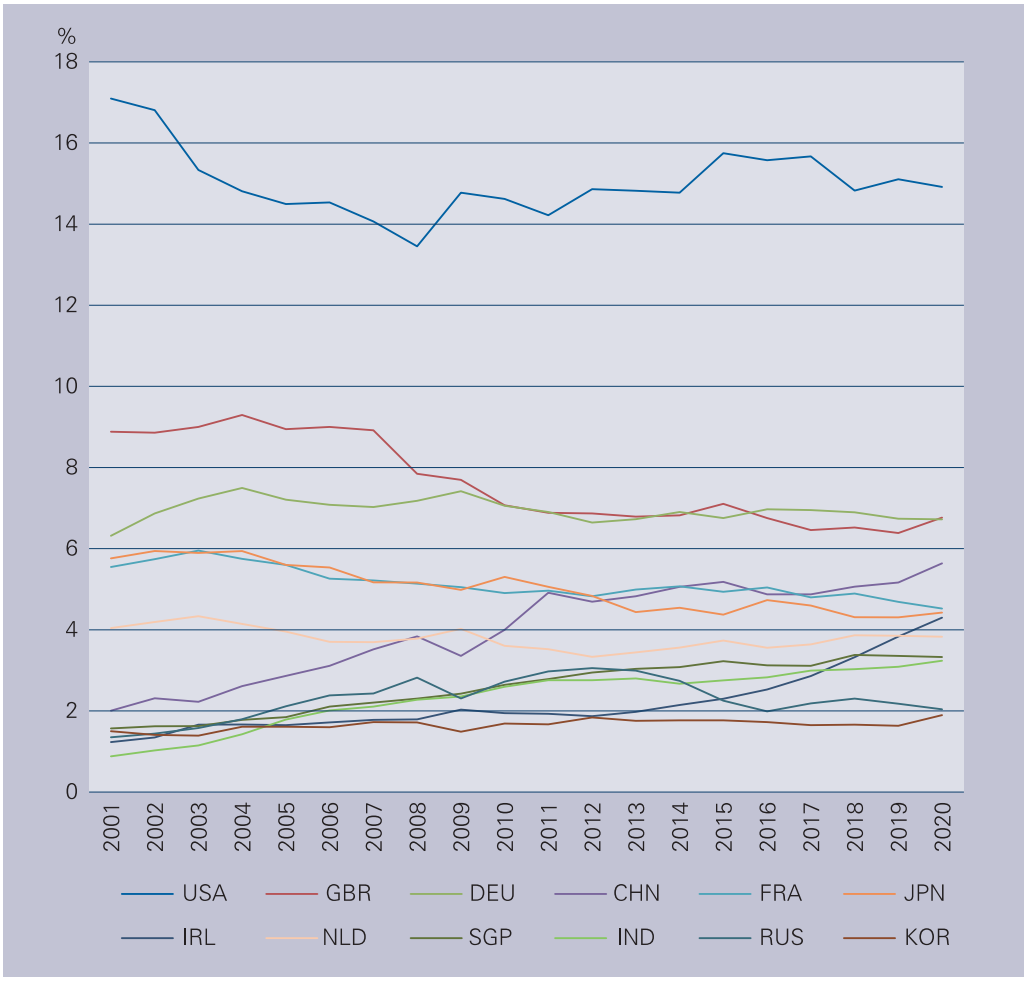


图 4.12　2001—2020 年进口来源依存度

注：使用世界从各经济体进口的中间服务占世界中间服务总进口的比例（%）衡量。国家选取注释同图 4.1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CIO 表（2023 年版）计算。

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数据，2023 年亚太地区使用互联网人口占比为 65.9%，低于欧洲

1　2023 年，服务贸易出口前三大经济体为欧盟、美国、英国；服务贸易进口前三大经济体为欧盟、美国、中国，一定程度上支撑本结论。此处分析侧重国家比较，未将欧盟各国加总。

的 90.5%和美洲的 86.9%。亚洲内部各国之间的差距也较大，如韩国为 97.4%，中国为 77.5%，巴基斯坦为 18.9%。[1]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反映在数字技能方面。例如，在阅读或下载在线报纸、杂志或电子书的人口占比中，加拿大为 81.9%，中国为 46.1%，哈萨克斯坦为 10.4%；在电子表格中使用基本算术公式的人口占比，加拿大为 47%，中国为 32.1%，乌兹别克斯坦为 15.9%。

在人力资本方面，数字技能的培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技术素养在世界经济论坛 2025 年《未来工作报告》中被列为 2025 年到 2030 年的重要技能。[2]在数字技能的系统定义中影响力较大的为 2011 年起开始研制的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技能全球参考框架”也参考了欧盟数字素养框架的定义。2022 年更新的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2 对数字技能的定义是：“数字技能涉及自信、批判性和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工作以及参与社会活动”，分为五个领域，为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性以及问题解决（见表 4.6）。

表 4.6　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2 对数字技能的定义

数字技能	数字技能解释
信息和数据素养	浏览、搜索和筛选数据、信息及数字内容，评估并有效管理这些资源
沟通与协作	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共享信息与内容、参与公民活动、协作以及管理数字身份
数字内容创作	开发、整合和重新加工数字内容，关注版权与许可问题，并涉及编程能力
安全性	保护设备、个人数据和隐私，关注健康与福祉，并致力于环境保护
问题解决	解决技术问题，识别需求和技术响应，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并识别数字能力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 2022 年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2.2 整理。

然而，目前亚洲仍然缺少完整且独立的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体系。数字技能的提升包括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数字技能教育应采取正规教育与社会培训相结合的模式，不仅要提升不同人群实现不同目标所需的主要数字技能，覆盖教育的不同阶段（如小学、中学、大学），还需要关注一般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农村人口的数字技能培训；不仅面向普通人员，还要覆盖专业人员（如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其次，数字贸易的发展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需要具备相应技能的人胜任。例如，Upwork 自由职业者平台目前提供 10 个主类、54 种大类、507 种细化职业，其中，10 个主类技能需求包括：开发与 IT、AI 服务、设计与创意、销售与市场、行政与客户支持、写作与翻译、财务与会计、人力资源与培训、法律、工程与建筑。

众多经济体在积极开展数字技能的培训。在对普通人员的培训方面，英国政府提供免费课程资源帮助民众提升数字技能水平，课程涉及基础数字技能与数字营销、编程等内容[3]；英国爱丁堡大学为员工与学生提供数字技能系列培训，涉及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就业数字技能等模块[4]；美国哈佛大学提供在线数字课程，涉及数据科学、开放式

1 https://datahub.itu.int/data/?i=11624.

2 https://reports.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Report_2025.pdf.

3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find-a-course/the-skills-toolkit.

4 https://information-services.ed.ac.uk/help-consultancy/is-skills/classroom-based-courses-and-webinars.

创新、数据隐私与技术、数字健康、大数据如何造福社会等内容[1]；美国教育部“数字素养加速器”计划，支持团队开发打击虚假信息和促进数字空间中的文明话语的技术创新[2]；澳大利亚昆士兰政府提供数字技能培训资源与微证书[3]。

在对专业人员与新兴技能的培训方面，新加坡与谷歌合作的技能培训项目，提供云计算或数字营销两个技能培训项目[4]；新加坡精深技能发展局（Skills Future Singapore）与微软合作，为新加坡中小企业提供人工智能知识；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门出台“提高跨企业培训中心数字化程度”项目，投入资金更新数控机床等设备，为技术培训奠定基础；印度在 2018 年宣布了“未来技能倡议”（Future Skills Initiative），与 IT 行业及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的合作，利用“未来技能”平台进行技能培训并提供认证，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半导体等 10 种新兴技术与合作沟通、领导力等专业技能的培训[5]。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在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其对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的担忧；具备不同程度数字技能的人群将从数字贸易中获得不同程度的红利，或面临不利影响。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之一在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各国已在采取行动，然而，数字技能的培养在亚洲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未来，应加大对数字技能培训的研究与投入，提升全社会的数字素养，从而推动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发展。

4.3　亚洲重点服务行业依存度分析（以旅游业为例）

国际旅游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将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对全球及亚太各地区、各经济体国际旅游贸易发展历程、现状与依存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新冠疫情的暴发给国际旅游业发展带来重创，疫情后的 2023 年和 2024 年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2023 年全球入境游客达到 13.05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89.1%，国际旅游收入恢复至 15,359 亿美元，已超过 2019 年水平（见图 4.13 左上）。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晴雨表》，2024 年国际旅游业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 99%，国际游客数量将达到 14.45 亿人次，比 2023 年增长 11%，大多数目的地的游客数量将超过 2019 年水平。并且，联合国旅游业信心指数反映了国际旅游业的积极前景，预计 2025 年国际游客人数将比 2024 年增长 3%至 5%。

4.3.1　亚太及各地区国际旅游业发展现状

从图 4.13 中全球、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国际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国际旅游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及其后的发展经历了显著波动。疫情前，入境旅游人次与旅游收入持续增长，而人均开支略有下降；在疫情期间，入境人次与旅游收入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同时旅游成本急剧上升；疫情后入境旅游人次与旅游收入逐步恢复，而人均开支则逐渐下降。截止到 2024 年，全球入境人次与旅游收入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人均开支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就亚太地区来看，在 2010 年至 2019 年间国际旅游收入从 2,543 亿美元增长至 4,41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7.3%，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疫情给亚太地区的旅游市场造成严重冲击，2020 年亚太地区国际旅游收入下降至 1,273 亿美元，同比下降 71.1%。2023 年，亚太地区国际旅游收入恢复至 3,4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但

1　https://www.harvardonline.harvard.edu/learning-paths/harvard-on-digital.
2　https://tech.ed.gov/launching-a-digital-literacy-accelerator/.
3　https://www.qld.gov.au/jobs/career/digital-careers/digital-skills-training/training.
4　https://grow.google/intl/ALL_sg/skillsignitionsg/?category=for-individuals&tab=traineeship-program.
5　https://www.futureskillsprime.in/.

仅恢复至 2019 年的 78.5%。从入境人次来看，2023 年亚太地区入境 2.38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65.6%；2024 年入境 3.16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87.1%。与此同时，与 2019 年相比，2024 年中东地区的入境旅客人数增长 31.9%，非洲增长 7.2%，欧洲增长 0.7%，美洲恢复至 97.3%。由于亚太地区疫情管控较为严格，许多潜在游客在心理上依然存在顾虑，部分游客对境外旅行的需求仍然未完全恢复，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国际旅游市场，导致其复苏速度相比于其他地区较慢。

近年来，亚太各经济体的国际旅游市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后，逐步进入恢复阶段，然而不同地区与经济体的恢复速度各异，一些地区的旅游业恢复进程相对较慢，面临较多挑战。从图 4.14 中亚太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来看，2024 年东北亚地区的旅游入境达 1.46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同时东南亚、大洋洲及南亚地区的增速分别为 18.9%、7.1%、6.1%，东北亚地区的增速明显领先，东南亚地区的增速较为平稳，大洋洲的增长较为缓慢，而南亚增速较慢。从疫情后恢复程度来看，南亚地区在 2023 年和 2024 年表现出最高的恢复度，2023 年入境旅客人次恢复至 2019 年水平的 86.1%，预计到 2024 年将恢复至 91.7%，接近 2019 年水平。同时，2024 年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地区的入境旅客人次分别恢复至 2019 年的 85.9%、87.8%、82.4%，大洋洲地区的恢复度最低。总体来看，2024 年东北亚地区的增速最为显著，而南亚地区的恢复度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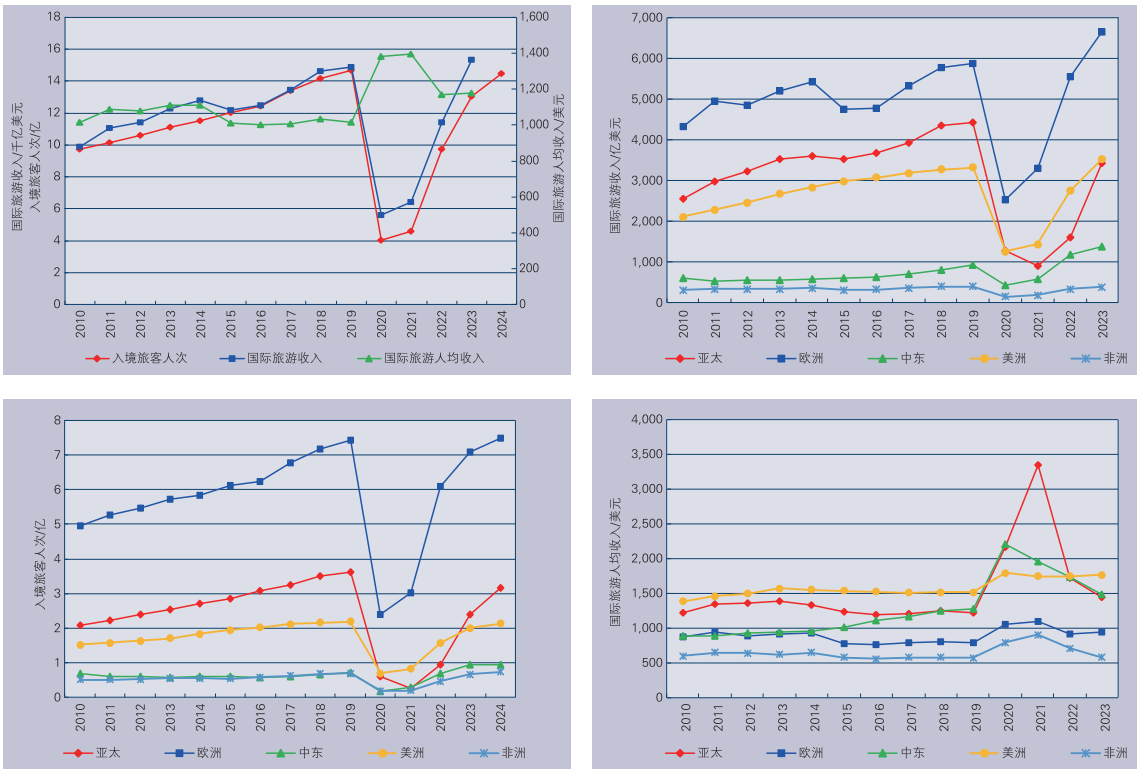


图 4.13　2010—2024 年全球国际旅游发展趋势

注：左上表示全球国际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右上、左下、右下分别表示全球各地区旅游业收入、入境旅客人次以及旅客人均收入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旅游数据仪表盘（UN Tourism Data Dash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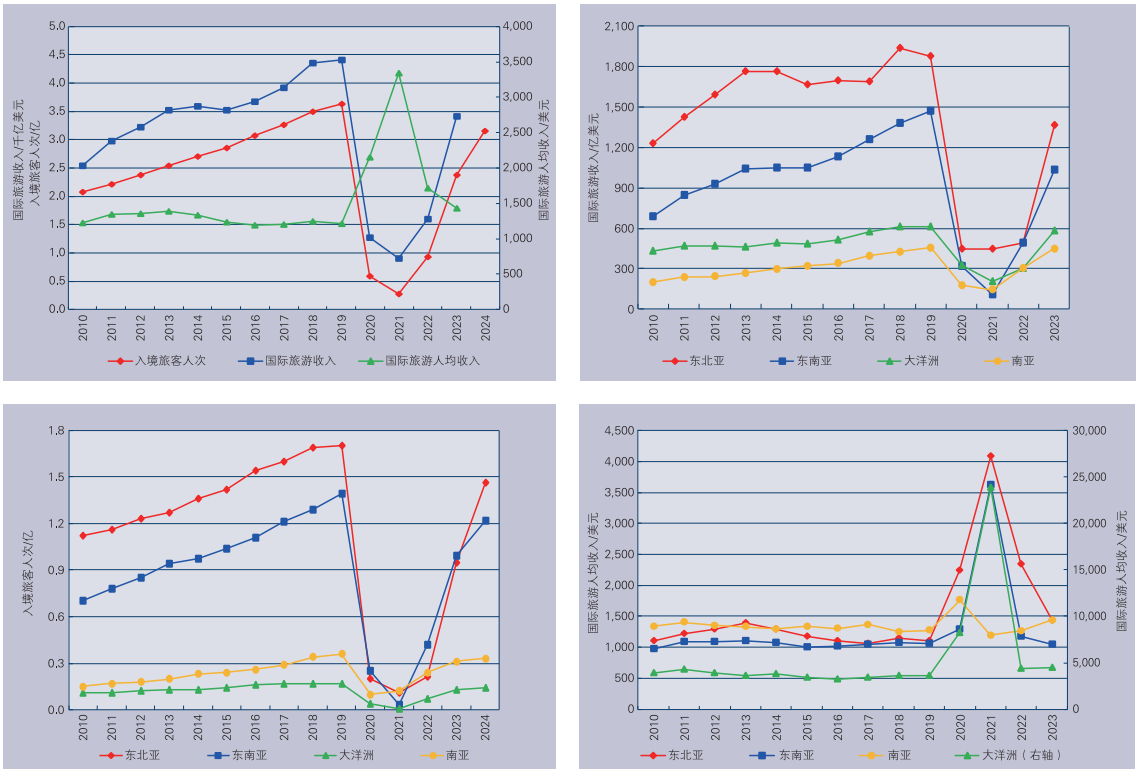


图 4.14　2010—2024 年亚太各地区国际旅游发展趋势

注：左上表示亚太国际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右上、左下、右下分别表示亚太各地区旅游业收入、入境旅客人次以及旅客人均收入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旅游数据仪表盘（UN Tourism Data Dashboard）。

4.3.2　亚太主要经济体国际旅游业发展现状

表 4.7 展示了 2022 年至 2024 年间亚太主要经济体的国际旅游入境人次变化，包括同比增长以及占 2019 年的比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不同经济体在国际旅游恢复中的表现。首先，中国的出入境总人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22 年为 1.16 亿，同比下降 10%，占 2019 年出入境人次的 17%；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放宽，2023 年和 2024 年中国的出入境总人次显著回升，分别达到 4.24 亿和 6.1 亿，同比分别增长 266%和 44%，占 2019 年的比例分别为 63%和 91%。其次，泰国的旅游市场恢复较为迅速，2022 年入境人次为 117 万，同比增长 1.29%，占 2019 年的 3%；2023 年大幅增长至 2,815 万，同比增幅为 2,306%，占 2019 年比例为 71%；2024 年继续增长至 3,555 万，同比增长 26%，占 2019 年比例为 89%。再次，日本的入境人次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为 383 万和 257 万，2023 年同比下降 33%，占 2019 年的比例为 8%。但到了 2024 年，入境人次大幅反弹至 3,687 万，同比增幅为 1335%，占 2019 年比例为 116%，表明其国际旅游市场在疫情后的恢复速度加快。最后，其他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柬埔寨等经济体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恢复，其中中国香港 2023 年同比增长达到 2,911%，而越南和菲律宾的恢复则较为缓慢，入境人次在 2023 年分别降低了 66%和 98%。这些数据显示，亚太国际旅游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显示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综上，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国际旅游市场恢复速度不同，且大多数经济体尚未完全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中国、泰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市

场恢复较为强劲，而其他一些经济体则面临较为缓慢的恢复进程。未来，随着各经济体疫情后恢复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及旅游需求的增长，亚太地区的旅游业将可能迎来更为全面的复苏。

表 4.7　2022—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国际旅游入境人次变化

单位：万

经济体	2022			2023			2024		
	入境人次	同比增长	占 2019 年比例	入境人次	同比增长	占 2019 年比例	入境人次	同比增长	占 2019 年比例
中国	11,570	–0.10	0.17	42,400	2.66	0.63	61,000	0.44	0.91
泰国	117	1.29	0.03	2,815	23.06	0.71	3,555	0.26	0.89
中国香港	57	5.33	0.02	1,716	29.11	0.72			
中国澳门	248	5.7	0.13	1,423	4.74	0.76			
澳大利亚	369	13.76	0.39	719	0.95	0.76			
中国台湾	9	–0.36	0.01	649	71.11	0.55			
伊朗	411	3.15	0.45	587	0.43	0.64			
柬埔寨	228	113	0.34	545	1.39	0.82			
日本	383	14.32	0.12	257	–0.33	0.08	3,687	13.35	1.16
巴基斯坦	192	0.03	0.54	222	0.16	0.62			
马来西亚	17	0.21	0.07	214	11.59	0.82			
马尔代夫	168	0.27	9.88	188	0.12	11.06			
斯里兰卡	72	2.79	0.38	149	1.07	0.78	25	–0.83	0.13
缅甸	23	0.77	0.05	128	4.57	0.29	16	–0.88	0.04
越南	366	21.88	2.02	126	–0.66	0.7			
韩国	32	–0.67	0.18	113	2.53	0.65			
斐济	64	20.33	0.72	93	0.45	1.04	98	0.05	1.1
关岛	33	3.12	0.2	66	1	0.4			
蒙古国	29	8.67	0.5	59	1.03	1.02			
法属波利尼西亚	22	1.75	0.92	26	0.18	1.08			
北马里亚纳群岛	1	0	0.02	22	21	0.45			
库克群岛	11	2.67	0.65	14	0.27	0.82			
新喀里多尼亚	8	7	0.62	13	0.62	1			
尼泊尔	61	3.07	5.08	11	–0.82	0.92	115	9.45	9.58
菲律宾	265	15.56	0.32	5	–0.98	0.01	544	107.8	0.66
帕劳	1	0	0.11	4	3	0.44			

注：同比增长表示入境人次相比于上一年的变化（当年入境人次/上一年入境人次–1），占 2019 年比例表示入境人次相比于 2019 年的变化（当年入境人次/2019 年入境人次）。各经济体按照 2023 年的入境人次进行排序。2024 年仅有部分经济体披露入境人次数据，因此表格中有大量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移民局，因统计口径差异，此处统计的是出入境总人次；其他经济体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4.3.3　亚太主要经济体国际旅游依存度分析

亚太旅游依存度指数是通过计算某经济体来自亚太经济体的国际游客人数占该经济体来自全世界的国际游客人数的比例得出，显示某经济体旅游市场对亚太地区的依存度。从横向看，2023 年和 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中，尽管中国香港入境旅游市场对亚洲市场依存度从 2023 年的 94.05%略微下降至 2024 年的 93.01%，但仍高于马来西亚等经济体，位居所统计经济体的首位（见图 4.15）。马来西亚紧随其后，对亚洲市场依存度从 89.98%增至 90.02%。韩国和越南对亚洲市场依存度均有所上升，韩国从 75.81%增至 79.77%，越南从 77.61%增至 79.60%，表明这两个经济体对亚洲市场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强。日本、新加坡和印尼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也呈上升趋势，分别从 78.21%增至 79.28%、从 71.85%增至 73.77%、从 61.92%增至 62.21%。澳大利亚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依存度的增长最为显著，从 35.07%大幅上升至 47.88%，而美国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依存度从 18.38%略降至 18.27%，仍保持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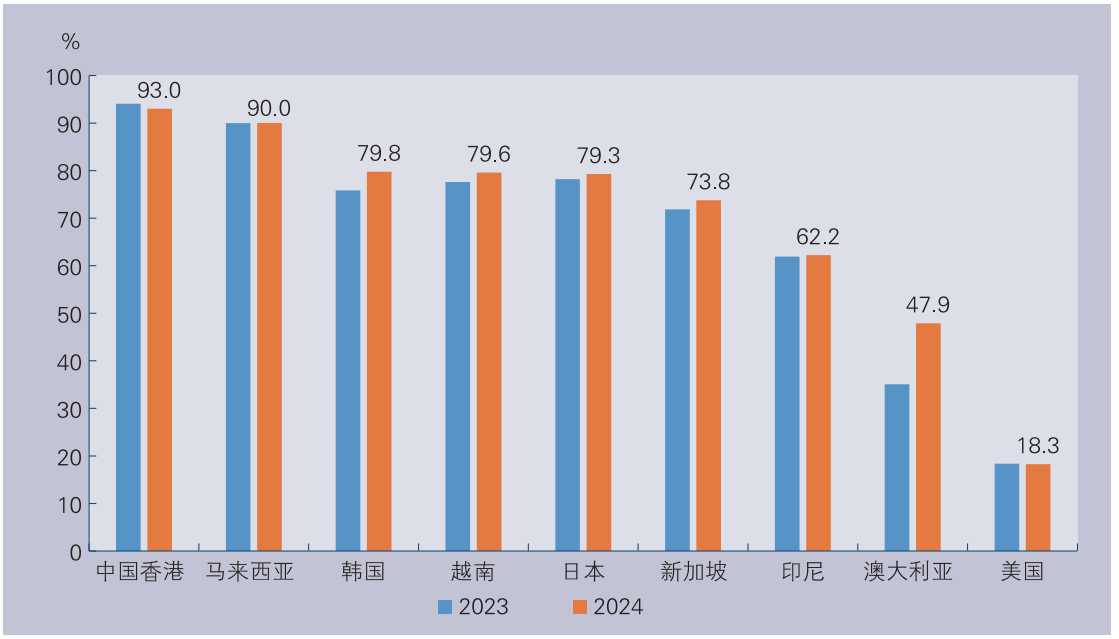


图 4.15　2023 年与 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排序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统计机构或旅游部门网站，按照 2024 年对亚洲市场依存度降序排列。

从纵向来看，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整体有所下滑（见表 4.8）。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下降幅度相对较小，2024 年旅游出口对亚洲依存度相比 2019 年降幅为 0～5 个百分点。印尼下降幅度相对较大，2024 年旅游出口对亚洲依存度相比 2019 年下降 8.58 个百分点。美国下降幅度最大，2024 年旅游出口对亚洲依存度相比 2019 年下降 12.06 个百分点。作为相比于 2019 年依存度唯一上升的经济体，中国香港 2024 年旅游出口对亚洲依存度相比 2019 年上升 0.52 个百分点。

表 4.9 体现了 2024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旅游市场的相互依存度。表中的数据显示了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旅游流动性，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体之间的互动较为密切。各经济体之间旅游出口依存度的总体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周边经济体是主

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亚洲旅游业的突出特点。各经济体旅游业相互依存的程度各异，反映了各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旅游市场中的影响力。

表 4.8　2019—2024 年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

单位：%

经济体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中国	94.71	—	—	—	—	—
中国香港	92.49	89.94	88.28	83.33	94.05	93.01
马来西亚	91.11	89.03	86.16	91.08	89.98	90.02
韩国	83.36	77.86	56.55	62.04	75.81	79.77
越南	82.63	77.07	—	70.90	77.61	79.60
日本	84.12	82.69	61.18	78.32	78.21	79.28
新加坡	76.42	66.79	83.65	70.68	71.85	73.77
印尼	70.79	75.27	92.01	65.11	61.92	62.21
澳大利亚	49.76	44.56	25.23	42.08	35.07	47.88
美国	30.33	28.51	14.05	17.22	18.38	18.27

注：以上为亚洲部分经济体 2019—2024 年国际旅游对亚洲的依存度，测算方法为入境游客中来自亚洲地区的游客所占百分比，按照 2024 年对亚洲市场依存度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统计机构或旅游部门网站。

表 4.9　2024 年亚太主要经济体旅游相互依存度

单位：%

经济体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韩国	越南	日本	新加坡	印尼	澳大利亚	美国
中国香港	—	0.91	1.92	—	1.26	1.05	0.82	0.83	1.99
马来西亚	—	—	1.90	1.32	1.23	36.37	14.60	1.53	1.09
韩国	3.49	1.84	—	3.12	19.67	2.29	2.05	1.49	8.06
越南	—	2.82	25.98	—	4.05	1.98	1.05	2.79	4.43
日本	7.28	1.37	23.92	1.68	—	1.87	1.40	2.5	7.39
新加坡	1.99	7.17	3.60	2.38	3.47	—	15.06	7.1	4.19
印尼	0.40	16.39	3.14	0.77	2.44	10.13	—	12.02	3.01
澳大利亚	2.66	2.43	4.51	2.19	4.63	4.70	2.63	—	8.78
美国	0.28	0.31	5.42	0.26	8.95	0.61	0.19	1.55	—

注：表中数据表示首列经济体对首行经济体的依存度，首行经济体入境首列经济体游客的数量占首列经济体游客入境游客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统计机构或旅游部门网站。

受疫情后经济复苏相关政策影响，2024 年多数经济体对中国的旅游出口依存度同比上升，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涨幅明显，同比增长 65% 以上，越南、韩国、印尼等经济体对中国的旅游出口依存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见图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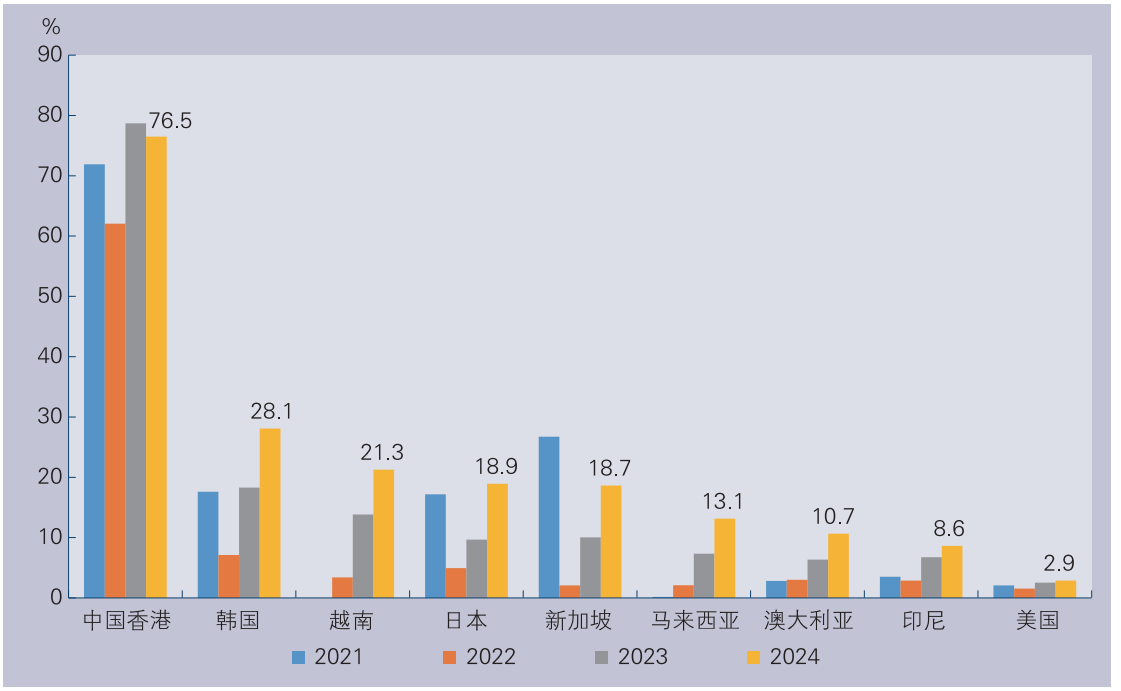


图 4.16　2021—2024 年部分亚太经济体旅游出口对中国的依存度

资料来源：主要数据来自各经济体统计机构或旅游部门网站，按照 2024 年对中国依存度降序排列。

2024 年，中国通过实施“单边开放签证”政策与优化支付服务，为国际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路径。在签证便利化方面，中国将单方面免签国家扩展至 38 个，覆盖欧洲、亚太等主要客源地，并将免签停留时长延长至 30 天，同时将过境免签停留时间统一延长至 240 小时、适用口岸扩展至 60 个，实现跨省域旅行自由化。这一政策直接推动入境旅游市场快速复苏，全年入境人次恢复至疫情前（2019 年）的 90% 以上，其中韩国、日本等近程市场形成“周末跨境游”新常态，年轻客群占比显著提升。在支付便利化领域，中国构建“外卡内绑”“外包内用”双轨机制，银联联合 Visa 等机构打造“全链路”支付服务体系，覆盖全国 99% 重点商户的多元支付场景，2024 年外籍游客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超 3 倍，人均消费达 5,800 元，显著高于国内游客水平。这两项举措不仅强化了中国作为亚太旅游枢纽的吸引力，更通过降低跨境流动壁垒和提升消费体验，为区域旅游贸易一体化提供了制度创新样本，其“政策协同—设施升级—市场激活”的实施逻辑，对重构后疫情时代国际旅游价值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4 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2024 年第三季度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排名前十位的客源地国家或地区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香港、越南、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中国澳门、美国、新加坡。与之相对，2019 年度中国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排名前十

位的客源地国家或地区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中国澳门、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俄罗斯、泰国。除港澳台之外，可以发现，相较于 2019 年，疫情后中国入境游客源地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客源复苏缓慢，东南亚客源呈现爆发式增长，东亚韩国客源恢复迅猛。

随着亚太各经济体签证政策不断调整、全球航空加速联通、旅游配套逐步完善，亚太旅游市场将迎来进一步复苏，2025 年国际旅游业将迎来更加值得期待的光明前景。

4.3.4　制约亚太旅游贸易恢复的因素

尽管亚太地区的国际旅游贸易在疫情后逐步复苏，但其恢复进程仍受到多重结构性矛盾的制约，这些矛盾既包括全球性挑战，也涉及区域内部特有的问题。基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及各经济体官方数据，本部分将从客源、政策、交通及产品等维度深入探讨制约亚太国际旅游业复苏的因素。

一是经济不确定性对旅游消费的抑制。从国际旅游业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不确定性对亚太旅游贸易的恢复形成了多维度制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及全球融资成本高企，抑制了旅游基础设施投资与航线运力恢复；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风险（如美国关税政策）叠加地缘政治紧张，推高了区域内旅游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削弱了国际游客的消费信心与支付能力。此外，通胀水平上升与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了亚太经济体国际收支失衡，迫使部分经济体采取进口限制措施，间接阻碍了旅游供应链的畅通（如航空燃油、酒店设备进口受限）。经济不确定性引发的需求侧萎缩（如美国赴华航班恢复率不足 30%）与供给侧效率滞后，成为亚太地区旅游贸易可持续复苏的核心瓶颈。

二是政策壁垒与交通条件的限制。签证政策是国际旅游贸易的“第一道门槛”，疫情后亚太各国纷纷放宽了签证办理及入境政策，但其调整力度不尽相同，一些经济体仍存在较为严格的签证审批制度，签证办理点少、分布不均、费用高等问题增加了游客的出行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国际航线恢复速度低于预期，航班数量不足、航线不稳定等问题限制了游客的跨境流动性。航线少及不稳定限制了游客的目的地选择，同时运力不足推高了票价，2024 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线平均票价较 2019 年上涨 30%左右，抑制了中低收入客群的出行意愿。政策和交通条件的不足成为亚太地区国际旅游贸易复苏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三是旅游产品创新不足和服务同质化。亚太地区的部分经济体的旅游产品较为陈旧，未能及时进行更新和升级，一些经济体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仍占据主导地位，中高端度假和体验类产品不足，导致游客体验单一，无法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此外，部分景区盲目模仿成功案例，忽视了自身独特性，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现象。旅游产品更新滞后及景区服务同质化使得游客的体验不尽如人意，难以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尤其是来自境外的高消费群体。

4.3.5　促进亚太旅游贸易发展的策略

第一，提高游客信心，塑造安全旅游形象。亚太地区各国应加强与国际旅游组织的合作，制定统一的卫生安全标准，推出“安全旅游”认证，确保游客能够获得可信赖的安全保障信息。此外，通过全球范围的宣传推广和旅游品牌建设，强化亚太地区的旅游吸引力，使潜在游客认识到该地区在疫情后的稳定和可靠，进而提高其出行意愿。第二，放宽签证政策与加速航线恢复。区域内国家可以协商简化签证办理流程，推广电子签证与免签政策，降低国际游客的准入门槛。与此同时，应积极恢复并增加国际航班的班次，推动航空公司开通新的直航航线，为游客提供更便利的旅行选择。此外，考虑出台短期航线恢复补贴和长期航线开发奖励政策，促进航空市场迅速回暖。第三，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资，优化目的地服务。提升基础设施

水平对于促进旅游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亚太地区可以重点加强旅游景区周边交通设施的建设，增加机场、港口和高铁等关键交通枢纽的容量和服务能力。同时，推动智能化旅游服务发展，提升游客体验质量。例如，通过发展数字化导览、智能支付系统和多语言服务平台，满足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需求，从而增强目的地竞争力。

亚太地区的国际旅游贸易在疫情后展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但仍面临政策、航班、客源结构、配套设施和产品创新等多重挑战。为加速全面复苏，亚太各国和地区需采取综合策略，优化签证政策、加快航班恢复、适应客源变化、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产品创新，并加强区域合作。未来随着这些策略的逐步实施，亚太地区的国际旅游贸易有望迎来更加繁荣的发展，为全球旅游经济的复苏注入新的活力。

第 5 章

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融合度

2022年至202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连续两年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 2%。若排除跨国公司金融交易导致的流入欧盟的资金从2022年的显著负值转变为2023年的586亿美元正值的影响，其他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幅度约为10%。亚洲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减少了约1,000亿美元，下降幅度约为13%，其在全球FDI流入总额中的占比相较于2022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为52.89%。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亚洲经济体流出的金额下降了3%，在全球FDI流出总额中的占比降至50%以下。

2023年，亚洲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小幅增长，亚洲内部的引资依存度指数回到50%以上，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也有所上升，但尚未达到50%，亚洲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对亚洲自身的依存度升至 49.15%。2023 年，美国继续对亚洲增加约 50%的投资金额，占比达到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4。

5.1 亚洲直接投资融合度现状

5.1.1 亚洲经济体内部投资稳定发展，融合度有所回升

2023年亚洲经济体在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方面面临了诸多挑战。由于融资条件的收紧、投资者意愿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上升以及监管措施的日益严格，亚洲整体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金额上出现了下降。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来自亚洲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定器的作用。这一现象不仅表明了亚洲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韧性，也显示了亚洲内部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

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对另一经济体跨境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的依赖程度。该指数的计算方式为，特定经济体从某一伙伴方的直接投资流入额与其对该伙伴方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之和，占该经济体吸引外资总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之和的比例。一个经济体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是通过计算该经济体在亚洲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总额，相对于其全球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总额的比例得出。亚洲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依存度，则是利用可得数据汇总所有亚洲经济体在亚洲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总额，并与这些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总额进行比较得出。

表 5.1 揭示了 2023 年亚洲部分经济体（报告方）对其伙伴方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在双边跨境投资依赖方面，中国内地与

香港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依旧最高。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依存度指数为 64.59%，较 2022 年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同时，中国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亦下降了 2 个百分点。新加坡在亚洲经济体中继续扮演投资“通道”的角色，2023 年印度和印尼对新加坡的依存度指数超过了 29%，较 2022 年增长了 4 个百分点，加深了对新加坡资金流动作用的依赖性。韩国、澳大利亚与新加坡均加强了与美国的投资联系，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指数均超过了 30%。日本对美国的相互投资依存度指数略有下降，但美国仍是其最大的投资伙伴。中国和日本的第二大投资伙伴均为新加坡。依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 年，中国从美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长，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2.7%上升至 3%，这也是自 2018 年后再次突破 3%，表明美国对中国所谓的“脱钩断链”政策并未产生显著效果。

2023 年，中国仍然是对亚洲外资流量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保持在 80%以上。印尼紧随其后，对亚洲资金的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75%以上。第二梯队的是中国香港和印度，对亚洲资金的依存度指数在 40%至 50%之间波动。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对亚洲外资的依存度指数在 20%左右。

中国香港作为与内地资金联系最密切的经济体，2023 年在全球和亚洲区域内都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正增长，也大幅提高了和整个亚洲的投资依赖度，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13%上升到 2023 年的 19.36%，成为亚洲经济体第一大以及投资依存度指数上涨最快的投资伙伴。由于 2022 年和 2023 年美国投向亚洲经济体的资金大幅增加，亚洲经济体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上升，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11.79%上升到 2023 年的 17.64%，而对欧盟的投资依赖度只有小幅上升（从 4.95%到 5.66%）。2023 年，由于中国流入和流出的外商投资总金额自 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超过 10%的下降，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从 2022 年的 10.39%降到 6.69%。由于 2023 年流入和流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投资金额都逆势取得了上涨，亚洲经济体对东盟的投资依存度也从 2022 年的 11.01%上涨到 2023 年的 12.85%，其中对新加坡的依赖程度由 6.05%上升至 6.82%。亚洲经济体对日本和韩国的依存度指数有所下降，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11 个成员国的投资依存度指数也下降了 2 个百分点，至 16.63%。

虽然亚洲经济体 2023 年在全球的直接投资份额下降了 13%，但仍高于 2020 年之前的水平，全球占比保持 50%以上。其中，2023 年，亚洲经济体从亚洲自身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还上升了 1.68%，至 3,386 亿美元（见表 5.6），使得亚洲对自身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46.17%上升为 49.15%，约上涨 3 个百分点。这表明亚洲经济体内部的投资活动仍然活跃，各经济体间的经济联系依然紧密。

5.1.2　亚洲内部引进外资指数稳步恢复

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经济体对从另一个经济体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计算方法是该经济体从一个经济体（其伙伴方）流入的外资金额占其外资流入总额的比值。

表 5.2 显示了 2023 年来自亚洲部分经济体以及美国的直接投资的相互依存格局。中国香港仍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但其重要性有所下降，占比从 2022 年的 72.56%降至 2023 年的 68.1%。同样，中国内地也是香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且占比上升了 3 个百分点。新加坡是日本、印度和印尼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2023 年，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吸收了大量来自美国的资金，使得对美国的依存度大幅增加。

表 5.1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依存度指数

单位：%

		伙伴方（Y）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尼	新加坡	东盟	RCEP（15）	CPTPP（11）	亚洲	美国	欧盟（27）	其他
报告方（X）	中国	0	1.36	1.23	64.59	0.02	0.29	0.96	6.72	10.40	13.34	10.28	**80.54**	3.02	4.85	11.59
	日本	2.23	0	0.64	1.19	2.82	6.57	1.27	7.04	13.54	23.23	19.35	**22.52**	32.55	15.92	29.01
	韩国	3.17	1.65	0	3.38	0.80	0.79	2.96	1.77	8.97	14.57	13.72	**18.56**	43.09	1.29	37.05
	中国香港	45.77	1.68	0.58	0	0.50	0.06	0.00	0.02	−0.32	48.33	3.36	**48.87**	3.97	−32.95	80.11
	印度	0.16	6.93	0.68	0.36	0	0.80	0.63	29.51	32.45	40.98	38.03	**38.41**	10.62	42.15	8.82
	澳大利亚	−1.47	6.37	−0.13	−1.54	0.30	0	0.00	−0.96	3.30	21.82	−1.54	**20.58**	31.79	11.73	35.89
	印尼	13.70	7.96	4.20	11.29	0.46	1.14	0	29.40	37.66	64.77	47.08	**76.13**	5.57	15.00	3.30
	新加坡	6.13	0.59	2.48	3.93	2.35	3.47	1.51	0	6.69	19.36	10.26	**22.96**	34.27	10.73	32.03
	亚洲	**6.69**	**3.05**	**1.39**	**19.36**	**0.87**	**1.97**	**1.18**	**6.82**	**12.85**	**26.20**	**16.63**	**49.15**	**17.64**	**5.66**	**27.55**

注：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FDII_{XY}$）=FDI_{XY}/FDI_{WX}，其中 FDI_{XY}=从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及从 X 经济体流出到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FDI_{WX}=从全球流入 X 经济体及从 X 经济体流出到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

RCEP（15）指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15 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CPTTP（11）指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11 国，即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欧洲联盟有 27 个成员国，即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资料来源：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调的直接投资调查（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CDIS）数据库以及各经济体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表 5.2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及美国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

单位：%

		伙伴方（Y）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尼	新加坡	东盟	RCEP（15）	CPTPP（11）	亚洲	美国	欧盟（27）	其他
报告方（X）	中国	0	2.38	2.15	68.10	0.003	0.28	0.09	5.99	6.30	11.13	8.93	**81.28**	2.06	6.14	10.52
	日本	6.08	0	3.54	9.59	0.002	−6.26	0.47	26.28	26.37	29.81	21.35	**54.14**	23.86	8.34	13.66
	韩国	4.34	4.10	0	16.08	−0.54	−0.20	0.68	0.94	−1.63	6.61	2.00	**19.26**	43.39	22.61	14.73
	中国香港	40.08	1.96	1.04	0	0.00	−0.22	0.000	0.44	0.44	43.31	5.00	**43.83**	6.40	−22.15	71.91
	印度	0.10	7.51	0.93	0.15	0	0.81	0.02	27.99	29.79	39.16	37.80	**46.31**	9.49	40.94	3.25
	澳大利亚	−0.74	21.64	−0.62	−3.00	0.07	0	0.000	−2.10	4.06	23.30	19.97	**20.81**	68.70	−34.34	44.82
	印尼	14.80	9.23	5.06	12.94	0.55	1.08	0	30.55	39.09	69.29	49.68	**82.29**	6.53	7.78	3.40
	新加坡	4.48	3.68	3.23	3.28	3.14	0.99	0.44	0	2.92	15.28	8.03	**25.05**	45.87	13.52	15.56
	东盟	7.54	6.86	4.58	6.41	2.40	0.71	0.44	6.15	9.55	29.25	16.78	**41.85**	32.04	10.85	15.26
	RCEP（15）	4.25	5.59	3.26	28.52	1.22	0.17	0.30	6.42	8.50	21.73	13.84	**54.74**	23.12	7.21	14.93
	CPTPP（11）	3.51	4.86	2.53	1.59	1.07	1.07	0.20	2.80	5.08	17.01	14.36	**22.10**	40.49	3.39	34.02
	亚洲	**3.83**	**5.34**	**2.78**	**23.77**	**0.09**	**0.16**	**0.25**	**7.65**	**9.78**	**21.86**	**14.98**	**51.62**	**19.75**	**7.95**	20.69
	美国	−0.82	10.85	5.15	0.46	0.37	1.85	0.007	0.007	−0.17	16.72	57.44	**18.03**	0	51.90	30.07

注：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IFDII_{XY}$）=$IFDI_{XY}/IFDI_{WX}$，其中 $IFDI_{XY}$=从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IFDI_{WX}$=从全球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总额。

百分比为负值表明当年 Y 经济体流入 X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为负值，即从 Y 经济体到 X 经济体资金净流出。

资料来源：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以及各国和地区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中美两国的投资统计存在巨大差异。按照中国商务部的外资统计公告，中国自美国吸引的直接投资金额从到 2022 年的 22.1 亿美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33.6 亿美元，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引资依存度指数也从 1.17%上涨到 2.06%。但是，美国商务部的对外投资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从 2022 年的 120 亿美元下降到 2023 年的 47 亿美元。同时，根据美国官方统计，自 2020 年以来，美国自中国吸引的外资都为负值，即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资金净汇回，因此连续 4 年美国对中国的引资依存度指数都为负。但按照中国官方统计，自 2020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流量金额都保持在 55 亿美元以上的正值，2022 年突破 70 亿美元，2023 年为 69 亿美元，虽远低于 2016 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金额接近 170 亿美元的峰值，但也不存在大规模撤资的现象。

2023 年，东盟外资最大来源国仍是美国，且对美国的引资依存度指数翻了 1 倍，至 32%，其次是欧盟，依存度指数保持在 11%左右。东盟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自 2016 年以来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从 2016 年的 24.82%降为 2023 年的 9.55%，引资金额为 223.58 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盟成功吸引该地区以外的直接投资的结果。然而，这确实表明东盟应进一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贡献。对于 RCEP 的 15 个成员国而言，其 RCEP 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0 年 37.94%的峰值下降到了 2023 年的 21.73%，提示了 RCEP 各成员国应进一步推进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和便利化。

一经济体对亚洲的引进外资依存度的计算方法是该经济体从亚洲流入的外资占其引进外资流量总额的比值。2023 年，日本和印尼对来自亚洲内部资金的依赖度有所提高。澳大利亚对亚洲内部的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负值变为超过 20%的正值。中国对亚洲的引资依存度指数下降了 5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 80%以上。东盟、中国香港和印度对来自亚洲直接投资的依赖度略微降低，但引资依存度指数仍保持在 40%以上。2023 年，韩国从美国吸引的外资占到了 43.39%，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大幅降低，新加坡对亚洲的引资依存度指数也降低了 10 个百分点，因此拖累了 RCEP 成员国整体对亚洲内部资金的依存度指数，如表 5.3 所示。

表 5.3　2016—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内部投资的依存度指数

单位：%

经济体	200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国	61.50	78.67	83.56	76.97	84.96	82.05	88.75	86.70	81.28
日本	14.91	23.57	31.42	50.86	25.31	16.55	84.78	47.18	54.14
韩国	34.90	51.72	40.55	80.11	40.29	48.88	82.74	84.41	19.26
中国香港	43.56	34.49	39.74	36.02	64.20	38.84	40.98	44.57	43.83
印度	18.11	44.66	35.28	16.26	40.95	27.59	38.16	47.28	46.31
澳大利亚	22.77	25.28	41.80	29.04	57.63	45.04	114.80	−5.10	20.81
印尼	61.31	72.87	72.73	79.32	77.78	96.51	116.28	81.97	82.29
新加坡	21.12	8.87	15.87	28.27	25.67	19.63	17.03	35.85	25.05
东盟	—	58.81	52.77	40.05	31.41	47.70	40.69	48.31	41.85

续表

经济体	200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RCEP（15）	—	57.61	56.95	62.34	52.83	61.55	69.24	57.43	54.74
亚洲	38.28	51.78	54.65	52.02	52.93	51.62	54.50	48.12	51.62

注：“—”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和各经济体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 11 个成员国对来自亚洲资金的依存度指数从 2020 年的 37.1%逐步降至 2023 年的 22.1%。

亚洲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在从 2016 年至 2021 年持续 6 年超过 50%以后，2022 年降到了 48.12%，但 2023 年又恢复至 51.62%。亚洲经济体 2023 年吸引的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资金占比也上升了，降低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流入。

从制造业来看，如表 5.4 所示，投资于印度、印尼和越南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占比在 2023 年都出现了增长，特别是流入印尼和越南制造业的外资金额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2023 年，美国对东盟国家投资大幅增长，但按国家和行业看高度集中，其中 90%以上流向新加坡，约 70%流向金融（包括工业跨国公司的控股公司）和保险，同比增长了 8 倍[1]，因此，流入东盟整体的制造业的外资金额和比重下降。同时，2023 年由于流入中国总体的外资金额下降了 13.68%，流入制造业的外资金额下降了 8.34%，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占全行业的比重上升至 27.9%，金额为 455 亿美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81 亿美元，在制造业中占比进一步上升。据墨西哥经济部统计，2023 年流入该国的外资金额保持稳定，制造业吸引的外资金额大幅增加，并超过了 2021 年的金额和比值，制造业接收外资占全行业的比重接近 50%。虽然面临域外经济体的竞争，但亚洲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亚洲区域供应链显示了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

表 5.4　2018—2023 年流入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的投资金额及占比

单位：十亿美元，%

经济体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国	43.69	31.42	35.37	25.00	31.00	20.80	33.73	18.60	49.67	26.30	45.53	27.90
印度	19.00	44.93	10.03	21.04	13.11	20.26	16.42	31.98	13.48	25.75	14.95	36.17
印尼	14.10	48.30	15.40	54.59	13.20	46.05	15.80	50.83	24.70	54.10	28.7	57.10
越南	—	—	—	—	—	—	—	—	17.84	60.90	23.5	64.20
东盟	60.86	41.23	50.98	30.70	11.21	9.36	55.41	26.02	65.88	29.18	50.99	21.79
墨西哥	—	—	—	—	—	—	12.90	45.77	12.70	36.00	18.12	49.93

注：“—”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作者从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1　东盟、联合国，东盟投资报告，2024 年 10 月。

5.1.3　亚洲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有所上升

对外直接投资依存指数显示了一个经济体作为投资目的地对另一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其计算方法是从一个经济体流出到某一目的地（其伙伴方）的外商直接投资（OFDI）占其向全球投资流出总额的比值。

表 5.5 揭示了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OFDII）的现状。中国内地与香港继续保持彼此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地位。然而，中国内地对香港作为资金输出渠道的依赖性略有上升，其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59.79%增长至 2023 年的 61.35%。相对的，中国香港对内地市场的依赖性有所减弱，其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59.32%下降至 2023 年的 52.96%。中国亦持续成为新加坡投资者的首选市场，尽管 2023 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依存度出现显著下降。日本和韩国的投资者更倾向于美国市场。2023 年，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欧盟成员国。

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2023 年，中国对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实现了 8.7%的增长，流向亚洲的投资 1,416 亿美元，投资金额创历史新高，比 2022 年增长了 13.9%，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79.87%，较 2022 年提升 3.7 个百分点。但该数值仍然未回到 2019 年中国对亚洲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82.49%的峰值，具体变化情况如表 5.6 所示。除美国（16.03%）外，中国香港是亚洲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亚洲经济体对中国香港的对外投资依存度从 2022 年的 6.14%升至 2023 年的 16%。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亚洲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13.02%降至 2023 年的 8.87%，主要原因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有所减少。

日本和韩国对亚洲的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连续 3 年下降，2023 年达到了新低，都只有 18.4%左右。而日本对美国的投资依存度指数为 33.48%，尽管低于 2022 年日本对美国的 36.9%。

由于 2023 年东盟成员国的对外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东盟内部，使得东盟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10.32%翻两番，升到了 43.61%，投资金额达到 272.08 亿美元，因此也大幅提高了对亚洲的对外投资依存度，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不及 50%上升到 74.1%。亚洲经济体对东盟的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也从 2022 年的 12%升至 15.19%。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23 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的投资金额连续两年大幅上升，对亚洲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升至 25.55%，虽不及 2019 年美国对亚洲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的一半，但美国对亚洲的投资金额也达到了 930 亿美元。2023 年，美国对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 3,640 亿美元，超过 2019 年低谷时数值的 10 倍。但由于美国的资金过于集中在韩国和东盟，对中国的对外投资金额较 2022 年大幅缩减，美国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从 2022 年的 3.29%回落至 1.29%。相对的，按照中国官方统计计算得出的中国对美国对外投资依存度也从 2022 年的 4.47%降至 3.90%。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2023 年欧盟对亚洲经济体的投资金额仍有 27.7 亿欧元，按 2023 年欧元兑美元的平均汇率，约合 30 亿美元，但由于欧盟对全球的对外投资金额出现了负值，资金回流，无法计算依存度指数。欧盟对亚洲的投资近几年波动非常剧烈。

表 5.5 2023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及美国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

单位：%

		伙伴方（Y）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澳大利亚	印尼	新加坡	东盟	RCEP（15）	CPTPP（11）	亚洲	美国	欧盟（27）	其他
报告方（X）	中国	0	0.43	0.37	61.35	0.03	0.31	1.77	7.39	14.17	15.38	11.52	**79.87**	3.90	3.66	12.58
	日本	1.82	0	0.33	0.30	3.12	7.94	1.35	4.98	12.16	22.53	19.13	**18.38**	33.48	16.73	31.40
	韩国	2.90	1.08	0	0.42	1.11	1.02	3.50	1.96	11.43	16.42	16.45	**18.40**	43.02	−3.67	42.25
	中国香港	52.96	1.33	0.00	0	1.13	0.41	0.00	−0.50	−1.28	54.70	1.29	**55.25**	0.89	−46.62	90.48
	印度	0.81	0.01	−2.35	0.00	0	0.66	7.96	47.57	64.18	62.70	40.73	**−55.92**	24.10	56.55	75.26
	澳大利亚	−1.76	0.15	0.07	−0.94	0.39	0	0.00	−0.49	2.99	21.21	17.93	**20.49**	16.75	30.51	32.26
	印尼	8.30	1.69	−0.06	3.16	0.05	1.43	0	23.77	30.61	42.52	34.25	**45.77**	0.84	50.58	2.81
	新加坡	10.97	−8.49	0.26	5.85	0.00	10.74	4.66	0	17.79	31.36	16.82	**40.59**	0.12	2.53	56.76
	东盟	8.17	6.03	0.45	4.94	0.67	7.74	4.76	12.75	43.61	66.12	41.00	**74.10**	3.46	10.17	12.27
	RCEP（15）	2.02	1.20	0.30	19.63	1.31	4.03	2.12	6.06	14.64	24.23	19.76	**44.26**	19.24	10.73	25.77
	CPTPP（11）	−3.21	−13.90	−9.99	0.95	2.14	1.29	2.61	5.46	13.05	−12.65	4.18	**−18.02**	84.47	5.51	28.04
	亚洲	**8.87**	**1.32**	**0.33**	**16.00**	**1.46**	**3.34**	**1.89**	**6.19**	**15.19**	**29.50**	**17.89**	**47.28**	**16.03**	**3.92**	**32.77**
	美国	1.29	2.53	13.65	1.28	0.96	4.74	0.67	13.65	15.98	37.97	30.08	**25.55**	0	33.27	41.17

注：X 经济体对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出依存度（$OFDII_{XY}$）=$OFDI_{XY}/OFDI_{WX}$，其中 $OFDI_{XY}$=从 X 经济体流出到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OFDI_{WX}$=从 X 经济体流出到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

百分比为负值表明当年从 X 经济体流出到 Y 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为负值，即从 Y 经济体到 X 经济体资金净流入。

资料来源：基于 IMF CDIS 数据库、UNCTAD FDI/TNC、OECD.Stat 双边投资流量数据以及各经济体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表 5.6　2018—2023 年部分经济体对亚洲投资的金额与依存度指数

单位：十亿美元，%

经济体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金额	依存度	金额	依存度	金额	依存度	金额	依存度	金额	依存度	金额	依存度
中国	107.75	75.33	112.94	82.49	114.00	74.16	130.25	72.84	127.19	76.19	141.60	79.87
日本	58.76	36.66	66.02	25.56	51.27	34.15	71.60	34.10	49.11	21.04	35.11	18.38
韩国	21.06	54.11	21.40	60.74	22.90	70.49	27.49	41.65	21.76	32.76	11.99	18.40
亚洲	351.51	63.42	277.61	44.78	462.83	86.06	451.07	67.43	333.03	44.09	338.63	47.28
美国	–32.73	—	52.86	56.50	33.19	14.63	22.85	8.26	61.67	17.20	92.99	25.55
欧盟	–18.95	—	343.27	128.80	—	—	48.52	11.73	34.05	35.41	2.997	—
全球	610.84	60.20	587.39	41.93	576.51	78.77	755.23	43.68	809.24	54.32	704.41	45.42

注：“—”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作者从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2023 年，亚洲内部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指数较 2022 年上升了 3.2 个百分点，达 47.28%，但尚未回到 50%以上，离曾经的高点数值还有很大距离。

5.2　亚洲跨境投资趋势与展望

5.2.1　近年亚洲跨境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亚洲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内部的投资融合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动后，开始呈现出回升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各经济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不断深化。同时，亚洲经济体也在积极寻求与区域外经济体的合作，以实现更加多元化的投资布局和更高水平的经济融合。近年来，亚洲跨境直接投资出现了以下一些发展趋势。

第一，全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在波动中上升。某一经济体在全球外资中的重要性可以用全球外资对其依存度来体现，计算方法是某一经济体吸引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金额占全球外资总流出量之比，因为全球外资流入量理论上等于全球外资流出量，因此可近似地使用某一经济体外资流入额占全球外资流入量的比重来表示。图 5.1 显示了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资对亚洲所有经济体、欧盟、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全球外资对亚洲的依存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略微超过 20%，低于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其后逐渐走高，在 2012 年达到第一个波峰 37.75%，超过了欧盟、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占比。2013 年至 2015 年全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又连续滑落至谷底，数值为 20.15%，但仍高于当年美国的占比。这一时期也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缓慢的时期。2016 年后，亚洲经济体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显示了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和发展潜力，至 2020 年，全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超过 60%。其后，由于中美贸易争端及各方贸易投资限制措施的影响、新冠疫情蔓延及相应反制措施的制约、地区政治军事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元升值及利率上升等影响，全球外资对亚洲

经济体的依存度大幅波动，2021 年该数值向下击破 50%，2022 年转向，达到历史新高，为 62.52%，2023 年又下降到 52.89%。

第二，中国和东盟是亚洲最具有外资吸引力的经济体。2017 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开始的年份，其也是美国实施“美国优先”战略的开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阻，以 2017 年为基准，以当年全球外资对中国的依存度为 100，可计算出其他经济体在不同年份的全球外资吸引力指数，便于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具体的数据见表 5.7。全球外资对中国的依存度与亚洲整体有类似的波动曲线，但其峰值出现在 2020 年，2023 年虽有大幅下降但仍超出 2017 年的 1/3 强。全球外资对东盟的依赖程度迅速上升，从 2016 年起基本上单边上升，只在 2023 年小幅下降，但也接近 2016 年指数的 3 倍。全球外资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也有较大波动，但上涨趋势不是很明显。

表 5.7　2016—2023 年全球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指数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国	77.84	100	119.72	106.54	173.19	127.74	163.16	136.91
日本	10.33	7.78	8.49	10.38	13.65	11.87	28.04	17.98
韩国	7.04	13.36	12.47	7.27	10.16	15.57	15.52	12.73
中国香港	68.34	82.56	99.59	55.61	156.22	98.96	101.56	94.50
印度	25.89	29.76	36.41	38.14	74.30	31.58	42.58	23.62
澳大利亚	26.50	31.55	52.04	29.73	19.40	17.71	53.17	25.05
印尼	2.28	15.35	18.93	18.02	21.56	14.92	18.95	18.14
新加坡	43.00	56.48	66.86	80.21	87.48	92.58	121.82	133.91
东盟	67.98	107.54	128.69	131.94	141.53	150.76	191.78	189.79
亚洲	326.66	427.93	527.15	443.55	672.15	535.16	698.26	590.76
美国	267.45	230.46	175.00	169.81	174.91	259.33	245.91	260.78
欧盟	199.45	205.06	315.45	303.01	242.97	97.09	–107.79	49.18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各经济体从全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吸引外资总金额的比重，以全球外资对中国 2017 年依存度指数为 100 计算。

第三，亚洲经济体内部投资热点不断轮换。表 5.8 显示了亚洲所有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特定经济体的依存度，表 5.9 以 2017 年亚洲外资对中国的依存度为 100 进行了指数化处理。可以看到不同年份亚洲投资者的投资热点有所不同，亚洲外资对以下经济体的依存度在某些年份比较突出，如 2016 年的印尼、2017 年的印度、2018 年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中国和中国香港、2022 年的日本等。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主要是资金融通和长期回报，除经济增长较快的中国、印度、印尼等经济体，作为资金融通平台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是亚洲外资倚仗的经济体。

表 5.8　2016—2023 年亚洲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

单位：%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国	18.98	16.34	15.77	11.12	23.81	22.79	13.02	8.87
日本	1.58	1.08	0.12	1.59	0.88	1.00	2.10	1.32
韩国	0.57	0.89	0.95	0.52	0.75	0.73	0.56	0.33
中国香港	7.74	18.94	17.38	12.48	30.89	33.83	6.14	16.00
印度	3.39	4.11	2.18	0.98	0.67	0.98	1.74	1.46
澳大利亚	3.04	0.86	1.81	1.18	5.73	6.47	2.33	3.34
印尼	4.05	1.41	2.72	1.74	2.55	2.86	2.29	1.89
新加坡	1.74	6.51	14.36	5.28	8.44	9.10	4.00	6.19
东盟	13.46	12.41	24.77	11.87	12.47	13.01	12.04	15.19
亚洲	42.32	53.31	63.42	44.78	86.06	67.43	44.09	47.28
美国	6.08	15.52	7.71	10.05	17.46	20.64	15.29	16.03
欧盟	6.73	16.54	14.12	24.71	59.98	49.25	5.57	3.92

资料来源：根据各经济体统计部门可得数据计算得出。

表 5.9　2016—2023 年亚洲外资对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依存度指数

经济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国	116.16	100	96.51	68.07	145.69	139.46	79.70	54.26
日本	9.67	6.61	0.73	9.73	5.38	6.11	12.86	8.06
韩国	3.49	5.45	5.81	3.16	4.58	4.45	3.41	2.03
中国香港	47.37	115.91	106.36	76.35	189.02	207.06	37.59	97.92
印度	20.75	25.15	13.34	6.02	4.08	5.97	10.65	8.94
澳大利亚	18.60	5.26	11.08	7.25	35.09	39.58	14.25	20.42
印尼	24.79	8.63	16.65	10.65	15.61	17.53	13.99	11.57
新加坡	10.65	39.84	87.88	32.33	51.65	55.72	24.48	37.86
东盟	82.37	75.95	151.59	72.67	76.29	79.61	73.67	92.93
亚洲	259.00	326.25	388.13	274.07	526.67	412.68	269.85	289.34
美国	37.21	94.98	47.18	61.50	106.85	126.31	93.59	98.11
欧盟	41.19	101.22	86.41	151.24	367.07	301.40	34.07	23.98

资料来源：根据各经济体统计部门可得数据，以亚洲外资对中国 2017 年依存度为 100 计算。

第四，亚洲内部跨境直接投资更青睐制造业。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23 年发展中经济体公布的绿地项目增加了 1,000 多个，但主要集中在亚洲，绿地项目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如表 5.4 所示，中国、印度、印尼、越南等亚洲经济体吸引全球及亚洲外商直接投资占第一位的行业即为制造业。按中国官方统计，2023 年，东盟对中国投资金额第一位行业是制造业，实际投资金额 27.2 亿美元，占比 26.5%。2023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金额达 91.5 亿美元，较 2022 年增长 11.4%，占比 36.4%，主要流向越南、印尼、泰国和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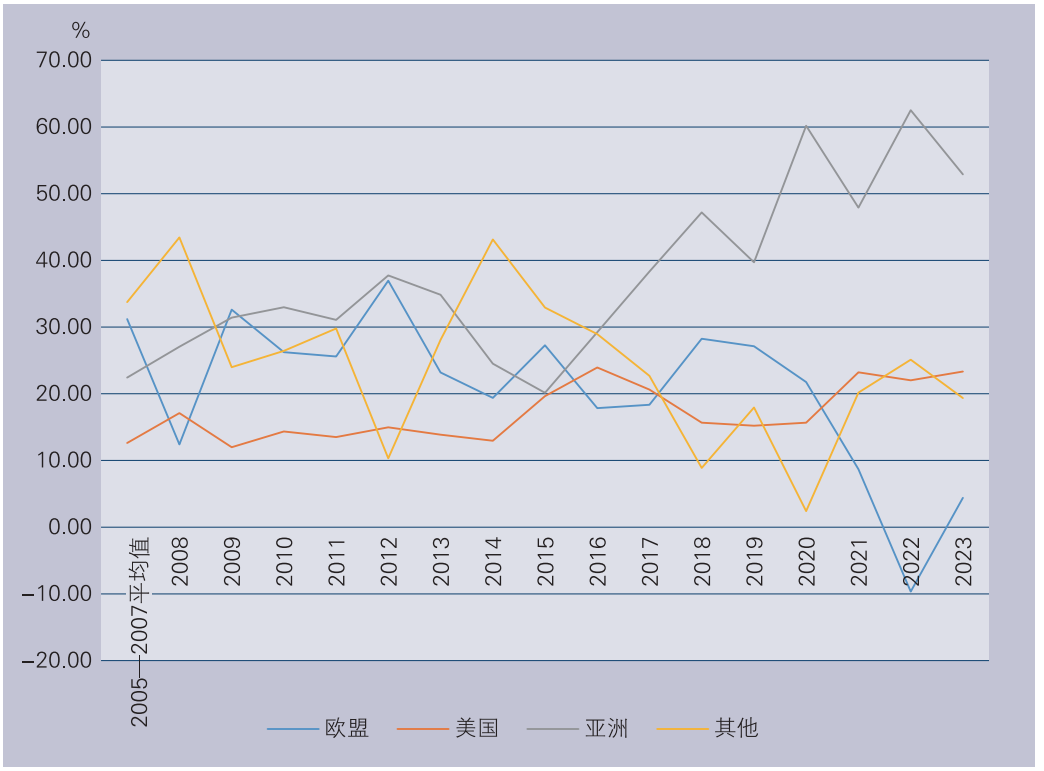


图 5.1　2008—2023 年全球外资对各经济体的依存度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各经济体从全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吸引外资总金额的比重计算。

5.2.2　亚洲跨境直接投资展望

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环境波动以及各经济体为应对这些挑战所作的政策调整继续对亚洲跨境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24 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大幅减少，2024 年第 2 季度，由于公司内部贷款的偿还，中国外资流入额第二次转为负值。2024 年上半年，日本、韩国、印尼吸引的外资也比上一年同期有所减少。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引资情况好于上年同期（见图 5.2）。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亚洲经济体 2024 年上半年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中国的表现最为亮眼，2024 年第 2 季度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710 亿美元（见图 5.3）。2024 年上半年，美国仍然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其次是中国和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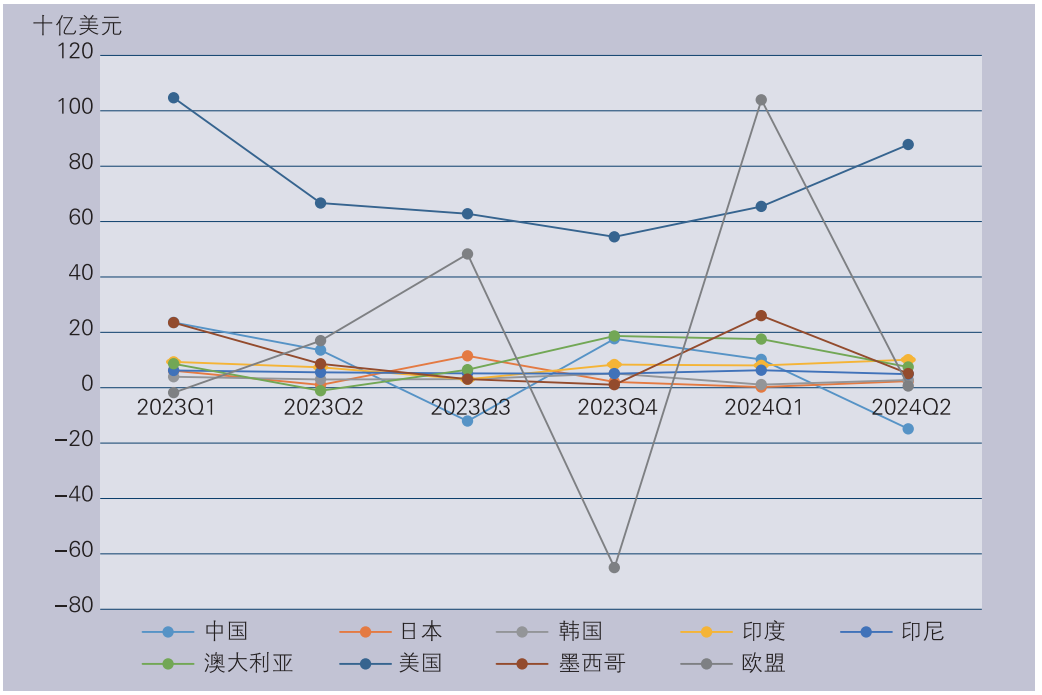


图 5.2　2023—2024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 FDI 流入额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库，OECD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database，http://stats.oecd.org/，2024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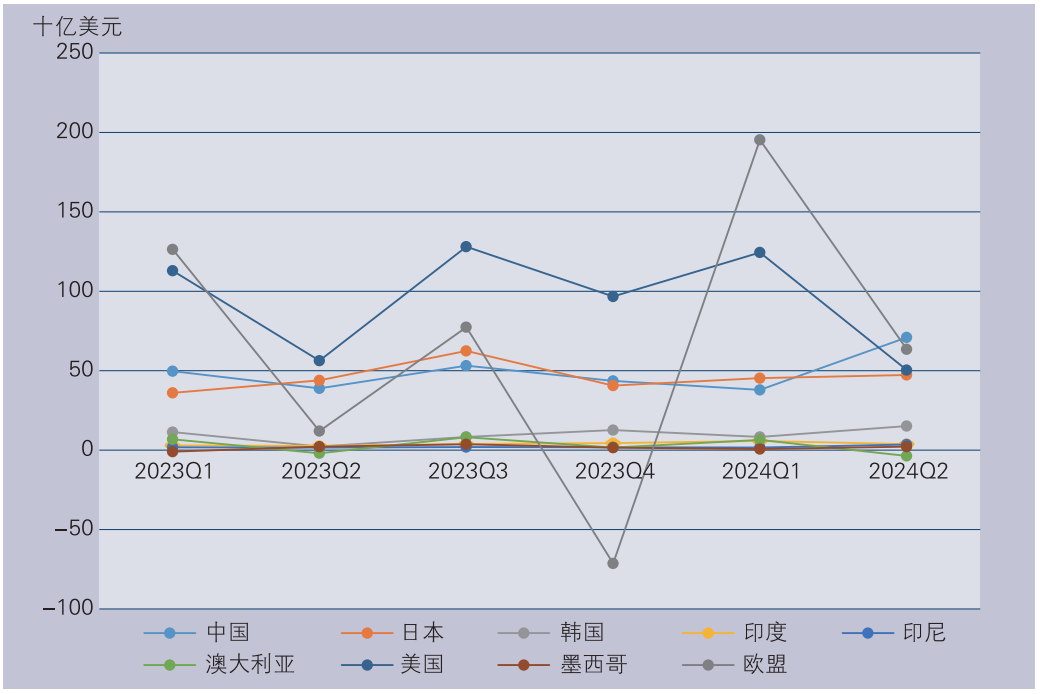


图 5.3　2023—2024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 FDI 流出额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库，OECD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database，http://stats.oecd.org/，2024 年 10 月。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2025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4 年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估计为 1.4 万亿美元，较 2023 年明显增长了 11%。但是如果不包括通过欧洲渠道经济体的资金流，该数值则下降了约 8%。流向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量下降了 7%。在亚洲主要投资目的地中，中国吸引的外资连续两年下降，2024 年下降幅度为 29%；流入中国的外资较 2022 年的峰值低约 40%。东盟的外资流量同比小幅增长 2%，创下 2,350 亿美元的新纪录。印度的绿地项目数量和价值也有所增加，增长了 13%。渠道经济中的跨国企业的交易继续影响着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流动。除去渠道经济，欧洲吸引的外资同比下降了 45%。2024 年流入美国的外资同比增长了 10%，主要是由于较高的并购价值。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初步统计，2024 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9,080 家，同比增长 9.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262.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7.1%。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212.1 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845.6 亿元人民币。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962.9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11.7%。从来源地看，西班牙、新加坡、德国、瑞士实际对中国的投资金额增长较快。

印度报告称，在 2024—2025 财政年度的上半年（2024 年 4 月至 9 月）外资流入量增加了 26%，达到 421 亿美元，致使自 2000 年 4 月以来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金额达到 1 万亿美元。这反映了印度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其得益于积极的政策框架、商业环境的改善和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据越南初步统计，截至 2024 年底，外商新增投资、增资扩股总额 382.3 亿美元，同比小幅下降 3%。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实际利用的外资估计为 253.5 亿美元，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9.4%。

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24 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1,592.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3%（以美元计为 1,627.8 亿美元，增长 10.1%）。其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9,400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 10,244.5 亿元人民币，增长 11.7%（以美元计为 1,438.5 亿美元，增长 10.5%），仍然保持着强劲增长。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投资引擎，以及近 6 年保持的对亚洲市场超过 70%的高依赖度，必将带动亚洲直接投资一体化程度的回升。

根据 2023 年的亚洲投资依存度分析，亚洲经济体的投资融合度呈现回升趋势。尽管直接流入中国的外资金额有所下降，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外资金额保持稳定。此外，通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金融中心流入中国的资金依然庞大。印度和东盟经济体的制造业吸引的外资金额持续增长，其中包括了中国在亚洲区域内部投资的增加。整体而言，亚洲经济体展现出足够的投资弹性，区域生产链并未遭受重大冲击。

然而，亚洲直接投资一体化程度的回升亦面临诸多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均可能对亚洲跨境投资产生影响。2024 年，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沙特等经济体均出台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投资审查措施，使得跨境投资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因此，亚洲各经济体需加强政策协调，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外资吸引力，以应对这些挑战。

展望未来，亚洲的经济体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它们需要持续地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发展的步伐。这包括提升产业链的效率和供应链的灵活性，以增强其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和稳定性。此外，加强区域内的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提升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直接投资融合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途径。通过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亚洲经济体有望在跨境投资领域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 6 章

亚洲经济体金融融合与发展

2023年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扭转下降态势，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恢复速度不及发达经济体。从资产端的存量看，2023 年亚洲组合投资在全球占比 14%，比 2022 年的 14.9% 稍微下降。亚洲经济体将 19.6%的组合投资资产配置在亚洲。本章通过组合投资和跨境银行业数据来观察亚洲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状况。

6.1 全球及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

本节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产组合协作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统计的亚洲主要经济体跨境金融市场组合投资数据来分析亚洲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程度[1]。2019—2023 年的全球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数据显示，由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汇率和估值影响了资产余额，2022 年全球组合投资资产存量大幅下降至 70 万亿美元，比 2021 年降低了 14.1%，短暂偏离了过往数年的增长轨道。但是在 2023 年，全球组合投资存量基本恢复，截至 2023 年末的余额超过 80 万元美元，同比增长 14.4%（见图 6.1）。

从流出看，截至 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的组合投资存量为 11.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7%（见图 6.2）。亚洲经济体中组合投资资产存量最高的为日本，余额为 4.4 万亿美元。日本的存量虽然比 2022 年增长 8.6%，但与 2020—2021 年期间超过 5 万亿美元的存量水平仍有一定的距离。2023 年底，中国的组合投资存量达到了 1.1 万亿美元，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存量占全球组合投资的比例为 14%，与 2022 年基本持平。

从流入看，截至 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吸收了 9.8 万亿美元的组合投资，同比增长 9.3%。日本吸收的组合投资存量为 3.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8%；中国吸收的组合投资存量为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2%。亚洲前两大经济体都扭转了 2022 年组合投资负债下滑的局面。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吸收的组合投资存量占全球组合投资的比例为 12.2%。

1 组合投资（证券投资）是指没有被列入直接投资或储备资产的，有关股权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单位和债务证券的跨境交易和头寸。与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表决权达到或超过 10%阈值的股权类证券交易属于直接投资统计范畴。证券投资者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较小，与企业关联少。但是，对于国际组织的权益出资，如果采用证券形式，即使表决权在 10%以上时，也应列入证券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描述组合投资：一家中国保险公司购买一家瑞士银行的上市股票；一家英国养老金投资于美国国债；一家跨国科技公司持有开曼群岛一家投资基金的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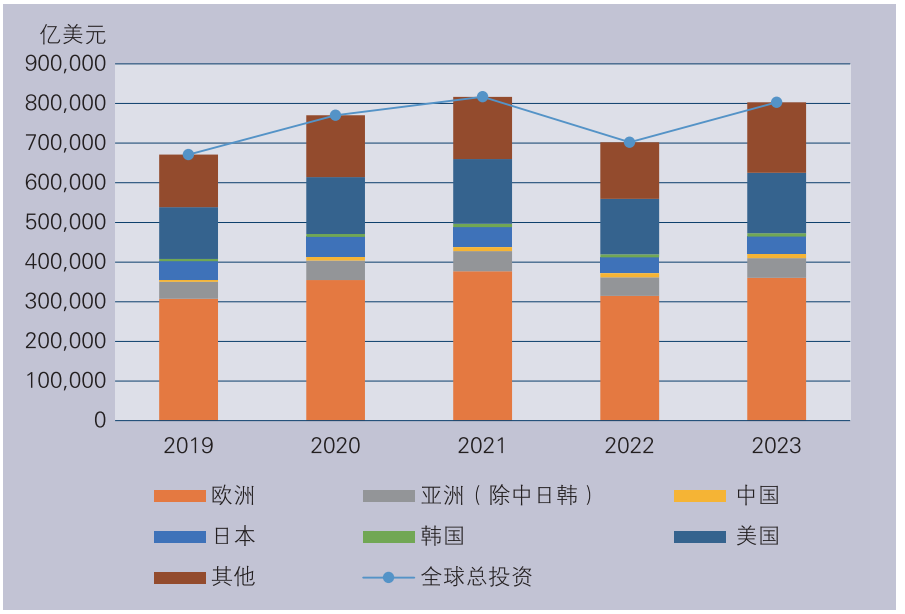


图 6.1　2019—2023 年全球组合投资流出额

资料来源：IMF 资产组合协作调查（CPIS），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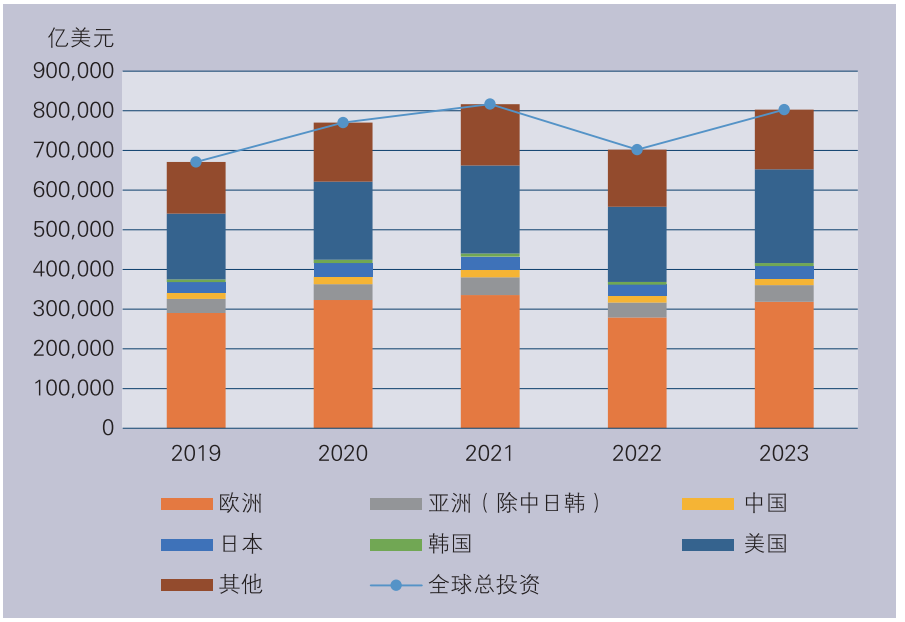


图 6.2　2019—2023 年全球组合投资流入额

资料来源：CPIS，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截至 2023 年末，亚洲经济体将 19.6% 的组合投资资产配置在亚洲（见表 6.1）。从域内配置拓扑图看，日本、中国、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在亚洲域内经济体的连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主要经济体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和密切的联系网络（见图 6.3）。但整体上看，亚洲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城市对域内经济体的组合投资吸引力仍有提升的潜力。从美国、中国、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的资产配置看，美国将组合投资更为均衡地分

布在欧洲、亚太和作为管道的离岸经济体中；中国更多地将资产配置在亚太（主要是中国香港），而日本更倚重美国作为投资流向地。

在衡量组合投资资产存量超过 100 亿美元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跨境证券投资中的网络节点作用时，我们借用复杂网络理论中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概念。该指标指的是一个节点作为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上的桥梁的次数，综合考量了连入度和连出度。在跨境证券投资领域，离岸经济体的节点作用较为突出，卢森堡、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的中介中心性排名较为靠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所在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排名也较高。在亚洲，沙特、韩国、日本、中国的中介中心性作用较为突出（见图 6.4）。

表 6.1　截至 2023 年底亚洲经济体的组合投资存量及流向亚洲的金额

单位：百万美元

经济体	组合投资存量	流向亚洲的组合投资
巴林	53,968	27,499
孟加拉国	9	9
中国香港	1,835,131	589,371
中国澳门	137,207	63,670
印度	13,065	1,014
印尼	33,800	30,587
哈萨克斯坦	80,040	9,863
科威特	22,899	14,964
黎巴嫩	1,571	212
马来西亚	149,662	64,615
蒙古国	486	243
巴基斯坦	329	326
菲律宾	22,031	8,052
沙特	453,895	63,589
新加坡	1,826,772	586,966
泰国	88,755	26,701
土耳其	2,947	184
以色列	237,058	3,729
中国	1,098,361	485,511
韩国	857,633	80,965
日本	4,350,205	150,152

资料来源：CP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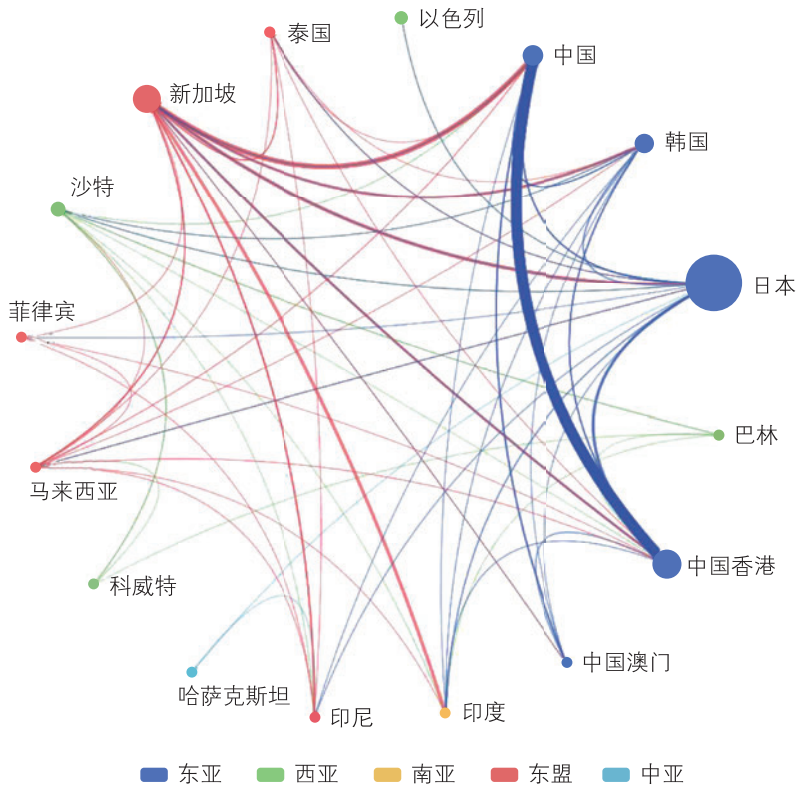


图 6.3　2023 年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配置拓扑图

资料来源：CP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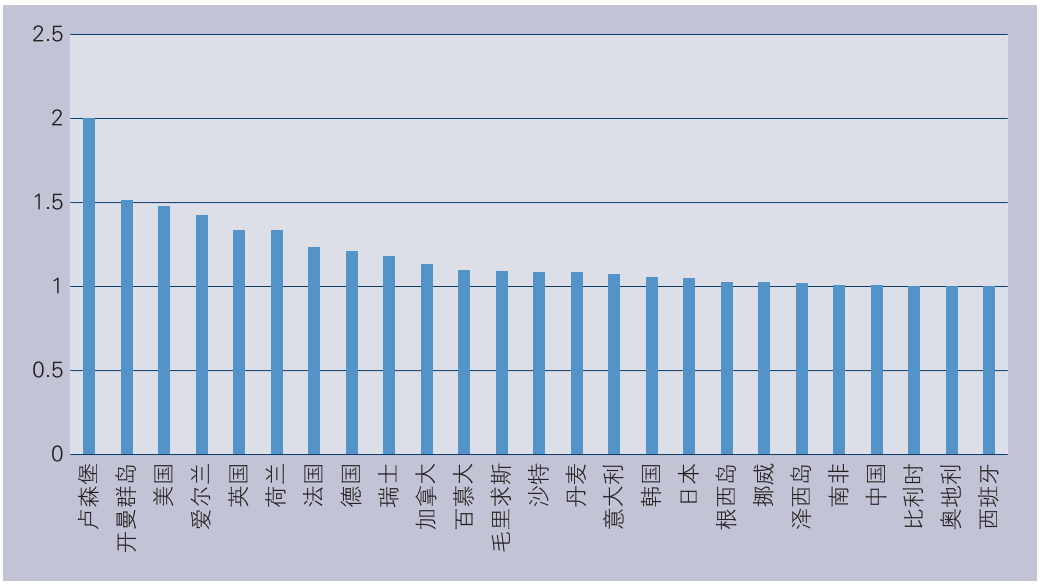


图 6.4　2023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网络中介中心性排名

资料来源：CPIS，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数据经标准化处理。

CPIS 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使用国际金融协会以及公募基金流动数据来观察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股权投资流动状况。从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本流动数据看，2024 年前 11 个月，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吸引了近百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全年来看，多个亚洲经济体经历了先流入后流出的历程（见图 6.5）。尤其是 2024 年 10 月以来，中国、印度、韩国、东盟股市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资本流出。印度国家证券存管处（Nation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Limited）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0 月和 11 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印度的证券投资净额分别为卖出 115 亿、25 亿美元（见图 6.6）。日本股市在 2024 年年初时获得国际投资者的青睐，但是 8 月份经历了剧烈调整，三季度经历了明显的国际投资者回撤（见图 6.6）。日本财务省统计的组合投资负债端的股权和投资基金份额的净值数据显示，2024 年 6—10 月日本负债端季均降低了 1.6 万亿日元。

从公募基金申赎口径（含本地基金）看，2024 年以来美国股市表现良好，吸引了较多资金流入。自 2024 年 9 月宣布一揽子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后，中国在 10 月经历了一波资金涌入的热潮。2024 年 10 月，全球公募基金流入美国、中国的资金规模较高，分别达到 409 亿美元、241 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亚洲新兴市场整体流入的比重较大（见图 6.7）。从境外基金流入口径看，印度整体上表现良好，即便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时，印度也在多个月份录得了海外基金净流入（见图 6.8）。

2024 年，从首次公开募股的角度看，全球前五大交易所有三家位于亚洲。2024 全年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布募集了 173 亿、104 亿和 88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第四和第五位，这也说明亚洲仍是全球权益市场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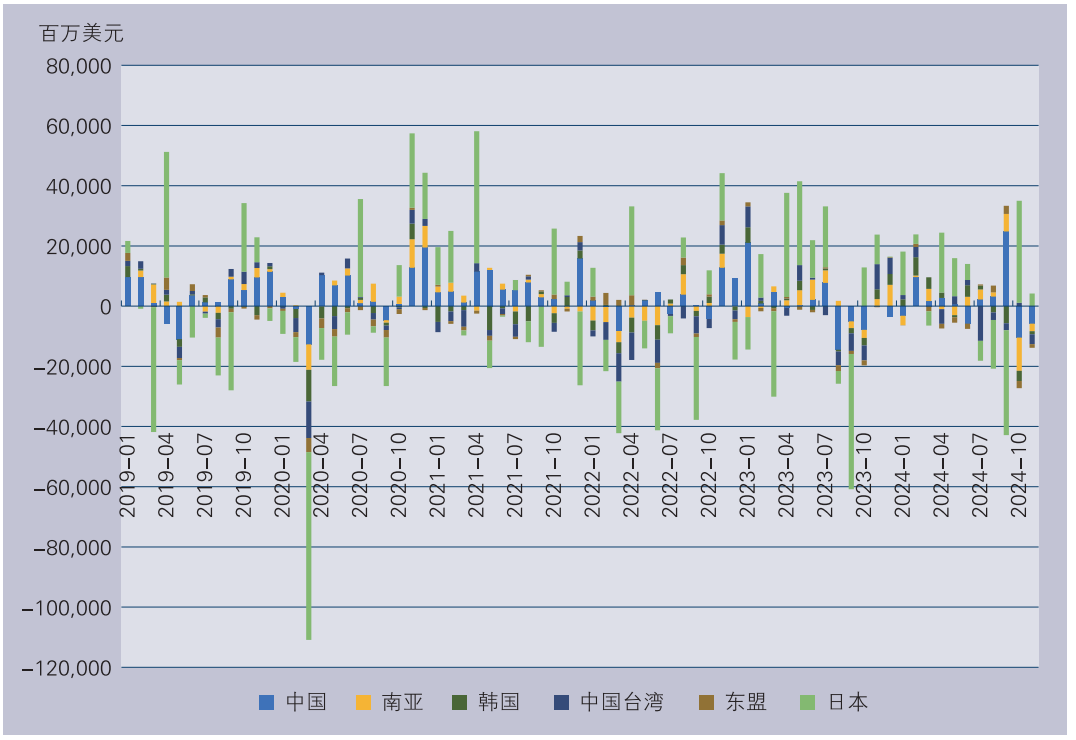


图 6.5　2019 年 1 月—2024 年 11 月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净流动状况

资料来源：万得，国际金融协会（根据新闻整理），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其中东盟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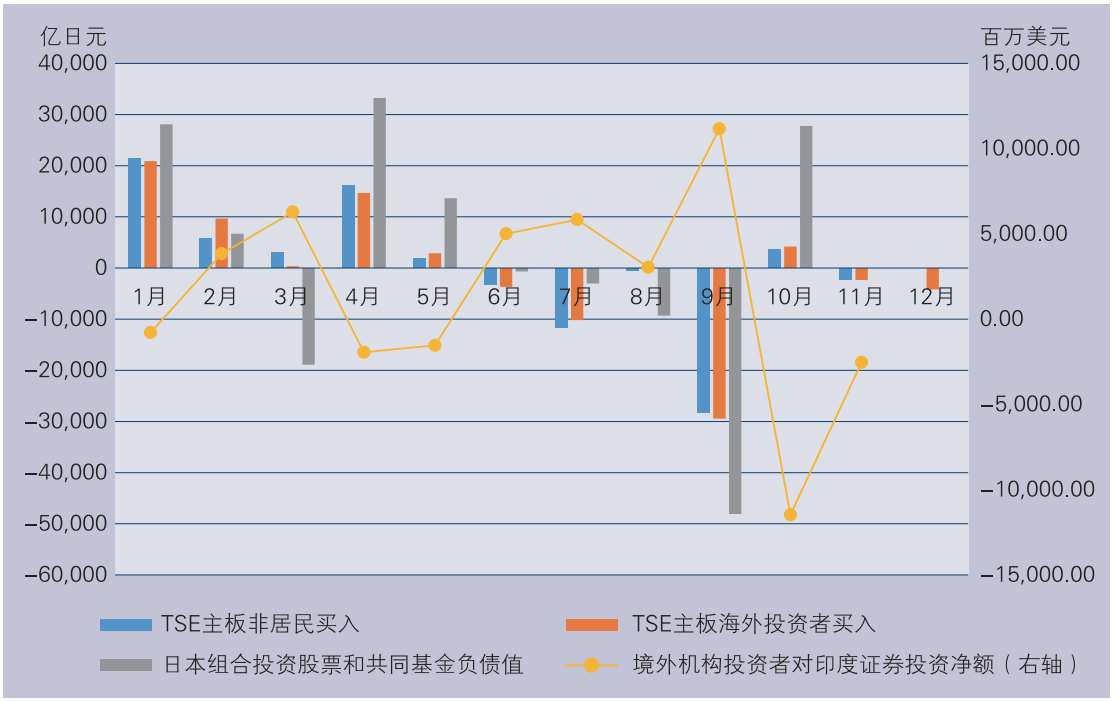


图 6.6　2024 年日本和印度的证券市场海外资金流动状况

资料来源：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银行，印度国家证券存管处，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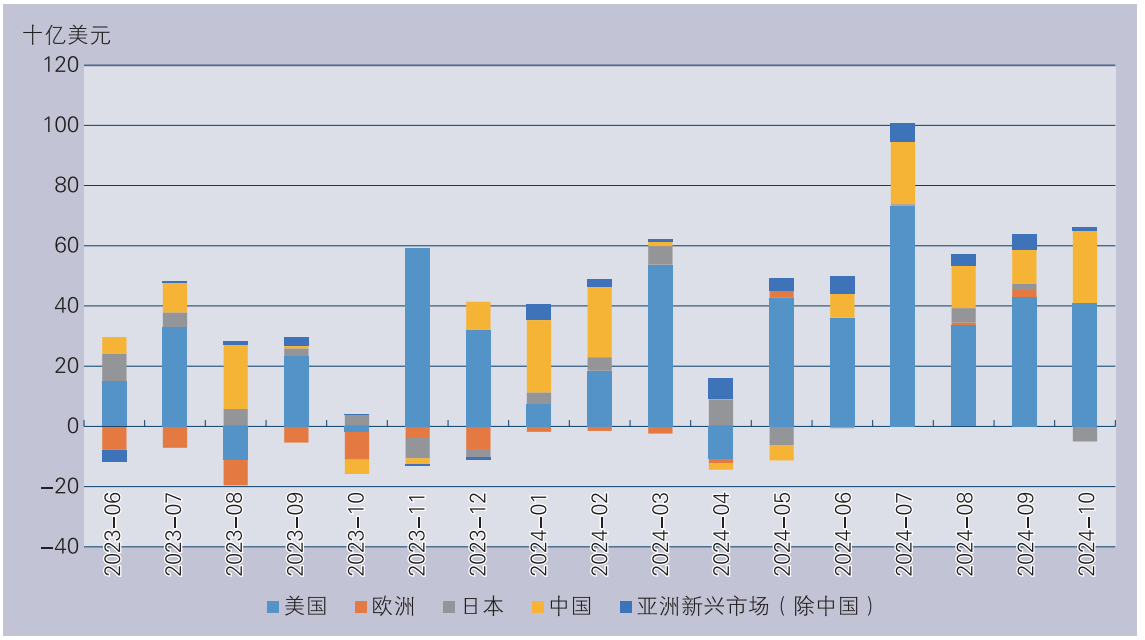


图 6.7　2023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部分经济体权益公募基金（含本地基金）净流入

资料来源：易方达香港《全球资金流向及境外上市中国主题 ETF 资金流向》系列报告，中国数据包括 A 股、港股中资股和美国中概股，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东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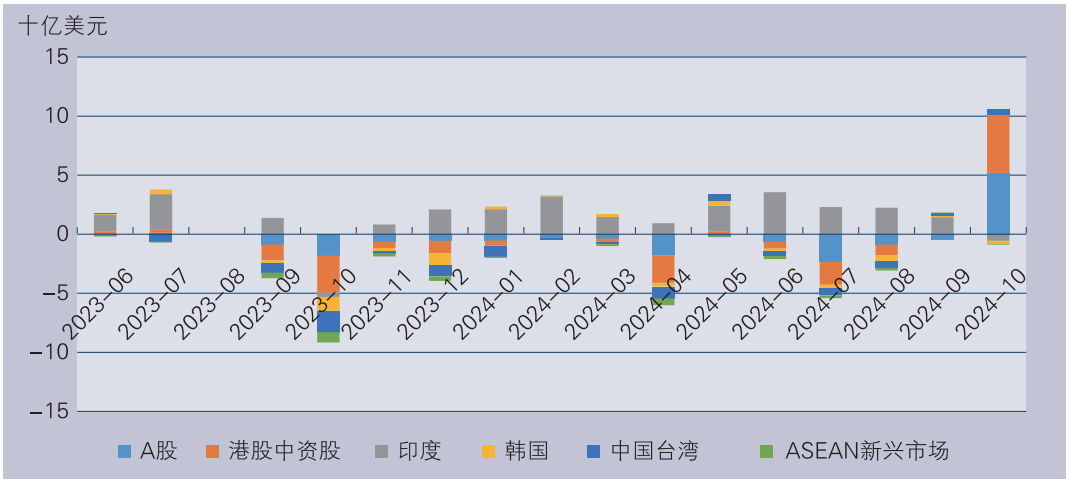


图 6.8　2023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境外公募基金的净流入

资料来源：易方达香港《全球资金流向及境外上市中国主题 ETF 资金流向》系列报告。

从亚洲经济体的组合投资存量以及最新的权益市场资本流动状况看，亚洲经济体主要将组合投资资产配置在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亚洲域内金融市场易受主要发达经济体政治和经济条件变动的影响。尤其在 2024 年 11 月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美元指数迅速走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短期资本流出的冲击。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经贸政策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带给亚洲的溢出效应值得密切关注。一旦提高关税等扰乱全球供应链的政策加剧国内通胀黏性，可能会给美国的降息路径带来更多的变数，进而将动荡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长远来看，亚洲经济体需要继续打造域内金融中心，增强亚洲金融体系的韧性。

专栏 6.1　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点

跨境资本流动对各经济体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使得各经济体更好地利用境内外资源来支持增长，同时资本的大进大出、突然停滞也可能加剧金融风险。由于国际收支金融账户中的金融衍生品和雇员股权账户的规模相对较小，以及只有部分经济体披露了该账户的借方与贷方细项，我们使用组合投资与其他投资来衡量总资本流动状况。以往的文献更为关注非直接投资金融账户的净资本流动，但是这一视角部分程度上掩盖了总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因此近期的文献更为关注总资本流动的演变。谭小芬等（2023）认为，鉴于各经济体更加警惕外部资本冲击的风险，因此资本流入视角更加具有政策意义。[1]我们使用 IMF–BOP 数据中各经济体组合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净负债（即贷方）来衡量总资本流入。

1　谭小芬、虞梦微、王欣康，《国际金融研究》，2023 年第 4 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监测全球总资本流入，我们尽可能地囊括更多的经济体，根据数据的完整与可得性，选出 36 个发达经济体和 77 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作为 AEs 和 EMDEs 的代表[1]。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资本流入持续增长，在危机前达到峰值，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打击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自此之后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大幅下降，但流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保持了稳定，EMDEs 吸收的跨境资本的比重从危机前的约 5%上升到了疫情前的约 20%（见图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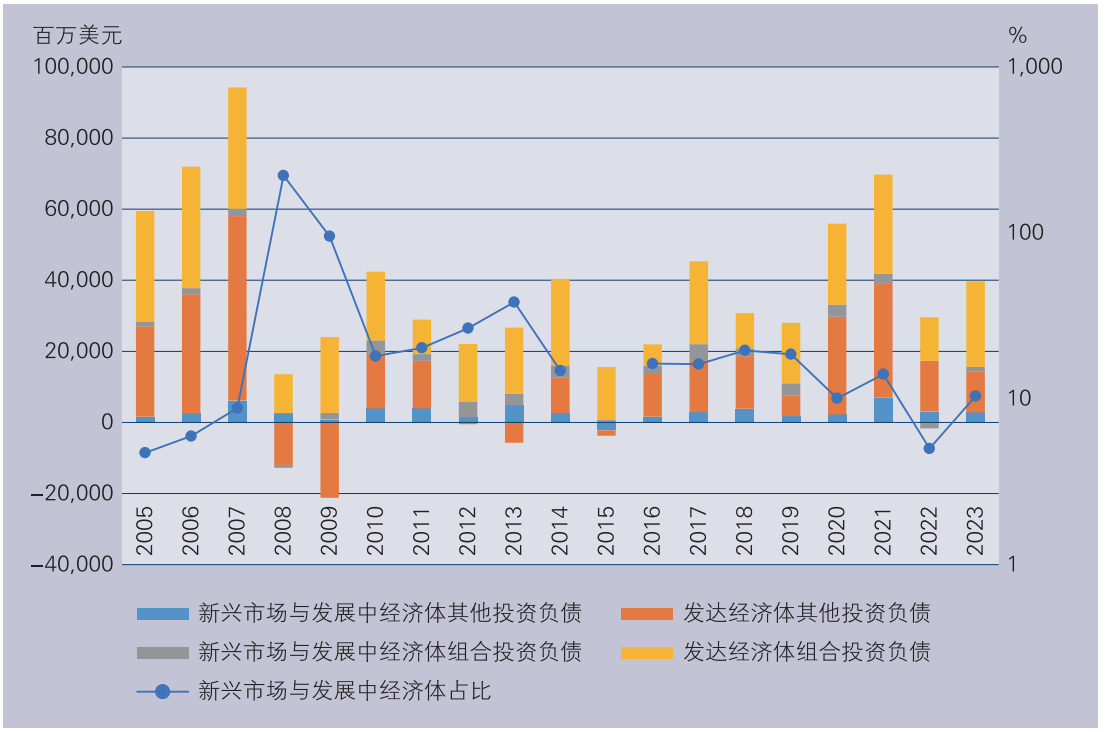


图 6.9　2005—2023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动趋势

注：数据来自 IMF–BOP 数据库。IMF 发达经济体有 41 个，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图中涵盖 36 个发达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台湾、波多黎各、安道尔、圣马力诺、马耳他。IMF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有 155 个，根据数据质量和完整性，图中涵盖了 77 个经济体，其中沙特、卡塔尔、塞尔维亚缺乏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组合投资数据，约旦和阿曼缺乏 2023 年组合投资数据，卡塔尔、塞尔维亚缺乏危机前后的直接投资数据，约旦、阿曼和俄罗斯缺乏最近两年的直接投资数据，直接投资国别数据库较组合投资更为完整，但是为了和组合投资的国别/地区保持一致，仍然只筛选出 77 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鉴于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吸收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以上筛选方法不影响趋势判断。

资料来源：IMF，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1　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国际清算银行（BIS）将 G7 集团以及欧元区国家视为发达经济体（AEs），将其数据库中的其他经济体视为新兴市场经济体（EMEs），这是因为该组织数据库中的经济体种类有限，仅包括经济体量大、数据报告较为完备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收入水平，将 41 个经济体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其余所有的 155 个经济体都划分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湾都是发达经济体。IMF 在《财政监测报告》中重点监测 40 个体量较大的经济体，因此一般将这些经济体认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 IMF 的一些研究中，根据系统性、经济总量、人口、人均 GDP、全球贸易份额、在全球外债中的占比，将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沙特、南非、泰国、土耳其、阿联酋划分为新兴市场组别的国家，所以，新兴市场经济体（EMEs）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EMDEs）组群中经济表现较好的一个子类。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 EMDEs 跨境总资本流入有几点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危机后疫情前的 2010—2019 年时期（除 2015 年），EMDEs 的占比较为稳定，明显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占比均值为 21%；二是 2015 年 EMDEs 经历了 10 年中罕见的资本流出而非流入，但其组合投资依然保持了流入，其他投资项下流出了 2,221 亿美元，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其他投资负债方净减少 3,515 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中国居民部门主动增持境外资产并偿还以往的境外融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历着“藏汇于民”的过程，境外资产持有主体更加多元化，扣除中国的影响，整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仍对外部资本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吸引力；三是在疫情暴发后，2020—2021 年全球的总资本流入恢复较快，发达经济体的恢复速度快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导致后者的占比分别降低至 10%和 14%。2022—2023 年全球跨境资本流入水平与前两年相比迅速降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分别为 5%和 10%。进一步通过组合投资和跨境银行业数据来观察亚洲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及融合状况，对于更好防范金融风险，找出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6.2　全球及亚洲跨境银行业状况

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重要的信贷提供方，BIS 的本地银行业数据（LBS）以及合并银行业数据（CBS）刻画了国际银行业跨境经营的态势。国际清算银行本地银行统计数据是由设在选定经济体的银行报告的，包括许多离岸金融中心，但不包括这些经济体以外的银行的资产和负债。2017 年，LBS 报告经济体的银行业跨境资产覆盖面已超过全球银行业跨境资产的 94%。BIS 的研究显示，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境外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信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平均仍保持在 15%~20%，其余部分由内部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提供[1]。本节我们利用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来观察跨境银行业债权的动态。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我们更为关注亚洲经济体的跨境银行债权，以及亚洲经济体信贷中的外资银行参与率（FBP）。

6.2.1　全球及亚洲经济体银行跨境资产余额与季度变动状况

近五年来，全球银行业跨境资产稳步上升，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已达到 39.2 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经济体的跨境银行业资产余额为 10.2 万亿美元，近五年来的占比稳定在 26%和 28%之间（见图 6.10）。在亚洲经济体中，日本银行业跨境债权占亚洲跨境银行业债权的比例为 44%，其次是中国香港占比 19%，中国占比 15%，新加坡占比 8%，中国台湾占比 5%，韩国占比 2%。

从全球银行跨境资产的季度变动额（经过分项和汇率调整后）来看，近五年来这一指标的波动性较大，或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周期变动剧烈有关（见图 6.11）。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后，全球银行跨境资产恢复较快，在 2023 年和 2024 年上半年的 6 个季度里，除了 2023 年第 4 季度和 2024 年第 2 季度，其余 4 个季度都处于扩张态势，BIS 认为 2023 年第 4 季度的下降与季节性因素有关[2]。2024 年第 1 季度，全球银行跨境资产增长 1.1 万亿美元，其中亚洲经济体增长 2,882 亿美元；第 2 季度，全球银行跨境资产缩减 162 亿美元，亚洲经济体缩减约 100 亿美元，整体变动幅度较小。从全球银

1 Bryan Hardy, Emerging markets' reliance on foreign bank credit,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19.

2 Statistical release: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and global liquidity indicators at end–December 2023.

行跨境资产的产品构成看，2024 年第 1 季度的大幅增长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包括贷款以及债权凭证的增长，这两项金融工具共同解释了 95%的增长，信贷部分的主要流向则是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第 2 季度，整体缩减主要来自衍生品，贷款和债权凭证则小幅增长（见图 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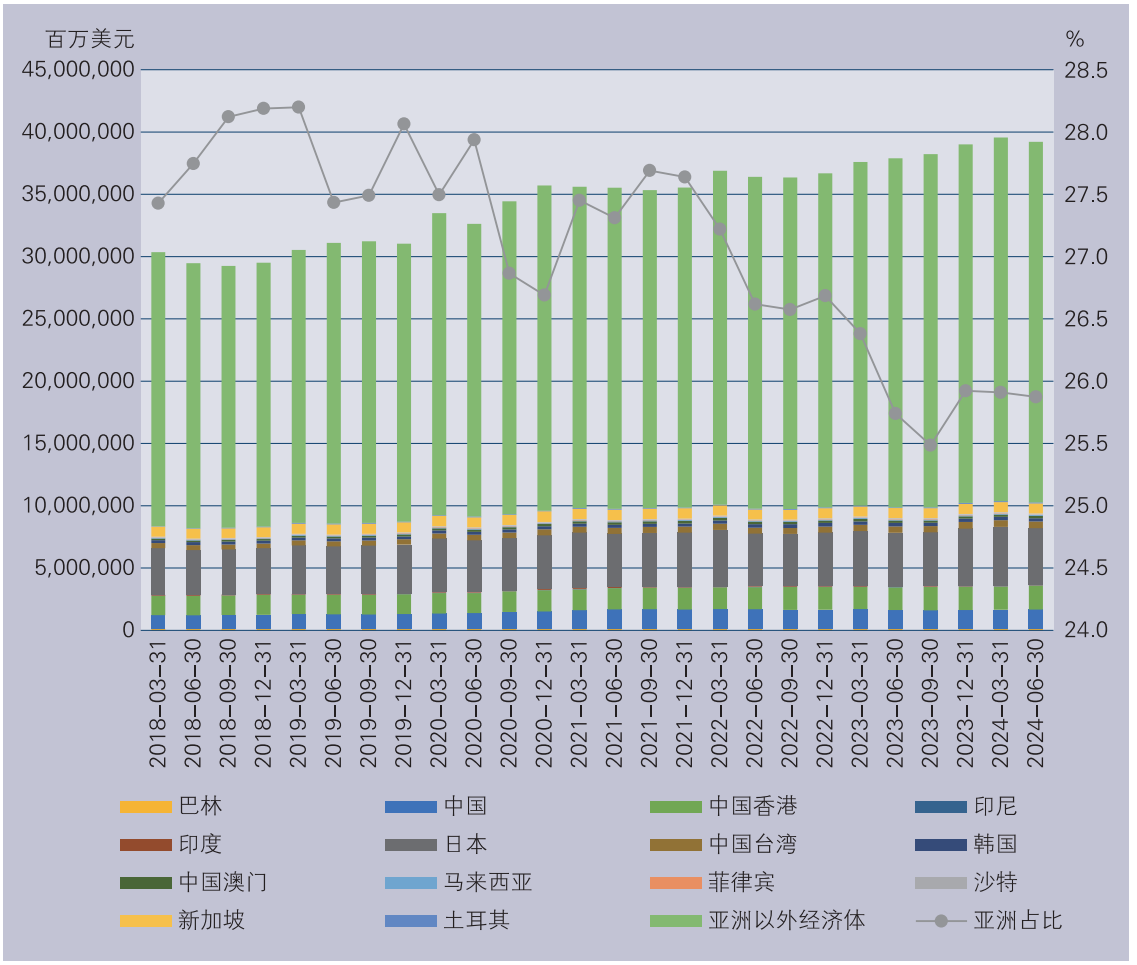


图 6.10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及亚洲经济体的银行业跨境资产和亚洲占比

资料来源：BIS。

从跨境银行信贷的交易对手来看，非银行部门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2024 年第 1 季度跨境信贷的增长主要是非银借款人推动的，该季度的表现与过往几个季度的趋势保持一致（见图 6.13）。第 1 季度银行业跨境信贷增长 1.03 万亿美元，其中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的额度为 3,746 亿美元，流向非金融部门（NFS）的额度为 3,544 亿美元。进一步追踪流向 NBFIs 的信贷发现，发达经济体和离岸金融中心是重要的目的地

1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监测报告显示，与 2021 年相比，NBFI 行业的总金融资产在 2022 年下降 5.5%，至 217.9 万亿美元，主要反映了按市值计价的资产组合的估值损失，特别是投资基金。NBFI 部门持有的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相对份额下降至 47.2%。我们从 BIS 的数据中能看到类似的趋势。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on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23–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org）.

（见图 6.14）。2024 年第 1 季度，流向美国的额度为 604 亿美元，开曼群岛为 121 亿美元，英国为 612 亿美元，日本为 254 亿美元，中国香港为 84 亿美元；中国为流出 42 亿美元，新加坡为流出 133 亿美元。非银金融机构成为跨境信贷的重要渠道，说明非银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这种高关联性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对冲基金 Archegos 的风险传染到银行部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银部门吸收的资本流入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其顺周期性特征同样可能加剧风险的传播。

6.2.2　主要亚洲经济体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状况

国际银行资本对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因此监测国际信贷在某经济体总信贷中的比重和趋势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为了更好地衡量亚洲经济体与外资银行联系的紧密程度，我们借鉴国际清算银行对银行跨境信贷的研究指标，并将关注重点放在亚洲经济体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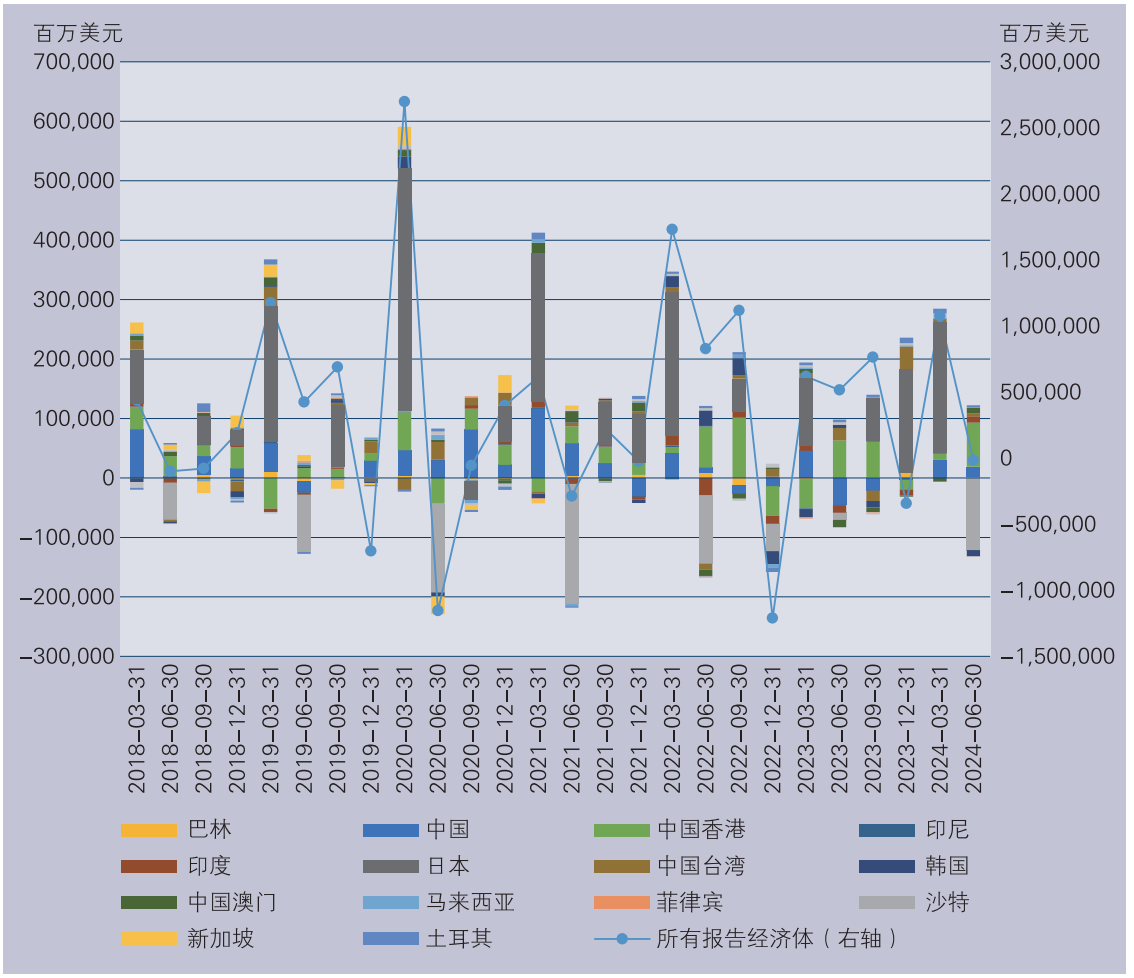


图 6.11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及亚洲经济体银行跨境资产季度变动额（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

资料来源：BIS。

1　Bryan Hardy, Emerging markets' reliance on foreign bank credit,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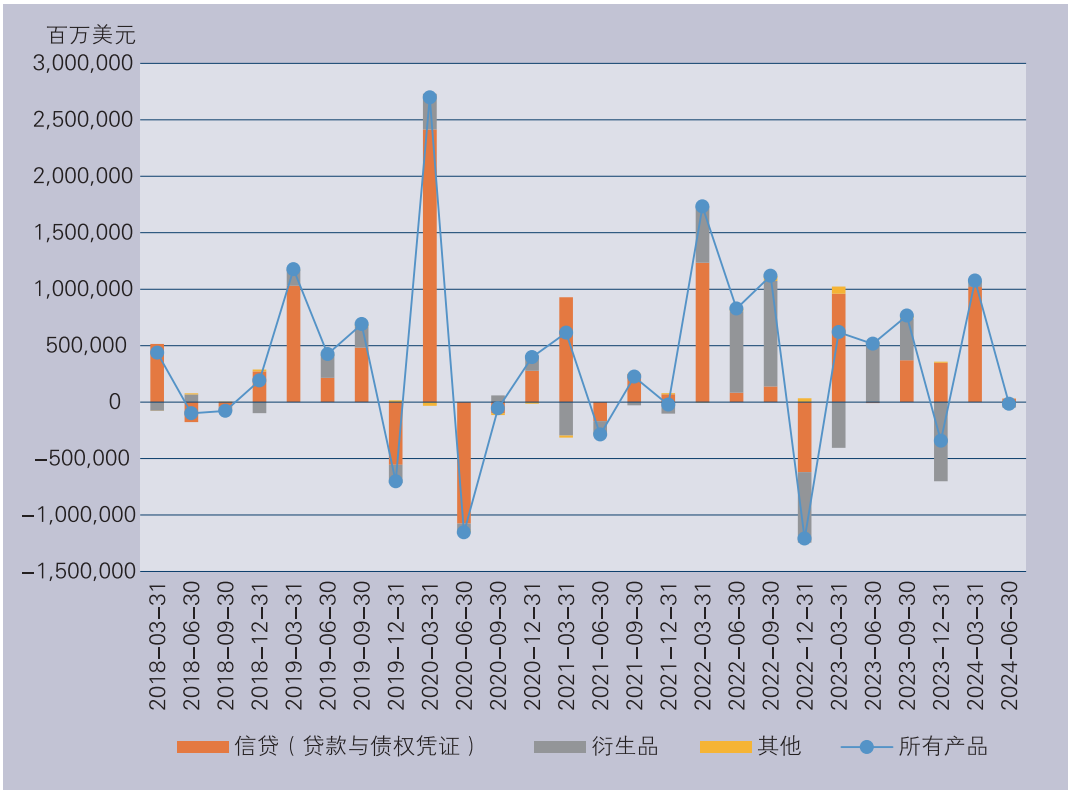


图 6.12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全球银行跨境资产季度变动额（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的金融产品构成

资料来源：BIS。

一是从跨境的角度，构建对某亚洲经济体非银行部门吸收的直接跨境信贷与该经济体实体部门吸收的总信贷之比，总信贷是直接跨境信贷与国内信贷之和，即（直接跨境信贷）/（国内信贷+直接跨境信贷）。此外，对于 BIS 跨境银行数据库的报告经济体而言，间接跨境信贷占总信贷的比重这一指标用该经济体银行部门的跨境净负债的正值来衡量，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直接跨境信贷的不足。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流入爱尔兰的跨境信贷以直接信贷为主，间接跨境信贷的比重较低，但是对于匈牙利等部分东欧经济体来说，间接跨境信贷是重要信贷来源，未纳入该数据将大幅低估这些经济体对跨境信贷的依赖程度。

二是对于外资银行带来的影响较为重要的经济体，进一步从所有权的角度，构建外资银行参与率（Foreign Bank Participation Rate, FBP）指标，分子是境外银行对某亚洲经济体的非银行部门债权，以及该亚洲经济体境内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本币债权，分母仍然是该亚洲经济体吸收的总信贷。该指标较为重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该经济体境内的作用。

本节逐个分析亚洲部分经济体在外资银行业流动方面的表现。就中国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其他报告经济体对作为交易对手方的中国的跨境银行资产存量快速上升，在 2014 年第 1 季度首次突破了 10,000 亿美元，并于 2014 年年中达到了 11,000 亿美元的峰值。自此之后该资产存量大致保持稳定，截至 2024 年第 2 季度，其他报告经济体对中国的跨境银行资产存量为 9,939 亿美元（见图 6.15）。其中，来自亚洲经济体（中国

香港、日本、韩国、中国澳门、菲律宾、中国台湾）的跨境银行资产为 6,689 亿美元，占比 67%。在披露对中国持有的银行跨境资产的报告经济体中，中国香港的占比较大，由于中国香港发挥着发达经济体投资的管道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高估中国对亚洲的外资依赖程度，低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除去中国香港，亚洲其他 5 个经济体对中国的跨境银行资产占总额的比例为 22%，且该比例在过去 6 年中大致保持稳定。

中国香港发挥着进出内地的资金“中转站”的作用，这在直接投资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即内地与香港的双向投资流量都较大，2022 年底内地占据香港外商直接投资头寸的 30%。据此可以估计，香港对内地的跨境银行资产存量也更多是其他经济体或者境外中资企业的一个“管道”。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其他报告经济体对中国香港的跨境资产余额为 1.02 万亿美元，其中能够区分经济体来源的比例为 4,885 亿美元，在这一部分中，多数经济体都是发达经济体，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余额占比相对较低，可以看出“输入”中国香港的跨境银行资产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已经统计在内，因此未披露相关数据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通过中国香港将大额资本输入内地的可能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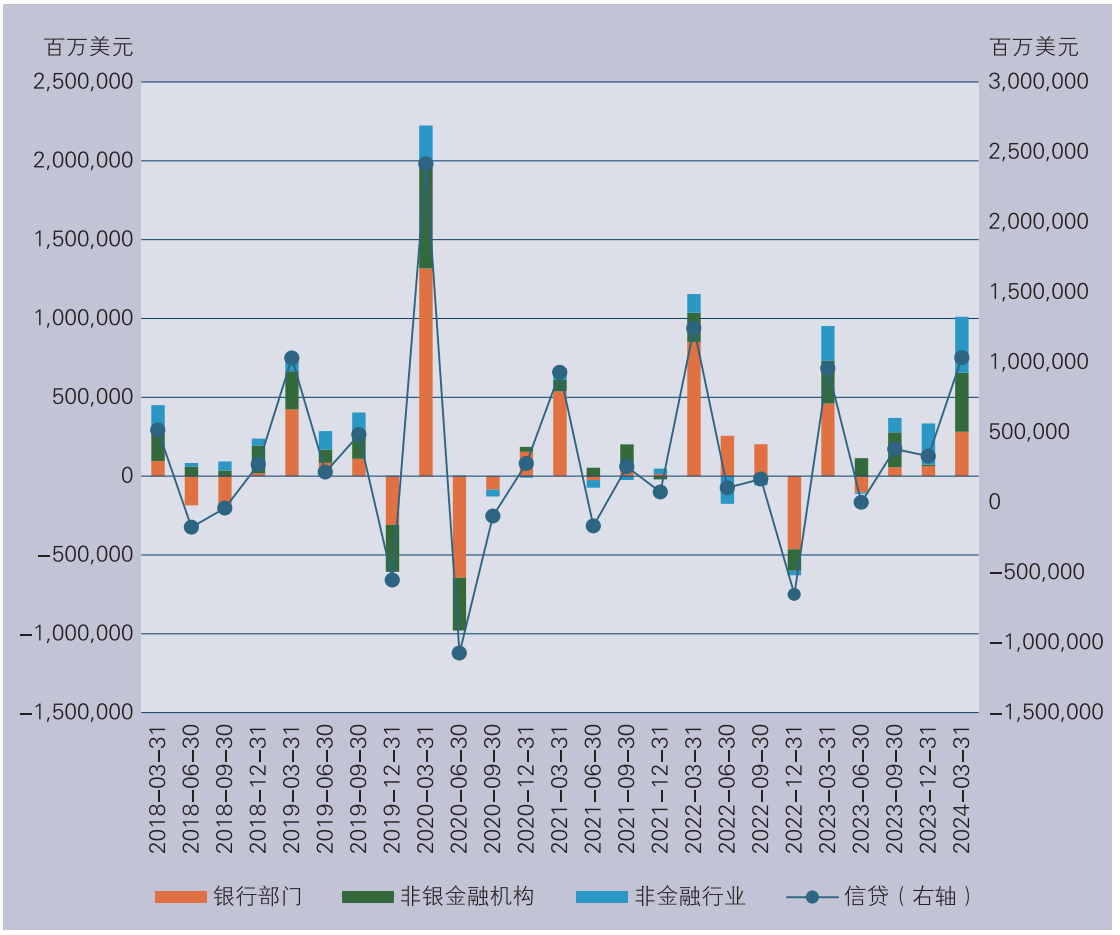


图 6.13　2018 年 3 月—2024 年 3 月全球银行跨境信贷季度变动额（经分项和汇率调整后）的部门流向

资料来源：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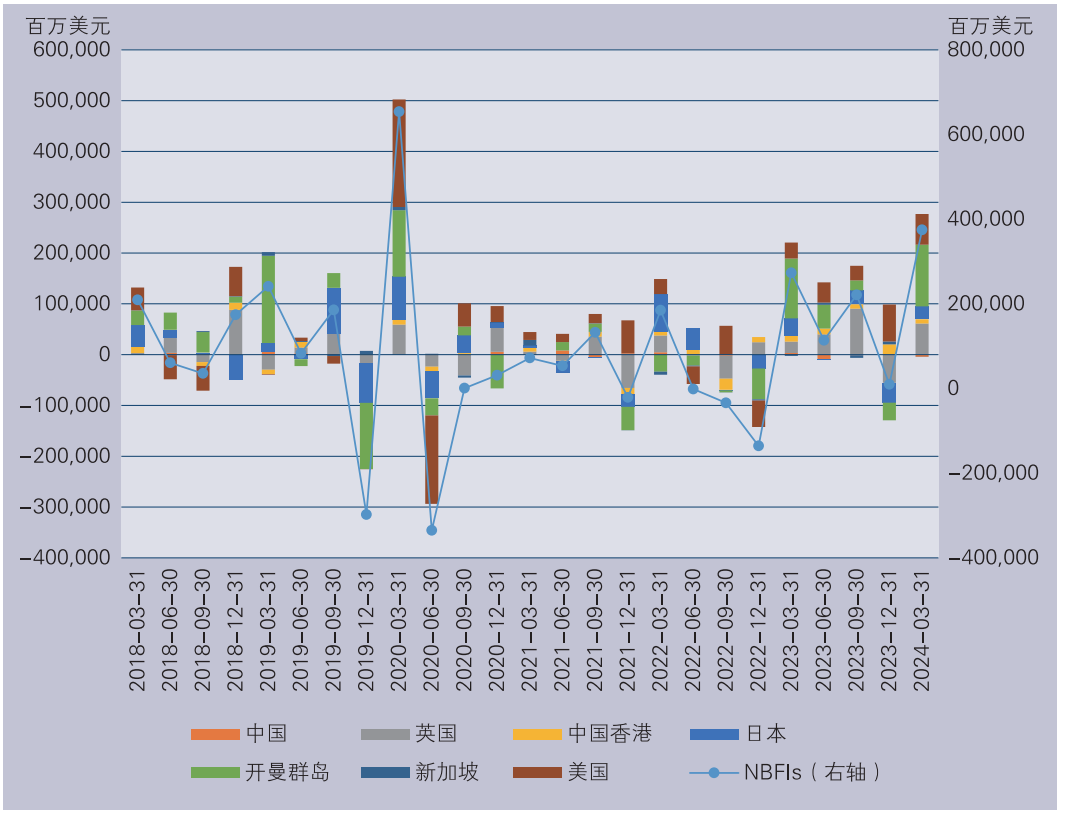


图 6.14　2018 年 3 月—2024 年 3 月全球银行跨境信贷流向 NBFIs 的经济体分布

资料来源：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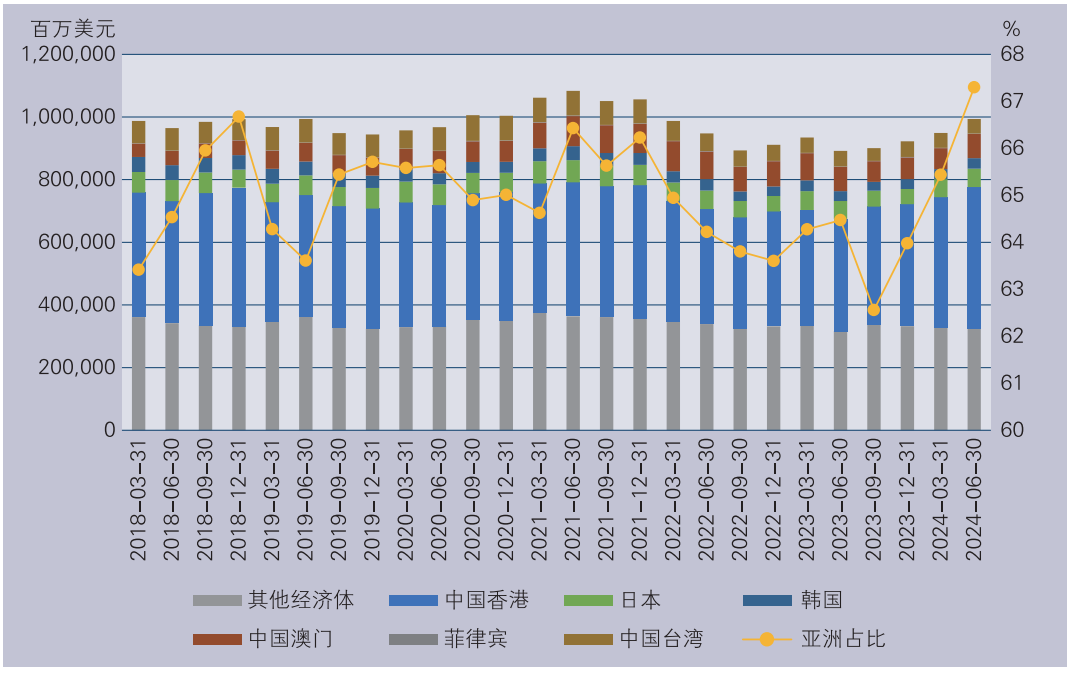


图 6.15　2018 年 3 月—2024 年 6 月报告经济体对中国的银行跨境资产余额

资料来源：BIS。

用资产占比来衡量，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参与率为 1%左右。从跨境直接信贷占国内获得的总信贷占比看，中国的这一指标较低，仅在 1%左右浮动，但是在 2021 年年中以来，该指标有所下滑，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该指标为 0.7%（见图 6.16）。这种现象与中国的储蓄率较高有关，说明中国非银部门的总信贷对境外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国内信贷，防范跨境金融风险能力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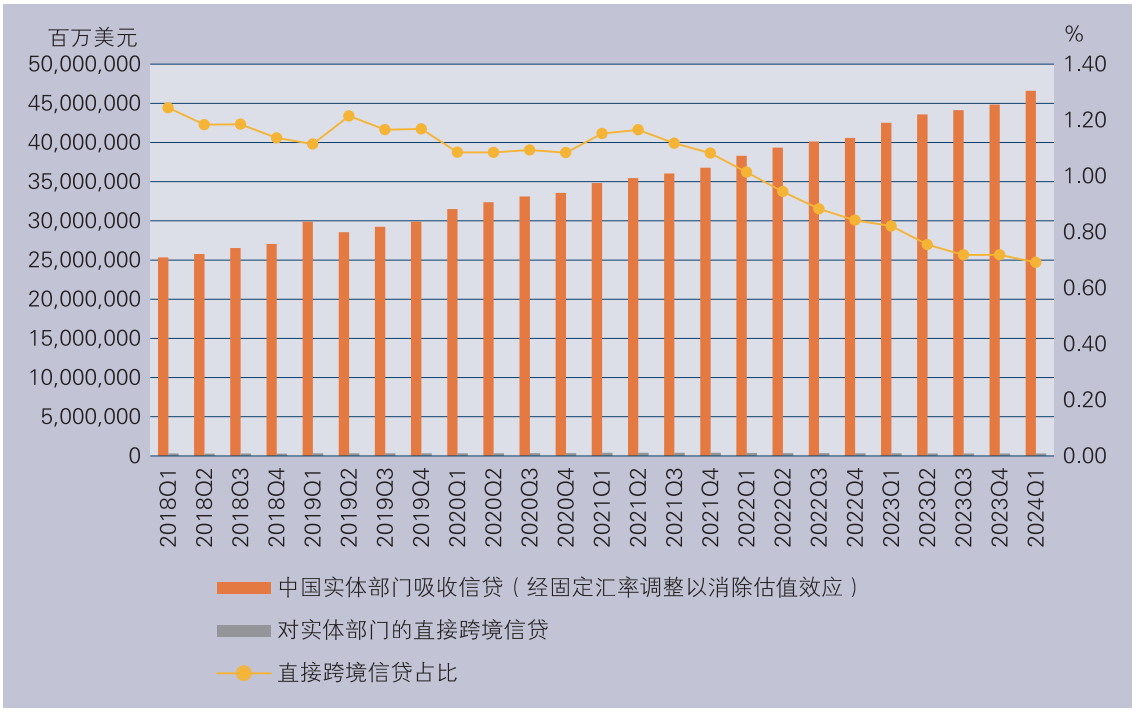


图 6.16　2018 年第 1 季度—2024 年第 1 季度中国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

资料来源：BIS，IMF，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从日本看，总体上外资银行业的影响较为有限。从跨境直接信贷占日本吸收的总信贷的比例看，近期数据为 6%。从外资银行业在日本境内本币展业活动看，外资银行参与率为 9%（见图 6.17）。从日本银行的统计数据看，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日本外资银行资产在日本的银行总资产中占比为 6.4%，本世纪以来占比的高点未超过 8%；在其负债结构中，最大的负债来源是银行内部账户（近六成）而不是本地存款（仅占比 18%）。可见，日本的国内银行发挥着支柱作用。从韩国看，跨境直接信贷占总信贷的比例为 2%左右。不过，外资银行在韩国以本币开展的活动相对更为活跃，外资银行参与率达到 7%（见图 6.17）。

新加坡是亚太的金融中心之一，无论是直接跨境信贷还是间接跨境信贷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见图 6.18）。新加坡的外资银行参与率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达到了 80%左右，2020—2021 年稳定在接近 70%的水平。从合并银行所属经济体的角度看，各经济体对新加坡的外商资产余额为 6,926 亿美元，其中银行为具体的 BIS 报告经济体的余额为 6,476 亿美元，这其中来自亚太经济体（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余额为 1,556 亿美元，占比 24%，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加坡对亚太区域的金融依赖程度。2022 年第 2 季度，印度的外资银行参与率约为 10%（见图 6.18），对亚太经济体（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依赖程度为 23%。作为对照，外资银行对金融

业发达的英国的资产余额为 26,097 亿美元，在来源占比中，欧洲占比 55%，美国和加拿大占比 29%，亚太经济体占比 15%，可见英国与欧洲的金融联系紧密，对亚太区域的依赖度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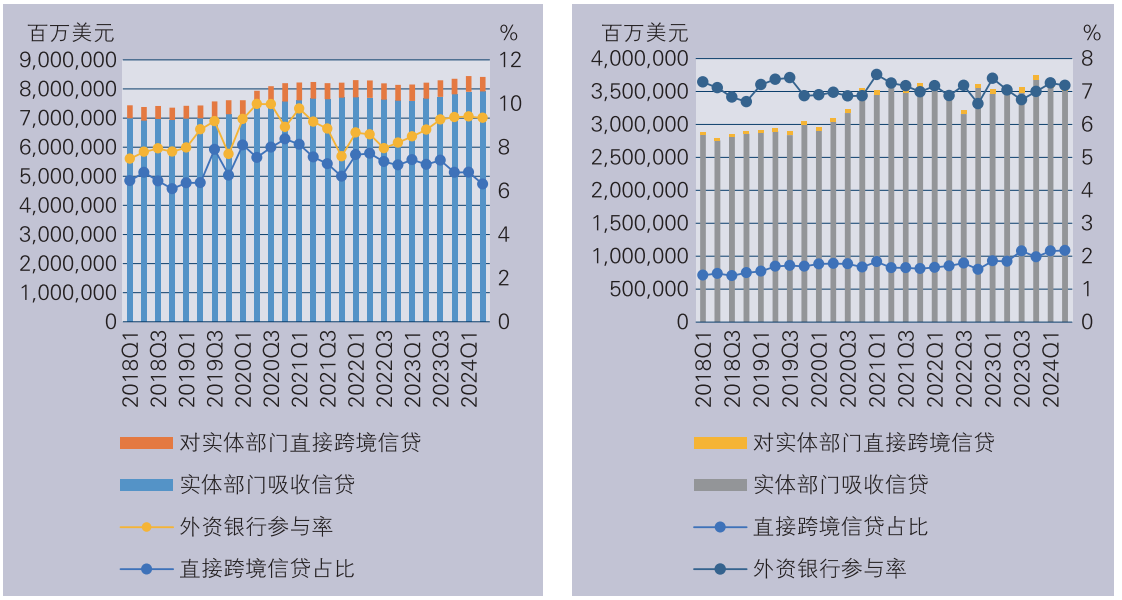


图 6.17　2018 年第 1 季度—2024 年第 2 季度日本（左）和韩国（右）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

注：实体部门吸收信贷按照固定（日本）和当季（韩国）汇率折算。

资料来源：BIS，IMF，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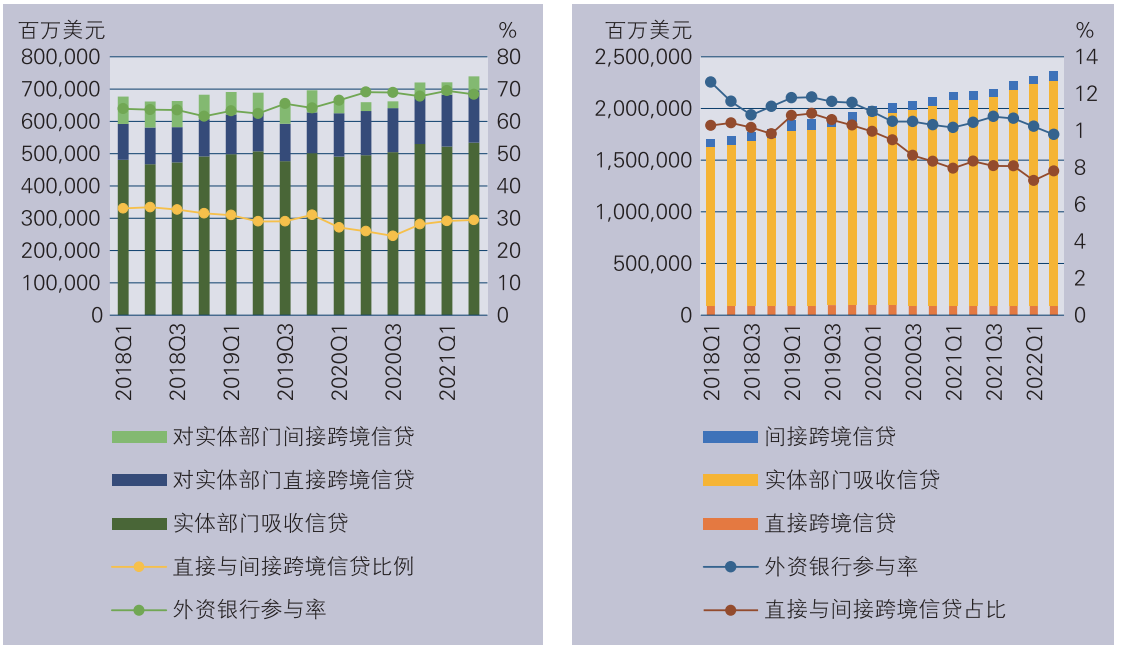


图 6.18　新加坡（左）和印度（右）的跨境信贷与国内对非银部门的总信贷之比

注：实体部门吸收信贷按照当季汇率折算，新加坡数据期间为 2018 年第 1 季度—2021 年第 2 季度，印度数据期间为 2018 年第 1 季度—2022 年第 2 季度。

资料来源：BIS，IMF，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总的来看，在银行业领域，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主要依赖“本土力量”，外资银行业的参与率不高。类似新加坡这样的亚太金融中心城市的外资银行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未来，亚太经济体怎样在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的同时，更好利用跨境信贷资本，共同打造有韧性的区域金融网络，是摆在各经济体金融领域的重要课题。

下篇 |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第 7 章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历经 8 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 15 个成员签署，并于 2022 年 1 月正式生效。作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成员国发展程度差异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 的成功签署与正式实施，是亚洲经济一体化探索与努力的结晶，也成为全球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新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RCEP 正式实施以来，贸易、投资、区域价值链等多方面效应与红利逐步释放，不仅为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也成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未来几年，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可能进一步加大的挑战，RCEP 实施进入关键时期，各方迫切需要克服挑战、增强合力，以维护自由贸易、助力区域多边经贸合作为导向，加快高水平实施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7.1 RCEP：彰显开放合作的决心与能力

7.1.1 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探索与努力的重大成果

RCEP 源于亚洲经济体整合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的现实需求，是区域内推进经济合作持续不懈的探索和努力的成果。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发亚洲经济体通过“雁形模式”带动了大量制造业向新兴亚洲经济体转移，使亚洲区域涌现出“四小龙”“四小虎”等，形成了 RCEP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雏形。冷战结束后，适应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为亚太地区首个正式的经贸合作机制。进入 21 世纪，亚洲各国持续深化经济一体化，相继建立了东盟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其他“10+1”自贸协定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等多个区域合作机制。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格局加速演变，亚洲经济合作面临的全球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亚洲已经成为全球体量最大、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最紧密、增长潜力最大的一极，数十年的亚洲经济合作产出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的有效性危机。在此背景下，RCEP 在东盟倡导下，历经 8 年谈判并最终签署，殊为不易。

作为完全由亚洲区域内国家主导并创立的自贸协定，RCEP 以“促进共同发展”为重要宗旨，在经贸规制水平上采用了各成员国

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既保证了较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又兼顾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RCEP 的诞生，彰显了亚洲国家坚定推动区域经济开放合作的决心与能力，成为坚定推进自由贸易的重要成果。

7.1.2　RCEP：整合亚洲经贸合作机制

1. 整合现有区域自贸协定

RCEP 初衷是整合亚洲现有的经贸合作机制，统一区域内的贸易规则，以此为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打下制度基础。RCEP 整合了区域内原有的 27 个自贸协定和 44 个投资协定，并首次将中日韩等主要经济体纳入统一市场规则安排之中。例如，根据 RCEP 的关税减让承诺，区域内货物贸易最终将实现 90%以上的“零关税”覆盖，以大幅降低贸易成本。再例如，RCEP 原产地规则实现了全球自贸协定中最大的区域累积范围。这将鼓励企业在区域内多样化布局，延长产品价值链链条，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配置。

2. 促进服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RCEP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实现了较大突破。在 RCEP 框架下，服务行业开放的覆盖面将超过 70%，部分成员国首次采取“负面清单”开放模式，并做出硬性承诺。中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采用正面清单，但承诺将继续提升开放水平，并在协定生效后 6 年内转为负面清单（老挝、柬埔寨、缅甸为 15 年）。同时，RCEP 为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制定了特定附录。

在投资领域，RCEP 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较“10+1”自贸协定明显扩大了开放范围。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 7 个成员以负面清单方式对所有投资部门作出了开放承诺，中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 8 个成员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 5 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此外，RCEP 对标国际前沿标准引入了一系列新规则，涵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政府采购和争端解决等领域，显著提升了区域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3. 推动形成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

紧密联系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是 RCEP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自 2000 年以来，中间品贸易占 RCEP 区域内贸易的比重持续达到 60%，且呈现逐步上升态势。基于 RCEP 区域经济体互补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RCEP 的生效实施有望通过实施原产地规则等，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发展，优化成员国之间的资源配置，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在世界经济“碎片化”挑战加大的背景下，RCEP 的实施将推动成员国之间优势产业资源叠加，逐步降低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破解区域长期存在的资源错配、金融错配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

7.1.3　RCEP：为全球经贸变局注入确定性

1.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抓手

RCEP 生效以来，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 WTO 框架下的自由贸易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出台的有害贸易政策措施从 2004 年的 2 起激增到 2022 年的 5,931 起，其中 2,485 项涉及 RCEP 成员，占比 42%。[1]世界贸易组织研究表明，如果世界陷入全面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坏情况，全球平均收入将下降 5%，平均贸易额将下降 13%。[2]

面对不确定性，以 RCEP 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

1　根据 Global Trade Alert 数据库数据测算。

2　World Trade Report 2024—Trade and inclusiveness: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al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力和制度渠道。近年来，诸如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等贸易自由化议题均在区域贸易协定的框架下开展，并且区域贸易协定的重点逐渐由传统规则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制度型开放。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RCEP 提升区域经济自由化便利化、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注入重要的动力。

2.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根据 IMF 最新预测，2025 年亚太经济体总体增长率预计为 4.4%，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1]长远来看，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在技术、资本、生产力等方面的优势与东南亚国家在资源禀赋、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高度互补。若各成员国在 RCEP 框架下深化经贸合作、互惠互补，并加快向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的结构转型，代替传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将加快释放区域增长潜力，形成新的全球增长极。IMF 预测，2023—2029 年，RCEP 区域 GDP 将增长 10.9 万亿美元，高于美国 GDP 同期增量 43%，是欧盟 GDP 同期增量的 1.6 倍。同期，中国与东盟对 RCEP 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8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30% 以上。[2]其中，RCEP 在 2030 年前将为成员国创造共 2,450 亿美元的收入和 5,140 亿美元的出口额，推动 GDP 增长 0.6%，出口增长 4.9%。[3]

3. 形成亚洲经贸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个“动态的协定”（Living Agreement），RCEP 成立了以部长级会议为首的十五国间机制来监督协调 RCEP 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RCEP 正式生效实施以来，召开了三次部长级会议，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促进市场主体运用协定、加强政策协调等宏观议题上取得了一定共识。例如，在 2024 年 9 月召开的第三次 RCEP 部长级会议上，成员国通过了成立 RCEP 支持机构（RCEP Support Unit）的决议，该机构将作为 RCEP 秘书处的过渡机构。此外，会议还就新成员准入程序达成了共识。随着组织架构职能的进一步优化和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RCEP 不仅将成为区域内经济体开展经贸协商和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而且有望在 WTO 等全球贸易治理机构职能面临严重掣肘时弥补全球经贸治理赤字。

7.2　RCEP：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7.2.1　贸易创造效应初步显现

1. 促进区域内贸易增长

2022 年，RCEP 区域内贸易规模增长约 8.8%，15 个成员区域内贸易额明显增长，其中 10 个成员实现两位数增长。当年，东盟十国区域内出口总额达到 1.0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区域内进口总额达到 1.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0%，东盟是 RCEP 成员中区域内贸易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如表 7.1 所示，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文莱等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尤为显著，增速接近或超过 20%，普遍高于非东盟成员。同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区域内贸易额同比分别增长 7.1%、10.4%、17.6% 和 7.9%。中国对 RCEP 成员的贸易规模超过 2.04 万亿美元，较 2021 年增长 1.7%。

2023 年，受全球贸易下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RCEP 区域内贸易规模下降约 9%，RCEP 各成员区域内贸易额均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大部分 RCEP 成员贸易规模仍高于 2021 年 RCEP 生效前水平。印尼、澳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for Asia and Pacific, November 2024,

2　根据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24）数据测算。

3　Cyn-Young Park, 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October 2021.

大利亚、马来西亚等经济体 2023 年区域内贸易规模分别较 RCEP 生效前增长 13.9%、7.9%、7.4%。

2024 年，全球贸易同比增长 3.3%，RCEP 区域内贸易总额同比回升约 3%。除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外，RCEP 其他成员区域内贸易均实现增长。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增速最快，2024 年区域内贸易规模与 2021 年相比，增长分别达到 72.4%、40.4%、26%和 19.2%。

表 7.1　2021—2024 年 RCEP 贸易创造效应

单位：%

国家	2022 年 较 2021 年增长			2023 年 较 2021 年增长			2024 年 较 2021 年增长		
	出口	进口	贸易总额	出口	进口	贸易总额	出口	进口	贸易总额
澳大利亚	14.9	22.3	17.6	5.8	11.5	7.9	−6.3	14.2	1.2
文莱	32.1	2.7	23.0	−0.6	−7.7	−2.8	−1.0	14.5	3.8
柬埔寨	5.5	3.0	3.4	50.4	−11.2	−2.0	123.5	8.9	26.0
中国	13.0	−6.8	1.7	6.1	−14.2	−5.5	12.1	−12.4	−1.9
印尼	27.4	21.0	24.2	15.1	12.7	13.9	15.6	22.8	19.2
日本	−3.1	16.3	7.1	−14.4	2.3	−5.6	−16.4	−3.7	−9.7
韩国	6.3	14.8	10.4	−9.6	2.7	−3.6	−5.7	1.0	−2.5
老挝	25.2	32.2	28.1	−28.4	16.1	−9.9	49.5	104.7	72.4
马来西亚	19.3	20.6	19.9	7.2	7.7	7.4	11.6	20.1	15.6
缅甸	−1.0	26.0	13.7	−8.5	20.3	7.2	33.3	46.4	40.4
新西兰	0.0	15.3	7.9	−10.6	6.4	−1.8	−12.4	0.5	−5.8
菲律宾	4.4	18.0	13.8	−3.3	10.0	6.0	−7.4	12.1	6.2
新加坡	12.8	18.6	15.4	5.4	1.3	3.5	14.4	3.9	9.7
泰国	3.5	8.1	6.0	−0.2	2.7	1.4	3.1	8.0	5.8
越南	10.9	9.6	10.0	5.2	4.9	5.0	12.5	20.1	17.4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数据计算。

2.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仍有提升空间

图 7.1 显示，2021 年，RCEP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达到 48.8%，2022 年略微降至 48.5%，2023 年降至 47.9%。在 RCEP 成员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RCEP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最高，2023 年达到 59.1%。东盟的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也在 RCEP 生效实施后保持在较高水平，维持在 56%～57%的水平。日本和韩国的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在 2021 年达到 48%左右，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略有下滑。作为全球的贸易枢纽，中国与 RCEP 成员贸易占中国全球贸易的约三成，其中出口占比不到 30%，进口占比约为 40%。RCEP 生效实施后，中国对 RCEP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逐年略有下滑，但总体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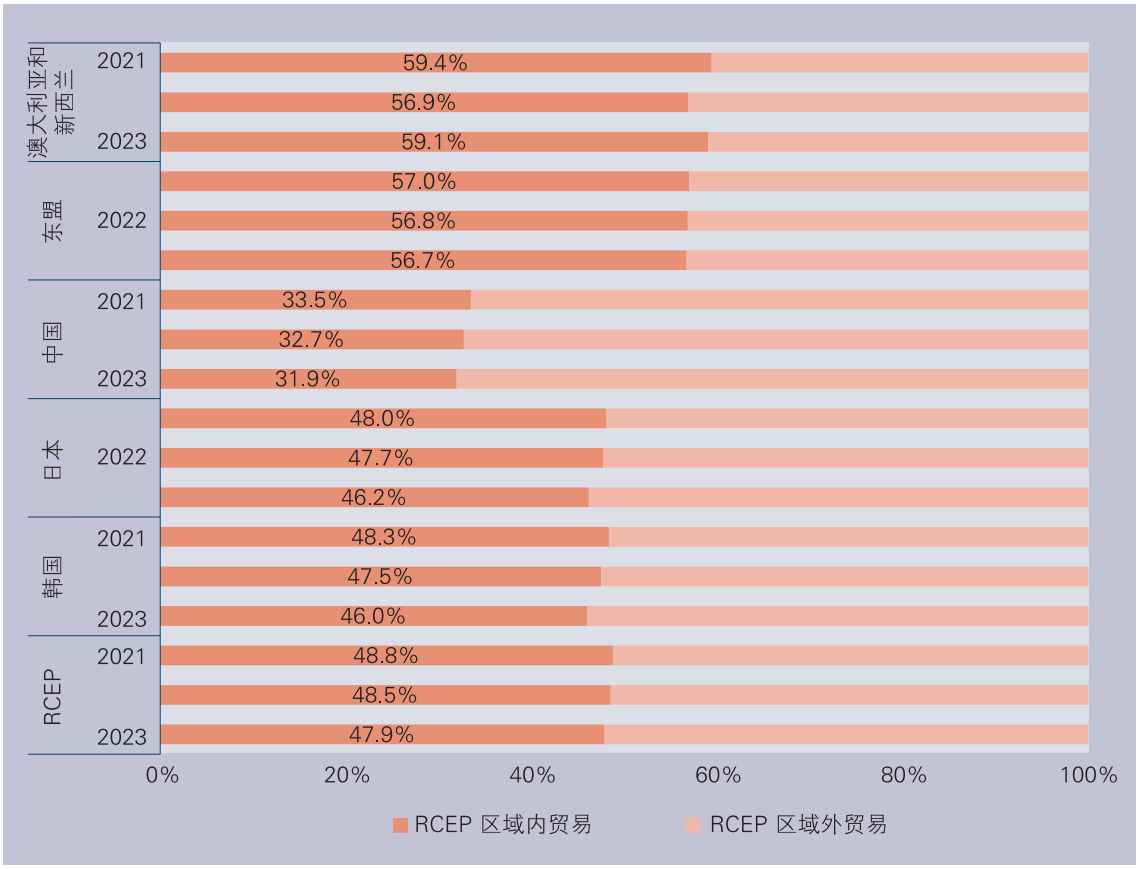


图 7.1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内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整理。

7.2.2　促进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长

1. 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长较快

中间品贸易是 RCEP 区域内贸易的核心，也是连接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纽带。RCEP 生效实施后，RCEP 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 2021 年的 64.5%上升至 2022 年的约 65%。在 2023 年全球贸易普遍下降的背景下，RCEP 区域中间品贸易占比仍继续上升，增至约 66%，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显示出较强的韧性。

如表 7.2 所示，2022 年，全部 RCEP 成员的区域内中间品贸易额均同比增长，其中越南增速最快，达到 32.9%，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的增速超过 25%；2023 年，在区域内贸易总额下降的情况下，新加坡、越南、印尼、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的区域内中间品贸易额保持增长。2024 年，除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外，其余 RCEP 成员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均实现增长。中国是 RCEP 区域内最大的中间品进出口国，其他国家对中国中间品贸易有较高依赖度，其中中国—东盟中间品贸易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64.4%。截至 2024 年，中国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总额较 2021 年 RCEP 生效前增长 4.4%，其中出口增长较为显著，达 22.0%。

表 7.2　2021—2024 年 RCEP 成员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速

单位：%

国家	2022 年较 2021 年增长			2023 年较 2021 年增长			2024 年较 2021 年增长		
	出口	进口	总贸易额	出口	进口	总贸易额	出口	进口	总贸易额
澳大利亚	6.8	47.7	16.5	5.7	29.6	11.4	−8.6	30.5	0.7
文莱	32.7	7.6	26.5	0.0	−2.2	−0.6	/	/	/
柬埔寨	4.1	4.2	4.2	97.5	−11.2	−1.7	/	/	/
中国	27.2	1.5	10.3	16.4	−7.0	1.0	22.0	−4.7	4.4
印尼	29.1	27.6	28.4	15.9	14.5	15.3	16.5	25.4	20.5
日本	0.9	34.5	17.5	−13.9	12.7	−0.8	−17.4	2.9	−7.3
韩国	19.7	26.8	22.9	−0.8	11.9	4.9	5.9	6.5	6.2
老挝	13.7	30.8	19.9	−34.5	18.8	−15.3	/	/	/
马来西亚	24.5	27.5	25.9	12.2	11.2	11.8	/	/	/
缅甸	−2.4	45.6	24.9	−18.8	43.8	16.9	/	/	/
新西兰	2.7	40.4	23.2	−8.2	33.2	14.3	−11.7	26.2	8.9
菲律宾	7.2	21.3	16.7	−0.1	7.2	4.8	−2.9	12.1	7.2
新加坡	19.9	23.3	21.5	9.1	3.6	6.5	16.7	2.3	10.1
泰国	8.1	13.9	11.5	−0.6	4.3	2.3	3.4	8.8	6.6
越南	42.3	29.2	32.9	32.0	22.6	25.2	/	/	/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数据整理，“/”代表数据尚未公布。

2. 区域内主要产品贸易增长较快

在 RCEP 助力下，2022—2023 年区域内主要产品贸易额出现明显增长。如图 7.2 所示，第一，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是 RCEP 区域内贸易规模增幅最大的产品，其 2022 年贸易规模较 2021 年增长 54.41%，2023 年较 2021 年增长 36.20%；市场份额也从 2021 年的 8.97% 上升至 2023 年的 12.28%。主要原因在于，矿物燃料和润滑油等原料对 RCEP 带来的成本红利比较敏感，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紧张局势导致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回升。第二，食品和活动物的区域内贸易显著复苏，2022 年贸易额较 2021 年增长 10.06%，2023 年较 2021 年增长 9.76%。第三，区域内杂项制品贸易规模明显上升。2022 年该类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 16.50%，2023 年较 2021 年增长 6.10%。第四，机械及运输设备是 RCEP 区域内贸易市场份额最大的贸易产品，占 RCEP 区域内贸易比重超过 40%。尽管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市场份额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略降至 39% 左右，但其仍然是支持维系 RCEP 区域生产网络的主要产品。

7.2.3　推动 RCEP 成员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1. RCEP 成员服务贸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相比于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生产交易网络的货物贸易，RCEP 区域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但增长较快。2011—2023 年，RCEP 区

域服务贸易总进口额从 8,700 亿美元增长至超过 15,000 亿美元，增长 79%，年均增长 4.6%；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从 7,600 亿美元增长至超过 1.3 万亿美元，增长了约 76%，年均增长 4.5%。[1]疫情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受到严重冲击而出现明显下滑，但在 RCEP 生效实施的助力下，RCEP 成员服务贸易快速复苏，并很快超过疫情前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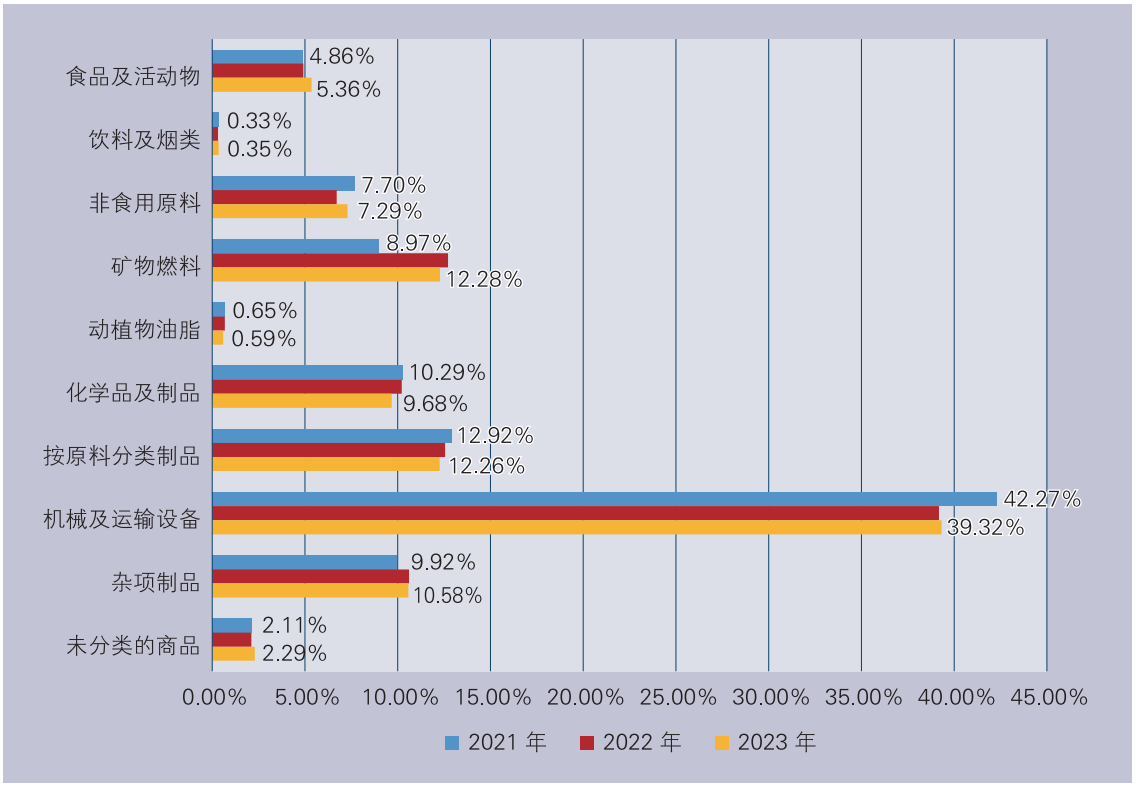


图 7.2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内贸易分产品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整理，按照 SITC 产品分类整理。

2. RCEP 成员服务贸易均实现较快发展

在 RCEP 成员中，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大，2023 年分别超过 9,300 亿美元、4,300 亿美元和 2,700 亿美元。2024 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超过 1 万亿美元。在东盟成员国中，新加坡和泰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成熟，规模分别达到 6,200 亿美元和 1,200 亿美元。

在 RCEP 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推动下，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在 2022 年出现明显增长，且 2023 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见表 7.3）。例如，老挝服务贸易出口额 2022 年同比增长 224.80%，2023 年同比增长 226.86%；柬埔寨服务贸易总额 2022 年同比增长 84.64%，2023 年继续同比增长 39.16%；越南 2022 年和 2023 年同比分别增长 77.45% 和 18.80%；印尼服务贸易两年同比分别增长 56.17%和 27.52%。

1　根据 WTO Stats 数据库数据计算。

表 7.3　2021—2023 年 RCEP 成员服务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

成员	2022 年较 2021 年增长			2023 年较 2022 年增长			2023 年较 2021 年增长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
澳大利亚	60.46	15.49	37.14	25.87	42.87	33.30	101.98	65.00	82.80
文莱	25.98	41.00	28.71	45.31	20.57	40.37	83.05	70.00	80.67
柬埔寨	31.77	252.82	84.64	4.21	80.67	39.16	37.32	537.44	156.93
中国	8.91	7.55	8.26	18.70	–10.12	4.95	29.27	–3.34	13.62
印尼	51.19	66.35	56.17	19.00	43.38	27.52	79.91	138.52	99.15
日本	0.92	–0.83	0.13	6.90	21.98	13.61	7.89	20.96	13.76
韩国	8.38	8.53	8.45	8.05	–4.95	1.69	17.11	3.16	10.28
老挝	109.52	224.80	147.75	28.41	226.85	114.67	169.05	961.60	431.83
马来西亚	22.02	50.34	32.34	15.36	33.59	22.91	40.77	100.84	62.65
缅甸	6.68	18.32	12.79	–21.12	–22.27	–21.76	–15.85	–8.03	–11.75
新西兰	25.50	14.83	21.05	0.29	36.63	14.69	25.87	56.90	38.83
菲律宾	29.16	22.50	24.95	15.61	17.42	16.73	49.33	43.83	45.85
新加坡	19.41	19.09	19.24	0.17	–2.53	–1.27	19.61	16.08	17.73
泰国	8.56	53.11	22.14	3.04	45.66	19.33	11.86	123.02	45.76
越南	41.34	268.25	77.45	5.94	44.86	18.80	49.73	433.46	110.80

资料来源：根据 WTO Stats 数据库数据整理。

再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承接额为例。2023 年，中国承接 RCEP 其他成员服务外包合同额达 61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占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的 28.5%；中国承接 RCEP 成员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 37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占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24.9%。其中，承接柬埔寨、越南、文莱服务外包执行额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66.8%、47.4%、42.6%（见表 7.4）。

表 7.4　2023 年中国承接 RCEP 成员服务外包情况

单位：亿美元，%

	成员	执行额	增速
1	新加坡	117.7	18.4
2	日本	98.3	12.6
3	韩国	56.5	13.9
4	印尼	21.1	40.6

续表

	成员	执行额	增速
5	澳大利亚	17	26.6
6	越南	16.2	47.4
7	马来西亚	14.7	16.5
8	泰国	11.2	5.3
9	菲律宾	9.1	9.5
10	柬埔寨	7.5	66.8
11	缅甸	2.7	–4.3
12	新西兰	2.5	2.9
13	老挝	1.1	–39.5
14	文莱	0.7	42.6
合计		376.3	17.8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23，2024 年 11 月。

7.2.4　RCEP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较快增长

1. 区域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全球占比超过三成

2022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大幅下降，但 RCEP 全体成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 5,43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占全球约四成左右；对外直接投资 5,93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占全球 37%，成为全球投资活动增长最强劲的区域之一。2023 年，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全球投资流量下滑，RCEP 区域的外商投资活动受到冲击。2023 年，RCEP 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降至 4,596 亿美元，占全球的 35%；对外直接投资降至约 4,640 亿美元，占全球 30%。[1]

2.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快增长

近年来，东盟凭借着较大经济增长潜力、年轻人口红利和 RCEP 等优惠政策，成为全球投资者偏好的热土。东盟是 RCEP 成员中最大的 FDI 接收地，其吸引的 FDI 流入占 RCEP 区域比重常年超过 40%，2023 年占比达到 49%。在 RCEP 区域和全球投资流量下滑的背景下，东盟吸引的 FDI 流入额从 2021 年开始不降反升，从 2,089 亿美元升至 2022 年的 2,235 亿美元，2023 年持续上升至 2,263 亿美元，达到历史高点（见图 7.3）。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从 2018 年的 1,383 亿美元升至 2022 年的 1,891 亿美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从疫情期间的低位大幅升至 2022 年的 713 亿美元，同比提升 150%。2021 年至 2023 年，日本和韩国吸引的 FDI 流入额也较疫情期间实现大幅提升。

3. 对外投资稳中有进

日本长期以来是 RCEP 区域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区域全部对外投资的近 40%；此外，中国占比 30%左右，东盟占比约为 15%。RCEP 生效实施后，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要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冲击。其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从 2021 年的近 2,090 亿美元下降至 2022 年的 1,621 亿美元，2023 年反弹至 1,840 亿美元（见

1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24》数据计算。

图 7.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从 2021 年的 1,788 亿美元下降至 2022 年的 1,631 亿美元和 2023 年的 1,479 亿美元。但 2023 年，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8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高于中国对全球投资增速 14 个百分点。东盟的对外投资稳中有进，2023 年达到 885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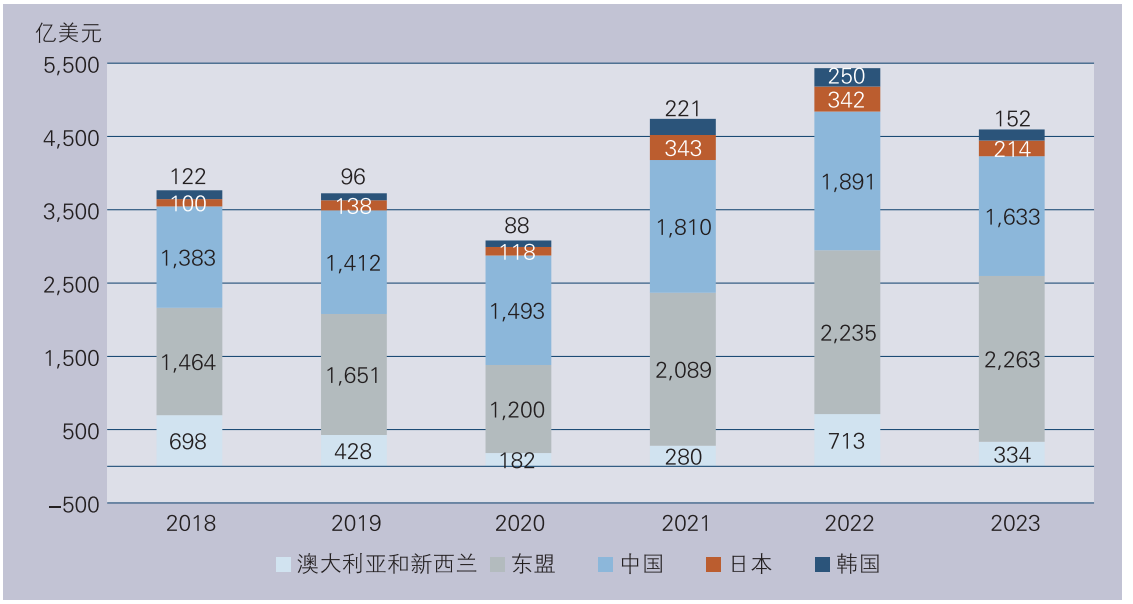


图 7.3　2018—2023 年 RCEP 成员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24》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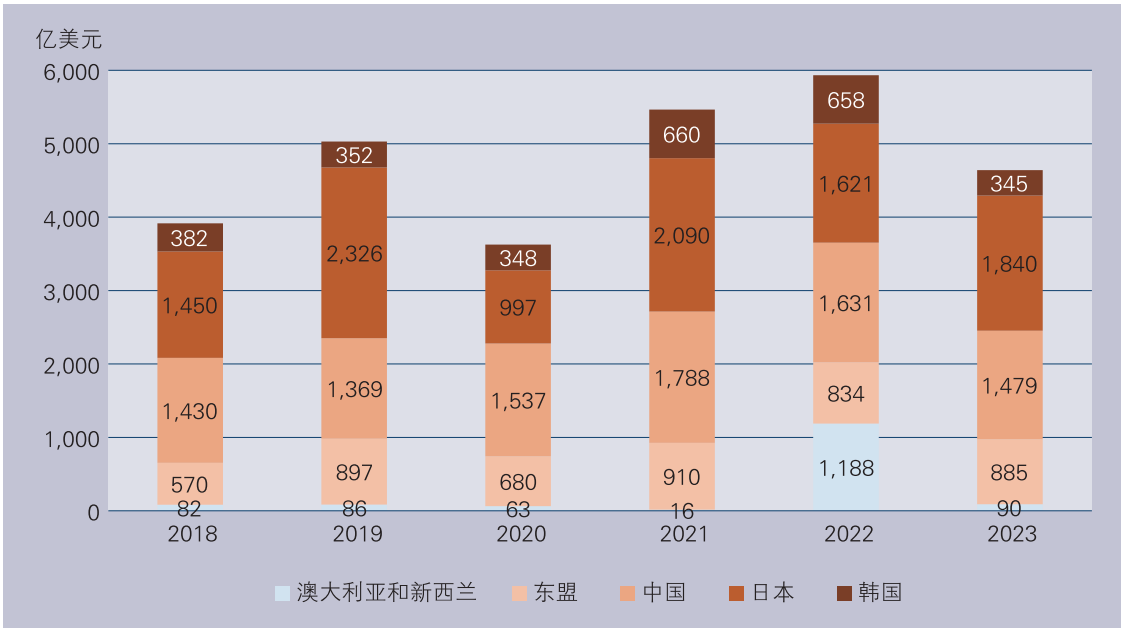


图 7.4　2018—2023 年 RCEP 成员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24》数据整理。

7.2.5　推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的融合

1. 促进区域内价值链发展

RCEP 重点关注促进区域内价值链贸易，完善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区域内要素更合理配置。RCEP 生效后，不仅在东亚和东南亚内部推动构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和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区域外国家建立了比较牢固的价值链联系。

RCEP 成员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规模从 2021 年的 1.26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22 年的 1.4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增速高于传统双边贸易出口增幅。2023 年区域内价值链贸易规模降至 1.32 万亿美元，但仍比 2021 年增长 4.6%。

2022 年，全部 RCEP 成员的价值链贸易额均同比上升。其中，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分别上升 33%和 36%，中国、东盟和日本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均提升 13%～14%（见图 7.5）。2023 年，尽管 RCEP 区域内价值链贸易总体出现下滑，但仍较 2021 年水平有所提升。澳大利亚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较 RCEP 生效前提升 6.8%，中国价值链贸易额提升 8.16%，韩国提升 5.2%，东盟提升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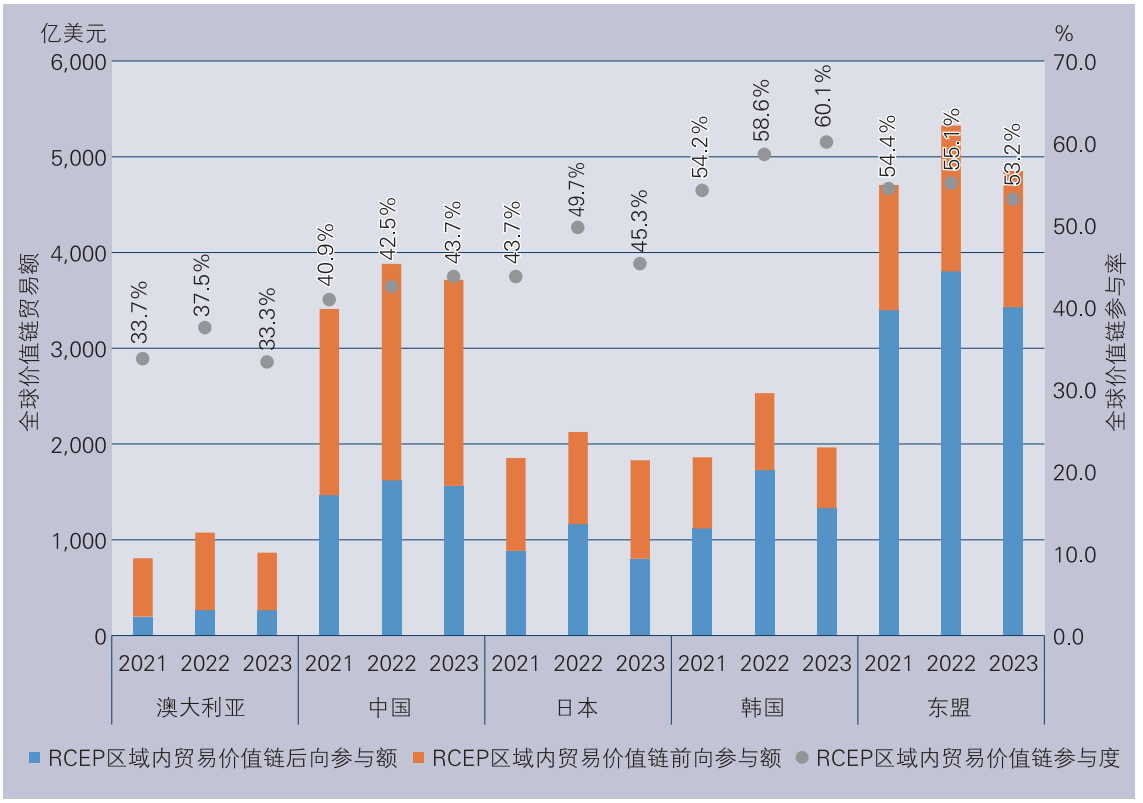


图 7.5　2021—2023 年 RCEP 成员区域贸易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测算整理。本章出口价值分解法参照 Borin and Mancini,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Value-Added Trad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8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全球价值链贸易由两种交易形式组成：一种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中包含了先前从国外进口的增加值，即后向价值链参与；另一种是一个国家的增加值出口产品未完全被进口国吸收，而是被包含在进口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中，即前向价值链参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用于衡量一个国家价值链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

分国别/地区来看，东盟是 RCEP 区域内价值链贸易规模最大的经济体。2023 年，东盟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达 4,700 亿美元，约占 RCEP 区域内价值链贸易总额的 37%。中国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达 3,410 亿美元，占区域内价值链贸易的比重约为 27%。2023 年日本和韩国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分别为 1,830 亿美元和 1,965 亿美元，占区域内比重近 15%。东盟成员中，价值链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依次是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

2. 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稳步提升

RCEP 实施后，区域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稳步提升。RCEP 区域的价值链参与率从 2021 年的 46.7%上升至 2022 年的 49.4%和 2023 年的 48.1%，这意味着 RCEP 区域内近一半的贸易是经过成员多次分工协作实现的。2021—2023 年，东盟十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保持在 55%左右。中国 RCEP 区域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在 RCEP 生效实施后逐年上升，从 2021 年的 40.9%升至 2022 年的 42.5%和 2023 年的 43.7%。日本区域内贸易的参与率从 2021 年的 43.7%上升至 2022 年的 49.7%。韩国区域内贸易的参与率从 2021 年的 54.2%逐年上升至 58.6%和 60.1%。

3. RCEP 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互补性增强

在全球价值链构成中，位于上游的国家通常有着较大的前向参与额，位于下游的国家通常有着较大的后向参与额。在 RCEP 成员中，作为全球主要的矿物燃料和金属原材料出口国，澳大利亚约 70%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由前向参与组成，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而东盟国家超过 70%的区域内价值链贸易由后向参与组成，这说明以加工组装和最终产品制造为主的东盟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下游环节。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前向和后向参与额总体上持平，体现出两个国家作为区域生产网络中心的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多样化。

7.3　RCEP：全面实施的突出挑战

7.3.1　RCEP 区域内尚未形成内生大市场

1. RCEP 区域仍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地

全球的区域大市场均有一个主要的消费目的地。欧盟长期以来以德国为引领，北美则以美国为核心，而亚洲的“雁形模式”则长期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地，亚洲缺乏内生的消费市场中心。至今，RCEP 区域各成员国基本上仍呈现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以消费品为例，2021—2023 年，RCEP 消费品出口市场中，美国占比保持在 16%以上，中国则保持在 9.25%左右的水平，美国仍是区域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市场（见表 7.5）。

表 7.5　2021—2023 年 RCEP 区域消费品出口目的地对比

单位：亿美元，%

	全球	美国		中国	
		规模	占比	规模	占比
2021	18,224.99	3,410.63	18.71	1,684.31	9.24
2022	20,194.99	3,611.85	17.88	1,865.93	9.24
2023	18,844.82	3,127.43	16.60	1,743.04	9.25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数据整理。

RCEP 区域生产网络存在较高的外部依赖性，大量区域内制造能力仍依赖外部市场消化。这为 RCEP 实施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风险，当外部市场出现变化时，RCEP 区域经

济合作有可能失去向心力。从趋势看，全方位扩大内需，强化中国在 RCEP 区域最终需求市场的角色，成为推动 RCEP 区域生产网络调整的关键举措。

2. 东盟对中国的贸易存在逆差

数据表明，东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随着双边贸易额的扩大而持续扩大。如表 7.6 所示，2014—2024 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了约 104%，但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近 200%，这对双方的经贸合作乃至 RCEP 区域经贸结构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未来，需要以中国主动扩大来自东盟等 RCEP 成员的进口为重点，形成区域内更可持续的消费—生产统一大市场。

表 7.6　2011—2024 年东盟与中国贸易平衡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东盟向中国出口	东盟从中国进口	东盟对中国贸易逆差额
2011	1,930.2	1,700.7	–229.5
2012	1,958.8	2,042.3	83.5
2013	2,003.4	2,440.4	437
2014	2,083.1	2,720.7	637.6
2015	1,946.7	2,774.9	828.2
2016	1,962.2	2,560.0	597.8
2017	2,357.0	2,791.2	434.2
2018	2,686.3	3,192.4	506.1
2019	2,820.4	3,594.2	773.8
2020	3,016.3	3,836.8	820.5
2021	3,945.1	4,836.9	891.8
2022	4,080.5	5,672.9	1,592.4
2023	3,880.4	5,236.7	1,356.3
2024	3,958.1	5,865.2	1,907.1

资料来源：2011—2022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东盟统计年鉴 2023，2023 年及 2024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7.3.2　RCEP 规则利用率总体偏低

1. 中日韩间贸易的 RCEP 原产地规则利用率相对充分

2022 年，日本在 RCEP 项下的享惠进口额达到 310.8 亿美元，占日本享受自贸协定优惠关税进口货值的 31.2%，成为日本享惠进口额最大的自贸协定。日本对 RCEP 原产地规则的利用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和韩国市场的进出口。2022 年，日本在 RCEP 框架下从中国和韩国的进口货物中享受 RCEP 优惠关税的货值总共达约 300 亿美元，占日本 RCEP 总进口享惠额的 96%左右。如表 7.7 所示，2022 年，日本企业从中国进口时的 RCEP 规则利用率为 57%，从韩国进口时的规则利用率为 38%，2023 年分别提升至 76%和 68%。[1] 在出口方面，2022 年日本对韩国出口的 RCEP

1　No.178 RCEP の利用状況——2022 年における日本の輸入；No.192 RCEP の利用状況——2023 年における日本の輸入，アジ研ポリシー·ブリーフ, IDE–JETRO（No.178 RCEP 的利用状况——2022 年日本的进口；No.192 RCEP 的利用状况——2023 年日本的进口，政策简报，亚洲经济研究所）。

利用率为 15%，2023 年提升至 22%。[1]

韩国对 RCEP 规则的利用率较高。2022 年 2—12 月，韩国企业利用 RCEP 享惠出口总额为 33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56 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进口享惠额占 RCEP 总享惠额的 87.0%，出口享惠额占比为 95.0%。[2]2023 年，韩国利用 RCEP 对日本的进出口享惠总额升至 63.8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4%。韩国关税厅公布了韩国在 RCEP 框架下对日本进出口的利用率，2022 年，韩国对日本的 RCEP 出口利用率为 39.1%，进口利用率为 25.5%，并在 2023 年分别提升至 68.1%和 37.0%。[3]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企业在 RCEP 项下享惠货值总额达 3,006 亿元人民币，2023 年上升至 3,605.9 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 20%。出口享惠货值从 2,353 亿元人民币升至 2,700.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 15%；进口享惠货值从 653 亿元人民币升至 905.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 40%。经测算，2022 年，中国企业出口规则利用率为 3.56%，进口规则利用率为 1.03%，2023 年分别上升至 4.21%和 1.46%。[4]

RCEP 生效实施后，中日韩三国原产地规则利用率在短期内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中日韩三国市场之间既有相对成熟的生产网络和牢固的经贸基础，又没有自贸协定与 RCEP 竞争。与最惠国关税相比，RCEP 的降税承诺为中日韩间的贸易带来了较大关税减让。在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中，有 4,201 项可以在 RCEP 规则下享受关税差额；在日本从中国和韩国的进口中，分别有 2,143 种和 2,004 种存在 RCEP 关税差额；而韩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有 3,720 项的 RCEP 优惠税率低于最惠国待遇（MFN）税率。[5]

2. 东盟成员的 RCEP 原产地规则利用率偏低

2022 年，越南 RCEP 享惠出口额达 9.8 亿美元，仅占全部自由贸易协定（FTA）项下享惠额的 1.25%；RCEP 出口规则利用率为 0.67%，明显低于 2022 年越南自贸协定出口利用率的平均值（33.6%）。[6] 2023 年，越南 RCEP 出口规则利用率上升到 1.26%，仍低于 2023 年越南自贸协定平均出口利用率（37.4%）[7]。

2022 年，泰国在 RCEP 项下的享惠出口额为 9.95 亿美元，出口利用率为 1.9%，2023 年享惠出口额扩大至 14.04 亿美元，同比增加 41.2%，出口利用率上升至 2.7%。[8]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调查统计，自 2022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该部核发 3,307 张总货值为 11 亿林吉特（约 2.3 亿美元）的原产地证书，出口利用率仅有

1 No.181 RCEP **の**利用状況——2023 年**における**日本**の**輸出；No.194 RCEP **の**利用状況——2023 年**における**日本**の**輸出，**アジ研ポリシー・ブリーフ**，IDE–JETRO（No.181 RCEP 的利用状况——2022 年日本的出口；No.194 RCEP 的利用状况——2023 年日本的出口，亚洲经济研究所政策简报，亚洲经济研究所）。

2 RCEP 発効**から** 1 年、活用率引**き**上**げが**課題（韓国）（RCEP 生效一年，提升利用率成为课题（韩国））[EB/OL].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3–05–31.

3 韩国关税厅，한눈에 보는 2023 년 4 분기 FTA 활용지도（韩国关税厅，2023 年第四季度自贸协定利用地图一览）。

4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提升规则利用率为重点释放 RCEP 红利——2022–2023RCEP 实施初步评估，2024.05。

5 Fukunari Kimura, Shujiro Urata, Shandre Thangavelu, Dionisius Narjoko，Dynamism of East Asia and RCEP: The Framework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and Ministry of Commerce Cambodia, 2022.

6 Center for WTO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Utilization of tariff preferences under Vietnam's FTAs in 2022.

7 Center for WTO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Utilization of tariff preferences under Vietnam's FTAs in 2023.

8 **タイの** 2023 年**の** FTA 利用輸出額、前年比 2.5%減**の** 816 億**ドル**（泰国 2023 年利用自贸协定出口额为 816 亿美元，同比减少 2.5%），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0.07%[1]。

由于东盟已经与 RCEP 中的全部伙伴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关税通过这些协定得到大幅降低，部分领域已经为 0 或 1%～2%的水平，因此 RCEP 为东盟国家带来的额外关税减让有限。东盟成员和其他五国在“10+1”协定和双边 FTA 下做出的最终自由化承诺也普遍高于 RCEP 水平，且生效时间更快。因此，东盟企业更倾向于沿用原有自贸协定安排，导致 RCEP 规则整体利用率相对偏低。

表 7.7　2022—2023 年 RCEP 成员进出口 RCEP 规则利用率

单位：亿美元，%

成员	贸易对象	2022 年				2023 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享惠额	利用率	享惠额	利用率	享惠额	利用率	享惠额	利用率
日本	对中国	275.05	63.0	/	/	/	76.0	/	/
	对韩国	24.22	55.0	/	15.0	/	68.0	/	22.0
	对泰国	/	3.0	/	0.2	/	6.0	/	1.0
韩国	对日本	27.16	25.5	16.74	39.1	37.42	37.0	26.41	68.1
中国	总体	97.08	1.0	349.83	3.6	128.46	1.5	383.26	4.2
越南	总体	/		9.78	0.7	/		/	
泰国	总体	/		9.95	1.9	/		14.04	2.7
马来西亚	总体	/		2.3	0.1	/		/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7.3.3　RCEP 条款的规制水平有待提升

1. 关税减让覆盖度相对较小、过渡期偏长

RCEP 生效实施三年来，在关税减免方面带来的边际收益较低。与 CPTPP 中缔约方最终实施零关税的税目超过 98%的覆盖面相比，RCEP 约 90%的覆盖面仍然偏低。除新加坡将实现 100%零关税外，其他成员国零关税比例均低于 CPTPP 成员国。例如，马来西亚在 CPTPP 中将最终实现 99.87%的零关税，比其在 RCEP 中的零关税承诺高 9.67 个百分点。另外，RCEP 关税过渡期过长，主要降税承诺集中在 21～36 年，而 CPTPP 为 4～21 年。并且，RCEP 采用的是国别关税减让方式，RCEP 关税承诺附件中共有 37 组降税承诺表，加大了企业利用 RCEP 的成本。

2. 服务贸易投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1）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相对较多。与 RCEP 相比，CPTPP 成员国均采取了更加精简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根据文本梳理，日本在 CPTPP 中的限制措施比在 RCEP 中少 16 项，澳大利亚少 11 项，新加坡少 7 项，马来西亚少 3 项。

（2）投资限制措施较多制约双向开放水平。从各成员国负面清单列出的不符措施

1　马来西亚智库：约 30%受访企业不甚了解 RCEP，马来西亚经济部国际贸易署，2024-04-22。

项数来看，日本、澳大利亚、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在 RCEP 清单 A 中的承诺水平与在 CPTPP 中的承诺水平相当，甚至超出 CPTPP 水平，但清单 B 的承诺水平与 CPTPP 仍有较大差距。其中，日本在 RCEP 清单 A 中列出的不符措施为 57 项，与 CPTPP 内容基本一致，仅比 CPTPP（58 项）少 1 项；但 RCEP 清单 B 中列出的不符措施则为 24 项，比 CPTPP（15 项）多 9 项；除列出金融服务不符措施外，RCEP 的清单 B 还增加了有关自然人移动、运输服务、视听服务、电话营销服务等领域的不符措施。

3. RCEP 针对前沿议题的规制水平有待提升

以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为例，RCEP 在数字贸易和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条款相对较为基础，现行条款多为原则性表述，缺乏执行细则，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高。相比而言，CPTPP 在电子商务规则方面提供了较高的自由度和更加全面的标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创新的框架，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适应性。

再以知识产权为例。RCEP 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涵盖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工业设计、遗传资源等多个领域，比区域内现存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加具体和详细。但与 CPTPP 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相比，RCEP 缺乏针对某些新兴领域的细化规定，如源代码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且在执法标准和赔偿措施上也有一定距离。

7.3.4　RCEP 实施机制亟待健全

1. 秘书处等治理实施机制有待健全

（1）RCEP 秘书处尚未成立。目前，RCEP 支持机构承担 RCEP 临时秘书处的职能。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需要在 RSU 的基础上，尽快成立秘书处，以构建和完善 RCEP 全面实施政策协调与政策沟通的平台、渠道与稳定机制。

（2）政策实施协调不足。目前，RCEP 实施中面临着重大事项及时有效进行决策与协调的挑战，包括 RCEP 相关条款升级问题、RCEP 扩容问题等，均亟待有效推进。

（3）中长期发展谋划的智力支持不足。未来 5～10 年是 RCEP 实施的关键阶段。目前，由于综合推进机制尚未建立，RCEP 未来 10 年发展的总体谋划和总体部署缺失，需要加大智力支持力度。

2. RCEP 条款约束力偏低

作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RCEP 中部分条款的起草制定缺乏准确度和统一性。第一，RCEP 规则未完全明确与 WTO 规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RCEP 在措辞的一致性和章节的协调性方面有所欠缺。例如，RCEP 规则与 WTO 规则产生冲突时，部分章节采用“后续法优先”原则，而部分章节则仍沿用 WTO 规则。[1]第二，RCEP“鼓励类条款”偏多。RCEP 有 701 条约束性义务和 170 项鼓励类义务[2]，鼓励类义务占比达到 19.52%。其中，“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章节的“鼓励类条款”较多。

3. RCEP 争端解决机制有待健全

RCEP 约束力偏低的原因之一在于 RCEP 尚未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RCEP 争端解决机制借助东盟现有的“10+1”自贸协定，针对不同的优势领域又单独设计了个性化的争端解决程序，形成了一般规则与特

1　杨国华. 论 RCEP 与 WTO 规则的关系. 国际商务研究，2021（5）.

2　约束性义务是指必须确保执行到位以符合协定规定的义务；鼓励性义务是鼓励各国努力做到/尽可能做到但不属于一定要实施的义务。这半年，RCEP 红利持续释放，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06-28。https://www.gov.cn/xinwen/2022-06/28/content_5698093.htm。

殊规则相结合、争端解决与争端预防相辅相成的鲜明特点[1]。但 RCEP“法律化水平较低”，且尚未成立特定机构和人员实施相关的监督和管理程序[2]。此外，RCEP 争端解决机制不适应范围较多。RCEP 条款规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章节在协议生效两年后适用；反倾销、反补贴不适用；投资便利化条款不适用；在服务贸易领域，有关透明度清单产生的争端和有关补贴引起的争端不适用；缔约方之间在竞争、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和政府采购领域产生的争端不适用；电子商务章节审议后部分适用；自然人临时移动的拒绝临时入境不适用（有条件适用）。此外，RCEP 要求专家组自设立之日至向争端各方提交最终报告之日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7 个月，虽然短于 WTO，但长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和 CPTPP[3]。

7.4　RCEP：共建高水平最大自贸区

7.4.1　以东盟为主体打造区域开放合作平台

1. 以 RCEP 助力东盟打造增长中心

东盟在 RCEP 中的中心作用离不开其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2016—2023 年，东盟经济总量从 2.66 万亿美元增长到 3.79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五，人均 GDP 在 2023 年达到 5,555 美元[4]。2023 年，东盟经济增速达到 3.98%（见图 7.6），越南、柬埔寨、印尼增速达到 5%（见表 7.8）。

表 7.8　2023 年东盟成员主要指标

	现价 GDP/十亿美元	人均 GDP/千美元	GDP 增速/%	第三产业占比/%	通胀率/%
文莱	15.1	33.5	1.4	38.8	0.4
柬埔寨	42.0	2.5	5.0	35.4	2.1
印尼	1,371.1	4.9	5.0	42.9	3.6
老挝	14.2	1.9	4.2	35.8	31.2
马来西亚	396.3	11.9	3.6	53.4	2.5
缅甸	64.4	1.1	3.3	45.1	22.0
菲律宾	437.2	3.9	5.5	62.4	6.0
新加坡	501.3	84.7	1.1	76.4	4.8
泰国	514.9	7.4	1.9	58.5	1.2
越南	429.5	4.3	5.0	42.5	3.3

资料来源：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Highlights 2024，December 2024。

1　张建．RCEP 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2）：216.

2　Yvette Fo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Part 1: An Overview of Chapter 19. NUS ASEAN Law and Policy.

3　俞子荣，袁波，王蕊，宋志勇. RCEP：协定解读与政策对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319.

4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Key Figures 2024, December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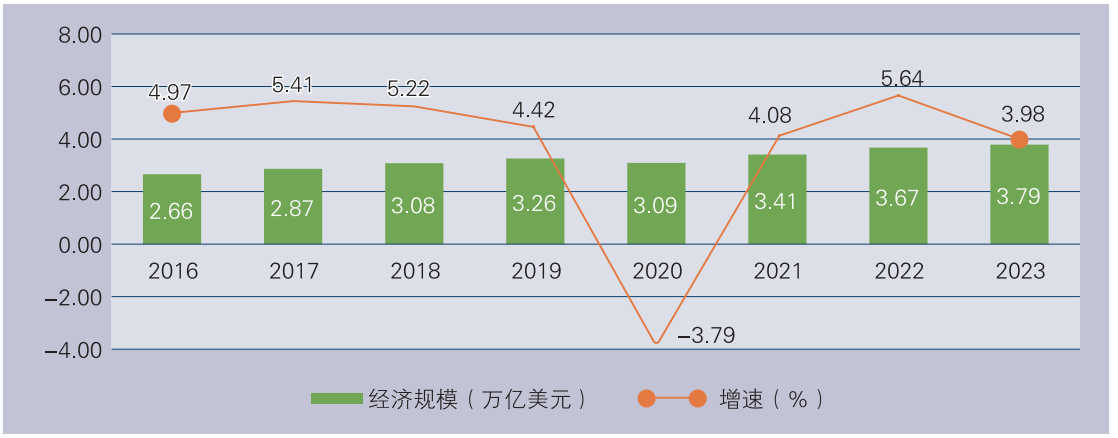


图 7.6　2016—2023 年东盟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速

资料来源：东盟统计官网，https://data.aseanstats.org/。

2023 年，东盟峰会明确提出打造“增长中心”的设想，RCEP 为东盟发展注入了更大的动力。未来 3～5 年，加快 RCEP 高水平实施，进一步突出东盟主体作用，并使东盟比较优势在区域大市场中得到有效释放和发挥，将有效破解东盟市场空间较小的掣肘，助力东盟加快打造“增长中心”。

2. 以东盟方式推进 RCEP 高水平实施

在全球变局下，以合作协商为基调的“东盟方式”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和优势将更加凸显。推进 RCEP 高水平实施，仍需坚持“东盟方式”这个最宝贵的内核。RCEP 在实施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包括条款升级、投资贸易争端等。推进 RCEP 进程，需要坚持“东盟方式”，突出灵活性、协商性与合作性，通过协商与沟通化解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避免进一步升级，以此推动 RCEP 更高水平实施，推动亚洲区域大市场的整合，从而有效释放区域发展潜力。

7.4.2　中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 RCEP 高水平实施

1. 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开放，成为推动区域自由贸易进程的务实行动者

中国的市场开放已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2024 年，中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达到 46.1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预测表明，到 2030 年，中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望提升到 50%以上[1]，由此带来十万亿级的新增服务市场，带来对亚洲其他经济体服务供给的更大需求。例如，中国市场效应释放推动“亚洲生产、全球消费”分工格局的调整，推动形成“亚洲生产、亚洲消费”的新格局。依托中国市场，过去几年，“中国研发+东盟组装+中国市场”“东盟资源+中国智造+中国市场”等分工合作模式不断涌现。由此，在世界经济遭受“碎片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之际，中国主动扩大来自 RCEP 区域的进口，将为 RCEP 区域发展注入重要动力。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大潜能——2024 年中国消费研究报告，2024（4）.

2. 中国向东盟单边开放 14 亿人的大市场

（1）以扩大进口改善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构。未来 3～5 年，中国加快实现自东盟进口消费品“零关税”全覆盖，进一步扩大以最终消费品为重点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进口，吸纳和消化东盟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积极扩大旅游、家政等服务的进口，将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平衡，优化 RCEP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结构。

（2）向东盟单边开放中间品市场，加快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在初级产品加工领域，中国加大在东盟的海外投资布局，鼓励支持企业同东盟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积极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等方式建立供应链联盟。积极布局尚未形成合作竞争新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链，如智能制造、半导体、医药等。

（3）在加快规则标准对接进程中降低贸易壁垒。尽快消除大部分商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商品、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制度保障。在市场准入、执业经营等领域实行统一市场标准，如在医疗健康、教育、金融等领域探索中国与东盟的“单一通行证”制度等；相互承认文凭、证书和其他形式的资格证明，推动劳动力在区域大市场中优化配置。

3. 推进中国向东盟的服务贸易与投资单边开放

（1）对东盟单方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东盟制定实施更加精简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全面落实对外商投资实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投资准入，特别是逐步放开互联网信息服务、法律、医疗、文化等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管理措施，探索外资特定条件下准入模式，通过渐进方式推动行业进一步开放。

（2）强化区域金融合作，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推动贸易融资和本币支付结算合作。根据东盟的经济结构与制度、经济开放程度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畅通资金融通渠道，促进投融资合作，强化金融安全网安排，做实清迈机制。促进本币支付清算合作，构建包括“货币桥”在内的跨境支付机制。

7.4.3　推动 RCEP 提质升级，建立完善 RCEP 治理体系

1. 加快落实 RCEP 现有条款

（1）加快启动 RCEP 现有条款的落地和升级。例如，针对 RCEP 原产地规则利用率明显偏低的现状，应尽快启动对 RCEP 原产地规则的优化，降低企业原产地规则的利用门槛。RCEP 规定，在生效之日起开始审议原产地规则第四条第二款，并在五年内完成审议，推动由“部分累积”向“完全累积”的升级。同时，RCEP 还规定，在协定对所有签署国生效后，就“引入进口商出具的原产地声明作为原产地证明”进行审议，并于 5 年内结束审议。

（2）加快实现服务贸易全员负面清单模式。RCEP 成员承诺将在协议生效后 6 年内实现全员负面清单。支持具备条件的正面清单成员尽快提交负面清单承诺表，并率先开展审议。例如，中国已经在 2024 年率先实行了高于 RCEP 服务贸易开放水平的负面清单，实现了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的完全“清零”。中国有条件将服务贸易领域的“自主开放”转变为有国际约束力的“协定开放”。

（3）缩短过渡期，推动 RCEP 关税减让承诺提前落地。在既有承诺基础上，协商尽可能缩短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零关税”过渡期，确保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推动中国、日本、韩国、印尼等国家由“国别关税减让”向“统一关税减让”过渡，减少关税差异为企业适用 RCEP 时带来的不便。

2.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 RCEP 议题扩围

未来几年，在区域经济体间树立更高的经贸规制水平，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将是 RCEP 发展的迫切任务。为此，要在加

快推动 RCEP 自由化便利化条款落地实施的基础上，对标 CPTPP、DEPA 等，逐步纳入更高水平、针对更前沿领域的经贸规则。例如，深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 RCEP 现有议题，使其覆盖更多边境内规则，并使其更具约束性。另外，在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绿色发展等领域探索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见表 7.9）。

表 7.9　USMCA、CPTPP 和 RCEP 自贸协定的议题范围比较

议题	USMCA	CPTPP	RCEP
货物市场准入	√	√	√
原产地规则：累积规则	√	√	√
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	√	√	√
贸易救济	√	√	√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	√	√
技术性贸易壁垒	√	√	√
跨境服务贸易	√	√	√
电子商务（数字贸易）	√	√	√
投资	√	√	√
竞争	√	√	√
知识产权	√	√	√
政府采购	√	√	√
劳工	√	√	×
环境	√	√	×
争端解决	√	√	√
监管一致性	√	√	×
透明度	√	√	×
反腐败	√	√*	×
合作	√	√	√
发展	×	√	√
国有企业	√	√	×
中小企业	√	√	√
竞争力	√	×	×
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问题	√	×	×

注：*表明 CPTPP 协定条款中，透明度与反腐败在同一章节（第 26 章）。

3. 加快 RCEP 治理机制建设与优化

（1）在 RCEP 支持机构（RSU）基础上，加快 RCEP 秘书处设置并实质性运行，以有效监测和分析区域贸易发展状况，并为实施协定以及相关合作项目提供便利服务。

（2）加强 RCEP 相关能力建设。增强 RCEP 各经济体官员，特别是 RCEP 欠发达经济体政府官员的能力建设，提高对 RCEP 相关经贸政策落地实施的理解和利用能力。

（3）尽快实现 RCEP 扩容的破冰。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已经制定出台 RCEP 扩容的制度安排与详细流程。尽快通过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智利等经济体的加入申请，扩大 RCEP 红利的辐射范围，并力图使 RCEP 成为跨区域的自贸组织。近期，尽快吸纳中国香港加入，实现 RCEP 扩容的破冰。

（4）制定 RCEP 未来 10 年的发展规划与行动路线。着眼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尽快制定谋划未来 10 年的 RCEP 发展规则，明确“打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明确提出 RCEP 实施的阶段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等；着眼于发展规划实施，鼓励各经济体制定出台中长期的实施规则。鼓励各成员加强 RCEP 与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形成合力。着眼于增强规则合力，鼓励各经济体形成市场开放、产业合作、政策协调、信息互通、能力建设等专项合作方案。

7.4.4　以 RCEP 为抓手推进亚太区域自贸进程

1. 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的协同发展

中国和东盟作为有 14 亿多和 6 亿多人口的两大市场，在 RCEP 乃至全球范围内拥有最丰富的市场资源以及经济潜力。2004—2024 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 8,763.8 亿元人民币增至 6.99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近 11%，且双方连续数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有望在 2025 年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首次达成各自经贸协定中最高水平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章节。

未来几年，需要推动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实现协同发展，主动纳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中较 RCEP 实现增值的部分，尤其是针对数字、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将最佳实践扩展至整个 RCEP 地区，增强发展外溢效应。

2. 以 RCEP 高水平实施推动中日韩自贸进程的重大突破

作为 RCEP 地区的生产网络中心，中日韩三国的 GDP、制造业增加值占 RCEP 区域的比重高达 80%以上，进出口规模占 RCEP 区域的 70%以上。RCEP 也首次弥补了中日韩三国之间长期缺位的自由贸易机制。2024 年《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明确“RCEP 得到透明、顺畅、有效落实作为中日韩自贸协定基础的重要性，将继续就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行讨论”。

为此，中日韩三国要带头用好 RCEP，就自由贸易、市场准入、要素流通便利等重要议题取得新突破，为“RCEP+”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达成奠定基础。例如，进一步降低三国在农业等敏感领域的关税壁垒；以服务贸易为新增长点，进一步推进三国服务业市场的融通，便利三国企业开展服务业投资布局；进一步推进三国市场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衔接等。

3. 用好 RCEP 平台，赋能 APEC 议题推进

APEC 是亚太地区成立时间最长、层级最高、领域最广的经济合作机制。APEC 的“2040 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明确提出，到 2040 年“建立一个开放、充满活力、具有韧性和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并“包括推进亚太自贸区议程，这有助于促成高标准和全面的区域安排”，这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描绘了长远的方向和宏伟的蓝图。

未来 1～2 年是推进 APEC 的关键时期，推动 APEC 议题进程，向实现亚太自贸区的

最终目标迈进，需要充分释放 RCEP、CPTPP 等区域贸易协定的经贸红利，实现区域贸易机制的协同发展。其中，RCEP 的发展路径对于 APEC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APEC 政策支持机构的研究显示，在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全部章节中，有 94%的章节呈现趋同态势，[1]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经贸规则正在统一，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基础正在夯实。因此，需要 RCEP 在降低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增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上，加快推动 RCEP 与 CPTPP、DEPA 等在规则标准制定、新兴领域覆盖、约束力和透明度等方面的联通融合，赋能、重振 APEC 机制，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实质性突破。

1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Study on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PEC Region, January 2025.